

武俠世界

第36年

37

$18.00

編者話

南宮宇先生撰著的現代巨型小說「虎頭釘虱」刊於本期。陶彪炳是個拆彈專家，在警隊服務的二十年，拆過無數危及民衆的炸彈，保護了市民的生命與財產，可謂勞苦功高，因此得過勳章。這樣一個兢兢業業的專業人材，在他事業上日正方中的時候，他却退休了，何也？而退休金亦因他一次失誤而……南宮宇先生筆下的陶彪炳，道出了現代都市人的心態，是現代人生活的縮影，欲知一個難得的人材爲何走向極端的道路，箇中之因由詳情，請細閱本文便知。

*　　　*　　　*

今選刊金戈先生撰著的短篇恩仇錄故事，江湖人視武功秘笈甚於生命，無他，武功一流，可以稱雄稱霸，這是練武人之人性弱點，請欣賞筆法流暢，迭宕起伏的故事「天目風雲」。

*　　　*　　　*

下期將刊登石中奇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心劍」，辛棄疾先生之新作「奪魂血咒」，篇篇精彩，請拭目以待。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虎頭釘虱（現代都市鬥智故事）
陶彪炳是爆破專家，拆過無數炸彈，曾得過勳章，卻在一次昏迷中失了……南宮宇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天目風雲（新派湖海恩仇錄）◀上▶
靈山被毀　主僕逃難……金戈 50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鐵手無敵（新派湖海武林故事）
欣然應邀遊山莊　實則意欲探底細……臥龍生 63

天王傳奇（惜玉天王故事）
深山幽谷設總壇　男歡女悅銷金窩……余破浪 71

龍虎雙雄（新派江湖殺手故事）
同袍齊出力　除害再冒險……西門丁 78

虎嘯來如風（新派湖海俠情故事）
暗設美餐詐下毒　誘至陵墓救至愛……霍去病 87

胭脂奴（新派武林奇情故事）
美夢破滅困深洞　八盤嶺上見眞章……辛士 95

鬼谷（新派武俠中篇故事）
災難連連受重創　爲救小峯願挨掌……歐陽雲飛 103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七巧賭坊（新派武林恩義故事）
一致抗倭寇　振業喜洋洋……辛棄疾 111

浪俠（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殺人滅口有陰謀　至誠禮謙忘年交……東門白 120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6年
第37期
（總號184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現代都市鬥智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虎頭　釘虱





昏迷失槍

總督府內，衣香鬢影。

陶彪炳獨自一人坐在一個角落，他身穿黑白色的「踢死兔」禮服，可是，他的精神似是欠佳。

一個穿着西服，身材高大的年輕人走過來，對陶彪炳道：「炳叔，今天是你高興的日子，為什麼躲在這個角落，不出去喝杯鷄尾酒，讓同僚向你祝賀？」

陶彪炳瞟了那人一眼。

這位年輕人，高大威猛，可以說是他們這個警隊中新進的一位猛將。

陶彪炳道：「有很多人值得你祝賀，不用理會我！」

「為什麼這樣說，今天在這裏接受勳章的人，那個及得上你？」

「申正義，你可眞懂得說話！」

「炳叔，你以為我在恭維你？」

陶彪炳似是發出了苦笑。

後患無窮

「不，我並不是恭維你，而是由衷的佩服你，你不怕危險，忠於職守，我以後還要以你作為我的榜樣！」

陶彪炳聽了，心中頓時覺得一寬，臉上開始有絲眞正的笑容。

申正義道：「來，炳叔，我們一起喝一杯！」

陶彪炳被他拉了起來，仍然有點勉强的跟着申正義往大堂之處走去。

申正義拿了鷄尾酒，遞了一杯給陶彪炳，另外他又喚了幾個同僚，一起向炳叔舉杯。

「炳叔，正如你的名字一樣，祝你以後仍是戰績彪炳，為警隊更添威風！」

衆人同時舉杯，並且你一言我一語。

陶彪炳也舉起酒杯，呷了一口，道：「我老了，沒有用，將來全是你們的世界！」

一位同僚道：「炳叔為何這麼說，我們這幾個拆彈專家，有那一個及得你？」

另一位道：「我們日後仍要向你多多學習！」

年輕人說的話，給陶彪炳打了一支强心針似的，他也突然覺得精神抖擻起來。

陶彪炳對申正義道：「正義，我也以你的名字，敬你一杯，某祝你為民間伸張正義，為警隊更添浩然之氣！」

「好極！好極！」申正義舉杯，一飲而盡，道：「炳叔，我還要好好向你學習，並且希望將來有機會，與你合作，除暴安良，為民除害！」

衆人都轟然叫好。

這時，揚聲器傳出英語：「請各位到大廳，督憲閣下將莅臨頒獎！」

衆人都隨着人羣來到大廳。前面的兩排，全是坐着領獎的人，後面是觀禮的親朋好友，大家都肅靜以待。

總督在警務處長陪同之下走出來，衆人起立。

首先由警務處長發言，然後便敦請總督開始頒獎。

陶彪炳是第一個接受獎章的人。

警務處長介紹道：「陶彪炳，隸屬西區警隊，是資深爆破專家，也是拆彈專家，由暴動那幾年開始，他開始拆彈，與死神搏鬥過無數次，直至上個月，他在一次匪徒放置炸彈勒索案之中，英明果斷，拆了一個足有五十磅炸藥的炸彈，但由於稍一不愼，炸傷了左手及左腳，幸好經過幾個月來的醫治與休息，他仍可以來領這個名譽勳章！」

衆人都拍手鼓掌。

陶彪炳站了起來，先向後面的觀衆深深鞠了一個躬，然後以微跛的步伐，上了台上。

總督伸出手，熱烈地與他握手，並且用英語對他說道：「我們警隊以你為榮！」

然後，總督拿起了那個勳章，親自掛在陶彪炳的襟前，衆人又是一陣掌聲。

陶彪炳有些感動，又再深深向衆人鞠躬。

接着是其他有功警隊人員接受頒獎，終於，頒獎禮完了，衆人離開了總督府。

申正義見陶彪炳又想一人離去，仍上前攔着他道：「炳叔，去那裏？」

「回家！」

「回家？你家裏有很多人等你。」

「沒有。」

「那你回家作什麼？」申正義道。

一時之間，陶彪炳無言以對。

申正義立即把握了這個機會，道：「難得今天是你高興的日子，我們再去喝一杯！」

另一位同僚道：「不是一杯，而是十杯百杯，今晚我們一定不放炳叔回去，不醉無歸！」

其他的人，不再理會陶彪炳是否同意，齊擁着他上了車，直往酒吧去。

和這一羣年輕人在一起，陶彪炳也感到自己年輕些，想當年，他何嘗不是如此年輕過？

他滿腔熱血，為警隊服務，為民間除疾苦。

他拆過無數炸彈，可以說是曾經拯救過無數的性命，他常常為此而感到自豪。

到了酒吧，衆人都叫了酒。

陶彪炳似是拿不定主意。

申正義道：「炳叔，先喝一杯啤酒，後我們可以一起談個痛快！」

陶彪炳沒有什麼意見。

一杯滿佈着泡沫的啤酒，送到陶彪炳的面前。

衆人舉杯，陶彪炳喝了一大口。

申正義道：「炳叔，做個拆彈專家，有什麼秘訣？」

「秘訣？」陶彪炳反問道。

「你一定有秘訣，才可以得到這個名譽勳章！」

「那有什麼秘訣，只是爛命一條，不怕死而已！」

「炳叔爲人謙虛，又豪氣非凡，我們爲此而敬他一杯！」衆人舉杯。

陶彪炳又猛的喝了一口。

然後，他站了起來，舉起左手，道：「我左手也被炸傷了，不能算什麼拆彈專家！」

申正義道：「炳叔這樣說便不對了。」

「不對？有什麼不對？如果我眞是個專家，不會被炸了左手，也炸跛了左脚！」

「小小的受傷，算得什麼？」

「對，小小受傷，完全無損你拆彈專家的身份。」

「你們好心，說好話而已。」

申正義道：「不，我們並不是替你擦鞋(奉承)，而是事實，讓我先問你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你知道洗拿嗎？」

「洗拿，他是巴西國寶，是個賽車英雄。」

「對，炳叔沒有醉，頭腦比我們還清醒。」衆人又再舉杯。

申正義道：「洗拿在賽車場上出事，甚至丢了性命，但你認爲他是不是賽車專家？」

「當然是。」

「那麼，炳叔當然是拆彈專家，你只是傷了一點點，並沒有危及性命，因此你仍是英雄，比洗拿更英雄！」

衆人又是轟然叫好。

炳叔又喝了一大口，剛剛把整杯啤酒也喝乾了。

不用吩咐，已有人再拿上另一杯。

衆人舉杯，你杯碰我杯，大大地喝起來。

忽然，炳叔伏在桌上。

申正義道：「炳叔，炳叔！」

有人道：「炳叔醉了。」

陶彪炳突然又坐了起來，道：「我沒有醉，沒有醉，快來，快來，再乾杯！」

衆人看到陶彪炳的表情，知道他實在是醉了。

申正義道：「沒有醉，沒有醉，好了，好了，我們暫時喝到這裏。」

「不，我還要喝下去。」

「下一次吧！」

「不，要現在。」

申正義道：「好好，不過，先回你家，我們再喝。」他伸手想扶起炳叔。

炳叔一手推開他，道：「我沒有醉。」他突然站了起來，高舉雙手，道：「你們猜我現在想做什麼？」

「想做什麼？」

「想做洗拿。」

「爲什麼？」

「因爲他眞眞正正做了個英雄，而我……而我而今想做英雄也沒有辦法了。」

「怎會？」

「因爲他們不會再用我這個年紀的拆彈專家了。」

「爲什麼？」

「第一，因爲我老了，第二，你們不知道上頭已訂定了一些拆彈機械人。」

「什麼？他說什麼？」

「他喝醉了。」

「我沒有醉，有了那些拆彈機械人，他們以後再也不用我了，我會成爲廢物。」

「不會，你拆彈的經驗，一定比機械人更好，你怎會成爲廢物。」

「廢物，我眞的要成爲廢物，再沒有炸彈可拆，還能做什麼？」

衆人實在啞口無言。

「廢物，我是廢物。」說到這裏，炳叔竟然號啕大哭起來。

申正義道：「他可能喝了啤酒，撞起他剛才在總督府喝了的那些雞尾酒，才會如此。」

炳叔笑了，又胡亂地說了一些話，沒有人聽得懂他在說些什麼。然後，他又伏在桌上，似是睡了。

申正義道：「一切都是我惹出來的，我會負責送他回去。」

「你知他住在什麼地方？」

「我知。」有人將炳叔的地址給了申正義。

「他家裏有沒有人？」

「沒有。」

「老婆呢？」

「很早便離婚了，他那種生活，比我們還要危險百倍，有什麼女人可以忍受。」

聽了這話，衆人都似有同感，一個警務人員的生涯，會令妻子日夕擔驚受怕，何況是一個拆彈專家。

「他眞的沒有家人？」

「聽說還有一個女兒。」

「女兒？同住嗎？」

「她去了英國讀書。」

「啊，怪不得他那麼寂寞。」

申正義幾經辛苦，才把陶彪炳弄上了計程車，然後送他回家中。

陶彪炳一直在囈語，說出只有他自己才明白的話，申正義一直把他扶上了樓，從他口袋中，拿出了鎖匙，開了門，送了他入內。

陶彪炳果然是一個人住，但屋內有兩個睡房，一個相當凌亂，另一個却井井有條，看來那個凌亂的房間，一定是他睡的。

申正義把他放在床上。

他見炳叔發出了鼻鼾聲，才放下心頭大石，他本來想離去，但回心一想，如果炳叔半夜醒來，宿醉未醒，可能會發生意外，因此，他決意留下來，睡在客廳。

客廳收拾得不錯，左邊是一個大書架，上面放滿了書籍，書架旁是一個電腦。

申正義自語道：「原來炳叔也是個電腦迷。」

書架上有很多電腦的書籍與雜誌。

忽然，電話响了。

申義自言自語道：「這麼晚了還有電話來？」

他拿起了電話，道：「喂？」

「爸，恭喜你，你得到了奬章！」是一把女孩子的聲音。

申正義道：「是得到了，但我並不是你的爸爸！」

那女孩子似是十分愕然，然後道：「你是誰？」

「我是你爸爸的同事，我姓申！」

「申先生，對不起，我爸爸呢？」

「他睡了！」

「怎麼你會在我家中？」

「因爲他醉了。」

「我爸爸醉了？他一向並不喜歡喝酒的！」

「因爲他今天得了名譽勳章，一時高興，多喝了兩口，所以……」

「他很高興？」

「是的，他非常高興，否則也不會喝醉。」

「那麼……」

「你不用擔心，我會暫時爲你照顧他！」

「謝謝你，申先生。」

「你是炳叔的女兒！」

「申先生，對不起，我要趕着去上課，希望將來有機會見到你，親身向你多謝！」

「不用客氣！」

電話掛斷了，申正義自言自語道：「傻孩子，還沒有告訴我叫甚麼名字！」

* * *

日子如飛，轉眼已過了三個月。

陶彪炳如常的上班工作，而他的傷勢已有了很大的好轉，手部已可以活動自如，遺憾的是，他的左脚仍無法復原，走起路來，仍有微跛。

那日，整個辦公室同僚們都非常興奮似的交頭接耳，好像要迎接甚麼重大的事情。

陶彪炳却沒有聽到甚麼消息。

他這些年來，它習慣了一個人，並沒有其他同事溝通，其他人也覺得他變得孤獨，更加少與他交談。

同事們興奮地交談，但一見陶彪炳出現，便有意無意似的不再交談，對他似乎有所顧忌。

陶彪炳心內納罕。

他向身邊一個同事詢問，道：「警署內有甚麼喜慶的事？」

「沒有。」

他再問另外一位同事。

「我並不清楚。」

明明見他們說得很興奮，問起來却是一無所知，當然，陶彪炳明白，這一定與他有關，而且他有一種不祥的朕兆，他感到十分不開心。

終於，他找到了申正義。

申正義也是一臉高興。

陶彪炳問道：「發生了甚麼事？」

申正義道：「今天我們這一組便要接收那批定了半年的電子儀器，而且……」

申正義欲言又止。

陶彪炳又追問，道：「還有甚麼？」

「還要接收那具電子機械人。」

「電子機械人？」

申正義並沒有再加以解釋，他轉身道：「我現在很忙，遲些再與你說！」

陶彪炳內心明白，所謂「電子機械人」，其實是那具拆彈的機械人。

本來是傳言有這一部機器，可以代替人手拆開炸彈，避免損傷人命。

當陶彪炳第一次聽到有這一副機器的時候，他也樂了一陣子，因爲自己是拆彈專家，二十年來的工作，都是在地獄門外閒逛，在死亡邊緣踱步，而今有了這部機器，不用再提心吊膽，擔驚受怕。

可惜這部機器來得太遲，否則，他的妻子也不會爲自己的工作太危險太不穩定而離開。

想起妻子，他心內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感覺，他並不是覺得悲傷難過，也並沒有甚麼愉快的感覺。

婚姻是一場「緣」的遊戲，緣盡一切便要終止。

他也想起自己的女兒，這是他

唯一的安慰，自從他妻子離開之後，女兒一直跟着他，他並沒有多少時間照顧她，不過，她十分懂事，懂得照顧自己，而且，很多時候，也關心這個孤獨的老爹。

中學畢業之後，她去了英國讀書，每個月都有長途電話回來，訴說她在英國的生活。

這個希望是陶彪炳唯一生活的希望，他可以堅强的生活下去，也是因爲這一個女兒。

陶彪炳被開門的聲音驚醒，從他的白日夢中回到現實，那是一位同事，他見陶彪炳仍坐在那裏，便道：「還沒有去吃飯？」

「快去了！」

「下午，我們幾個人去接收那些新到的電子儀器，你不去嗎？」

「去，當然去。」

「那你還不快去吃飯。」

陶彪炳明知這組電子儀器當中，一定有那個拆彈的機械人，但他爲了的的確確的證實，仍然忍不住的問道：「其中有那具拆彈的機械人？」

「當然，那是這組儀器中最重要的儀器！」

陶彪炳沒有再問，他的心像被一塊厚重的鉛沉重地墮了一下。

這具電子拆彈機械人，並沒帶給陶彪炳職業上的安全，反而是帶來了他職業上的威脅。

有了拆彈的機械人，再要拆彈專家來作甚麼？

拆彈機械人，可以任勞任怨，可以不怕炸彈爆炸而受傷，可以不用加人工，可以廿四小時當值……還有很多可以……

但拆彈專家不可以。

電子拆彈機械人一切都比拆彈專家優勝，自己還有甚麼用？

不過，他仍要挺起精神，他不能讓他們的同事知道他的心事，知道他內心的恐懼，內心的秘密。

午飯之後，處長通知了陶彪炳，也通知了他們一組人，一起往總部接收這組電子儀器。

連警務處長對這批電子儀器也十分重視。

一大批記者聞風而至。

全場最觸目是那具電子拆彈機械人，那機械人並沒有人的模樣，只像一輛無線電控制的玩具車。

處長接收了儀器之後，向新聞界發表了非常簡單的談話：「警方有了這批電子儀器之後，尤其是那具拆彈機械人，可以使我們警方更具實力來保護市民的生命與財產。」

陶彪炳聽了，心中實在不是味兒，他心想：「難道我這個活生生的拆彈專家不能好好的保護市民的生命與財產？難道一定要靠機器？」

當警務處長離開之後，記者們都在拍照，拍的主角當然是那部拆彈電子機械人。

陶彪炳被冷落在一旁。

想當年，暴動的時候，滿街都是土製「菠蘿」，全部都要那些鬼佬專家去拆。

而陶彪炳終於突衆而出，成了第一個中國人的拆彈專家，幾個大商場被人放置炸彈，都是由陶彪炳獨自一人去拆。

其中有一個炸彈，那些鬼佬也不敢去拆，卻由陶彪炳一力承擔，幾乎是簽下生死狀般去拆。

結果，陶彪炳成功地拆了那個炸彈，可算是一舉成名，那時，有多少記者圍着他，爭相向他訪問。

他被譽爲英雄，是警隊中的英雄，也是民間的英雄，可是，如今，他被冷落一旁。

那一份心境，有誰可以了解？

記者終於散去。

申正義這時才閒下來，因爲他剛才要向記者解釋，也要向警務處長解釋，實在使他忙得透不過氣來。

他看到陶彪炳呆呆的站在一旁。

「炳叔，怎麼了？」

陶彪炳又像從夢中醒了過來，道：「沒有甚麼，沒有甚麼。」

「炳叔，其實今日也是你重要的日子。」

「我？我還有甚麼重要？」

「當然重要，這具電子拆彈機械人，以後一切還要你幫忙！」

「我有甚麼力量幫忙？」

「當然有，你幾十年的拆彈經驗，這死的機器沒有，只有你才有！」

「有又如何？」

「這具機械，是利用無線電操作，表面有一具小型電腦，一定要由人把拆彈的技術，寫了程序，然後輸入那具小型電腦之內，才可以有效運作。」

「我知道。」

「但是有了像你這樣的專家，提供你幾十年的拆彈經驗，這具死機器，才會有用呀！」

陶彪炳聽了，心中似乎看到了一絲光明。

申正義道：「炳叔，你以後的工作，便專注在這機械上，我知你是個電腦專家，我們要有效運用這機械，全靠你了。」

生活並不單是吃飯睡覺，生活也並不是只追求金錢物質。

人活着，是需要活得有意義。

在這一刻，陶彪炳似乎又抓到了生活的意義。

果然，陶彪炳在這三個月來，全部專注的在這具拆彈機械人身上。

其實這拆彈機械，只是一具非常簡單的機械人，它具有拆開金屬，剪斷電線的能力，當然，加上各種電子組件，它可以告知操作的人，有沒有大爆炸的危險。

它最有價值的地方，是做錯了拆彈工作，也不用怕，因爲拆錯了彈，發生爆炸，也沒有生命危險，因爲電子機械人根本沒有生命。

這是它比一個活生生的拆彈家優勝的地方。

一具簡單的機械人，在陶彪炳的操作下，已完全發揮了性能，並且出動過一次拆彈工作，非常成功。

陶彪炳不單自己可以操作機械人，也教會很多人操作，其實也並不算要怎樣去教導別人，因爲操作這機械人，有如操作一部無線模型車一般，是非常簡單的遙控操作，甚麼人也可一學便會。

當所有人都懂得操作這部機器的時候，陶彪炳才感到另一次的恐懼。

人人也懂，要他來還有甚麼用？

甚至有一次，他放大假休息，突然發現了一個炸彈，以前的日子，就算陶彪炳放了大假，依然要召他回來，因爲只有他才可以拆彈。

但現在不同了，幾乎任何一個工作人員，也懂得控制這拆彈機械人。

當他放假回來的時候，翻看記錄之時，才發現在他放假當中，這機械人出動，拆了一具有十公斤炸藥的炸彈，但沒有人通知他。

他問過他的同事，却沒有人當作這是甚麼一回事。

他這時才明白，自己以前的恐懼並沒有錯，自己眞眞正正成爲「廢柴」的日子已來臨。

以前是惡夢，而今一切都已成眞。

陶彪炳感到極度的沮喪。

申正義發現陶彪炳有些失魂落魄的表現，他非常關心下屬，而且也十分尊敬像陶彪炳這樣有經驗的警務人員。

他請了陶彪炳來他的辦公室。

他先用旁敲側擊的方法，與他閒談，他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兩三下手法，已知道問題徵結的所在。

「炳叔，你仍然是拆彈組最重要的人物。」

「是嗎？」

「當然是，沒有你，我們不能有效運作。」

「怎會，上月當我放大假時，用機械人拆彈，根本完全沒有通知我！」

「啊……那是……那是有兩個原因。」

「申正義，你不用安慰我！」

「不是安慰，而是事實，讓我告訴你，第一個原因是，你放大假，一切都平和安靜，拆彈組的同事，不想攪亂你的放假生活，第二，我們以爲那是個『炸彈』，所以才大膽出動那機械人！」

陶彪炳當然明白申正義的苦心，不過，這兩個理由還勉强可以使他安心下來。

申正義道：「炳叔，我們仍然需要你，警隊仍然需要你，而拆彈組更加需要你！」

「要我作什麼？」

「一個顧問，一個專家顧問。」

「顧問」這種名銜，實在是可大可小，陶彪炳聽了，至低限度，有心理上的滿足。

但這種「滿足」維持不了多久。

陶彪炳發覺自己實在越來越不重要，不要說重要二字，自己根本沒有什麼事做。

他想了很多天，使他心裡不安，夜夜失眠。

那夜，他接到女兒的長途電話。

「爸，你心情不好？」

「沒有，我很好。」

「不，我雖然見不到你，但我感覺得到。」

陶彪炳沒有出聲。

他的女兒更加可以肯定，道：「工作不開心？」

「沒有！」這兩字說得很勉强。

「退休吧！」

「退休？」陶彪炳從來沒有想過。

「是的，你已四十八歲，在警務人員中，你已可以退休，食長糧！」

陶彪炳有點驚愕，是的，自己已經四十八歲，在警務人員中，應該算是「老」的了，因爲警務人員，可以在四十五歲便正式退休。

「不，我不可以！」

「爲什麼不可以，而且，我在這個暑假便畢業了！」

「你還可以再讀書。」

「不，我不再讀了，讀了這麼多年書，也要工作，看看我學的東西有沒有用！」

「好極了！」

「那麼，你快退休，當我回來，不！當我畢業，你來英國，陪我旅遊半個世界！」

「爲什麼半個世界？」

「因爲我們從倫敦出發，先到歐洲，橫跨歐洲之後，經中東，印度回香港，那豈不是半個世界？」

「好極！」

「那麼，你算是答應了！」

陶彪炳正想分辯。

「還有，我算你已答應我退休

了。」

陶彪炳想說話，但他的女兒已掛上了電話，他嘆了一口氣。

那夜，他又再沒有好好睡。

退休？那應該是到了適當的時候，上的不重要，加上女兒也畢，自己再無牽掛，爲什麼不閒下來，做自己喜歡做的工作？

可是，退休可以令人頹廢，可以令人衰老，他不想，四十八歲，仍是人生黃金的時代。

甚至，有很多人，乃是人生開始的時代。

這樣退下去，如果自己有六十歲的話，還有十二年的日子，啊，漫長的歲月！

如果有八十歲的話，那段日子……他突然不敢再想下去。

如果仍留在警隊中，做個「顧」而不問的人，這些日子也是非常難過！

他徹夜不眠的考慮着，直到天亮，他才入睡。

可是，當他醒來，已是接近他上班的時間，他感到非常頭痛，想起牀也沒有辦法。

他決定告一天病假。

在床上，伸手撥了一個電話，告假當然沒有問題，尤其是一個沒有什麼工作做的人來說，告假更加容易。

他在家中幪頭大睡了一天。

翌日，他回到警署。

他這組工作人員却十分忙碌，可是，却沒有人告訴他，他們正在忙於什麼。

他想找申正義，可是，他更加忙碌，也無法找他談一句。

陶彪炳打開了當天的報紙，才知道在他告假的那一天，發生了一件大事。

一個劫匪，在打劫一間銀行，臨走之時留下了一個炸彈，警方出動電子拆彈機械人。

「爲什麼不找我？」陶彪炳又一次的埋怨。

結果，這拆彈機械人也遭了殃，並且連累了附近幾個工作人員，這具炸彈爆開了，破壞力非常大。

因此，警方非常重視這案件，也因此，他這一組人更加忙碌。

可是，沒有人留一份工作給他。

他似乎不再屬於這一組似的，這個時候，仍還可以坐在辦公室之內，打開報紙閱讀！

他想到自己已變成了一具行屍走肉。

直到當天下班，整組工作人員都回來了，談論當日偵查的進展，也談論匪徒的無良。

可是，陶彪炳坐在一旁，一句話也無法插口，他覺得自己已成了一個外星人似的。

下班。

他走出了警署，本想回家，可是，回到家中，面對那一個電視機，四面牆壁，又有什麼用？

他想着走着，走進了一家酒吧。

時間還早，是「歡樂時光」，很多年輕人都在喝啤酒，在談天說地。

他也叫了一杯啤酒，猛喝了幾口。

突然，他感到非常頭痛，他向那個侍者，要了一粒頭痛丸，索性用啤酒送下。

頭痛並沒有止，他覺得有點頭重脚輕。

他決定往厠所，用冷水洗洗臉，應該可以再振奮精神，然後再坐一會才回家去。

他脚步有點蹣跚。

那侍者想上前扶他，陶彪炳道：「不用，我還後生，不用你扶。」

他一步一步往厠所。

入了厠所之後，他走到洗手盆處，正想開水喉(水龍頭)，可是，他只覺眼前一黑，什麼也不知道了。

* * *

一陣寒氣，使陶彪炳醒了過來。

他覺得全身飄浮，但他仍然知道自己在厠所之內，第一件事，他本能地摸摸自己的腰間。

突然，他整個人像被針刺了一下，醒了過來。

「槍，我的配槍呢？」

這時，有人進來，看見他躺在地上。

那人問道：「你怎麼了？」那人上前想扶起他，陶彪炳想阻止，可是，這一用力，人又再昏迷過去。

當他再度醒來的時候，已不是在冰冷的地板之上，而是一張溫暖的床上。

四周是白色的牆壁。

醫院，怎會躺在醫院之內？

「醒了，醒了！」他聽到人聲。

他睜開了眼，第一個見到的是申正義。

「申正義，我……」

申正義道：「炳叔，不用擔心，你沒事的。」

「我……我失去了佩槍。」

「我們知道了，正派人去找。」

「我入厠所，突然眼前一黑，可能在這時我便失去佩槍，我也要……」他竭力坐起來，但却沒有能力。

「炳叔，這件事交給我們好了，你不用擔心。」

「但我失去了佩槍。」

「那沒有法子，那些匪徒乘人之危，我們定有法子把他們拘捕回來。」

「申正義，對不起，我實在沒用。」

申正義道：「不，那不是你的錯，你身體不舒服，任何一個人都會有。」

「不，我不應該用啤酒送止痛丸，可能因爲這樣發生了化學作用，使我昏了過來。」

「是的，炳叔，你自己要小心，歲月……」申正義沒有說下去。

可是，陶彪炳自己是知道的，申正義想說的是「歲月不饒人」，老了，自己的確是老了。

「這件事你不用擔心，我們會把佩槍找回來，並且把匪徒繩之於法。」

來探病的還有其他人員，他們的好言安慰，在陶彪炳的耳中，似乎變成了訕笑，嘲諷。

一個失去佩槍的警察，還算什麼警察？

陶彪炳非常自責，可是，却沒有能力爲這一件事而作出補償。

幸好，他的佩槍很容易便被尋回了。

原來當他在酒吧之中，有人早已知他是警察，並且跟踪他入厠所，趁他昏倒之際，偷了佩槍。

匪徒也被抓到了，因爲這間酒吧出入的人並不太多，那個陌生臉孔，很快被人認出，警方效率也非常高，很快便逮捕了那人。

陶彪炳在醫院之內休息了兩天，申正義親身來接他出院，並且送他回家。

他對這位年輕的上司，也非常感激。可是，申正義越是沒有怪責他，他越是感到不安。

回到家裏，一個人躺在床上，他又想起退休的問題，女兒說得對，該是退休的時候了。

於是，他下了決心，寫了一封辭職信。

在翌日回到辦公室，便遞入了申正義的辦公室。

那天，申正義很忙，並沒有即時看到他的辭職信，但陶彪炳一直在等着他的召見。

申正義並沒有召見他。

他心裏想：「他不會這樣沒有人情味，連門面功夫挽留一下也不做？」

那天，陶彪炳的心又沉了一截。

第二天，申正義看到了他的辭職信之後，立即召見了陶彪炳，道：「炳叔，爲什麼要辭職？」

「我老了，沒有用！」

「不，我們還需要你！」

「你在安慰我！」

「不，不是。」電話响了，申正義拿起了電話，說了一會，才對陶彪炳道：「你……」

電話又再响。

申正義無法，又要應酬了幾句。

他實在非常忙碌，他想挽留炳叔多說幾句也沒有工夫。

陶彪炳看見他的情形，也覺自己仍在的話，是阻礙了他的工作，乾脆地道：「正義，我已決定了。」

申正義正想再說，電話又再响起，而且這個電話非常重要，陶彪炳悄悄的離開了辦公室。

那夜，陶彪炳打了一個長途電話給女兒，告訴她自己已遞了辭職信。

「好極，好極，爸爸，我可以回來養你了。」

「養我？不用，我還有手有脚，而且有退休金，你不用養我。」

「我並不是這個意思，你供養我這麼久，而且身兼母職，而今我會回來照顧你。」

陶彪炳感到一絲絲的安慰。

那夜，他睡得最甜。

陶彪炳在警務處服務了廿多年，經過正式辭職，他可以立刻便不用上班，因爲他有很多假期還沒有放，可立刻便放假而仍有三個月薪金的收入。

申正義與同僚爲他開了一個小小的歡送會。

本來他們預算開一個大食會來歡送他，可是，大家因爲有一件大案，每個人都要夜以繼日的去追查，因此無法爲他開大食會，不過，他們答應這件大案完了之後，要好好請炳叔吃一頓。

那天，當他們在辦公室開歡送會的時候，申正義又突然接到一個舉報，全組人立刻出動。

本來是熱鬧一片，突然完全沉靜下來。

很大的辦公室，只留下陶彪炳一人，他已經感到有說不出的凄涼。

不過，他仍然自我安慰，年輕的一輩都要努力工作，尤其是警務的工作人員。

陶彪炳知道，退休之後，一切事物都會改變，他也知道，自己要面對現實。

退休後的一個月，一天早上，他接到了申正義的電話，立刻叫他回警署。

陶彪炳覺得非常奇怪，在電話內的申正義，他却是支吾以對。

他立刻回到警署。

每一個人都向他招呼，不過，每個人都非常忙碌，沒有停下工作來。

他直往申正義的辦公室。

申正義見了他，十分熱誠的站起來迎接他，並熱烈地與他握手。

不過，陶彪炳仍可以感覺得到，似乎快有一件事發生，這件事會令他不安，申正義早已有不安的表示。

申正義道：「請坐！」

陶彪炳坐了下來。

「這個月放假，愉快嗎？」

「好，當然好極了，不用上班，你不是也希望嗎？」

「當然，我也希望不用上班。」

陶彪炳雖然是如此說，顯然他是口不對心。

申正義拉開了抽屜拿了一封信出來，似乎是嘆了一口氣，才遞給陶彪炳。

陶彪炳接過了信，是一封政府公函。

「有什麼好消息？」陶彪炳問。

申正義並沒有什麼表示。

陶彪炳道：「一定是有關我退休金之事，其實不用寫什麼公函，直接的存入我的戶口便可以！」

申正義道：「你自己看看吧！」

陶彪炳打開了公函，小心細看。

他越是看下去，他的臉越是變得難看，最後，他的雙手顫抖着！最後，他整個人也顫抖起來。

「怎麼會這樣？」陶彪炳大聲的問道。

「炳叔，你冷靜一下。」

「冷靜！你叫我怎能冷靜？如果你是我，你會怎樣冷靜面對這封公函！」

「炳叔……」

「我在政府工作了這麼多年，一向都是記錄良好，申正義，你是知道的！」

「我知道，我當然知道。」

「在過去幾年之中，我沒有功也有勞，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對付我？」

「不，上頭並不是對付你！」

「不是對付我？難道是可憐我？我只是犯了一次失槍的記錄，幾年來只有一次，而且在最短時間內尋回，並沒有因這次失槍而傷及人命，他們竟要把我退休金也削減？那是怎麼回事？」

申正義道：「我曾為你對這件事與上頭爭拗過，可惜，在我們服務的條件下，的確有這樣的條文，因為你犯過失槍這項，因此……」

「因此，他們便要扣去我一大筆的退休金？難道他們都是那麼殘忍的對付一個退休的警務人員？」

「不，白紙黑字的條文！」

「條文是死的，人是生的，難道上頭沒有人知道，我因公被炸傷過左手左腳，我並沒有因此而得過補償！而他們竟然……」

說到這裏，陶彪炳已因太過憤怒而有些氣喘，繼而因氣促而無法再說下去。

「炳叔，炳叔，你覺得怎樣？」

陶彪炳嗆咳了一會，道：「我沒有事，我的事也不用你管！」

申正義道：「炳叔，我的確為你這件事與上頭分辯過，我也像你一樣據理力爭，可是……」

「可是，他們並不同情我，不念我的……」陶彪炳不再說下去，他站了起來。

「炳叔，你想……」

突然，陶彪炳似乎想通了，表現得十分平靜，道：「我還有什麼可以想？」

申正義道：「炳叔，請你原諒我，我不能為你爭取這事，我感到十分慚愧……」

「這不關你的事！」陶彪炳也是個通情達理的人。

申正義囁嚅的道：「我與同事們說過……」

「說我失槍而沒有了大筆退休金的事？難道你不覺得我完全沒有了……」

「不，我們都非常同情……」他似乎覺得用「同情」兩字似乎不大好，於是，立刻改口道：「我們所有人都支持你，站在你這一邊……」

「這又有什麼用？」

「因此，我們收集了一筆錢，作為歡送你！」他遞上一張支票。

陶彪炳聽了，忽而怒火上升，道：「我雖然沒有了一大筆退休金，但是我仍可以好好的活下去，我不用你們的善心！」

申正義仍然遞上那張支票。

支票面值只是三萬元，三萬元可以補償他多少尊嚴？他怒火攻心，並不完全是為了金錢，而只為了做了二十多年警探那份尊嚴。

陶彪炳道：「算了，算了。」他接過了支票。

申正義還以為他收了支票。

誰知道，陶彪炳立刻把支票撕碎了，向空中一拋，道：「叫你把錢退回給每一個伙記，也太麻煩，倒不如你們使用這筆錢，好好的去吃一大餐，算是我答謝你們一番情意，我特別要求你們，一定要請上頭那些傢伙！」

陶彪炳頭也不回地走出了申正義的辦公室。

出了門口，幾個舊伙記向他招呼，他也沒有回答，走出了警署。

他站在門口，回頭看看這間花掉了自己大半生青春的地方，他沒有惋惜，只覺憤恨。

他狠狠地向警署大門處吐了一口口水。

＊　＊　＊

星期一的早上，中區商業大廈，時間是接近一時，快要放午膳的時間。

這座最新的商業大廈，保安系統十分嚴密，不但有閉路電視監視大廈內每一個角落，還每小時都派人巡查，務使這大廈內工作的人百分之百安全。

中區商業大廈，樓高八十八層。

大堂處有八部高速電梯，其中兩部由地下通至二十樓，兩部由廿一樓至四十樓，另外兩部由四十一樓到六十樓，最後兩部是六十一樓至八十樓。

至於最上面的八層，有獨立的電梯載送客人。

這八層是這間大廈的大業主所擁有，保安比下面八十層更為嚴密，大業主是地產商，每日都有無數的工作人員與訪客，因此他們為確保安全，特別設計了獨立的電梯。

普通人並不能輕易進入八十一樓，因為他們一定要先上到八十樓，經過一個保安站，那裏有人負責檢查客人或者工作人員的證件，才可以轉乘電梯上去。

八十樓這地方也特別多保安人員，因為他們還有責任護送從上面下來的客人，轉乘往下層的電梯。

雖然，這樣的措施有些麻煩，但的的確確可以保護客人，其實也保護了這間公司的大老闆。

這天，負責巡視八十樓至六十一樓的保安人員是九叔，他是一個非常盡忠職守的工作人員。

他在每一層樓的巡視都是一絲不苟的。

他查看每一個隱蔽的角落，也查看每一層的電錶房，據他經驗所得，每一層的電錶房，是最多事故發生的地方，很多火災，爆炸都是在電錶房開始。

電錶房十分暗，他總是用電筒照個清楚，才會走向下一層。

他一直巡到第七十層，他照例巡往電錶房。

這層樓的電錶房，是半掩的，而且裏面透出了一絲燈光，這些燈光並不是正常的燈光。

九叔走近，把門推開一些。

裏面燈火通明，這也並不十分奇怪，因為裏面是有燈光設備的，只不過是平常沒有人工作便沒有開。

他記起昨天有個工作人員來，可能是他做完了工作，忘記了關燈。

九叔把門再推開一些。

他看見第二排的錶板旁，有一個黑影。

那些錶板却是非常高，裏面藏了甚麼人，外面是看不到的。

不過，地下的確有個人影。

九叔提高了警惕。

他先敲了一下門，叫道：「誰在裏面！」

第三排錶板處有一個人伸出頭來，向他道：「我是修理電話線的工人！」

「修理電話線？」

那人穿着電話公司的制服，看來並不是假的。

「是的。」那人仍一面在剪電線。

九叔行近，向那人道：「為甚麼我沒有接到通知，今天會在這一層樓修理電話線？」

「也許負責人走了。」

九叔道：「沒有理由的，對了，你在這裏工作，一定有工作許可証的。」

「有，我當然有。」

「那麼你拿來給我看看，」九叔的確是一個盡忠職守的保安人員。

「可以。」那人伸手衣袋，可是，他並沒有找到那張工作許可証。

那人道：「喲，我可能忘記，我把那張工作証放在工具箱內。」

他指指在牆角的一個工具箱。

那人走近工具箱處。

九叔也走近。

那人在工具箱內找了一會，突然站了起來，右手一揚，九叔睜大了眼睛，然後發出了一聲狂叫。

那人非常快地按着九叔的口，然後把他拖進了那些電錶板之內。

九叔再沒有作聲，因為他的太陽穴已插了一把錐子。

＊　＊　＊

八十八樓的會議室大門開了，十二個剛開完了會的行政人員先後的步出。

「真準時，午膳了！」

「是的，我還以為這個會會使我們連吃午飯時間也沒有。」

「不會的，郭老闆是個非常有時間觀念的人，而且他認為無論甚麼事也應以吃為先！」

「是的，連吃也沒有時間，這麼努力工作也沒有意義！」

郭老闆與其他人走在最後，他親自送那十二位行政人員下樓。

他一直送了那些人到第八十層。

第八十層處的保安人員，早已接到上面的電話。

因為是老闆親自送客，所以保安人員並不需要再查那些客人的證件。

電梯很快便來了。

郭老闆道：「各位，恕我不再送了。」

眾人異口同聲道：「不用了，老闆太客氣了！」

不過，郭老闆依然站在電梯口，讓各人進入了電梯之後，電梯關上了門，他才上去。

這十二行政人員，全是一些地產商，他們本來並不大認識，但經

過了這一個會議之後，已經互相認識。

這十二人之中，有四個是女的。

這四個女的，有兩個相當年輕，另外兩個看來是四十開外，不過，她們有成熟穩重的一面。

當然，另外八個男性之中，也有年輕的。

其中三個年輕人，顯得十分輕鬆，穿着淺藍色西裝那個，提議道：「我們倒不如一起吃午飯！」

幾個上了年紀的傢伙，却異口同聲的道：「對不起，我要立刻回公司。」

「回去報告會議！」

沒有人答他。

他轉向那兩個年輕的女人道：「他們不去，我們一起去！」

另一個年輕人也插口道：「回公司之前，你們也要吃飯的。」

那兩個較爲年輕的女人表示同意。

看來年輕人比較開放。

電梯正迅速地向下降。

轉瞬之間，已到了六十九樓，然後是六十八、六十七、六十六……

電梯似乎慢了下來。

衆人都有些感覺，但沒有人開口。

突然，電梯突然停了下來。

衆人都怔了一怔。

站在近按鈕地方的人，都不約而同的按了幾下，但電梯仍然停住。

「怎麼？這樣新的電梯也會壞？」

有人再按電鈕，仍然沒有甚麼反應。

「糟了，飯也沒有得吃了！」有人用半開玩笑的語氣說。

「不用緊張，可能是一些機械故障，不用一刻便可以修好的了！」

有人按了那個「緊急」掣。

也有人向那個通話器說話，可是，說了幾遍，也沒有回音。

有人開始埋怨，也有人始緊張。

兩個年紀較大的女人，同時發出了一聲嘆息。

有一個男人，似乎沒有甚麼耐性，又有些粗暴，大力用脚踏了地板幾下。

有一個人道：「不要亂動，否則本來是輕微的故障也會變成大故障了！」

那人沉不住氣，試用力拉開電梯的門，門是緊緊的扣着，另外一個人幫手，但也無法把門拉開，第三個又加入，只拉開了少許，然後又彈回原來位置。

其中一個年紀最大的男人，原來他最穩重，道：「不要亂動，這大厦保安嚴密，不一會便有人來。」

衆人都相信了他們的話，暫時安靜了下來。

突然，電梯內的照明設備閃了幾下，接着，便完全暗了下來。

衆人發出了驚呼。

有人大叫：「救命！救命！」

「我們被困在這裏，快來救人！」

「救命呀，救命呀！」

電燈突然閃了幾下，又再光亮，衆人才稍爲舒了一口氣。

那個年輕的女人問道：「怎麼辦，我們怎麼辦？」

「怎麼辦？你問我，我問誰？」

「等，只有等！」

「等到甚麼時候？」

「不知道。」

「不用擔心，我相信他們快要來了！」

他們都靜了下來，這一靜，似乎聽到了每一個人的心都在「卜卜」的跳動着。

「幸好這電梯很大，否則我們十二個人，擠也擠死了！」這人說了這一番話，目的在鬆弛一下氣氛。

另一個女人道：「幸好那抽氣扇也也沒有停，否則……」

忽然，那抽氣扇停了。

衆人都望着了她。

「衰多口，抽氣扇眞的停了！」

「關我甚麼事？」

「如果你不提，也許不會停的！」

這當然是一個沒有理由的指責，可是在這個衆人無法的情形之下，似乎又非常有道理似的。

有人看看手錶，道：「我們已困在這裏十五分鐘了！」

「你怎知道？」

「我們一時出來，而今已是一時十五分！」

「他們沒有理由這麼慢的，難道……」他不敢說下去，否則又會被人攻擊。

有個年紀較大的女人發出了沉重的呼吸聲。

「你怎麼樣了？」

「沒有甚麼，我只覺得好像沒有空氣！」

「不會，雖然沒有抽氣扇，我們仍有足夠的空氣呼吸，不，你心理……」

沒有了抽氣扇，已使電梯內變得悶熱，再加上那女人的緊張呼吸聲，衆人也覺漸漸空氣不足。

有人打開了領口，拉下了領帶。

幾個女人已是滿頭大汗，另外幾個男人，索性把外衣也脫了下來。

其中一個較爲年輕的男人，把衣袖也捋了起來，道：「你們借開一些，讓我試開這個逃生門。」

逃生門在電梯頂，他推了幾下，把那逃生門的鐵絲網推開了。

他向上望，電梯槽極高，看不到盡頭似的，他安慰衆人道：「上面有很多空氣進來。」

「既然開了逃生門，爲甚麼不出去看看？」

這是一個好提議。

那年輕人也自告奮勇地道：「讓我去看看！」

他在兩個年輕人協助之下，把頭伸出逃生門，然後把身體用力向上一縮，人已上了電梯頂。

到處是漆黑一片。

他迅速的從逃生窗下來，道：「我們是半天吊，看不見上面，也看不見下面。」

「旁邊沒有逃生的路？」

「黑漆漆的，什麼路也看不到！」

「爲什麼不試一下？」

「試？你去試……」他頓了一頓才道：「這裡是……應該是六十六的中間，如果稍一不愼，差錯了脚，跌了下去，那時……」

他沒有說下去，也沒有人敢再提什麼建議。

兩個年紀較大的女人坐在地上，本來，她們本是非常注重儀態的，但在這個時候，什麼儀態也沒有了。

那個暴躁的年輕人，開始口出粗言，他並不是對任何人說，只是自言自語。

「半小時了，足足半小時了！」

這實在不尋常，這麼現代化的電梯，怎會把人關在電梯之內超過半小時之久，而且完全沒有人來，外面似乎還沒有知道有人被困。

* * *

十二時五十五分，保安室的工作已開始繁忙起來，因爲一時，正是各層寫字樓吃午膳的時候，接近一千人同時下來，因此，保安工作人員密切的注視着每一部電梯。

任何一部壞了，都會引來麻煩。

一時零三分的時候，負責看第七、八兩部電梯的閉路電視的亞全，已發覺有問題。

亞全叫道：「平哥，第七、八部電梯都有問題，你快來看！」

平哥是這班保安人員的總管，他立刻跑過來，看了一下，道：「第八部動了，但第七部仍沒有動！」

他轉過身來，對其中一個保安人員道：「亞陳，你上去看看，用對講機保持聯絡。」

那個叫亞陳的保安員，立刻坐電梯上到第六十六層，當他出了電梯，發覺第七部電梯上的樓數顯示牌也完全熄掉了。

他立刻通知了下面保安部。

然後，他大力拍那電梯門，裏面似有人聲，他身上是有一條緊急開電梯門的門匙，他試開開那門，可是，這門匙却似失靈。

亞陳自言自語道：「沒有理由開不了門，這根本不是一個鎖，而是一個開關！」

他又大聲問：「有沒有人？」

裏面傳出一羣人聲，但並不顯著，亞陳立刻明白，他們那部電梯可能在六十六樓與六十五樓之間，剛巧是厚厚的地板阻隔了他們，因此，聲音也傳不出來。

他又再用對講機對下面保安中心道：「我用緊急門匙開電梯門，却開不了。」

「開不了？沒有理由的。」

「我也不明白。」

「你問一下有沒有人？」

「我問過，人一定有，但不知有多少個，而且他們剛被困在六十六樓與六十五樓之間，那是厚厚的地板處，阻隔了聲音，也看不見人影！」

「亞陳，你等一下，老馬也上來了，他有鐵筆，看看可否撬開電梯門。」

不一會，老馬果然帶着一支鐵筆，走了上來，兩人合力，却無法把電梯門撬開。

老馬道：「如果電梯正常的話，沒有理由撬不開的，難道給人弄了手脚？」

對講機傳來了聲音：「你們守在那裏，暫時不要動，也不要再用鐵筆撬了。」

下面的保安室，總管平哥正要打電話給電梯公司，叫他們立刻派人來。

可是，電話却在這時壞了。

他還以爲這麼巧，誰知道，保安室內的電話全不通，無法打出電話。

平哥立即奔出保安室。

誰知道，外面傳來一陣警號，一輛警車已停了在門口，並且有十多個警察走入了大厦之內。

這些警察之中，有穿軍裝的，也有穿便裝的。

其中一個便裝警察看看平哥，道：「你是保安總管？」

「是的。」

「立刻疏散大厦的人！」

「疏散？」

「是的，你們這裏有一部電梯壞，關了十多人在內，是嗎？」

「正是。」

「電梯不只停了，而且裝上了炸彈。」

「炸彈？」

「是的，快叫所有人疏散。」

「你們怎知道？」

「因為安裝炸彈的人通知了我們警局！」

「怎麼搞的……」

「我們也是剛剛才知道，你先疏散人，我們拯救隊要開始救人！」

電梯炸彈　威脅政府

那時已是午膳時候，大部份人早已外出，因此疏散大廈內其他人，並不太困難。

負責拯救隊的隊長姓毛，他是個署長兼隊長，首先拿了大廈的藍圖，與各個屬下商議。

毛署長道：「申正義，你怎麼看？」

申正義道：「我們現在有十個人，可以分成五隊，兩個人一隊，先分別看炸彈裝在那裏！」

「好極！」

申正義道：「布殊，你跟我！」

為了安全起見，他們只能乘電梯到了四十樓，然後步行上六十七樓。

申正義與布殊向來是拍擋，而且布殊對炸藥有相當程度的認識，因此，他們成為了這次拯救的主力，他們是負責觀察這停頓的電梯。

「看情形，炸彈應該是安裝在那停頓的電梯上，你們要小心！」對講機傳來毛署長的聲音。

「是的，我們會小心……」

「布殊，裝備怎樣？」

「齊了！」

他們身上的裝備非常現代化，頭上有一盞燈，以便供他們照明之用。

申正義道：「我們先往那邊通出光井的地方，出去了才爬往這停頓的電梯上。」

布殊道：「正義，我們一向合作，合作愉快嗎？」

「當然愉快。」

「不過……」

「不過什麼？快開始工作。」

「不，我想告訴你一件事，我們才開工。」

「快，什麼事。」

「我還有半年便退休了！」

申正義奇怪地道：「退休？你有多大？」

布殊的樣子並不老，但他說：「四十四歲半了！」

「四十四歲，說什麼退休！」

「我們警務人員可以在四十五歲正式退休！」

「你精壯如牛，身手仍然敏捷，竟然會想起退休？」

「是的，這種生涯不易過！」布殊嘆了口氣。

「你退休後做些什麼？日日坐在家中發霉？」

「不，我會做些小生意，或者開一間便利店！」

申正義聽了，忍不住笑了起來。

布殊道：「正義，我不是說笑的！」

「不是說笑，那又如何？」

「我們這次出動，小心點！」

「這點還要說？」申正義說完這話，三步兩脚走向光井的地方。

申正義用鐵筆撬開了一個光井的大窗。

這種新型大廈，全間大廈都有中央系統式的空氣調節，因此長年累月，根本不用開窗，因此，開這個大窗，也並不容易。

窗開了，申正義伸頭出去一看，道：「電梯停在下面的兩層，我們先出去，攀過那邊，沿着電梯本身的鐵索滑下去，到了電梯頂，才再進一步行動！」

「是。」布殊跟着申正義爬出那個大窗。

申正義身手非常敏捷。

光井之內並沒有什麼光線，因為大廈這麼高，還有二十多層才到天台，因此透下來的天然光線並不足夠，他們靠着頭上的燈光，看清楚周圍的環境。

這地方佈滿了各種不同的電纜，最主要的當然是那些電梯的電纜，還有其他的是電線，全是粗如洋燭，一條一條往下垂。

申正義知道這些電纜非常堅固，因此，他攀着這些電纜，先向下走了一層，再等布殊下來。

布殊不知是否因為心理上的問題，這一次的行動，似乎有太多的顧忌而慢了。

「快！」申正義道。

這聲音在光井中迴響着：「快快……」

布殊終於爬了下來。

申正義也不多一言，躍向另一邊，已落在那部停頓的電梯上面，再滑下一看，便可以到達那部電梯的頂部。

他往下一看，那部電梯的安全窗處透出了燈光，他心想：「還好，仍有燈光，裏面不會亂作一團。」

他正想爬過去。

耳筒傳來毛署長的聲音：「申正義、布殊，小心聽着，我們已接到了勒索者正式通知，這部電梯的底部，已裝了一個强力的計時炸彈。」

他望了布殊一眼。

看見布殊的表情，當然知道他也聽到毛署長的聲音。

毛署長續道：「不過，你們不用緊張，因為歹徒說那個計時炸彈並未啟動。」

申正義忍不住問：「歹徒究竟向誰勒索？」

毛署長道：「警方！」

「警方？怎會有這個道理？」

「我們暫時不要討論這個問題，目前最主要的工作，是看看那部電梯底，是否眞的裝有計時炸彈。」

「是。」

申正義向布殊作了一個手勢，然後滑下去，布殊也隨着，兩人在電梯頂降下。

裏面的人發覺有人在電梯頂，發出一些哄動聲。

「上面有人？」有人叫道。

申正義開了那電梯天窗，道：「我是警察的拯救隊，正想辦法救你們！」

「天，為什麼是警察？」一個電梯乘客叫道。

「有什麼出奇？」

「為什麼不出奇？我們只是困在電梯之內，最嚴重的也只是派消防員來，劈開電梯門，救我們出去，為什麼要勞動警方！」

「也許……」

「也許什麼，一定是牽涉入刑事案了！」

「刑事案？困在電梯內有什麼刑事案可犯？」

沒有人可以回答。

申正義道：「你們稍安毋躁，我們會盡快救你們出去，不過，拯救行動之際，我們要看看這部電梯的情形，才作其他行動。」

申正義向着對講機道：「毛署長，我而今往這部停了的電梯的底部。」

毛署長道：「電梯內有多少人？」

布殊接口道：「十二個，八男四女！」

「年紀呢？」

「有老有嫩，最老的是五十歲左右。」

「他們有沒有恐慌？」

「暫時沒有，不過，他們十分聰明，已大約知道警察出現，大有可能是發生了罪案。」

「千萬不要讓他們知道，否則他們因驚而亂撞，大有可能震動計時炸彈。」

申正義道：「我爬下去。」

「發現炸彈，不要亂動，先向我報告。」

申正義道：「布殊，你握着我這條救生索，如果我狂拉這救生索，你要用力拉我上來。」

布殊點點了頭，把救生索接了過來。

申正義往下滑去。

他到了電梯底部，然後用額前的燈照着，果然，電梯的底部裝有一排炸藥。

申正義道：「署長，我看見了！」

「什麼款式？」

「是爆竹般的炸藥，一共有兩疊，共十六個！」

「十六個？天，可以炸開這部電梯。」

「你說過這是計時炸彈？」

「是的，歹徒在電話說過。」

「不過，我却沒有看到計時器。」

「沒有？看清楚了嗎？」

「眞的沒有，我看過很多計時炸彈，這種土制式，計時儀器應該很顯眼。」

「歹徒說他並沒有啟動！」

「沒有啟動？」突然，申正義看見一絲紅光，然後是一個紅色液晶體的數字出現——900。

「署長，發現了！」

「發現什麼？」

「計時器，上面出現了900，不，而今是899，898……」

「小心，計時炸彈啟動了，歹徒說過，他暫時不啟動計時炸彈，但我們一有異動，他便會開啟。」

「他怎麼知我們有什麼異動？」

毛署長也不知如何作答。

布殊在上面一直聽着他們的對話，這時插口道：「歹徒可能在附近，發現了我們的行動！」

毛署長道：「你發現了歹徒？」

「沒有，我只是猜測，不過，我有一種感覺，歹徒一定在附近。」

毛署長道：「現在是什麼數字？」

「852。」

「不好了——剛才你看見時鐘啟動是900，對，是十五分鐘的時限。」

「十五分鐘？」

「是的，而今你看到的是秒的顯示，十五分鐘豈不是九百秒，而今你只剩下八百多秒了！」

「已經是八百二十四了！」

「天？怎辦？」

「署長，還有十多分鐘，我已騎虎難下。」

「怎樣？」

「拆彈！」申正義道。

「有把握嗎？」

申正義吁了一口氣道：「天知道。」

毛署長也知道自己所說的實在是廢話，不過，他也是一個正常人，有正常人的反應，他猛地深呼吸，然後對申正義道：「正義，小心，你首先把看見的情形告訴我，我身旁有一個計時炸彈專家。」

「好極。」申正義在電梯底處，穩定了身體，然後用照明燈，照着那個炸彈。

「十六條炸藥綫，連接那個紅

色晶體計時器。」

對講機傳來陌生的聲音：「找到訊管嗎？」這個人一定是計時炸彈專家。

「有，這個應該是……」

「連接了電線？」

「是，電線引向炸藥的後面，後面是那組電池。」

「什麼類型電池？」

「不是普通的電池，而是……好像汽車電池，但沒有那麼大型。」

「對。」

「這種形式的組合，爆炸力極强，而且失誤性幾乎等於零。」

「那是什麼意思？」

「一定會爆炸！」

「專家，你還說這些廢話？」

「我說的並不是廢話，而是告訴你，這種計算炸彈不但威力大，而且可靠，你要小心。」他頓了一頓，道：「有兩組電線。」

開始的時候，申正義只看見其中一組，但經這位專家提醒，果然發現多了一組。

「是的。」

「顏色怎樣？」

「一組是紅藍黑一組是紅綠藍。」

「那應該是一組主，一組輔助。」

「那一組是主？」

「沒有規定。」

「要剪那一組才對？」

「照正常來說，那組紅藍黑是主，如果剪斷了這組電線，就沒有爆炸危險！」

「那麼我動手了？」

「不，不要。」

「爲什麼？」

「如果我們當這一組是主，一剪下去，剪得不對的話，立時爆炸！」

「那麼，剪對的那一條！」

「誰知道三色之中那一條是直接啟動訊管？」

「博一博！」申正義見時間越來越緊逼。

「不，你可否知道連你自己，一共有十四條人命，這不值一博！」

「那怎麼辦？」申正義突然感到全身起疙瘩，死亡之神似在上面盯着他。

「再看另一組。」

「紅綠藍三色。」

那位專家考慮了一會，才道：「先剪這組。」

「爲甚麼？」

「你看看這三條電線的接駁情形，因爲顏色是書本上教人時的方法，歹徒接駁時，沒有規定要依照，如今要你自己判斷。」

「你把這判斷交給我？」申正義道。

「這是唯一的方法，你對計時炸彈也有一定的經驗！」

申正義小心再看這一組線。紅色的液晶體字，似乎是跳得越來越快。

600，換句話說是還有十分鐘。

那三條電線中，藍色那條較爲鬆，似乎是剪了也沒有多大問題。

申正義道：「我看那條藍色的較爲鬆脫。」

「你自己決定。」

「好，看我們的運氣。」

他拿出了剪鉗，放在藍色那線上，他閉上了眼睛剪了下去。

足足過了二十秒，他才睜開眼睛。

「剪了嗎？」

「剪了。」

「恭喜你，你剪得對了。」

「是的，沒有爆炸，算是過了一關。」

「接着應該剪綠色的。」

「好極。」申正義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再用剪鉗，剪了綠色那一條。

沒有事發生，他再從容的剪了紅色的一條。

「剪了沒有？」

「剪了。」

「謝天謝地。」是毛署長的聲音。

可是，申正義却看見那紅色的液晶體還在閃動，不是正常的閃動，而是加速的閃動。

「爲什麼會這樣？」

「什麼事？」專家問。

「那個液晶體鐘，還加速跳動！」

「跳到什麼字？」

「已剩三百了！」

「加倍的速度，換句說話，本來應剩下十分鐘，而今已變了只剩五分鐘。」

「五分鐘？還有另一組！」

「是，快。」

「怎麼快？亂剪下去？」

「不，同樣要先研究一下，你暫時運氣極好，不用怕……」

「你也說是暫時……」他也不想再多說無謂的話，因爲那液晶體字不是在跳動，而是閃動。

另外三條線，紅藍黑。

「如果你剪的三條線，與安裝者反次序的話，你便可以安全。」

「誰不知道？」

專家給他搶白了，也無話可說。

申正義終於有了決定，他先剪黑色那一條，這個決定沒有什麼根據，剛才先剪那一條藍色的，還有一些鬆緊可以估計一下，這一次完全沒有。

他只是按情決定。

因爲他想到，歹徒大概也有可能在附近，如果他預料到有人拆彈，到了這個地步，也應該以正常的程序處理，他這個想法也完全沒有根據。

那只是一個自以爲是的根據。

他剪了下去，這一次，他沒有閉上眼睛，因爲他要立時知道結果，時間實在太緊迫。

100，只有一百秒。

沒事，他再沒猶豫，剪了藍色那一條，再剪紅色那一條，液晶體字停了下來，不再跳動。

申正義一直沒有出聲，不是他故作玄虛，而是他實在說不出話來。

「怎麼了？」

「全剪了！」

下面立時傳來一陣歡呼聲，看來，他們在下面，也不比他們輕鬆。

布殊也聽到，先摸摸自己的下巴，沒事，才道：「正義，你成功了！」

申正義立時拆了那個訊管，計時炸彈已完全沒有爆炸的危險。

「快上來！」布殊道。

申正義攀着鋼纜，爬了上電梯頂，布殊見了他，情不自禁地擁抱他，兩人都知道，他們在鬼門關上繞了一個大圈！

裏面的人仍然不知道。

有人叫道：「爲什麼還不救我們出去？」

「我們快要焗死了！」

「你們這班人，怎樣做事的，效率這麼低？」

申正義與布殊同時光火，道：「救了你們一命還不知！」

「救什麼，我們不是仍關在這裏面？」

突然，一陣震耳欲聾的聲響。

砰砰砰砰……

是輕機槍，子彈在他們跟前橫飛，兩人迅速的瞥向電梯旁邊，以電梯作掩護。

「發生了什麼事？」是毛署長的聲音。

「機關槍掃射我們！」

「歹徒果然在上面！」

又一陣機關槍掃下，電梯內的人都伏了下來，沒有人敢出聲，因爲槍聲已把他們嚇得啞了。

申正義道：「我們暫時無法救人。」

布殊道：「這電梯停在兩層之間，救了他們出來，也不能返入大厦之內。」

申正義道：「你掩護我，我爬上去。」

布殊向上開了十來發子彈。

申正義趁這當兒，向上爬出，回到那個他們下來的大窗處，入了大厦之內。

他通知布殊道：「我掩護，你上來。」

申正義在窗口，向上射擊。

布殊也趁這個空檔，爬了上來。

不過，說也奇怪，並沒有遭到還擊。

申正義道：「那個歹徒知我們拆了炸彈，再沒有威脅，逃了！」

「他怎知？」

「時間已過了，計時炸彈仍未爆炸！」

「那麼，我們先救人！」

申正義道：「署長，叫機械專家上來，利用人手把電梯扯上一些，或者放下一些，才可以開門救人！」

「好極。」

不一會，已有一隊機械隊上來，他們全力把電梯扯高了一點。

然後，再用鐵筆，想把門打開。

門是打開了，但只是外面那一道，電梯裏面那一道，只能開了一點，根本不能容一個人出來。

裏面的人，看見有光透入，也哄動起來，可是，他們只能看見外面有人，但無法出來，又有人尖叫。

申正義道：「你們不用緊張。」說是如此說，大家却沒有辦法。

其中一個機械隊員道：「看看大厦藍圖，是否另有辦法！」

毛署長親自帶了藍圖上來。

他見了申正義，也忍不住擁抱了他一下，剛才的的情景，沒有一個人可以做到。

他也擁抱了布殊。

布殊反而輕鬆地道：「我快要退休了！」

機械隊的隊長終於發現了另一個通道，向毛署長道：「這牆有一個特殊的救生通道，在牆壁之內。」

「開了再說。」

機械隊工具齊備，效率也高，不一會已在牆上找到了通道，那是一塊大鋼板，他們用風焊焊開了，然後再把電梯拉上。

那個特殊的救生口，只容一人上來。

十二個人，只要跳上去，雙手攀着那個通道邊緣，上面的人便可以拉人出去。

那些男人也有風度，先讓女人出來。

那兩個年輕女人，沒有力跳高，男人索性縮了下來，讓他們踏上肩膊，然後攀上去。

外面的拯救隊隊員，七手八脚，拉了她們出去。

三個女人已出去了，但那個看

來年紀最大的，不知是否驚慌過度，一時之間，連站也不能。

「不知這電梯會否移動，小心，快！」

其他的男人見那女人不動，也只好自己上去。

一個一個的出去。

最後的一個，對那女人道：「我扶你上去！」

那女人臉孔發青，道：「不……我不能……」

那男人叫道：「快，我抱你上去！」

「不……」她歇斯底理地狂叫。

上面的拯救隊員道：「你先上來！」

那男人無奈，自己攀了上去，再由拯救隊拉了他上去，電梯之內只剩下那個年紀較大的女人。

申正義見他們沒有辦法，便道：「讓我來！」

衆人讓了開來。

申正義索性把自己半個身子伸了入內，向那女人道：「小姐，你上來！」

他伸出雙手，外面的人按着他雙脚，使他可以平衡着，並且有力拉那女人上來。

那女人實在有些力不從心，站也站不定，電梯之內，早已濕了一大片，她驚怕到控制不了而便溺。

申正義溫柔地道：「來，先給我雙手！」

那女人慢慢的伸出手，放在申正義的手裏，強而有力的手，加上溫暖的手掌，使那女人冰冷的手也感到溫暖，她有了信心。

申正義好像哄孩子似的，道：「來，來，沒事的了，你可以倚靠我！」

她拉着申正義的手，站了起來。

申正義雙手一緊，向上一拉，立時把那個女人扯了上來。

那女人雙脚剛剛離開那通道口，電梯突向下滑去，如果再慢一秒，那個女人的身體，大有可能被這電梯一鍘，鍘開兩截。

衆人發出了驚慌的叫聲。

申正義看着那電梯突然移動，幸好那女人雙脚已離開，他躺在地上，半晌才起來。

那個女人回頭一看，立時昏了。

拯救人員把被困的人運往醫院，布殊上前，拉起了申正義。

申正義道：「險極了！」

布殊也安慰他，道：「總算福星高照。」

忽然，申正義對毛署長道：「你們在下面的控制室，有沒有看見其他電梯有異動？」

「沒有，所有電梯早已停了。」

「歹徒藏在上面，他曾開槍。」

「當時爲了人質安全，我們沒有派人搜索！」

申正義道：「現在仍未遲！」他說完便向樓梯處跑去，布殊亦跟着去。

布殊邊追邊問道：「正義，我們該如何着手？」

申正義道：「看來那歹徒仍未知道我們拆了炸彈，如果他在附近的電梯，我們先告訴他，他聽了之後，一定有所行動！」

布殊點點了頭。

申正義道：「看這歹徒心思縝密，而且剛才也開過槍，他手上的武器厲害，人也心狠手辣，小心！」

兩人都有輕機在手。

申正義走出光井的窗口，大聲叫道：「傻佬，炸彈已拆了，人質也救了出去，你仍等着收錢？哈哈……」

布殊也接口叫道：「傻佬，眞是一名大傻佬，哈哈……」兩人的笑聲在電梯槽內回響着。

突然，那邊送貨的電梯動了。

兩人正想互提小心之際，子彈已從那電梯的頂部射出來，他們連忙把身子貼牆，避開射上來的子彈。

申正義道：「他在送貨電梯之內。」

布殊點點了頭，並且挺起了輕機。

突然，那送貨電梯停了。

布殊道：「小心，他有所行動！」

申正義點點頭，也挺起了輕機。

可是，他們等了一會，並沒有子彈再度射出來，忽然，申正義似有所悟地問道：「我們這裏是多少樓？」

「六十六左右！」

「而那傻佬的電梯停在……」

「看來是五十八樓！」

「五十八樓？那裏有沒有通道？」

「沒有。」

「不，快隨我滑下去。」

「不怕他的子彈射上來？」

「我看他已逃了！」

「爲什麼這麼有把握？」

「因爲貨梯停了，早已轉了另一邊的電梯下去，他要逃了！」

兩人迅速的抱有那些沿着電梯的鋼纜滑下，然後攀過另外一些電梯，到達那部曾經移動過的電梯。

他們小心的各人在一邊，下降到那電梯的頂部，然後用輕機向下指，只要下面稍有異動，兩人便全力掃射下去，如果歹徒仍在，他絕對逃不了。

可是，電梯之內並無任何異動。

布殊往那個氣窗一看，道：「沒有人！」

這時，他們已可以看到，所有的電梯都停頓，只有其中一部，高速向下去。

申正義道：「快！」

他拉開了氣窗，跳了入內，布殊亦隨着，他們按了電梯直往下去。

剛才這電梯內曾發射過子彈，電梯之內仍然有非常濃厚的火藥氣味，而剛才發射一連串的子彈，也把電梯兩旁開了不少大小不同的洞。

電梯高速向下，本來是密封的電梯，而今却可以看到附近的電梯，因爲那裏有很多子彈洞。

申正義道：「他沒有理由從大門出去！」

「四樓處有另外一個出口！」

「你怎知道？」

「我來過這大厦！」

「好極！」申正義先按了四樓，當電梯接近四樓之時，他們果然看到另外那電梯早已停了。

電梯門開，兩人不敢立即出去，兩人身貼電梯旁，等了一會，才一起滾了出去。

外面是一條長廊。

布殊道：「走出上面的斜路，還有一段距離！」

布殊領先，申正義跟着。

走了大半條走廊，他們同時發現前面有人影，兩人立時慢了下來。

前面那人走得不快，看那身影，那人似乎行動不大正常，有點微跛。

他們慢慢向前移動，又再發現那人影，他們互相示意，再抬頭，却又不見那人。

「小心！」

兩人貼牆而走，他們來到一個掛有「緊急出口」的地方，一時之間，不敢妄動。

爲了不發出任何聲響，他們以手勢示意。

布殊指一指那緊急出口，然後指一指自己，申正義明白，他舉起輕機，表示會掩護他。

布殊一脚踢開了門，滾身出去，申正義隨着。

原來這中間有一個空間，另一面還有一道門，這地方是個防煙通道。

並沒有任何人，也沒有任何人影。

布殊再一滾，撞向另一邊的那一道門，他又是滾了出去，並以機槍護體。

當他想站起來，他突然感到左面的太陽穴碰到一樣非常冰冷的東西。

他呆了一下。

那冰冷的東西是一柄槍管，單靠感覺，那槍管應該有點七五以上。

他聽到有人輕聲道：「勿動！」

就算那人沒有吩咐，布殊也不敢動，因爲如此粗口徑的槍管，就算遠距離發射，一顆子彈，也是可以把他的頭顱轟掉，不留一點痕跡。

「放下機槍，站起來！」

布殊依言。

這時，申正義已衝了過來，他看見兩個人影，但不敢開槍。

那人也道：「你也站着！」

申正義看到那人，那人戴了一個大肥豬面具頭套，看起來十分滑稽。

不過，大肥豬面具之下，是非常齊整的裝備，有刀，有手槍，有輕機，甚至還有手榴彈。

最要命的，還是胸前一排炸藥，如果讓這排炸藥引爆，不單這個人血肉模糊，布殊也同樣血肉模糊，甚至申正義也逃不了厄運。

那人已控制着布殊。

但申正義仍然舉起槍，指着那人。

那人道：「開槍吧！」

申正義當然沒有開槍，但仍舉起如儀。

這時，那人已一手扣着布殊的頸項，一手握槍指着他的太陽穴。

「你不要跟來！」

那人一手反拗，推着布殊便走，他以爲申正義一定不會跟來，那知道，申正義却亦步亦趨。

那人又再回過頭來，止了步。

布殊突然大聲叫道：「射我，射我，我要與他同歸於盡！」

申正義也停了下來，雙手扣槍。

那人叫道：「射，射吧！」

他有足夠的恃靠，他知道他一定不會開槍，因爲他不會在這情況之下，犧牲同僚。

布殊稍作掙扎，又叫道：「開槍射我！」

那人用力扣緊布殊。

忽然，申正義聽到布殊這話，似話裏有其他暗示，可是，一時之間，他並沒有領悟到。

布殊又叫道：「射我！」他不單說這話，而且用臉部表情示意。

那人發出笑聲，他有人質在手，有什麼好害怕！

突然，申正義領悟到布殊的意思，他有點猶豫，自己是他上司，也是出生入死的拍檔，自己豈能這樣做？

不過，事情已迫在眉睫，自己不採取行動，並不是一定表示布殊安全。

那人可能推了布殊出外，逃走之前，會一槍結束了他的性命，那

時，全爲了救他，而害了他的性命。

他不能再猶豫不決。

申正義稍爲把槍向下，這動作極快，那人察覺已經太遲，因爲申正義已開了槍！

他向着布殊的左腿射去。

布殊狂叫了一聲，整個人倒了下來。

這一舉動，實在是出乎那人意料之外，他先開槍殺自己的同僚？人質已受傷，或者已是中槍死了，那麼，人質對他已再沒有任何威脅意義！

那人放開了布殊，一把把他推向申正義，而他趁這一刻，閃出另一道出口。

申正義接着布殊，問道：「你怎麼了？」

「沒有什麼！」布殊道，他見申正義停着，急道：「還不追？」

申正義放下了布殊，奔向那個出口。

當他還沒有走到門口，外面已傳來一聲巨響，接着是撲面進入的氣流。

「轟隆轟隆……」

兩人伏在地上，也感到樓面震動，由此可知，這爆炸非常厲害。

原來那人已是兇多吉少。

接着，又再傳來幾聲巨響，申正義與布殊都不敢動，直至爆炸完了，兩人才起來。

布殊只能坐在地上，右腿血流如注。

申正義立刻爲他止血。

布殊道：「不用理我，這點點皮外傷，沒有大問題，你出去看看那傢伙！」

申正義出去，已不用開門，因爲那門已被震脫，而不知飛往那裏去了。

外面是一段斜路。

原來這建築物依山而建，前面入門是大馬路，而後面這個出口，却是一段山坡，另一條斜路。

只見外面四處都佈滿了碎片，有汽車的碎片，有樹木的碎片，地下更陷了一個大洞。

這爆炸實在非常厲害，相信那個人在這爆炸中，可能眞的灰飛烟滅。

既然找不到那人屍體，他走回大厦之內，立刻通知救傷車送布殊入院。

* * *

這是一件有史以來，從未發生過的以市民作人質，勒索警方的案件，不但震動了民間，也震動了整個政府的運作，因爲如果再有人如此做，可能沒有這次這麼僥倖。

警方與政府各部門聯合組織了一個跨部門的小組，專責研究這一件案。

警方自己當然也有一個特別專案小組。

這個小組，由毛署長負責，申正義與布殊成爲當然的專案成員。

外面的傳媒輿論，議員的言論，沸沸騰騰。

但最重要還是警方的內部檢討，因爲預防勝於治療，他們實在不希望再有下次。

毛署長領導整個專案小組作深入的研究和檢討。

毛署長道：「這間商業大厦保安系統，其實已達到國際水準，可惜仍然有紕漏。」

申正義道：「其實保安這個問題，永遠沒有可能到達最完善的地步，有道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布殊道：「那個歹徒曾經殺死一個保安人員？」

毛署長道：「是的，殺人的手法非常殘忍！」

「用槍？」

「不，用錐子，一個錐子直插入太陽穴，非常職業性的殺人手法！」

「爲什麼他要殺這人？」

「因爲他要事先潛入大厦之內，控制電梯，控制電話綫，因此，他無法不潛入電錶房內，而那個保安人員，不幸的撞到了他！」

「這個匪徒，對於電學有非常豐富的知識！」

「是的，對於電梯、電話，他可以在大厦之內，加以改變，加以控制，實在是個奇材！」

「還有更加厲害的地方——他可以利用無綫電話，不單用來通訊，而且可以用來作遙控！」

「遙控什麼？」

「遙控炸彈！」

申正義道：「如果我們不及時拆了炸彈，他會利用無綫電話引爆？」

「是的，假如你們拆慢一些，被他發現的話，他可以立刻引爆！」

申正義與布殊而今聽來，也是一頭冷汗。

毛署長道：「你們兩個人是見過匪徒的，有些什麼心得？」

「心得？他是用一個塑膠玩具面具，那隻大肥豬的面具，引人發笑！」

「不過，眞面目雖然沒有見到，但他微跛，身材並不十分健碩也不高大。」

「以前出現過嗎？」

「沒有什麼印象。」

「幸好他自食其果，全身炸藥爆炸得屍體無存！」

「我沒有那麼樂觀！」

「爲什麼？」

「一日未見那人屍體，我也不

申正義對布殊道：「去吩咐暫不用來修理電梯……」

敢肯定他死了沒有！」

毛署長笑道：「不用擔心，根據爆炸專家推測，沒有人可以逃過這個近距離的爆炸。」

布殊問道：「他利用人質，憑什麼向警方勒索？」

「警方有責任保護市民，我們絕不能犧牲市民的性命，如果那電梯爆炸，政府不知要賠多少錢！」

「是不是因爲他們是地產界人士，也是馬業人士？」

「不，並不是因爲他們的身份，而是他們是市民，而且在公衆地方。」

「如果匪徒利用這個弱點，我們豈不是永無寧日？」

毛署長點點了頭。

「不過，只有狂人，才會出此計策！」

狂人？這社會有多少狂人？尤其是那些看不到的狂人！那實在可怕。

「究竟他勒索警方多少？」

「那人似乎對他這一次勒索，非常有把握，因此，他遲遲還沒有提出。」

「如果提出，也是天文數字！」

「是的，天文數字。」

毛署長道：「申正義、布殊，你們的拯救行動，爲我們警方爭回一口氣。」

兩人謙遜道：「那是職責所在。」

「不過，總督已決定頒發特別獎章給你們！」

布殊道：「看來我受了你這一槍，也算是有些收穫，不是白流血。」

申正義道：「對不起。」

布殊道：「怎會是對不起，如果你不開那槍，我連性命也沒有了。」

毛署長道：「你那一槍是個英明的決定。」

申正義道：「其實那並不是我的英明，而是布殊的英明，對了，布殊，爲甚麼你會想到這個辦法？」

「只是靈機一動，那時我想那人的目的是逃走，他不會殺我的，我與他自己的性命同樣重要，但是，如果我沒有利用價值呢？」

「那麼，他當然會殺你！」

「正是，而用這個方法，讓我受傷，我才沒有利用價值，也因此我才可以逃命。」

「那是一舉兩得。」

「對，你也可以趁機會再下手捉他。」

「可惜……」

「沒有什麼可惜，我們抓到了他，送他到法官那裏，大有可能，要經過一年半載的訴訟，如果他懂得請律師，用什麼精神有問題，精

神不正常的藉口，他大有可能仍然逍遙法外，而今他自食其果，爆炸使他屍骨無存了！」

「不過，我們還不知道這個社會還有多少這樣的狂徒，如果他們想出更加多的古怪辦法威脅警方……」

「威脅警方？」毛署長道。

申正義道：「是的，威脅警方是一個創舉，我想，這個威脅比威脅一個人，一間公司，厲害得多！」

毛署長也表示同意。

布殊道：「其實，這一次這匪徒自視甚高，因為他一直還沒有正式提出金額！」

「是的，他想在最後的關頭才提出。」

「幸好我們手快，他沒有機會。」

申正義道：「如果一個匪徒向警方勒索，數目既大，而且又關乎很多市民的性命，我們將怎樣處理？」

毛署長想了一會，道：「我想各位也應該為我們設想一下，這樣我以後有機會與上頭接觸時，看他們的意思是怎樣的……」

布殊道：「我想，他們的答案非常簡單，就是不會給歹徒一個仙錢，這是一個原則。」

毛署長道：「對，我也認為他們會如此決定。」

申正義道：「可是，對我們來說，這並不公平，而且使我們救人，拘捕匪徒等等工作，受到阻礙。」

布殊道：「是的，我們是最前線的工作人員，我們將會受最大的傷害。」

申正義道：「在防患於未然這個原則之下，毛署長我們不用理會上頭有什麼主意，我想知道，你究竟會怎樣去應付？」

毛署長想了一下，才道：「我是依照以往的方法，先答應匪徒，才進一步緝兇。」

布殊道：「這是一個比較實際的行動。」

申正義道：「好極，我當然不希望有這些罪行出現，不過，這些事實有可能再發生，我們要認眞面對。」

* * *

傳媒對這件事也異常的重視，尤其是對申正義與布殊這兩個「孖寶幹探」的故事，感到非常興趣。

每一次訪問他們，主持人也一定提出這個問題。

主持人恭維了他們一番之後，便問道：「布先生。」布殊眞的姓布，不過他的名字叫基靈，基靈與機靈是同音，意思是十分「醒目」。但他的同事嘲笑他，說他毫不機靈，而剛巧前美國總統叫布殊，自然人們便叫他布殊而不叫布基靈。

「上一次的電梯勒索案之中，你與申先生合作，而他打傷你，你恨他嗎？」

兩人笑了起來。

布殊也幽默地道：「他欠了我一槍，將來有機會，我會還他一槍。」

主持人道：「其實整個過程是怎樣的？」

布殊道：「匪徒控制了我，把我當作人質，威脅着申SIR……」

「當時你怕不怕？」

「你以為呢？」布殊反問。

主持人沒有表示意見。

布殊道：「我也是個普通血肉之軀，當然是怕。」

「既然怕，怎可以想出辦法？」

「就是怕，才想出辦法，因為我沒有辦法的話，一定讓匪徒逃了，而我也受到傷害，這也可以說，這靈機是由匪徒迫出來的。」

「你的想法是怎樣？」

「既然匪徒以我作人質，我當時有利用價值，如果我受傷了，便沒有利用價值，反而成他的累贅！」

「是的，當時你怎樣做？」

「我示意申SIR用槍射我！」

主持人道：「好了，輪到你了申SIR，當時你有什麼反應？」

「千百萬個反應，布SIR是我的拍檔，也是好朋友，我怎忍心射他？」

「但結果……」

「我開了槍！」

「射中那裏？」

申正義道：「你說。」他指着布殊。

布殊道：「中了左腿！」他展示他中槍的地方，傷口還是未完全復原。

主持人問申正義道：「你射了他以後，事情怎樣演變下去？」

「匪徒見布先生受傷，放棄他又不是，仍然扣着他也不是，不過，他迅速向後，把布先生推向我，然後遁了出去。」

「你覺得這個方法怎樣？」

「是三十六計之一！」

「三十六計，是孫子兵法中的卅六計。」

「是的，是苦肉計。」

主持人道：「啊，你們倒古為今用，因此才有這個成功的配搭，你們將獲得一個名譽勳章。」

「是嗎？」布殊道。

「你對這個勳章有什麼感覺？」

「當然是高興，而且會珍而重之。」布殊道。

「你呢？」

申正義道：「我也非常高興，沒有這一個好拍檔，我不能夠做些

什麼，不過，有沒有勳章也是一樣，我們會悉力以赴……」

兩人同時道：「消滅罪行！」

主持人道：「什麼時候頒獎？」

申正義道：「大約三個月之後。」

「為什麼延遲這麼久？」

「因為我們的中央警署會在三個月之後落成。」

「新的中央警署？」

「是的，是一幢三十八層高的大型建築物，那裏將會成為本市警務工作的心臟地帶，那裏有最好的設備，匪徒犯法，更加無所遁形！」

「中央警署落成，與你們頒獎有什麼關係？」

「這中央警署，將由警務處長親自剪綵，再加上這一個盛大的頒獎禮，將會是盛況空前！」

這個電視節目，非常受觀眾歡迎，據說有百分之九十五市民收看。

當天，退了休的陶彪炳也有收看，他看着這兩位以前的同僚，在電視之上英明神武，意氣風發，他實在感到不是味兒，他憤怒地關了電視機。

退休的生活使他變得有點頹廢，而他唯一希望的，是他的女兒快從英國畢業回來。

* * *

轉眼已是三個月。

警界有兩件盛事，第一件是新的中央警署落成，將會由警務處長聯同三位副警務處長剪綵，第二件盛事，剪綵的當天將有一個盛大的頒獎儀式，接受獎項的有很多警方人士，但最矚目的當然是申正義與布殊。

其實，那間新中央警署早已在半年前落成，經過三個月的裝修工程，配上各種最先進的儀器設備，三個月之前，警務處長亦已在新辦公室內工作。

這個開幕盛會，只是一個補行的儀式。

現在很多建築物也是這樣，先行入伙，然後再擇個吉日開幕。

傳媒對這件事也非常注重，相信當天開幕禮，將會擠滿了電視攝影記者，本地記者，甚至海外各地的記者。

警方當然也極為重視這一天。

為了好好安排這一天，警務處長特別要公共關係科安排一個小組，為這日子作出種種安排。

負責這個小組的是一位女性警務人員，她年紀輕輕，但辦事能力非同凡響。

這位警方的公關小姐有個英文名叫MAY，人人都叫她亞MAY，而沒有稱呼她的正式姓名。

亞MAY接手這個計劃之後，便展開了一些宣傳工作，警方沒有發特別的經費作宣傳，不過，這件盛事，人人也樂意為她工作，為她效勞。

那日，她上電視，接受主持人的訪問。

「亞MAY——你不介意我這樣稱呼你？」

「不介意，亞MAY這個名字越來越流行了！」亞MAY大方地笑着道。

「是的，聽說你負責這個新中央警署落成開幕典禮，工作很忙！」

「不是很忙，而是非常忙！」

「有很多工作？」

「千頭萬緒，不過，我這一次上來，只能告訴你們一部份！」

「那一部份？」

「新中央警署的建築物部份！」

「相信這一部份市民也是非常想知道的。」

亞MAY道：「單是說，而沒有實際，我想很多人也會不耐煩的，因此，我帶了一些影片給大家看。」

「好極，我們一邊看，你一邊解釋。」

電視畫面出現了一座巍峩的大廈。

「這座樓高卅八層，是本地有史以來最高的警署，我們建築這麼高的大廈，目的是讓很多部門可以集中起來，使我們警方工作效率，更加提高。」

主持人道：「這座大廈，外表漂亮極了，裏面呢？」

「裏面更加漂亮，但漂亮並沒有用的，最重要的是實用，我先介紹天台。」

電視畫面出現了天台。

「這裏有巨形的鑊形天綫，可以說是全市通訊最好的地方，我們也可以接受幾個人造衞星的訊息，還有這個直升機場……」

畫面又再出現天台的直升機坪。

主持人道：「警務處長可以乘直升機上班了！」

「當然可以，而且在當日剪綵日，他會乘直升機降落天台，沿天台下去，最高的一層便是警務處長的辦公室了！」

「他的辦公室在頂層，可以俯瞰整個城市，一定是好看極了！」

「是的，你看，我們已進入了警務處長的辦公室。」

鏡頭映出大窗，再映遠處，本市美麗的景色，盡入眼簾。

亞MAY道：「警務處長不單有一個大辦公室在這裏，還有一個極大的會議室，這個會議室可以擴大至一個禮堂這麼大，也可以活動地間隔變成大小不同的會議室。」

「眞是現代化極了！」

「當天，我們還有一個頒獎禮，那個頒獎禮便是在這個大會議室舉行。」

「當天一定衣香鬢影，盛極一時。」

「下面的三十七層，各層有各層的用處，不過，我會特別介紹各位看看，我們新型的報案室，九九九通訊中心。」她一邊說，一邊出現了畫面。

「還有，我們有一個罪犯資料庫，全部以電腦磁帶記錄，罪犯的資料一概俱全。」

主持人道：「警局一定有槍械，槍械放在那裏？」

「本來槍械是秘密的，但我們爲了使市民大開眼界，也拍攝了槍庫一部份，在什麼地方，在那一層，我卻不方便告訴你們了！」

畫面出現一個大槍庫，裏面放置了大小不同的槍械，實在使人大開眼界。

主持人道：「這麼一個龐大的槍庫，管理非常困難，是嗎？」

「可以說是，但是，我們有先進的電腦，只要一按電腦，我們立刻可以知道槍械庫內有多少槍支，有多少不同的類型，有多少是使用當中，有多少子彈……我們都會非常準確的知道。」

陶彪炳看到這裏，也忍不住拍手掌，自言自語地道：「的確是厲害，電腦厲害，不過，我也相信人腦會更加厲害……」

他早已把近日來有關這間新中央警署的資料錄下，而且用心看了又看，他這麼努力研究，有兩個目的，其中一個，沒有人知道，但另外一個，卻是顯而易見，因爲亞MAY是他的女兒，那個從英國畢業回來的女兒，她的第一份工作，竟然也是在警界服務。

警界可算與他家結了不解之緣。

陶彪炳從一個員佐級的警務人員，升至一個爆破專家，拆彈專家，其中所經過的艱辛歲月，所吃過的苦頭，實在是罄竹難書。

不過，他的成就是有目共睹，而且是他應得的，可是，退休前所犯的一個過錯，卻使他的退休金受到損失，那不單是經濟上的打擊，而是自尊心的打擊，尊嚴的打擊，他感到非常憤怒。

每當憤怒的時候，他便會在屋子中像野獸般咆哮，自言自語，他發誓要找回經濟上的損失，更要找回尊嚴上的損失，他眞的發誓，他一定會這樣做，而且做得非常徹底，討回合理的賠償。

最令他心靈上覺得稍爲平衡的還是女兒，當他看到女兒在螢光幕上出現，他的情緒才回復過來。

警署開幕　罕有勒索

接近新中央警署落成前的一個星期，陶彪炳非常忙碌，他有很多東西要準備。

同樣，他女兒陶基寧也是。

那天晚上，陶彪炳已完成了他的計劃，看看手錶，已是凌晨的三時。

他自言自語地道：「咦，怎麼這麼晚還沒有回來？她當的是什麼更？」

他再想一下，發覺這星期以來，似乎都沒有見過女兒的面。

就在這時，門開了，亞MAY回來，看見老父在客廳中，便道：「爸，這麼晚還沒有睡？」

陶彪炳道：「你這麼晚才回來？」

「也不算晚！」

「對了，我好像很多天也沒有見過你了！」

「是的。」亞MAY似乎不想多說一句，因爲她實在是非常疲倦。

「那麼你去了那裏？」

「當然是工作。」

「工作？日間要做，晚上也要做？」

「是的，日間有日間的工作，夜間卻要做一些準備日間要做的工作！」

「爲什麼有這麼多工作？」

「你不知道？」

陶彪炳道：「我當然知道——那是因爲中央警署快要開幕！」

「爸，你既然知道，何必多問？」

「我只想問你一下，工作籌備得怎樣？」

「非常順利。」

「保安方面，他們有什麼新措施？」

「保安？爸，我是負責公關的，我怎知道保安？保安是由另一個小組負責，對，好像你以前也屬那個部門。」

「我那個部門，由姓申的……主持？」

「好像是的，不過，爲什麼你這麼關心？」

陶彪炳有點吶吶，半晌才道：「我只是關心一下我的舊同事。」

「爸，我實在太疲倦了，明天再說……」

「我還想多問你一個問題，你有幾晚沒有回來，那麼你在那裏睡？沒有睡？」

「怎麼會沒有睡？警署內有些房間，可以供給警員睡的，我睡一會之後，又可以開工！」

陶彪炳似乎仍然有問題要問。

亞MAY道：「爸，待我做完了這個計劃之後，我會花三日三晚與你詳談！」她拖着疲乏的腳步回到她自己的房間。

不知是否她實在太疲倦，竟然推開了陶彪炳的房間，她正想進去，陶彪炳叫道：「寧兒，你爲什麼連自己的房也忘記了！」

亞MAY眼睛一看爸爸的睡房，只見裏面裝滿了電視機電腦……還有很多的電子設備。

亞MAY道：「爸爸，你在弄些什麼把戲！」

陶彪炳道：「沒有什麼！」他三步兩腳上前，把房門關上了，又道：「我近日有興趣研究電腦……如果不是這樣，我的退休生活豈不是悶極了？」

「對，不斷學習新的事物，才不會與時代脫節，爸，晚安了！」

陶彪炳看着女兒回房，他自己也打開了房門，看着裏面的佈置，心頭上有一陣驕傲。

＊　＊　＊

新中央警署開幕日。

開幕剪綵通常是在大門口舉行，但這一次卻是破天荒的在天台上開始。

這時，各主要賓客、各大報館、電視、電台的記者，都雲集在這間新中央警署的天台上。

人人翹首仰望，因爲將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儀式。

亞MAY穿梭在人羣之中，看來她是最緊張的一個，因爲這一個別開生面的開幕形式，全是由她想出來的。

構思是非常美妙，但實際執行起來又如何？

申正義也是最爲忙碌的一個，因爲這裏一切保安的工作，都是由他領導的，照理這裏是一間警局，有什麼人敢來這裏搞鬼，有誰敢在這虎頭之上釘虱乸？

不過，他仍然小心翼翼的做足了種種預防措施，也做足了一切應變的措施。

有人叫道：「來了，來了！」

衆人都盡量把頭昂高。

遠處有一個黑點，漸漸變大，而且傳來直升機的聲音，又有人道：「處長就是坐這直升機來剪綵。」

那直升機在警署上空盤旋了兩個圈，然後，才慢慢的降落在這天台上的直升機停機坪。

停機坪上已有一個網狀的彩帶。

直升機降下，把那個彩帶網弄破了，衆人拍手叫好，這實在是一個別開生面的剪綵儀式。

直升機停了。

警務處長與他兩個副官一起從直升機下來，衆人熱烈鼓掌。

攝影記者這時忙個不了。

「非常精采，難得想出這個好主意！」

「這段影片播出去，一定受到讚賞！」

「你看，處長臉上的笑容，難得一見，如果不是非常開心，他不會這樣笑的！」

陶基寧聽到這些讚美之詞，三個月以來的疲勞，似乎已被一掃而空。

三個月以來，不休不眠的工作，終於有了報酬，不是金錢上的報酬，而是那種不可以用錢買來的讚美，那是精神上的滿足。

處長在停機坪前一個小小的台上，發表了開幕的講詞，然後由陶基寧領着他，後面簇擁着一大羣人，同到電梯，一同下去處長的辦公室。

兩部高速的電梯，很快便把所有人載了下去。

衆人參觀處長室，然後齊集在那個大會議室之內，因爲他們要看一個龐大的頒獎儀式。

當衆人都齊集在大會議室內，警務處長已改穿了軍服，威風凜凜的站在台上。

司儀開始宣佈頒獎的程序。

一個個受獎的警察，上台接受勳章，一時之間，記者的鎂光燈閃個不停。

最重要的頒獎終於來臨。

司儀宣讀道：「我們要感謝兩位拯救隊的隊員，申正義與布基靈先生，他們敏銳的反應，迅速的行動，拯救了一班困在電梯內的行政人員，請兩位上台！」

申正義與布殊都走上了台。

衆人都熱烈拍掌，閃光燈與攝影鏡頭都集中在他們的身上。

申正義走在前面。

警務處長與他握手，並把勳章掛在他的頸上。

布殊現在仍有微跛，他一步一步的上前，似乎得到更多的掌聲，因爲他那個「苦肉計」早已傳聞市中，人們對他更尊敬。

警務處長與布殊握手，並掛獎章在他的頸上。

掌聲又再響起。

這個隆重的頒獎儀式終於結束。

司儀宣佈道：「頒獎禮已結束，多謝各位嘉賓的蒞臨，但我們整個開幕儀式還沒有結束，因爲我們警署的下面大堂，還有雞尾酒會，請各位到大堂。」

很快人們都分別乘電梯到大堂。

記者仍然是簇擁着申正義與布殊二人，雖然人人都知道他們的故事，但今天這正式頒獎的日子，記者依然追着他們。

申正義與布殊向來穿着便服，今天接受頒獎，穿起了軍服，煥然一新的形象，成爲鏡頭集中所在。

兩人平日工作效率高，但困在記者羣中，似乎有點不知所措，他們都不懂得拒絕記者的採訪。

客人都已下樓去，只有記者依然包圍二人，看來他們都無法脫身。

亞MAY走上前去，滿臉笑容道：「各位記者大佬，我們大堂內有鷄尾酒會，那裏有很多大人物，有更多重要而有趣的事情等着大家採訪。」

有記者道：「兩位也到大堂？」

申正義道：「不，我們仍要當值！」

「還要當值？做什麼工作？」

「保護這座中央警署！」布殊道。

有人笑道：「這地方那裏都有警察，還要什麼人去保護？」

申正義道：「當然要保護，這是我們警察最重要的財產，也是我們政府的重要投資！」

亞MAY道：「請你們盡快下去，否則更重要的新聞，你們將會錯過！」

「還有什麼重要的新聞？」

「當然有！」亞MAY說得有點神秘。

衆記者聽了，蜂湧入了電梯之內。

當人們離開，申正義向亞MAY道：「多謝你替我們解圍，否則我眞不知怎樣擺脫他們！」

「他們也是好意的，看你們兩個，今天威風凛凛的，也怪不得他們捨不得放開你們！」

布殊道：「亞MAY，你眞是公關的高手，三言兩語便打發他們走。」

「不要再派高帽子給我了，我聽你們剛才說過，還要去當值？」

「是的。」

「那麼還不快去？」亞MAY道。

兩人一同作了一個敬禮，並道：「YES，MADAM！」他們步入了電梯。

亞MAY往處長室。

兩位副官已換了西裝，坐在辦公室內等她。

「處長還沒有換好衣服？」

其中一位副官道：「快換好了！」

「那麼麻煩你們快伴他一起下去，鷄尾酒會沒有了他，不成樣子的！」

另一位副官道：「當然，他是主角，對，其實你也是主角，陶小姐！」

「多謝你們，不過，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我先下去，你們一會便要陪處長下來！」

「好極！」

亞MAY離開了處長室，這時，這層樓內再沒有其他的工作人員，她乘電梯下去。

下面另一個大堂，本來是員工的膳堂，今天改裝成爲一個鷄尾酒會中心，非常熱鬧。

亞MAY在人羣中穿梭，一方面是招呼她的朋友與記者，另一方面是看看有什麼突發的事件要她立時解決。

有些記者見了亞MAY，問道：「怎麼處長還沒有下來，有很多人都等着與他拍照呀！」

亞MAY道：「他快下來了，你們也明白，今天他是主角，要拍照見報，自然是要整齊一些！」

衆人聽了，都笑了起來。

「你們隨便喝酒，不過，千萬不要喝醉！」

* * *

申正義與布殊都換回了他們的便服，他們並沒有參加酒會，因爲他們眞的要當值。

他手下的整組人員都在辦公室之內，他們都顯得非常輕鬆，有些在閒聊，有些在看報。

忽然，電話響了。

其中的一位同事亞樂拿起了電話，道：「找誰？」然後他把電話交給申正義，道：「找你的！」

申正義接過了電話，道：「我是申SIR。」他沒有再說，非常用心的聆聽着。

本來有些同事在談天說地，申正義也立時用手勢示意他們安靜下來。

他的表情本來是十分輕鬆的，但臉孔却越拉越長，他放下了電話，先向布殊道：「你跟我來！」

布殊問道：「去那裏？」

申正義並沒有回答他，而向其他同事道：「你們準備一切，隨時候命工作！」

「發生了什麼事？」

申正義向布殊道：「走，快！」

「到那裏去？」

「九九九報案中心！」

他們一直往三樓走去，他們沒有乘電梯，因爲電梯停在三十八樓上。

整個九九九報案中心，正繁忙地工作，電話不停的打進來。

當申正義踏入報案中心，已有一些警員在等候，一見了他來，便道：「請跟我來！」

他們一直往一間房間，「請進！」

房間並不大，是報案中心主管的辦公室。

申正義一入內，主管道：「申SIR，請聽這電話。」申正義立刻接過了電話。

「你是保安組的阿頭？」是不男不女的聲音。

「是。」

「聽着，由三十八樓直通到地下的第八號電梯發生了故障，上上下下不停地走着。」

申正義按着電話，道：「看看第八號電梯。」

布殊不明白他做什麼，但他依然應命，走了出去，看看那部電梯。

那電話裏不男不女的聲音道：「不過，這只是暫時的故障，是我向你們發出的一個警告，千萬不要把這部電梯弄停，因爲電梯一停，便發生爆炸！」

申正義忍不住的重覆道：「爆炸？」

這兩個字令那主管也震驚起來。

「什麼事，那裏會爆炸？」

布殊已返來，向申正義道：「八號電梯壞了，不停地上上下下！」

「裏面有人嗎？」

「暫時不知道，我們找人修……」

「千萬不要弄停它！」申正義叫道。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主管，你小心守候電話，我先出去看看。」

申正義領着布殊，走出了那房間，一直往電梯處去，他邊走邊解釋道：「剛才可能是個恐嚇電話！」

「恐嚇第八號電梯要爆炸？」

「是的，內裏有什麼人？」

「不知道。」

他們來到電梯，聽到警鐘正響着，而顯示電梯在那一層樓的儀錶，正在不停跳動，表示電梯正向上去，三十，卅一……

當數字到了卅八，停也沒有停，又顯示了卅七，然後卅六……到了地下，也沒有停下來，又再上去。

電話並非虛報，電梯正不停地上上下下。

申正義道：「布殊，你去工程部，吩咐暫時不用找人修理電梯，然後，你來閉路電視監察中心！」

布殊依言而去。

申正義往閉路電視監察中心。

那裏共有六個工作人員，他們非常平靜，似乎並沒發覺發生了什麼事。

他們見到申正義匆匆趕來，而且神色凝重，反而有點詫異。

申正義道：「那個閉路電視監察第八號電梯？」

其中一人道：「這個！」

監察螢屏是一片灰色。

「發生了什麼事？」申正義問。

那位工作人員道：「沒有事！」

「你看！」

那人再小心看了一下，道：「剛才還見有人的，畫面清晰，而今是……」

「你可以肯定？」

「當然，我一直監察着這個螢屏！」

這時，布殊進來，向申正義道：「我已吩咐他們，幸好走快一步，否則他們已通知了人去修理。」

申正義道：「酒會依然舉行？」

「是的，處長還沒有下來，酒會當然還沒有散！」

「天，處長還沒有下來！」申正義已意識到事情比想像中嚴重。

申正義道：「布殊，你去找亞MAY，叫她用最平靜的方法，把酒會結束，然後把客人送走。」

布殊雖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他看見申正義的神色，知道這個時候，服從最爲重要。

申正義向那監察螢屏的職員道：「可以與電梯內的人對話嗎？」

「可以！」

那人拿起了一個電話，遞與申正義。

申正義道：「有人嗎？」

「有，發生了什麼事，電梯不停地上上下下？」

「處長，我是申正義，請你小心聽我的話，並且保持鎮靜！」

「你說。」

「我們接到恐嚇電話，說你們乘的那部電梯，若停下來，便會爆炸。」

「什麼？」處長以爲自己聽錯了。

申正義道：「處長，除了你，還有什麼人？」

「我……」

「我……」

那是兩個副官的聲音。

申正義道：「只是你們三個人？」

「是的。」三把聲音齊應。

「處長，你們可否看到電梯天花板處，應該有一個監察電視的攝影機？」

「有……爲什麼有一塊東西貼住了？」

「把那片東西拉開。」

登時，在申正義前面的螢屏亮了，畫面上出現三個人，便是處長與他兩個副官。

他們都是昂起頭來。

申正義道：「我們剛在報案中心接到那個恐嚇電話，告訴我們電梯不停地向上向下，但警告我們不要把電梯停下來，否則會爆炸！」

「歹徒要求什麼？」

「還沒有，他似乎在顯示給我們知道，他已控制了一切，然後才會提出要求。」

「歹徒是男或是女？」

「不知道，因爲那聲音非男非女！」

「怎會的？」

「可能是通過一些電子儀器，把聲音改變了，處長，我相信歹徒很快便會有所要求，你們保持鎮定，我會開始行動。」

「不，下面的酒會……」

「我已吩咐亞MAY用最平靜的方法，把酒會解散，因爲這件事實在太嚴重，那個人敢……」

「敢虎頭釘虱？」

「你們在電梯內，呼吸或其他有沒有什麼問題？」

「暫時沒有。」

「我會與你們保持聯絡，處長，對不起……」

「不關你的事，也不是道歉的時候。」

申正義道：「請你們繼續小心監視螢屏。」

那工作人員點點頭。

申正義又想起一個問題，問道：「這個電梯內有沒有錄影設備？」

「有。」

「廿四小時？」

「是的。」

「好極，請你們代我翻看這兩日以前的錄影帶，看看有沒有歹徒的踪影。」

他走出了監察中心，不過，他立時又轉身回來，道：「這件事情，要保持高度秘密，絕不可以向新聞記者，甚至家人透露。」

然後，他回到自己的辦公室。

他手下一見到他，便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大件事！」申正義道：「歹徒向我們勒索，人質是警務處長，以及兩個副官。」

「你開玩笑？」有人問。

「不，那是事實，我們現在便開始與那個歹徒週旋，這一場仗是不可以想像的困難，而且……」

「而且什麼？」

「而且我們可能會輸，一輸了，我們可能失去一切，名譽、地位、信心、尊嚴。」

「那麼嚴重？」

「而且並不是我們一個人失去，而是整個警界失去一切。」

布殊走回來，向申正義道：「申SIR，我已通知了各部門，所有進來的電話，我們都可以在這裏接聽，我已代你宣佈，我們這地方，已成爲了對付這歹徒的中心！」

「好極，歹徒有沒有再來電話？」

「沒有。」

「找到電話來源？」

「沒有，不過，有可能是無線電話，如果他再來的話，我們有把握找到他！」

＊　＊　＊

當亞MAY聽到布殊說的話，她整個人呆了起來。

整個大堂正在與高采烈，你舉杯我舉杯之際，怎能用最平和的方法解散他們？

「處長還沒有下來？」

「他被困電梯，無法出席的了！」

「你叫我怎麼向他們交代？」

「不只要交代，而且是要讓他們平靜地散去，並要盡量做到沒有恐慌！」

「這麼高難度……」

「我們都相信你，如果引起恐慌，我看事情一發不可收拾，全靠你了！」

亞MAY眉頭一皺，走到堂中宣佈道：「各位，處長本來是要下來陪你們喝杯酒，但城中發生了一件事，他無法抽身下來。」

衆人聽了，開始議論紛紛。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我也不知道，相信一定與本港警務有極其重要的關連，而我們這裏的工作人員，很多也正在當值，爲了向市民負責，我們的酒會宣佈結束。」

記者的感覺最敏銳，上前包圍亞MAY，問道：「發生了什麼事？有什麼資料？」

「沒有，暫時沒有，不過，你們要找資料的，呆在這裏也沒有用！」

很多記者都離開。

參加盛會的嘉賓，亦開始離開，一時之間，本來是鬧哄哄的大堂，漸已人去樓空。

亞MAY的對講機響起：「酒會情況怎樣？」

「嘉賓已全離開。」

「謝謝你。」

「還有什麼工作需要我？」

「暫時沒有，如果有，第一時間通知你。」

「我會在我的辦公室內，隨時候命！」

＊　＊　＊

申正義的辦公室內。

申正義已召集了警署內各組的主管，簡單解釋了目前所發生的事。

他道：「目前，歹徒仍未提出要求，我們便不知道他會勒索什麼，不過，既以警務處長作人質，以我們的米飯班主作人質，你們當然明白事情的嚴重。」

電話響了。

申正義拿了起來，道：「誰？」

又是那非男非女的聲音，道：「電梯之內，困着誰，你當然已知道。」

「你想怎樣？」

「電梯將會不停地上下移動，如果强行停下，立時發生爆炸。」

「你想怎樣？」

「我要求十分簡單，港幣三百

三十萬元！」

「三百三十萬？」

「是，要現金，舊鈔票，在下午三時交來！」

「交往那裏？」

「到時你便知道，我向你們發出警告，如果强行停電梯或者救人質出來，電梯立時爆炸，炸藥的爆炸威力非常大。」

「你恐嚇我們？」申正義故意道。

「不，你若不相信可以試一試。」

電話掛斷了。

申正義向衆人道：「這件事關係重大，請你們回到自己的崗位，我隨時會叫你們出動！」

衆主管離開了申正義的辦公室。

申正義向衆人道：「你們維持這個中心運作，我與布殊立刻採取行動！」

「什麼行動？」布殊問。

「帶上裝備再說。」

其他隊員也準備裝備。

申正義對他們道：「你們暫時不用出動，因爲目標非常簡單，只是第八號電梯，不過，你們要隨時候命。」

布殊道：「上次我們出動對付那匪徒，地點是那商業大厦，想不到這次却在我們自己的老巢，不，這不是老巢，而是新巢……」忽然，布殊似有所感觸，欲言又止，終於忍不住道：「上次是電梯，今次也是……有沒有可能……這是同一個人所做？」

申正義道：「我早有這個懷疑，不過，我們還是先去看看環境再作打算，我已經吩咐其他各部門的手足，先找出這個人的底……」

布殊道：「誰人與我們聯絡？」

申正義道：「亞樂，你來，你與我們保持聯絡，並且在這裏執行一切命令。」

亞樂應道：「YES，申SIR！」

於是，兩人先乘其他電梯上了三十八樓，這是最高的一層，他們從機房進入了電梯槽。

電梯槽內瀰漫着機油、油漆的氣味，因爲這裏一切都是新的，所以滿是新東西的氣味。

申正義道：「布殊，你要小心，你的脚還未完全康復，千萬要小心！」

布殊道：「你不用擔心，我一切都正常了！」

八號電梯正以正常的速度在頂樓與地下之間游弋着，外面看來並沒有什麼不妥的地方。

申正義道：「我們先上那部電梯，看看裏面的情形怎樣！」

布殊點頭，申正義攀着那些電纜，一直迫近那部八號電梯。

那時，電梯正向下去。

申正義道：「當電梯上來之時，我先上電梯頂部，你仍在這裏掩護我！」

布殊道：「看來，這裏沒有埋伏。」

「是的，不過，我們都不知歹徒有什麼古怪的招數，還是小心些好。」

布殊點點了頭。

這時，電梯正向下駛來。

申正義抓準了機會，滑下那電梯之頂。

裏面的人也非常警覺，發現有人在電梯頂上，叫道：「你是誰？」

申正義聽到處長的聲音，道：「處長，是我，申正義。」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申正義輕輕便可以抽起那氣窗的框，看來處長與兩個副官都企圖把氣窗開了，打算逃命，可是，電梯不停地上上下下，使他們不敢有所行動。

「處長，可能是上一次的歷史重現。」

「是我今天頒贈那個獎章的事？」

「正是。」

「他們竟然在我們這個警署總部之內擄人勒索，天，還有法律的嗎？」

申正義道：「歹徒不單蔑視法律，蔑視我們，簡直是向我們挑戰。」

一位副官道：「爲什麼你不先把電梯停了再說？」

「不能停電梯！」

「爲什麼？」

「因爲電梯裝了炸彈，電梯一停，炸彈便會爆炸！」

「什麼？」

三個人都盡量保持鎮定，不過，仍不能掩飾他們心中的驚悸，雖然他們都是警方最高層次的人員，但他們與普通人一樣，有人性的弱點，他們的驚慌與害怕，那是人之常情。

處長咽了一口口涎，才道：「炸彈安裝在那裏？」

「我還不知道，我立刻便會搜索，不過，電梯不停地上上下下，較難搜索，你們在電梯內，要保持安靜，這樣對我們搜索大有幫助。」

三人都明白申正義的意思。

電梯正向下去。

申正義先用無線電話與布殊聯絡，道：「布殊，有沒有什麼發現？」

耳筒傳來布殊的聲音：「沒有，一切正常！」

申正義又向下面聯絡中心，道：「亞樂，收到嗎？」

「收到。」是亞樂的聲音。

「有沒有其他進展？」

「沒有。」

「好，現在我會開始檢查電梯底部，看看那炸彈是否安裝在電梯底部，保持聯絡。」

布殊與亞樂同時道：「YES，申SIR！」

那時，電梯已到了底層，然後向上升去。

申正義立時在電梯的後面鋼纜滑了下去，這間新建築物，爲了方便保養，預留了足夠的空間，給工作人員工作，正好讓申正義有足夠的位置攀下去。

其實，每一事都是有一利必有一弊，有寬闊的空間，可以讓工作人員工作，也可以讓歹徒從容的在這裏做手脚。

申正義利用繩索把自己倒掛着。

他一直向下滑下去，直到可以看到電梯的底部，然後，他開了額上那盞小射燈。

燈光射到的地方，赫然有一排炸藥，並且有很多其他附屬的零件，如電池、時鐘，還有很多裝置。

申正義道：「布殊、亞樂，你們聽着，我看到了，炸彈的確是安裝在電梯的底部。」

布殊道：「與上次一模一樣？」

「不，這一次看來更加複雜。」

「你打算怎樣做？」

「當然是想辦法拆彈。」

這時電梯已到了頂層，又再向下。

忽然，耳筒傳來亞樂的聲音：「申SIR，我們又接到歹徒的電話。」

「說什麼？」

「他說要跟你講話！」

「跟我講？」

電話已接在申正義的無綫對講機內。

「你想拆彈？」仍然是那個不男不女的聲音。

「你是誰？」申正義有些憤怒。

「你不用知道我是誰，我打這個電話來，其實是爲你好，你絕對不能拆彈！」

「你管得着？」

「我當然管得着，讓我先告訴你，這一排炸彈，威力可以炸毀半幢大廈，裏面三個人，加上你，就算多幾個人，爆炸一發生，一切灰飛煙滅。」

「我不怕恐嚇！」

「我不是在恐嚇，而是告訴你事實——好，我而今先給你一個好的警告。」

突然之間，電梯裏那排炸藥之處，亮了一盞紅燈。

「看見嗎？哈……」

那人哈哈一笑，「我在哪裏，你不用擔心，我在十分安全的地方，看到了沒有，紅燈亮了！」

「那又如何？」

「那表示我的第一排炸藥已經開始倒數，你小心再看，旁邊那個跳字錶！」

果然，在紅燈旁邊，一個液晶體跳字錶正開始跳動，上面顯示着十二，〇〇，三八。

「哈哈，怕了嗎？」

「有什麼好怕？」申正義依然保持鎮定。

「現在是十二時，我會給你三個鐘頭，下午三時，我一定要收到錢，三百三十萬！」

申正義心中盤算着，還有三個鐘頭，仍然有足夠的時間。

「不過，你還不要歡喜得太早，我這個時間的控制，已到另一境界，炸彈並不一定要到三時才爆炸，我隨時可以控制它，要什麼時候也可以！」

「甚麼時候也可以？」申正義的語氣表示了不相信。

「你不相信？」

申正義並沒有出聲，電梯又改向下去。

「你再看。」

另一盞黃色的燈又亮起。

「看到黃燈亮了嗎？」

申正義本來想回答，但回心一想，如果再答他，豈不是爲他檢查他的裝置？

很明顯，這一切都用遙控的方法控制，歹徒的確是大有能力，要炸彈在什麼時間爆炸都可以！

「你不說話？」那人又哈哈大笑。

「我知道你不到黃河心不死，你開始拆彈吧！」電話掛斷了。

電梯之內，處長與兩個副官雖然不能聽到全部的對話，但他們都可以聽到申正義所說的那一部份，因此，他們都可以大概的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處長道：「申正義，怎麼了？」

「歹徒出言恐嚇。」

處長道：「我看……」

「處長你放心，我一定會把你們安全地送離這電梯，我絕不會輕舉妄動！」

處長沒有再說話，因爲他也是警務人員，他知道警務人員的責任。

「亞樂？」申正義叫道。

「在，申SIR，有什麼吩咐？」

「叫所有部隊戒備。」

「好，所有部隊已經候命，隨時都可行動。」

「布殊！」

「在。」

「你也下來，我需要你的協助！」

「好極，電梯在下面，我等一

會，讓它上去，你再降落在電梯頂部。」

一會，電梯上來，布殊也看準了，一躍而下。

申正義道：「布殊，你在那一邊，用繩索……像我一樣，倒掛下去看一看。」

「好。」布殊縛好了繩子，俯身向下，滑了下去，他在另一邊，開了額上射燈，兩人都可以互相看見。

申正義道：「我這邊可以看到那紅燈！」

「我也看到。」

「跳字錶？」

「看到。」

「黃燈？」

「看到。」

「這三種東西，都是剛才歹徒用遙控之法開動的，他用的是什麼遙控，那麼厲害？」他頓了頓，問道：「你那邊看到什麼？」

「一排炸藥，這一邊也有一些未啟動的燈。」他似乎想伸手觸摸。

申正義連忙道：「勿亂動。」

布殊道：「上次我們也拆過彈。」

「是的，上次情形不同，電梯是停頓的，而今電梯是不斷運行，如果一停，便要爆炸了！」

布殊道：「炸藥也複雜得多。」

申正義道：「我們不能冒險。」

「還是想辦法先停了電梯再說。」

申正義想了一下，道：「對！我們上去。」他一個反身，再爬上去，布殊也上了電梯頂。

申正義向聯絡中心道：「亞樂，電梯的工作人員聯絡到沒有？」

「有，他們已來了！」

「好極，我們先讓他們看看，有什麼辦法先停了機，才進行拆彈，我們在頂層機房見。」

「有兩個電梯專家在機房等你們。」

申正義對電梯內處長道：「處長，我們爲了安全起見，還是想辦法停了電梯……」

「電梯一停便要爆炸……」

「當然，我們一定想出辦法，電梯停了也不會爆炸，你們放心。」

「對了，」另一位副官道：「我聽見你與歹徒通話，我們有多少時間？」

「三個鐘頭。」

副官道：「三個鐘頭，我們需要一些補給。」

「對，我怎沒有想到，我會把食物飲品送來。」

處長道：「三個小時，轉眼便過去，你們……」

「我會聯絡各部門同時進行，會作最壞的打算，預備贖金。」

「我不想見這情況出現。」

申正義道：「我也是。」他又向聯絡中心道：「請準備一些食物、飲品給處長。」

「好，沒有問題。」

申正義與布殊上了卅八樓，然後到了機房。

機房之內，已有兩位電梯專家在。

「我叫黎華，申SIR。」

「我叫劉方，申SIR。」

「兩位不用客氣……」

布殊道：「我下去拿東西給處長。」他離開了機房。

「黎先生、劉先生，我們的情形是這樣……」

黎華道：「我們已知道情形，我看歹徒是利用電梯停頓之時，電纜收緊，因而啟動爆炸。」

劉方道：「另一個可能性是，歹徒利用停頓在每一層的電掣——當電梯停在任何一層樓時，都會有顯示燈，他便是利用這一通電而使爆炸系統燃着。」

申正義道：「那麼，我們有沒有辦法，使電梯停頓，先救出人質？」

兩人都默默無語，看來他們都沒有辦法。

黎華道：「停了電梯，可能引起爆炸，因此停電梯最危險，但我們仍可不停電梯而救人！」

「怎樣救人？」衆人都非常感到興趣。

黎華續道：「我們先把整個電梯的頂部拆了下來，那有足夠的地方，拯救人質上來。」

「拆了電梯頂，那並不是一個問題，問題是人質出來了，他們怎樣離開電梯？」

「他們有沒有昏厥？」劉方問。

「沒有。」

「不過，他們年紀較大，行動沒有我們這麼敏捷，我恐怕……」申正義道。

「不，我們可以在頂樓，利用滑輪，縛上一張櫈，或者其他的東西，讓他們安全出來，在頂樓的機房走出來，那便沒有問題。」

申正義想了一下，道：「對，看來，這是一個好辦法。」

劉方道：「因爲電梯仍然不停的上上下下，我們可以救了一個再救一個！」

申正義道：「立刻行動！」

黎華與劉方都是電梯的專業人才，因此由他們負責拆電梯的頂部。他倆雖然極有經驗，却從來沒有試過，在一部不停上上下下的電梯上工作，因此，他們顯得非常笨拙，而且因重心不穩，常常搖搖欲墜。

申正義看着他們，想插手也無能為力，他只能站在上面看着。

突然，他的對講機響了。

「申SIR，緊急電話。」

「快接過來！」

不一會又傳來那不男不女的聲音：「你開始叫人拆去電梯頂，想先救出人質？」

申正義聽了，心中一凜。

為什麼這歹徒竟會對在警署內的事，瞭如指掌？

「我們警方的責任，當然是救人為先！」

「當然，尤其是其中一個是你頂頭上司，不，三個都是你頂頭上司！」

「我不理會他們是什麼人！」

「是的，我忘記了，你們都是為人正義，浩氣長存的警察，不過，你快叫他們停手，爆炸系統立刻啟動，我不會再多說一次！」

電話立時斷了。

申正義知道，這歹徒神通廣大，並非恫嚇，因此，他立即通知了劉方與黎華。

兩人接命，爬回機房。

「怎麼？」兩人同問。

「歹徒知道我們拆電梯頂，發出警告，他怎會知道？」

「他有臥底混了進來？」

「沒有可能，你看，我們這裏有多少人！如果有臥底，怎會不知道？」

劉方道：「你說過，這個爆炸系統，可能是由歹徒用遙控方法啟動，那麼，他一定是個電子專才，非常懂得利用各種現有的電子工具。」

「電子工具？」黎華道。

「你想到些什麼？」

「電梯頂也有一具電子工具！」

「什麼？」

「難道你們都忘記了，電梯頂的內部，有一部電子監察器？」

「你說那個錄影鏡頭？」

「對，如果歹徒利用遙控的方法，把你們監察系統的監察螢屏，在他的地方播放，他豈不是知道我們拆電梯頂，想救人質？」

「他有這樣的本領？」申正義幾乎也不相信，不過，他立時通知了保安部門，看看閉路電視監察系統有沒有受過破壞，或者改裝。

很快便有了回報。

「申SIR，我們的監察系統的確被人弄過手腳，而且加上了很多小型附件，一時之間，我們也找不到這些附件的來龍去脈……」

「那麼，你們不要亂動，暫時保持現狀。」

申正義對兩人道：「你們猜得沒有錯！」他頓了一頓，又道：「但是，我們仍然要救出人質！」

兩人並沒有辦法。

忽然，申正義又想到一個問題，而這時已有人來，把補給的東西送來。

申正義道：「讓我送下去！」

布殊亦已回來，道：「由我來吧，你可以在上面監察着，有什麼風吹草動，你可以立刻下令，或者作出任何應變的決定！」

申正義想了一下，覺得也是道理，便道：「好極，由你送下去，同時，好好安慰三位老人家！」

布殊笑了一笑。

他利用繩索，縛住了身體，然後，從電梯頂部的氣窗下去。

處長與兩位副官，已困在電梯之內達一小時多，因此顯得有點疲乏。

布殊送上了咖啡、西餅，還有香煙。

處長一見香煙，便要吸煙，可是，回心一想，這地方不大，如果弄污了空氣，那三人也會難受，因此，他放下了香煙。

布殊道：「我們已想辦法救你們出去，你們暫時吃喝些東西！」

處長道：「你們預備了贖款沒有？」

「已預備。」

「不過，非到最後關頭，你們千萬不要付款，否則我們的威信……唉，千年道行一朝喪！」

布殊道：「當然，你們在這裏也辛苦！」

「沒問題，只要捉到那個賊人！」副官道。

布殊不斷的安慰三人，幸好三人都是受過特別訓練，雖然而今上了年紀，但雄風仍在。

布殊的耳機，傳來了申正義的聲音：「布殊，你抬頭看看，那個閉路電視鏡頭是否有操作？」

布殊抬起頭來，看到那個攝影鏡頭，道：「是的。」

「快上來！」

布殊向三位道：「我要上去了，你們好好享用一下，我相信很快便有辦法了！」

「辛苦你了！」

布殊爬了上去，再上了機房。

「發現了什麼？」

「當你下去，歹徒電話又來，這證明他的確是控制了我們的閉路電視！」

「那又如何？」

「我們任何行動，都會受到監視，不過，無論如何，我們還是應先救人質出來。」

「他看着我們，怎……」

「有辦法！」申正義道。

他開了對講機，道：「有閉路電視的專家在嗎？」

「有。」

「請派一位上來！」

不一會，有一位年輕人上來。

「我姓郭，郭大明！」

申正義道：「郭SIR，我們這個電視攝影鏡頭被人控制了，有沒有辦法奪回控制權？」

郭大明道：「我在下面已看過，因為那人在整個電視錄影中心下了手腳，一時之間，我們無從下手，我們還害怕一點，這附件的裝置，會否又是另外一處可以引發爆炸的地方，因此……」

「我們的目的在救出人質，只要不讓他發覺我們的行動……怎樣可以不讓他們發覺？」

郭大明道：「如果攝影機一直攝到三個人質……」

申正義道：「對……」

兩人似乎同時想到。

申正義道：「你說。」

郭大明道：「我可以下去剪一片段，然後安裝在系統之內，再把上面的鏡頭遮了……」

「對，立刻行動！」

布殊似有些不大明白。

申正義道：「簡單來說，我在閉路電視內，播出一些剛才那個多小時內，三人的影片，然後，我們把電梯內的鏡頭遮了，使那歹徒的螢光幕上，仍然看到三人，不過，那是早時錄下的影像。」

「歹徒不會發覺？」

「我想不會，因為那些片段，枯躁乏味，只是三個人在電梯之內，或坐或站，根本沒有什麼好看，最重要的是，他們三人仍在！」

「當歹徒不注意，我們可立刻下去救人！」

「是的，你召集多幾個人上來！」申正義道。

過了一會，郭大明的聲音傳來：「申SIR，我已經把過去的片段播了出去。」

「可以播多久？」

「影帶是循環播放，沒有終結的！」

「好極。」申正義道。

可是，申正義並沒有採取任何救人的行動。

布殊覺得非常奇怪，終於忍耐不住，問道：「為什麼不立刻行動？」

申正義道：「我們仍要等一下！」

「為什麼？」

「等歹徒的電話。」

過了十分鐘，仍然沒有電話來。

申正義道：「十分鐘也沒有電話來，換句話說，他並沒發覺我們換了影帶！」頓了一頓，道：「布殊，我與你下去，其他人作支援！」

「好極！」

兩人從機房出，跳下了電梯頂部。

他們先開了氣窗，躍了下去。

電梯仍然作正常的不斷上上落落。

申正義見了三人，道歉道：「處長，實在對不起，累你困在這裏！」

「不，不關你的事！」

「怎樣救我們出去？」副官問。

申正義道：「剛才我們不能有任何行動，因為這鏡頭被歹徒控制了，監視着我們，但而今我們已把這鏡頭的功能廢了！」

布殊道：「三位是否可以以繩縛身，讓上面的人拉你們上去？」

三人同道：「可以。」

處長道：「當然可以，我們都不是七老八十，而且受過嚴格訓練……不過，而今多了一些小肚腩！」

眾人同時笑了起來。

布殊道：「既然如此，我們不用拆頂！」

申正義道：「好，先試一試，如果沒有問題，便由氣窗吊出去，如果有問題，才拆頂！」

布殊吩咐上面放繩子下來，並且把整個氣窗打開，那位置足夠一個人出去。

布殊與申正義兩人合作，先用其他繩索作了一個套，套在一人身上。

三個人，那個先出去？

兩人不敢作主張，也不敢問。

處長畢竟是見多識廣，一看便知他們心裏所想，便道：「先送我出去。」

兩個副官忙爭着道：「先送我們，因為我們可以先試一下安全程度！」

兩人都顯得忠心耿耿。

處長道：「不用爭。」

另外一個副官，看來非常勇猛，一手搶了那個繩套，套在腰間。

申正義道：「我不敢擔保，一定沒有危險。」

「我知道。」

布殊道：「最重要的一點，當上面繩索勾在繩套，電梯一向下去，你便自動向上，最重要的是，不要讓身體搖擺，否則，你不能通過氣窗，頭便會撞在上面！」

「知道了！」

繩套已套好，吊繩也放了下來，可是，「嗤」的一聲，吊繩又飛了出去，那是因為電梯已改變向下，他們一定要趁電梯向上，縛上繩套，才可以把人吊出外面。

他們試了兩次，仍不成功。

第三次，他們開始有了默契。

吊繩下，扣上繩套。

然後，三人齊道：「一、二、三！」

電梯向下，而副官也立時被吊了出去，被拉上去的速度很快，不過，副官也非常醒目，並沒有撞到電梯頂。

到了另外一個副官。

他一直在看，因此有了經驗，縛繩套，接上吊繩，一一都較爲順利。

第二位副官也安全的吊了出去。

終於輪到處長。

處長年紀最大，身材也最龐大，因此申正義有些擔心，不過，處長反而先開玩笑道：「我身體雖略爲肥胖，但身手一樣機靈敏捷！」

處長並沒有誇張！

縛繩套，上吊繩，非常順利，然後，電梯一向下，他整個人已出了氣窗，不過，他沒有那兩位副官那麼順利，是因爲他腰圍較大。

幸好，他只受了輕微皮肉之傷。

三個最重要的人物，總算離開了電梯，歹徒再沒有可以控制的把柄。

申正義與布殊也出了電梯，暫時可以鬆一口氣。

處長與兩位副官都要送往醫院，但他們三人却堅持要留在警署。

處長留下，給了他們更大的鼓勵，登時，警隊上下，士氣更爲提高。

處長道：「申正義，而今一切仍由你作主！」

「多謝處長。」

處長道：「我仍在辦公室內，監察有什麼事情，我們可以作無限量的支持。」

* * *

申正義又再召集他們手下，整個專案小組，作下一步的行動。

申正義道：「過去一段時間，人質在電梯之中，歹徒監視着一切，我們都是被動，而今主動權落回我們的手上，我們一定要全力回擊。」

衆人都附和。

申正義道：「第一步行動是拆彈，只有拆去了炸彈，我們才可以解除最大的威脅！」

布殊道：「拆安裝在電梯底的炸彈，我們有經驗！」

申正義道：「歹徒安裝的炸彈，當然是每一次都不同，而且我有點懷疑，這次威脅勒索我們，可能是與上一次那個有關，甚至是同一人。」

衆人都覺得這個推斷，大有可能。

申正義道：「當我與布殊去拆彈的時候，你們去查一下檔案，看看有那一個匪徒，特別是對炸彈有研究的匪徒，看看會不會是其中一個所爲。」

布殊道：「我却有一個發現——歹徒有膽量勒索警方，爲什麼他其實是可以提出天文數字，他只提出三百三十萬？各位，這個數字，是否可以提供一些線索？」

亞樂道：「會不會是以前我們控告過的匪徒，曾經充公過他三百三十萬，他要討回？」

「這個可能性也大！」

申正義道：「爲了爭取時間，我們分頭進行，一有發現，也分別行動！」

各人回到自己的崗位上。

追踪匪徒，其實有很多方面，從炸彈方面，可以分析不同的炸藥，訊管，計時儀器等，從分析結果中大概可以找到炸藥的出處，從出處再着手，可能找出兇徒。

也可以從無綫電通訊儀器中着手，這次歹徒充份的利用了無綫電，既可以電話威脅他們，也可以利用無綫電話，作爲啟動炸彈的遙控器。

這歹徒對於各種電子器材的操作是極有心得，那部閉路電視也受他控制了，便證明他實在是個奇才。

歹徒說話聲音也可以隨時漏出破綻，不過，歹徒非常聰明，早已使用了電子混音器，他說話的聲音，經過混音器之後，已變成了非男非女的聲音，難以找出他究竟是誰，大有可能是個女人也說不定。

歹徒是個向警方報復的人也大有可能，如果他是的話，剛出獄的匪徒，可以作優先的調查。

還有，如布殊所言，歹徒勒索三百三十萬元，這個數目其實是透露了匪徒一些心聲，至於詳細的分析，當然要靠心理專家。

各個部門都有自己的工作，他們士氣高昂，正全力與這個匪徒拚搏。

* * *

第八號電梯依然是不停的上上落落。

申正義與布殊已配上了各種拆彈的裝備，他們上了三十八樓，打算重施故技，降落在電梯頂部，然後從旁邊下去底部，準備拆去炸彈。

在他們休息這段時間，仍然有專人監視着這部電梯，也監視下面的炸彈。

申正義首先與監察部的人員對話，弄清楚在過去一小時內，電梯有沒有出現其他問題。

「一切正常！」監察工作人員亞奇道。

「炸彈的計時儀錶如何？」申正義問。

「依然是正常運行。」

「我們還有多少時間？」

「應該還有兩小時五分零五秒……而今只有兩小時零五分了！」

「閉路電視監察器有沒有問題？」

「沒有！」

「仍然播映着被困的三個人的片段？」

「是的。」

「歹徒有否發現？」

「可能性並不大，不過，如果他認眞的小心看，影帶因爲在倉卒之間裝上，剪接上有破綻。」

「換句話說，隨時會被他發現。」

「是的。」

「那麼，我們趕快開工！請保持聯絡！」

「YES，申SIR。」

申正義對布殊道：「我先下去，你隨着來，我往左邊，你在右邊。」

布殊點頭，兩人早已合作慣了，有相當的默契。

兩人伸出手來，用力一握。

這一握實在是代表了一切盡在不言中，因爲要去掉這樣的炸彈，幸運的成份與眞正的功夫是成正比。

申正義拉緊繩索，往下滑下去，他等了一會，電梯上來，他先降落在電梯頂部。

本來，布殊也可以同時下降到電梯頂部，但他害怕兩人同時降下，產生太大的震盪，因而發生不必要的麻煩，因此，他等了一下，待電梯再升上來，才下去。

兩人在電梯頂，各自找到適當的位置下去。

申正義在左邊，布殊在右邊。

兩邊的空位並不多，只容他們身體貼着電梯的旁邊，另一邊已是石牆，因爲這是內牆，而且並不會出現於公衆目光之下，所以並沒有批盪，一切都顯得非常粗糙。

最麻煩的是，兩邊還有很多電線、電纜、鋼纜垂下來，稍一不慎，便會被絆着。

兩個人倒掛金鈎，頭部在下，都可以看到電梯底部，申正義先看到儀錶：「02：01」

還有兩小時零一分，那一分轉瞬又已消逝。

申正義道：「你那邊有沒有變化？」

布殊用額前的燈照了一會，道：「看來沒有。」

申正義道：「我開始工作。」他伸長身體，拗着腰，看那一排炸彈上的電線。

五顏六色的電線，實在使他無從下手。

布殊道：「可惜毛署長放了假，否則，他可以在上面，協助我們！」

「是的，我看沒有人協助，在這環境之下，一下子便會爆炸！」

「如果炳叔在，他也可以幫忙！」

「炳叔？」

「陶彪炳？他的確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可惜……」他不想再說下去。

其實，每一個同僚，都非常同情炳叔，他大半輩子在警隊服務，而且忠心耿耿，結果只是退休前犯了一個過錯，只好提早退休，最令人沮喪的事，是這一個錯誤，影響了他的退休金。

替人打工便是這樣，一輩子的忠心並不會使老闆覺得你好，但是只要有一個錯誤，便推翻你以前的一切汗馬功勞，這是打工一族的悲哀。

申正義又再看了那排炸彈一會，仍然發覺無從下手，他嘆了口氣。

他開了對講機，與聯絡中心通話，道：「聯絡中心，我是申正義。」

「是，申SIR。」

「有沒有炸彈專家在？」

「有。」

「快叫他來。」

過了一會，有另一把聲音，道：「我是爆破組的黃幫辦，申SIR！」

「我遇到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這個計時炸彈並非單獨一個，而是一排，因此，有很多電線……」

「電線的顏色？」

「有紅、黃、綠、啡、藍、灰……」

「好像打枱波？」

「是的。」

「粗細如何？」

「有粗有細。」

黃幫辦道：「倒不如先看訊管。」

「對，訊管……」申正義可能太緊張，一時之間，竟然忘了找訊管。

他看了一會，却找不到，沒有訊管，炸彈不能爆炸。

「找到嗎？」黃幫辦問。

「慚愧，找不到！」

「沒有可能……」黃幫辦這麼說，其實他自己也沒有信心。

「這一排炸彈，用什麼形式的炸藥？」

「一包一包的。」

「並不像傳統的——像電光炮？」

「並不像，反而像一塊一塊的磚頭！」

「磚頭？我也沒有見過！」

忽然，旁邊傳來女人的聲音，道：「黃幫辦，你說是磚頭一般的炸藥？」

黃幫辦道：「是的。」

申正義道：「黃幫辦，你和誰說話？」

「是公關小姐。」

「公關小姐？她怎會知道？」

「申SIR，我是亞MAY！」

「你是負責我們整個開幕儀式的。」

「對。」

「不過，我們而今是拆炸彈。」

「我也懂！」

申正義覺得非常奇怪，道：「你是搞公關的。」

「我從英國回來，專攻犯罪學，在犯罪學中修讀爆炸學系！」

「啊！」申正義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本想提出很多問題，但在這個時候，再問也是多餘，於是，他改口道：「你對磚形的炸藥有認識嗎？」

「你先輕輕按那些『磚』，輕輕按按！」

申正義依言。

「有什麼感覺？」

「非常柔軟！」

「那你要非常小心，不要再按下去，因為這是塑料炸藥！」

「什麼，塑料炸藥？」

「這種炸藥可以做成任何形狀，以前恐怖份子用來炸珍寶客機，也是用這個塑料炸藥。」

「訊管呢？」

「不用訊管！」

「如何爆炸？」

「只要有適當的壓力，便可以爆炸。」

「可以作計時炸彈嗎？」

「可以，是利用電擊，產生震盪，再造成壓力，便會爆炸。」

「怎樣拆去？」

「這個……」亞MAY也猶疑起來。

「我不敢說，因為歹徒可以把炸藥塑成任何形狀，不同形狀，不同形式，有不同的拆去方式。」

「那怎辦？」

「我下來。」

申正義上回電梯頂，見到了布殊，道：「亞MAY要下來，倒不如你上去。」

布殊道：「她是個搞公關的呀？」

「不，她專攻犯罪學，副修爆破，這個資格，沒有人可以拒絕她下來，她是專家中的專家！」

「為什麼要她下來？」

「因為這種炸藥，我以前也沒有見過，而現今的爆破專家也不懂。」

「日新月異！」

「是的，歹徒也是與時並進，反觀我們，已是落後得很多了！」

「她剛畢業回來，當然……」

對講機上已傳來聲音：「申SIR，亞MAY報到。」

「你下來！」

亞MAY已不是西裝衫裙打扮，而是一身爆破專家的打扮，而且設備週全。她也是以繩索套身，躍了下來。

布殊道：「我先上去，因為太多人，我恐怕……」

電梯上至機房。

布殊先上了去。

「還有多少時間？」亞MAY問。

「一個多鐘頭！」申正義看看她，這個年輕的女孩子，倒是充滿專業的形象。

「好，我們下去。」

「要用倒掛金鈎的方法。」申正義不再解釋，以自己的動作作為解釋。

兩人各自佔了一邊。

申正義道：「小心電綫、電纜，那些東西。」

「你不用擔心我，我懂得照顧自己，你當我是布殊一樣便可以了！」

申正義無言。

「這一排共有六塊，是的，的確是塑膠炸藥，這些電綫應該是引去訊管……」

「你說沒有訊管？」

「可能有，可能沒有，但看這些電綫，亂作一團糟，可能是引入炸藥的中心。」

她從身上拿出了一個電子儀錶。

「咦？」她自言自語。

「發現了什麼？」

「這幾條根本沒有電流通過，對，其中有些是假的，目的在擾亂拆彈人的耳目。」

「那幾條？」

「讓我來。」她從身上的工具袋中，拿出了一個剪鉗，準備剪去多餘的電綫。

申正義看到，突然覺得毛孔也豎了起來，因為如果稍一剪錯，他們是避無可避。

誰不怕死，英雄也怕死！

射燈照到申正義的臉孔，亞MAY道：「申SIR，你不用怕，我也在這裏，我也逃不了！」

申正義乾笑了一下。

亞MAY非常小心，並非一剪而下，而是用儀錶，經過左測試，右測試，才開始下剪。

剪了一條。

申正義閉上了眼睛。

沒事，他再睜開眼睛，亞MAY向他笑了一笑，又開始剪第二條……

第三條、第四條、第五條……

十分順利。

「我們很幸運！」申正義道。

「不，不是幸運，我稍為剪錯一條，我們生命便立時結束！」

她又再整頓了整組電綫，道：「好了，最重要的關頭來臨了！」

「怎樣？」申正義覺得有些不開心，因為一切都是靠亞MAY。

「這一組關鍵性的電綫，我們一定要按着安裝者的心意來剪，否則……」

「按着歹徒的心意？」

「是的。」

「那麼不能以常理推斷？」

「正是。」她頓了一頓，道：「這個險一定要冒，你的意思……」

「當然是以安全為大前題。」

亞MAY遲疑了一會道：「你先上去！」

「為什麼？」

「因為，這是下賭注，你試過去賭場嗎？」

申正義道：「當然去過。」

「有沒有過三關的經驗？」

申正義並非賭徒，不過，他也懂得所謂「過三關」，便道：「沒有。」

「過兩關？」

「試過。」

「你沒有勇氣把過了兩關的錢再押下去？」

「是的，我不是一個賭得太盡的人。」

「不過，這一次我們要過四關。」

「過四關？如果以或然率來計算，應該只有十六分一的機會，因為我看得出你不是賭徒，所以，我認為你應該離開！」

「為什麼會扯往賭錢？」

「因為四條電綫，我們剪一下，便是過一關，一直要剪四條！」

「沒有其他辦法？」

「我已小心看過，別無他法，只有剪去這四條電綫之後，我們才可以徹底的脫離遙控！」

「脫離遙控？」

「是的，你不是說過，歹徒非常懂得利用無綫電遙控，只有剪去這四條電綫，才可以完全擺脫他的電子遙控！」

「如果中途被他發現？」

「我不敢想像。」

申正義道：「而今有兩個危險，一個是你剪錯，第二個是被歹徒發覺。」

「是的，兩個都是致命的。」

「好極！」申正義下定了決心，道：「既有兩個危險，我們兩個人，一起承擔。」

亞MAY也非常爽快地道：「我沒有問題。」

「不！」申正義對於這一個年輕的下屬，而且是一個剛剛畢業的女孩子，這樣對她實在不公平。

「又改變主意？」

「你只不過是搞公關的，你沒有理由承擔這樣大的風險——你上去！」

「我上去？為什麼？」

「既然剪這四條電綫，不能再靠你的拆彈常識，那麼，由我來也一樣！」

「不。」

「你不要再與我爭，如果你認為仍要幫助我，你可以在上面，以電話與我聯絡，給我指示。」

「不。」亞MAY仍然堅持，道：「申SIR，你不要以為我只是個搞公關的，我是個警務人員！」她一派正氣凜然。「而且，我雖然簡單的說要剪四條綫，但你伸頭過來看看……」

申正義伸出了頸項，他瞥眼看過去，那一排的塑膠炸藥上面，果然是有如亂草。

忽然，耳筒響起來了。

「申SIR，歹徒又要與你說話。」

「接過來。」他頓了一頓，對亞MAY道：「我們暫時不採取任何行動，你可以聽到耳筒裏的聲音嗎？千萬別出聲！」

亞MAY點點了頭。

耳筒傳來了那非男非女的聲音：「如果你現在仍嘗試拆炸彈的話，我一定請你看清楚你的遺囑。」

申正義沒有答話。

「我提醒你，你還有一個鐘頭另十五分鐘，如果你仍然沒預備好三百三十萬，我不會客氣，只要我一按，半間警署會塌了下來！」

「你還沒有提出收錢的地方！」

「我當然會，但仍未到時候！」

「怎樣才是時候？」

「你認輸了嗎？你這樣心急提出贖款，對，你認輸是非常明智，非常英明果斷，非常……我也不知再用什麼形容詞來形容你好了，因為我這個計時炸彈，是由我設計的，我敢說，世上沒有一個人可拆！」

「呸！」亞MAY是初生之犢，一時忍不住發出了這自然反應的聲音。

「你是誰？」

亞MAY當然不會回答。

「哈……當然有很多人在聽我這個電話，你若不信，你便去拆這個炸彈！」

「我拆！」亞MAY實在忍不住。

「是個女孩子？哈……」

「YOU SOB!」亞MAY實在按捺不住，竟然說出了一句英文粗口，SON OF THE BITCH。

「你說什麼？講英文？」

「我不是講粗口，而是說海灘的陽光！」

那人聽了，忍不住大笑起來。

原來SOB，本來眞是粗口，意思是「狗娘養的」，是一句英文普通粗口，但這三個字母，又可以解作「海灘的陽光」，SUN OF THE BEACH不單不再是粗口，反而是浪漫的情懷。

忽然，那歹徒似有所發現，高聲道：「你是誰？」他的聲音本來已是非男非女，而今提高了八度的聲音，更是難聽，刺耳非常。

亞MAY當然沒有再回答。

那歹徒也立刻收了綫。

申正義道：「他似乎發現了什麼似的！」

「不要再理會他，拆彈！」

申正義想再說話，但亞MAY已經開始動手，她也明白，歹徒若發現了什麼，再拖下去，危險反而更增加。

申正義向聯絡中心道：「各部門STAND BY！」

亞MAY先下了一剪，忽然，那堆塑膠炸藥立時冒出了一些煙。

兩人立時縮回上面，煙越來越濃，兩人也嗆咳起來，幸好只有濃煙，並沒有爆炸。

過了一會，濃煙因電梯上上下下移動而減少了，機房的人都已知道，並且準備了消防喉。

「申SIR，你們怎樣了？」上面傳來的聲音。

「沒有什麼，暫時沒有什麼！」

「有濃煙呀？」

「濃煙現已消散，看來沒有問題。」

「我們下來……」

「不用，暫時不用。」

亞MAY其實也感到難以言喩的驚慌，因爲她學習爆破學這幾年，從未遇到過這樣的情形，剪斷了炸藥的電綫——竟冒出濃煙，眞像夢中的故事！

她心底裏想：「沒有理由冒了煙不爆炸的！」但事實上却沒有爆炸！這根本不合邏輯！怎會冒出濃煙而不爆炸，如果你把這事實告訴別人，別人會說你在說夢話，對行內人來說，一定被人笑破肚皮。

亞MAY越想越不對。

申正義見她本來是勇猛非凡的，而今却變得猶豫不決，便問道：「怎麼了？」

「看來事情並不正常！」

「我也覺得。」他頓了一頓，道：「那麼我們應該繼續下去，還是……」

她咬了一下口唇，道：「再看一遍！」

畢竟是初生之犢，並不知道「死」字是何等可怕，她示意申正義再倒吊下去。

更出乎意料的事情也發生了。那一直在跳動的液晶體時鐘竟然也熄掉了。

申正義道：「你剪得非常好，看來計時爆破也不再生效了！」

「沒有理由！」

「連計時器也沒有，怎會再爆？」

亞MAY再從身上拿出了一些電子測量儀，用兩管針在炸藥的四周測度着。

電子測量儀的指針動也沒有動！

申正義的話並沒有說錯，「可是，這實在沒有理由，怎會如此？」她又再問自己。

申正義打斷她的思維，道：「既然不會再因電流而爆炸，我們立刻把炸藥拆下來！」

「好！」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不過，仍然要非常小心，因爲這些塑料炸藥，還有一個特性，遇到强力壓迫，也會爆炸的！」

「我會小心！」

兩人合力，慢慢的，一排一排的把那些炸藥拆了下來，兩人非常緊張，却又出乎意料之外，有驚無險。

當所有炸藥都完全拆除以後，兩人先上回電梯頂，申正義道：「我們是否可以吩咐上面的電梯專家，把電梯先停了下來？」

「可以，不過，爲了安全起見，你先運炸藥上去，然後我再入電梯裏面一看，看看還有沒有其他的設計，才吩咐停電梯！」

亞MAY是個女孩子，心思細如塵，這一點，申正義自認也不及她。

於是，申正義先上了上面，處理那些炸藥，其實，那些炸藥脫離了電子系統，又再沒有加以壓力，那些炸藥，根本並沒有什麼危險。

亞MAY見申正義上了去，才從電梯頂的氣窗，進入了電梯之內。

她除了希望再小心看清楚電梯之內，還有什麼特別的裝置之外，其實還希望可以發現一些線索——爲什麼炸藥可以冒煙而不爆炸？

但經過她一番的細看，並沒有發現什麼。

忽然她抬頭一看，看見那個閉路電視監察器，即那個鏡頭，被紙封了，那是因爲要播片段來欺騙那個歹徒，才可以救出人質而封的，而今再沒有人質，也沒有炸藥，她一時氣憤，拉下了那封條。

她更向那個鏡頭做了一個鬼臉。

就在這時，她的耳機傳來了一陣怪叫，這叫聲異常刺耳，嚇了她一跳。

這叫聲不只她聽到，連聯絡中心也聽到，申正義當然也聽到。

亞MAY叫道：「發生什麼事？」

申正義回答道：「沒有，你在電梯內，發生了什麼事？」

「沒有！」

「那麼是誰的怪叫？」

「不知道。」她的心裏却是十五十六，忐忑不安。

申正義道：「電梯內有沒有問題？」

「沒有，你可以吩咐專家，停了電梯，就算那個歹徒知道了，也沒奈何！」

「好極！」

「我先上來了！」

申正義道：「不，我們把電梯停在頂樓，你才正正式式的從電梯門口出來！」

「爲什麼？」

「沒有什麼，不用你太辛苦！」

亞MAY也沒有堅持，因爲電梯既已沒有危險，讓電梯門打開，堂堂正正的出來不也很好。

電梯終於升上頂樓，然後停了下來。

門自動的打開，亞MAY緩步出外，登時，外面發出了一片歡呼的聲音。

原來所有的工作人員都上來，一起迎接電梯出來的亞MAY，因爲在這過去一個鐘頭，亞MAY由本來是一個公關小姐，而變成了一個拆彈英雄，這事傳遍了整個警署，而她更成功地拆下了炸彈，更轟動了上下工作人員。

忽然，有個嬌小的女警員，手捧一大束鮮花，走上來向亞MAY獻花。

亞MAY接過了花，歡呼的聲音，夾雜着掌聲，響徹了整個警署的頂樓。

亞MAY幽然地道：「咦，我怎麼變成了如大歌星，女明星？」

那嬌小的女警道：「你比大歌星大明星更偉大，你救了處長，也救了我們！」

「不，我沒有那麼偉大！」

衆人又再歡呼拍手。

經過了這一大段時間的辛勞，衆人都趁機會發洩一下，鬆弛一下。

申正義道：「各位，我非常明白各位的辛勞，但我們的工作還沒有完成，而且下面的工作，會比過去的更爲艱巨，我們一定要把那個歹徒繩之於法！」

衆人聽了，都鼓掌讚好。

「辛苦各位手足，我們回到自己的崗位。」

申正義對亞MAY道：「你也來我們這個專案小組！」

「好極，不過……」

「你已正式成爲我們專案小組的成員。」

「謝謝你，申SIR！」

失足遺恨　自食其果

專案小組的成員都聚集在申正義的辦公室內。

申正義道：「我們一起鼓掌歡迎陶基寧小姐加入我們的小組，至於陶小姐……」

「申SIR，請叫我亞MAY便可以了，而且不用再客氣，我是警務人員，我們都一樣是履行警務人員的工作！」

衆人都爲這一位年輕的同僚而感到驕傲。

「好了，我們還有……」申正義看看時鐘，問道：「應該還有一小時，便是要交贖金，不過，我決定還是去對付他！」

「希望他收錢時捉人？」

「正是。」

「不過，我想那歹徒可以佈置一個如此局面，威脅警方，向警方勒索，他也不會如此簡單來收錢，然後被我們抓回來。」

「當然，這歹徒並不是一個普通人，爲了確定我們下一步的行動，我們檢討一下整個形勢，再作下一步行動，你們對歹徒有什麼意見？」

「他是個專家，無綫電專家、遙控專家，甚至是機械爆炸專家。」

「那麼，你們看過犯罪檔案記錄，有沒有一個疑匪，有這樣的才能？」

「沒有，我今早一直在電腦檔案室中看，沒有一個人，可以有這麼多專長。」

「那麼，這歹徒可能並非有案底的人。」

衆人有些氣餒，因爲沒有案底的人，在偵查上，尤其是在這麼短短的一兩個小時中，實在難以偵查。

「會不會是內奸？」有人提出。這是一個相當令人震驚的看法，不過，其實每個人心內也有這一個看法。

「對，因爲這人熟悉警署的運作。」

「因爲他懂得爆炸，連最新的塑料炸藥也有研究。」

「他更知道我們今天慶典的過程！」

「他對電梯機械也十分熟悉。」

各人所持的理由，都充份支持了這個歹徒是警察內部的內奸。

申正義道：「亞MAY，你一直沒有意見。」

「我也覺得是，你們有沒有覺得，匪徒勒索三百三十萬，這個數

字有什麼意義？」

沒有人發表意見。

亞MAY道：「這歹徒既然佈下這天羅地網，在他看來當然一定會成功，既然成功，爲什麼不勒索多一點？三百三十萬，在而今社會，買了一層樓也不夠付裝修費！」

「對，這是一個很好的啟示！」

衆人沉默，考慮這一個啟示。

「看來，歹徒是要討回一些……一些公道？」

「有人欠他三百多萬？」

「爲什麼他不向那人追討？」

「不是一個人。」

「是警務處？甚至是政府？」

「警務處怎會欠人錢？政府更沒有理由欠人錢！」

「有，政府有可能欠人錢，例如多付了稅，而仍未退還。」

「還是一個可能。」

「不過，沒有理由這麼多稅款，三百多萬，如果欠的話，也應該是欠一個團體，一間公司！」

布殊忽而開玩笑道：「政府會欠你嗎？」

其中一個年紀較大的探員道：「會。」

布殊覺得奇怪，因爲他這個問題，本是開玩笑性質，作爲輕鬆一下這會議的氣氛。

「爲什麼？」

那探員道：「如果我退休，政府又不肯把退休金給我，那便欠我……」

「多少？」

「以我年資計算，大約二百萬左右。」

「有沒有三百多萬的可能？」

「如果他身兼重要職位，有特殊技能，而且服務年資長久，有這個數目！」

衆人都沉默下來。

突然，布殊想開口，申正義也想開口。

布殊道：「你先說！」

「最近我們之間，有人退休？」

「陶彪炳？」

「對，因他在退休前失去佩槍，而失去了一大部份的退休金……」

「他是個拆彈專家，既懂拆彈，當然也懂安裝炸彈。」

「他從年輕時便入警署工作，他由一個普通警員而升至一個專家警員，是個服務良好的警員，可惜……」

「他似乎什麼也懂！」

「近年來，連電腦也難不倒他！」

「他學習爆炸，拆彈這些技術，也是跟一些鬼佬專家，在旁偷師而後自己研究的，加上他是一個非常好學的人……」

「機械常識也難不倒他！」

衆人似乎都是衆口一詞，指向陶彪炳。

亞MAY一直沒有作聲。

申正義望了她一眼，發現她臉色有些蒼白，額角似有汗水，道：「你不舒服？」

亞MAY搖了搖頭。

「你認爲我們所說的，有問題？」

她又再搖搖了頭。

衆人都奇怪地望着她。

亞MAY低下了頭，輕聲道：「我也懷疑這一切都是陶彪炳所爲！」

這話並不奇怪。

「陶彪炳是我父親！」

這話令所有人都震驚起來。

「我一直沒有把他是我的父親說出來，一來，我入警務處工作，並不需要倚賴我父親的名字，二來，我進來時他已退休了，我知道他因失槍而失去了部份退休金，他爲這事而感到非常憤慨，不過，最近三個月，他沒有再提，反而積極工作。」

「他做什麼工作？」

「他一向喜歡研究，什麼也研究一番，有了電腦之後，有更多事情可以使他忙，但我想不到他會爲佈置這一切……」

申正義道：「我們還不能一口咬定……」

「可以！」想不到亞MAY這樣道。

「爲什麼你這麼說？」

「有幾個原因，第一，我是負責今天整個警務處開幕慶典的工作，只有我才清楚過程，而我有一些文件，是帶回家做的，他看過，並不出奇。

「第二，他的全部退休金應該是三百萬！而政府沒有給他，他不服氣，是因爲大半生忠直，卻是……」

「臨尾香！」衆人都發出了喟嘆，「香」字的意思是死了，完了的意思。

「第三，申SIR，你應該最明白！」

「什麼？」

「我們在電梯拆彈，你以爲是我有這樣的才能？」

「當然是……爲什麼不？」

「拆彈冒煙，根本沒有可能不爆炸的，其實我們應該早已命喪黃泉！」

衆人看見亞MAY額角滲汗，都知道她所言非虛。

申正義回心一想，這話確實非常有道理，在冒煙的時候，他心中早已空白一片，以爲快要炸死了。

但奇怪的事出現了，炸彈並沒有爆炸。

亞MAY道：「炸彈沒有爆炸，

並非奇怪，也並非我有什麼拆彈的絕技，而是那個安炸彈的人，突然停了……應該是截斷了電源。」

「他爲什麼要這樣做？」

「因爲我，他也發現，正在拆彈的並非別人，而是我，我是他的女兒！」

衆人聽了，反覆思量，這也的確是唯一的答案，唯一的可能。

「還有一點，使我更加肯定，拆完了炸彈，我仍然不知道歹徒……」她突然發覺，稱呼自己父親爲歹徒，因此說不下去。

「他……他是我的父親，然後，我再入電梯之內，看看有沒有其他裝置，後來，大家都聽到了一聲怪叫的聲音，對嗎？」

「有！」

「連申SIR也聽過，並且問過我發生了什麼事。」亞MAY續道：「當時，我是拉開了那個電視攝影鏡頭的封條，還在鏡頭前做了一個鬼臉！」

申正義道：「我明白了，那個鏡頭被封，因爲我們把鏡頭接了一片段，影片不斷播放三個人在電梯內的情形，騙過歹徒……然後，我們才可以把三人救了出來。」

「他一直受騙，但當我扯開了封條，面對鏡頭，他才可以肯定那是我。」

「對，那一聲怪叫也因如此才忍不住的叫了出來。」

「所以，那不是我拆彈技術好，而是我父親放了我一馬！」

衆人都沉默起來，天下間竟有這麼湊巧的事。

如果不是陶彪炳及時發覺，他又會再鑄成另一大錯，這也可算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那麼，我們應該採取什麼行動？」

沒有一個人敢回答，連申正義也不敢。

亞MAY終於打開了這沉默的一刹，道：「立即出發，逮捕陶彪炳！」

衆人聽了，有點錯愕，還以爲聽錯了。

申正義道：「我們……」

亞MAY道：「不用猶豫，立即採取行動！」

「他是……」

「他是我的父親，不過，他犯了法，作爲警務人員，當然要拘捕他，你們不要因我……」亞MAY她說到這裏，話語已有些嗚咽。

她頓了一頓，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重新振作，道：「快拘捕他，免他再犯另一項罪！」

仍然沒有人作聲。

「你們現在拘捕他，其實是救他！」

申正義聽了，道：「是的，我們若不去救他，會令他再泥足深陷！」

＊　＊　＊

申正義率領了二十人，分兩輛大車，帶齊了武器，一起出發。

亞MAY堅持要去，申正義本來不許她去，但是她神情堅決，只好讓她一同去。

申正義道：「亞MAY，你可以參加我們這次行動，但絕不能參加拘捕行動。」

「我明白，不過，我有一個要求……」

「你說！」

「請你們盡量避免傷人！」

「當然，不過……」

「我也明白，如果在不得已的關頭，我也沒有什麼意見。」

申正義是資深的警務人員，知道這一類的行動，每每在臨場之時，有重大的變數出現，這些變數，事前的計劃如何週密也沒有用的。

亞MAY也明白，不過，而今拘捕的對象是她父親，血濃於水，這種要求實在是人之常情。

那時是下午一時多，陶彪炳所住的地方，是在大街旁邊相當深入的一條橫街之內，這一帶旺中帶靜，這個時候，並沒有什麼人出入。

當警車駛入橫街，附近一些店舖的人，都覺得非常奇怪，因爲這一帶向來治安極佳，怎會無端有兩輛警車駛入？他們站在店舖門外，用好奇的眼光望着。

申正義用無綫對講機吩咐各組人員的行動：「第一、二兩組，分別由前後樓梯上，目的是六樓。」

一二兩組的探員，已迅速的登上六樓。

「三組聽着，上天台，四組把守大門。」

過了一會，相信各組人已守着崗位。

申正義道：「沒有我的命令，絕不能行動，先用望遠鏡監視目標，看見什麼，立刻報告！」

首先是天台那組人員報告：「從天井望下去，六樓廚房部份窗戶敞開，抽氣扇轉動，看來屋內有人！」

接着是第一組報告：「大門沒有什麼動靜。」

第二組守在後樓梯，報告道：「我們從後面看去，看見六樓目標單位那冷氣機在滴水，看來人在裏面！」

申正義道：「各位緊守崗位，沒有我的命令，千萬不能妄動！」

申正義關閉了對講機，對身旁的亞MAY道：「你用這個無綫電話，試打回家，看看他在不在！」

「如果……」

「如果他在，你說帶了一個朋友回來，看看他的反應如何？」

亞MAY點點了頭，按了電話。

等了一會，電話是接通，但沒有人接。

亞MAY道：「好像不在家。」她按斷了電話。

申正義爲了安全起見，道：「再試一次。」

亞MAY又再按電話，等了一會，正想把電話按斷，却聽到「極」的一聲。

亞MAY道：「爸，我是亞MAY。」

沒有人回答。

「我是亞MAY，爸，是你嗎？」

仍然沒有人回答。

亞MAY按着電話，向申正義道：「他在，但他不想回答我的電話。」

「他似乎知道我們可能採取行動。」

「我上去看看他！」

「不，你千萬不能上去。」

「我去，我會勸服他。」

「不！」申正義一手按了她的電話，並道：「這是一項命令，你不能參與這次拘捕行動！」

亞MAY神情有些沮喪，不過，她也明白，這件事與她的利益有大衝突，申正義的做法是絕對正確，她這麼衝動，只是因爲那是自己的父親。

申正義道：「你放心，我會盡量……你有鎖匙？」

亞MAY從袋中拿出鎖匙。

「我會盡量不使用暴力，除非……」

「我明白。」

申正義決定親自出馬。

他開了對講機，對各組人道：「我有大門鎖匙，我將會親自上六樓，並且用鎖匙開大門，這個單位內，只有他們父女二人居住，有人用門匙開門，裏面的人不會覺得奇怪，當門一開，我們一湧而入。」

申正義離開汽車之前，特別派了一位女同事看着她，以免她一時衝動，也衝上去。

申正義上樓。

他先來到第一二組處，看看形勢，形勢並沒有什麼變化，這種舊式樓宇，長長的走廊，只有幾盞四十瓦左右的電燈照明，昏暗的燈光，特別顯得寂靜而可怕。

申正義道：「你們掩護我，我害怕裏面的人，會不顧一切，頑强抵抗，如果，他不開槍，我們也不開槍！」

衆人點頭。

申正義拿着鎖匙，一步一步走近那門，他的心實在是非常不安，打開了門，看到了陶彪炳，他會怎樣？自己又會怎樣？

這一位亞叔，也是協助過自己幾年的忠心伙記，而今要拘捕他，那實在是難以面對的一刻。

人畢竟是人，人是有感情的。

如果他開火，反而會更好，因爲這樣可以名正言順的還擊，並把他制服。

如果他俯首就擒，那又如何？

如果他出言求饒，那又更加不知如何是好。

他的心像十五個吊桶，七上八落。

他終於來到門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並且咬了咬嘴唇，他心中對自己道：「你是個警察，你要拘捕罪犯！」

他拿出鎖匙，先開了鐵閘。

並沒有什麼反應。

然後，他再開大門，依然沒有什麼反應。

當他一推大門，閃身入內，其餘的人也隨着他入了屋內，並分別閃向兩旁。

這單位入門處，是一條短短的走廊，右邊先是厠所，然後是廚房，申正義已閃身入了廚房。

前面是大廳與睡房，並有冷氣透出。

申正義道：「陶彪炳，你已被包圍。」

屋內並沒有人回應。

申正義雙手扣槍，走了出去。

大廳之內，執拾得非常整齊，兩間睡房，都是關了門，衆人已散開。

申正義道：「出來，舉手走出來！」

雖然這兩間房都是用牆間格，但這麼近說話，應該是可以聽到聲音。

如果裏面有人，一定已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可是，兩門仍然緊閉。

申正義知道，陶彪炳並不是一個普通人，他深藏不露，否則他如何策劃這一個膽敢威脅警方的計劃？

四人分別閃至兩門之旁。

申正義大聲道：「你已被拘捕，快舉手投降，否則我們撞門而入！」

依然沒有人聲。

申正義示意，左邊兩人先開了頭房的門。

裏面是只有一張床的睡房。

另外兩人再開第二間，申正義雙手扣槍，指着門口，只要裏面有什麼反應，他便會開槍。

可是，門開了，裏面是空空如也！

屋內根本沒有人！

「怎麼會這樣？」

衆人入兩間房去看，這種五百多呎面積的單位，根本沒路可逃，而且兩邊的窗門也沒有打開，他是沒有可能逃下去的。

申正義看了一下，發現頭房應該是陶彪炳住的，裏面還掛有他穿着軍裝的照片，他年輕時也是威風凜凜的。

另外一間房間是亞MAY的，裏面收拾整齊，還透出一些香味。

申正義用對講機，對亞MAY道：「亞MAY，你父親不在屋內，快上來！」

亞MAY聽了，立時上到樓上。

「怎麼？我爸不在屋內？」

「不在，不過，冷氣是開了，燈也開了，連廚房的抽氣扇也開了，這是刻意的做成屋內有人的現象……」

「他去了那裏？」

亞MAY走到頭房，一看之下，便道：「我父親一早便溜開了，並且搬走了他的電腦……」

「他搬走了電腦？」

「還有，他搬走了電視機、無綫電話，那些東西全不見了！」

「他去了那裏？」申正義問。

亞MAY又再看家中的電話，電話是駁有錄音器的，錄音帶轉動了一部份，她試聽一下，並沒有什麼留言，反而有一聲「極」的一聲。

亞MAY道：「對，這一切都是我父親故意佈置的，連這錄音也非常巧妙地利用了，當我打電話回來，聽到有人拿起電話，其實是這錄音電話作怪！」

「那麼，他去了那裏？」

「他完全沒有對我說過！」

「他搬了那麼多東西，可以去那裏？」

亞MAY在父親的房間之內，看了又看，忽然，她看到那小小的寫字枱上有一張紙，那紙已被揑作一團。

她把紙團打開。

上面有些鉛筆字，是英文字SOB。

「SOB！」亞MAY叫道。

申正義道：「發現了什麼？」

「你看這張紙……」

她把紙遞給申正義，申正義接過，看見這三個英文字母，道：「SOB，SOB，好極！」

「是的，我們今早說過！」

「SON OF THE BITCH——狗娘養的！」

「SUN OF THE BEACH——海灘的陽光！」

「對，我們今早說過。」

亞MAY道：「我知道了，我說這句粗口，是因爲在外因多年習慣了，會不自覺而脫口而出，今早，這幾個英文字，已使我父親知道我也參加了這個行動，當然，後來他更加證實了。」

「還有什麼意思？」

「他以前聽過我說，但我却用海灘的陽光作解釋，說我並沒有說粗口——我記得他說過，你喜歡陽光與海灘嗎？我說，當然喜歡！然後，他說過，他還有一間小屋子，那裏的確是陽光與海灘！」

「屋在那裏？」

「我回來之後，一直很忙，沒有問過他！」

「他大有可能去那裏？」

「讓我找一找……」亞MAY在他父親房間找了又找，但却無法找到那個地址。

申正義道：「看來那個地方，應該是你爸爸控制一切的總部，他那些電腦、電視，全在那裏！」

可是，亞MAY翻箱倒篋，也無法找到那地址。

申正義道：「你的親戚知道嗎？」

「我們親戚不多，而且我剛回來不久，並沒有什麼接觸！」

不過，亞MAY依然撥了兩個電話，但仍然查不到陶彪炳那間屋在那裏。

正在無奈之際，電話響了。

衆人都靜了下來。

申正義道：「亞MAY，你聽，鎮定點！」

亞MAY點點了頭，大家屏息靜氣。

「喂？」

「亞MAY，你在家？」

「是的，我……我剛巧有些不舒服，回來休息一下，你在那裏？」

「我？我正在晒太陽！」

「在那裏？」

「在我新界的屋子，你來不來？」

「來……你的屋在那裏？」

「沒有地址的，不過，如果你來，是很容易找的，你來嗎？」

「怎樣找？」

「你來到桃花灣，直往海灘，那裏只有一間小石屋，那便是了！」

「桃花灣？在那裏？」

「你只要到小巴站，一問便知了！」

電話已斷。

亞MAY問道：「桃花灣，你們知道嗎？」

申正義道：「知道，我們立刻去。」

「我也去！」亞MAY道。

* * *

半個鐘頭之後，他們已來到桃花灣。

桃花灣並不是一個著名的海

灘，不過，附近有兩個大海灘，很多人知道，因此，這個海灘也不算太難找到，桃花灣只是一個小海灘，經過一條小泥路，再過了一叢樹，一間小屋，果然在望。

申正義又再調派人手，分作兩隊進入石屋範圍內，然後再看情形進攻。

他們迫近石屋。

石屋門口，有一輛大太陽傘，傘下有一張帆布床，床邊還有一罐開了的啤酒。

很明顯，陶彪炳的確在享受人生。

布殊道：「申SIR，我們立刻行動，否則這地方四野無人，很容易被他發現！」

「不過……」申正義似乎心有所想，道：「照理，他若與警方對峙，沒有理由還有這個心情！」

「怎會沒有？他自負必勝，有什麼好擔心？」

「會不會是一個陷阱？」

「陷阱？這裏可以作一個什麼陷阱？時間不多了！」

申正義道：「好，分兩隊，左右夾攻！」

四人一隊，布殊領左邊，亞樂領右邊，兩人用非常快速的步伐，向石屋攻去。

申正義與亞MAY及其他人在不遠之處監視着。

八人很快入了屋。

屋內有音樂聲傳出。

布殊第一個閃身而入，叫道：「你已被捕，快……」

話未說完，「轟」的一聲，布殊已知不妙，可惜一切却已太遲。

轟隆轟隆 之聲不絕，轉眼之間，整間石屋已化爲烏有，沙灘上一片泥塵。

申正義與衆人伏在地上，他們也感到地面的震動，這一場爆炸，可以算是驚天動地。

布殊與亞樂，八個人完全殉職。

陶彪炳當然並沒有在內，他究竟去了那裏？這是一個大陷阱，一個沒有人會預料到的大陷阱。

衆人在這一刹的巨變中，似乎都痲木了，不知怎樣才好。

忽然，申正義的車上電話響了。

申正義如夢初醒的拿起，道：「我是申SIR。」

「申SIR。」是那非男非女的聲音。

申正義立時回到現實。

「我早已說過，你們鬥不過我，我知你們已把電梯中人質救出，但那並不代表什麼，你們不聽我的警告，我已向你們作出第一個報復，石屋內炸死了多少人？」

「你……你想怎樣？」

「依然是以前的要求，三百三十萬！」

「如今我們再沒有人質在你手，你又殺了多人，我們爲什麼還要向你付款？」

「你想知道嗎？」

「你在恫嚇？」

「好，讓我告訴你，你還有一個小時，如果再不付贖款，三時之後，每十五分鐘，將有一個公衆地點發生爆炸，一直到你們付款爲止。」

「什麼地點？」

「你想知道？在三時十五分便知道。」

陶彪炳是個爆炸專家，單看這一幕石屋的爆炸，實在使人驚心動魄，沒有人願意再見這種場面。

如果爆炸發生在公衆地點，那更不堪想像，時間已經大爲緊迫，申正義知道自己再沒有多少選擇。

申正義叫道：「好極，我付款！」

「這才像個樣子！」電話裏傳來非常暢快的笑聲，仍然是那不男不女的聲音。

「快說！」

「其實那並不是我要的，而是我應得的，你聽着，三時正，把舊鈔票三百三十萬元，放在上環地鐵站的北邊的出口。」

「北邊有好幾個出口，我不敢確定那位置。」

「往港澳碼頭那個出口，出口處有一個新款的垃圾筒，你們先把垃圾筒弄乾淨，然後放錢入內。」

「你親自來收？」

電話又傳來一陣笑聲，道：「這是一個愚蠢的問題，而我不喜歡再跟愚蠢的人多說一句話。」

電話已斷。

申正義與亞MAY懷着哀傷的心情回去，因爲，來這石屋之時，布殊與亞樂仍然是活生生的，充滿鬥志，誓要把匪徒繩之於法，然而，而今回去，再沒有布殊與亞樂等八人，他們已經隨着石屋的爆炸，而灰飛烟滅。

可是，也沒有太多的時間讓申正義哀傷，因爲付款在即，他一邊駕車回警署，一邊吩咐他的下屬，預備付款的一切應付辦法。

到了警署，申正義才發覺亞MAY神情萎頓之極，便道：「你先回去休息！」

亞MAY道：「不，我回到那裏去？」

「回家！」

「家？」她忍不住的哭了起來，半晌才道：「我不回去，在那地方，我會想得更多，甚至胡思亂想，我要一起去緝拿兇徒！」

「你……」

「不用擔心我，有工作的時

候，我自然會振作起來，請派我一份工作！」

申正義知道，在這個時候，與她爭辯也沒有什麼意義，於是，立即回到自己的辦公室。

那時的時間是下午二時三十分，離付款的時間尚有三十分鐘。

辦公室內已有另一班探員在等候，衆人一見申正義進來，便齊齊起立，向他致敬。

在這種衆志成城的氣氛之下，申正義精神也爲之一振，道：「多謝你們——付款的安排怎樣？」

「我叫亞培，我負責這個錢袋的設計。」他指着枱上一個普通的旅行袋。

他打開旅行袋，內裏已有了一大疊鈔票。

亞培道：「申SIR，當我再拉上這拉鍊的時候，如果有人再拉開拉鍊，裏面將有兩個裝置會爆開，第一個是一種最小型的催淚裝置，拉開拉鍊那人立即會不舒適的；第二個是一個永不脫色墨水的爆開，所有鈔票立時染上顏色，而這種顏色也會射開三十呎範圍，那拿錢的歹徒大概也避不了！」

申正義道：「好極。」

另一個探員道：「申SIR，我叫亞狄，我負責裏面的追蹤器。」他伸手入旅行袋內，在底層的地方，拿了一個像水銀電池般的東西出來，續道：「這個追蹤器，連接我們的追蹤雷達。」他又在身上拿出了一個小型袋裝電腦，打開了盒蓋，又道：「當我們開了追蹤器，這小螢幕會出現光點，在五百米範圍內，他逃不過我們的耳目。」

「好極。」

另一位探員道：「我叫雷公，這旅行袋內的鈔票全是眞的，因爲我們發現匪徒非常厲害……」他遲疑了一會，道：「我不是長他人志氣……」

申正義道：「我明白，這是事實，事實擺在眼前，我們要面對，你們這個決定好極了！」

最後是一位高級督察高凡發言道：「申SIR，我叫高凡，雖然我們以前沒有合作過，不過，我有信心，我們的合作，一定非常好，因爲我們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願望：把匪徒……」

申正義與高凡齊道：「繩之於法！」

高凡道：「好極，我們一開口已合作成功。」他頓了一頓，道：「我剛才在電話上，已知道放置付款的地點，我早已派人在上環站附近部署，而我是整個武裝部隊的指揮。」

「有多少人？」

「三百人！」高凡看着申正義的臉色，道：「我決定派那麼多人，因爲歹徒非常狡猾，爲了保證可以把他緝捕，我們不惜動用很多人力物力。」

「他們已去埋伏？」

「是的。」高凡拿出了一張簡單的地圖，「地圖的中心是那個放置贖款的垃圾筒爲中心，四周都佈滿了我們的人，有軍裝也有便裝，我們甚至知會了飛虎隊，只要他們一接到我們的通知，就會立刻行動。」

申正義看看手錶，道：「現在已是二時四十分，我們立刻出發。」

衆人分乘私家車出發，高凡、申正義與亞MAY坐同一車，商量一些細節。

上環站並非一個十分繁忙的地鐵站，尤其是在這個時間。當他們來到那個垃圾筒，申正義親自把那個旅行袋放了入內。

他這樣做，是爲了讓那個歹徒知道，他是眞的付款，那個歹徒當然早已埋伏在附近，他應該看得清清楚楚。

然後，他們離開了垃圾筒。

高凡道：「我們已通知這座商業大厦的負責人，那處二樓有一個房間，正好望着這個垃圾筒的。」

三人到了那房間。

果然，這房間的窗口對正那垃圾筒，附近幾十呎範圍，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負責那個追蹤器的亞狄也在。

申正義道：「追蹤器有效嗎？」

亞狄打開了小型電腦，小螢屏上出現了一個閃動的小光點，亞狄道：「一切運作正常。」然後，他把小電腦關了。

申正義問道：「爲什麼關了？」

「在沒有人來動這個旅行袋之前，不用使用這個監察器，我害怕虛耗太多電，到要用之時，反而沒電。」

「好極，而今有多少對眼睛望着這個垃圾筒？」申正義道。

高凡接口道：「有差不多四百對眼睛！」

四百雙眼睛望着一個垃圾筒，只要歹徒一出現，就算他有辦法化成一隻蒼蠅，他也不能逃過四百雙眼睛。

街道之上，行人時多時少。

申正義看看手錶，已是三時。

亞MAY突然變得非常緊張，她不自覺的握着了申正義的手，而申正義也感覺到她手心沁汗。

申正義道：「不用緊張！」

亞MAY點點了頭，眼中充滿了感激。

忽然，有人走近垃圾筒，看來那是一個拾荒的流浪漢，大有可能是歹徒的化裝，衆人都緊張起來。

申正義用對講機道：「各單位注意，沒有我的命令，不許妄

動！」

那個流浪漢想打開垃圾筒，忽然，又有另外一個女人走上來，這人蓬頭垢面，非常污穢，撲上那垃圾筒處。

這女人實在非常骯髒，連那個男的也害怕起來，竟然不再想抄這個垃圾筒，避之則吉的走開了。

衆人吁了一口氣，看來這個並非歹徒。

至於這個女的，是否歹徒的化身，那更沒有一個人敢肯定。

這個女乞丐，趕走了那個男的，似乎十分滿足，她伸手入內，似乎是發現了一些東西。

申正義連忙道：「各單位準備！」

可是，那女乞丐拉出來的並不是那個旅行袋，而是一個可口可樂的罐子，那女乞丐把罐子搖了幾下，發現裏面仍有一些，於是，把罐湊近嘴邊，仰頭喝下。

然後，她施施然的離開。

衆人又再噓了一口氣。

申正義再看看手錶，已是三時十分，這一番擾攘，已過了十分鐘。

申正義自言自語道：「爲什麼還沒有出現？」

忽然，他發覺這不是陶彪炳的性格，他是一個非常準時的人。

「沒有理由，沒有理由！」

高凡道：「不用緊張，他逃不了四百對眼睛！」

申正義道：「亞狄，打開小電腦！」

亞狄依言，開了小電腦，驚呼道：「歹徒已拿走了旅行袋，並且……」

衆人立時圍着亞狄。

小電腦螢屏的光點，正向北而去。

「他怎會拿到旅行袋？」

申正義急道：「各單位出動！」

他自己也跳了起來，立刻衝了下去，他走向垃圾筒，一手拉開，只見裏面果然是空空如也。

那個裝滿了錢的旅行袋不見了！

實在難以使人相信，但那是事實。

他感到一陣憤怒，因爲他又被陶彪炳玩弄了一次！他一脚踢開那個垃圾筒。

只見垃圾筒的下面，竟是一個水渠的鐵蓋，這時，他才恍然大悟。

申正義道：「下水道！」

原來這放垃圾筒的下面，是一個水渠鐵蓋，垃圾筒蓋着水渠，歹徒開了水渠蓋，從垃圾筒旁邊伸手把旅行袋扯了下去，因此，幾百對眼睛之下，仍然沒有被發現。

申正義道：「高凡、亞狄、亞MAY，隨我來！」

亞MAY並沒有回應，她不知去了那裏。

高凡、亞狄齊應，申正義一心想追歹徒，已不理會其他一切，奔向附近的地鐵入口。

很快他們找到了那個地鐵站入口的最高主管，並簡單解釋一切，那個主管十分合作，拿出了一份詳圖，圖內有各地去水道的入口以及出海的各處詳圖。

亞狄看着那個小電腦螢屏，比對着這一份地下水道的詳圖，指着那處，道：「歹徒應該在這條水道！」

申正義道：「我們下去！」

高凡道：「好極！」

亞狄道：「有了這詳圖，這傢伙不會再逃過我們的五指山！」

申正義再用對講機通知所有單位，道：「我們入下水道，各單位請分派各人，在各處附近大渠出口把守！」

小電腦螢屏上，光點一直向前走。

亞狄道：「快，我害怕他走脫了！」

兩人沿着詳圖的通道，入了一個在地下鐵路旁的一個門口，那裏寫着「緊急通道」。

出了那個緊急通道的門，他們立時聽到了潺潺的水聲，再跨過一個圓形的出口，前面已是一條廣闊的下水道，下水道水勢相當洶湧，但並不太深。

亞狄仍看着螢屏道：「前面……」

三人向前走，不一會，前面竟出現了三個分叉口。

亞狄道：「三個分叉口，結果都是出大渠口，歹徒正在當中的一條！」

申正義道：「我入當中的一條！」

高凡道：「我從左邊包抄！」

亞狄道：「我往右邊！」

三人都抽出了手槍，然後分別往叉口去。

申正義一直向前走，這圓形的大渠，洶湧着臭味的水，忽然，黑暗之中，他仍見前面一閃。

申正義喝道：「炳叔……」

聲音在地下水道中廻響着。

「你不要再逃了，你逃不了！」

突然，前面黑暗之中，出現了火光，申正義連忙把身貼近渠邊，「轟」的一聲，一顆子彈擦身而過。

申正義不再遲疑，開槍還擊，一時之間，子彈橫飛，過了一會，一切又靜默下來。

申正義仍身貼渠壁，一步一步的爬向渠口處，爬了十多步，來到了另一條大渠。

看來三條分叉的渠，又再滙合在這裏。

那邊——左邊又傳來槍聲。

申正義知道，左邊應該是高凡，他非常謹慎地向左邊移去，突然，他好像碰到了一些什麼似的。

他整個人立時轉身，正想開槍。

可是，一個照面，那人叫了一聲，却是高凡。

「你沒事？」

「沒有。」

這時，右邊又傳來槍響。

「我們可能中了計，歹徒對於這個地下水道非常熟悉，他引我們來了這邊，其實他是全力改向右邊！」

亞狄是在右邊。

兩人再度沿着石壁往右邊去，那邊槍聲更密，因爲地下道互通，而聲音在道中廻響，實在使人的耳朵感到非常難受。

忽然，傳來「哎呀」一聲。

似乎有人中了槍。

申正義叫道：「亞狄？」

申正義一出聲，已暴露了他的位置，而一顆子彈已向他飛來，幸好只在額前擦過。

亞狄的聲音，聽來他受了嚴重的槍傷，斷斷續續的說話。

「前面……他在……前面！」見

「你怎麼了！」高凡也忍不住的叫問。

另一顆子彈又再向高凡飛來。

歹徒似已佔了上風，他們再不能暴露所處的地方，否則……

高凡忽然發現了旁邊似有路可轉向亞狄處，他不再多說一話，往那邊爬去。

爬了過去，已見亞狄躺在水中，幸好那水並不十分深，只浸了半個身體，而他手上仍拿着小電腦螢屏，螢屏之上，仍有那顆光點在閃動着。

高凡衝了出去，一手把亞狄扯上來。

就在這一刻，又是「轟隆轟隆」幾聲，高凡放開了亞狄，身體滾動，回擊了幾槍。

不過，高凡再沒有氣力開槍，因爲他身上已中了幾槍，這一回擊，已是他最後的力量。

亞狄又再中槍，本來已被拉上石壁，高凡中槍便撒手，他又再滾回水道之內。

又再是一連串的槍聲，亞狄再沒有反應。

那打開的小電腦螢屏，擱在水道之上，上面還有那顆光點在閃動。

申正義知道，兩位同伴可能已死，不過，他並沒有害怕，反而趁子彈橫飛之際，衝過了那邊。

在槍聲不斷之時，他看到了陶彪炳的身影在不遠之處，在大渠渠口旁邊。

他趁着仍未被發現，貼着石壁，一直往前爬去，他希望可以撲過去，制服陶彪炳。

如果是面對面，他絕對有把握可以生擒陶彪炳，問題是如何與他接近。

一連串槍聲過後，又是沉默。

不過，申正義仍然向前爬去，不一會，他果眞看到了陶彪炳的背影。

他心中一喜，想撲出去。

就在這時，他感到頸上一涼。

「不要動！」竟是陶彪炳的聲音，而那涼涼的東西，是他的槍嘴。

「你想怎樣？」申正義道。

「我想怎樣？你來得正好，護送我出去，本來，我是打算出了大渠，跳上泊在附近的飛翼船，可以用瞞天過海的方法，到了澳門，那時是天空海闊任我飛翔，我去什麼地方也可以了！」

「你妄想！到了澳門又如何？入大陸？入了大陸你仍逃不了！」

「不，入了大陸，我有錢，有錢自然……」

「炳叔，還是懸崖勒馬吧！」

「你而今叫我停手？太遲了……」

「不！」

「不要再多說，而今我已改變了主意，有了你這個最重要的擋箭牌，我可以要求直升機……」

「不，炳叔，這是你最後的一個機會！」

陶彪炳用力把槍口壓向申正義，道：「你再多言，我一槍打死你！」

申正義無法。

「舉手！」是清脆的女孩子的聲音。

「你是誰？」

「是我！」

「是你？你是亞MAY？」

「是，正是我，爸，你放下申SIR！」亞MAY雙手擎着槍，指着黑暗處的兩人，而他在水影反映之下，完全暴露了身影。

「怎麼是你？」陶彪炳的聲音充滿驚愕。

「我一直在外國攻讀犯罪學，而且副修爆炸學。」

「爲什麼我一直不知道？」

「因爲我要給你一個驚喜，我雖是一個女兒，我也可以繼承你的衣砵！」

「天！怎麼會是如此？你不是當警務處的公關？」

「是的，不過，因了你的出現，我有機會一展我所長，但想不到我要對付的却是我的父親！」

「亞MAY，你走吧，我不想傷

害你！」

「爸，你收手吧！我也不想傷害你！」

「不，我沒有再回頭的路！」

「有的，只要你放下申SIR，舉手出來投降！我會請御用大律師替你辯護！」

「你不用多說，快走，否則我……」

亞MAY不單沒有走，反而一步一步的走上前來，因爲她並不相信她的父親會對付他。

陶彪炳道：「你不要再走近一步，否則……」

亞MAY依然向前走來，她走一步，陶彪炳扣着申正義往後退一步。

一步又一步，陶彪炳漸漸退至大渠渠口。

「爸，你開槍吧！」

「不，亞MAY，你不要再迫我！」

突然，亞MAY雙手一扣，子彈已飛出來，不過，子彈並非向着陶彪炳，而是向着渠頂。

不過，在這緊張的時刻，陶彪炳已不知她向那裏射去，他只知道這唯一的女兒，自己一生中唯一的希望，竟然向自己開槍。

他向後一退，不知絆到了什麼，倒了下去，申正義趁這大好的機會，甩開了陶彪炳。

陶彪炳一個翻身，不再理會什麼，便向大渠渠口奔去，來到渠口。

地下水幾乎浸至他的腰間。

陶彪炳望着滔滔大水，又看見外面有波濤湧入，一時之間，整個人呆着。

他感到自己一生人，竟是如此的失敗，最失敗還是全心全意栽培的女兒，竟向自己開槍。

他立時覺得人生實在再沒有任何意義，他整個人似要崩潰，他把手中的旅行袋抛了出去，然後，一個奮身躍出，人也隨地下水衝了出去。

亞MAY看見了，立時要衝出去。

申正義看見，知道這一切都無補於事，也及時衝上去，一把把亞MAY摟着。

亞MAY想掙脫他，並且帶哭道：「我害死了我的爸爸，我害死了他……」

「不，你沒有……」

「我不是想向他開槍，只想嚇他一下，讓他分神，放開了你之後，我可以撲上去，把他拉回來……」

「我明白，我明白你的用意！」

「可是，我這樣却害死了他！」

「不一定，我們立刻去看看。」

兩人走回下水道，途中看見亞狄與高凡已浮在水上，申正義拿出無綫電道：「快派人下來，叫白車！」

他又再叫道：「守着大渠口的單位，有什麼發現？」

「有……血水自海底浮了上來！」

亞MAY搶了他的對講機，問道：「看見有人浮上來嗎？快派人下海去……」

兩人迅速上了地面，並奔向大渠口。

大渠口正是港澳那些飛翔船泊岸的地方，早已有一大批警察圍着。

兩人走到岸邊，往下面看去，果然只有灘血水，連陶彪炳的屍體也看不見。

「怎麼？」亞MAY哭道。

一個警察道：「我看見有人撲出，先被水衝出去，而那邊剛巧有一艘工程船退後，那艘船是用車葉推動，看來那人已被捲入了車葉！」

「爸爸……」亞MAY非常激動，要往下跳。

申正義一手擁着她，輕聲道：「這是他自己的選擇，你躍下去，也無補於事！」

果然，陶彪炳已被車葉打成肉醬，幾天之後，才發現一些斷肢殘體。

申正義整組人都立了大功，不過，他並不開心，因爲兩個第一次與他合作的伙伴都殉職而死，而這一宗有史以來出現的重案，主犯竟然是自己得力手下之一，還有，亞MAY因受到極度創傷，已遞了辭職信。

陶彪炳的一失足，成了多人的千古恨！

——完——

新派湖海恩仇錄／金戈・文　可飛・圖

天目風雲

靈山被毀　主僕逃難

是黎明時分，山行人少，偶或見三二樵夫出沒，山徑依然清靜，幾聲鶯啼，時聞咕咕，顯示出春田當耕，山田不多，也所以少見老農起早。

這裡是天目山下……突然，傳來了車聲，顯示出有人來了。

是一輛獨輪小車，獨輪將車一分爲兩，左右就得份量平衡，否則推車人就會搖擺不定。現在，這輛車却是怪，左手一邊是個小包袱，而右手那邊，却是有個人蜷臥在車板上，至於那個車夫，却是個臉黃肌瘦的小伙子，挺吃力的支持着車身平衡，努力的推上山徑……好不容易，算是推上了一個山坡，山坡下有一條小山徑，而旁邊各有山樹叢生，蜷臥的人開了口，「小四哥，你歇息吧！」才說上七個字，這已可聽得出，他的氣喘聲比車夫更急更促，好像他比車夫更吃力，更辛苦，可是語聲所示，他並不是個年老孱弱、疲憊不堪的老翁啊，爲什麼會如此的氣喘力促？

至於那個小四哥，他是衹能點頭示意，然後，一瀉而下，可憐，瀉力極大，令他不克支持小車的瀉勢……幾次努力吸氣，拚命擠勢，希望阻止這股瀉勁，對不起，這臉黃肌瘦的車伕子，是無論如何制止不住這股瀉勁，越來，他自己越感到不是他推車，簡直是車子帶了他在飛。

砰然一響，咕咚，叭噠，轆……的響聲中，蜷臥的人是跌下了車，勢必如此。小車翻向右側，獨輪依然在空轉，至於那個推車的小伙子算是挫了一挫，總算是極快起身，一見車上人跌翻在地，他是滿臉焦急，搶了過去，一把抱住了他，一個翻身，看清了他抱的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年，臉色發青，而唇無血色，雙目緊閉，額頭冷汗淋漓，小四子將手移近他鼻端，不禁苦叫了一聲，他滿臉是水，已分不清是汗，是淚。

突然，小四子一個翻身，將那個死人——依稀看來像個死人，平放在地，將身上的小包袱翻來解開，裡面有一隻小匣子，開了匣，取出一個小葫蘆，去塞，用嘴對了那死人的嘴，只抖了抖，然後收起，塞好，平放，他是再不怠慢，用力的又推又搖，又捏又拍，再將「死人」半扶，像是半坐那樣，他一手扶住，一手猛力推擦背部……好久好久……聽到了咕咕的微响。

小四子長吁了口氣，才算放了

心那樣，將那個「死人」平放，仰臥……

半晌，喘聲連連中，那個「死人」算是變了半死人，並且，還在講話，即使是越說越喘得厲害，可是，他還在講，小四子拚命的阻住，但除了按住他的嘴之外，可絕對不能阻止他說話。

「小四哥，我根本是廢人一個，你又何必多費心力，讓我死了，你帶了信物上山，你代我報仇。」可憐他這段話，幾乎說了盞茶的時間，並且，這喘氣，簡直比牛還大，他心跳更促，眞令人相信，他或會就這樣的氣絕身亡。

「小主人，求你看我可憐，你就別再說話。」

小四子是翻過了小車，左手邊安好了小包袱，然後抱起了他的小主人，萬分小心的將小主人放在右邊，依然蜷曲而側臥，他是再不言語，將那獨輪小車的皮帶斜套在左肩，雙手一拉車柄……走……走得萬分吃力，蹣跚地……向山徑深處走去。

也不知走了多少時候，更不知轉了幾折幾彎，依稀可以看到眼前有幾株綠柳，有一泓溪水，而那柳蔭深處，却見炊烟飄空。

「到了，我們總算找到了。」是小四子的叫聲。

「是誰？」有一聲清越的語聲，微帶冷意，阻住了小四子的車，看清時，不知什麼時候，小車前多了一個年約三旬的漢子，此人雙眉斜飛，目光如鷹，而雖一身山居人的打扮，不過，英風外露，一看便知是個江湖中人，小四子因自覺已來到了目的地，所以，這說話也就比較的暢順，至少，他是不再有什麼顧忌。事實俱在，他遠走千里，吃盡千辛萬苦，尚幸沿途有不知名的朋友出手相助，否則，他與他的小主人，早已命喪途中，也逃不過爲人暗算，氣穴被破，弄到如此狠狽之地步。

一路來，提心吊膽。

一路來，屢頻死地。

今日來到此地，在他認爲，已安抵平安境，所以，他心情暢順，見到了江湖人，他是再無戒心，小四子是雙手打拱道：「這位大哥貴姓？」

「誰與你稱兄道弟？」

第一句話就被悶煞，小四子是心中一陣酸痛，唉，自己氣穴被破，形如廢人，本不該與江湖中人稱兄道弟，臉色微變，聲音已現怯意：「是……大爺貴姓？」

「憑你配問我來歷？」

又是一個「悶窒」，悶得小四子沒頭沒腦，他是不再言語，推動小車走了，在他以爲，算了，怕了你這個大爺，道不同嘛，各走各路。

可是，你想走，他却阻止了你：「我問你是誰？你爲何不理不睬？」

小四子心中苦笑，好，有功夫的人就是如此的恃强欺人，他看了看這位壯漢，苦笑道：「在下與你，素未謀面。」

「所以，我才問你。」嗨嗨，又讓他堵截了話頭，並且，反將過來。

「我何必講給你知。」

「你敢？」

「唉！敢與不敢，尚在未知之數。」

那壯漢却是陰損。

小四子話尚未說完，他已是一把抓住了那個蜷臥在車板上的少年，一聲獰笑：「講是不講？」

小四子這可怔住了，一刹那，他是百感交集，想不到人到窮途，竟然莫名其妙的受辱，受排擠，一陣慘笑中：「好……很好……」

「好什麼？」

「眞英雄，眞好漢。」

「你太爺根本不是英雄，也不自稱爲好漢，我是卑怯的小賊，無能的匪類，我不會老了面皮，自命不凡，我更不屑與人爭什麼英雄，老子任性而行，率性而爲，你明白了沒有。」

好，再來一個「悶窒」，可憐，小四子是鬧了個啼笑皆非，莫知其可，想不到自以爲來到了地頭，却是在最後的時刻，還得面對不幸。

「好，我們認命！」

「也不必如此，我還得看你們值不值得我出手。」

半晌無語。

「我問你是誰？」

「靈山門下，我姓孫，名四柱。」

「嘿嘿，這個是……」

「唉！靈山少島主丘維蓀。」

「哈哈，原來是靈山島丘家之後人。」

「又該如何？想來是不值得大駕出手了。」

「哈！」一陣狂笑聲中，聽出他是萬分的歡暢，還加上七分狠意，孫四柱不由一凜。

「誰不知靈山島乃是七十二島的總島主，誰不知靈山島的財富可敵國，更又有誰不知靈山島主丘神通的清靈訣、連山掌乃是天下第一的殺手神招，哈哈，想不到，我可以扣住了他的後人。」

「也是唯一的後人了。」孫四柱氣極而言。

「喔！那更加不壞，我得好好的款待他。」

「就怕你不敢！」

「爲什麼？」這大漢可是個聞聲知意，分明，他已聽出了言中有蹺蹊。

「我怕你沒這大的家底來招待我家小主人，你以爲，你可以從我家小主人身上取得便宜，唉！江湖上有多少人在追踪我家少主人，再說，憑你大爺，不是我說句輕視之言，你還不配招待那些朋友呢！」

別看孫四柱臉黃肌瘦，也別看他氣喘，氣息不繼，但是，他說的話依然是鋒芒畢露，而且，刻骨心寒，那個大漢臉上，刹那間連變了數變，看得出，他也是信了孫四柱之言，他也得有所衡量得失之比。

「憑你一句話，老子就得會會那些江湖豪客了。」

「可惜，你不會得到很多的酬勞。」

「什麼？」

「靈山島敵國之富，已有人執掌，清靈訣、連山掌也已失散。」

「啊！」

「非但如此，老島主多年來所搜集的七十二種劍譜，一百三十六種刀法，天下唯一的寂心內照法訣，全已毀了。」

「怎會毀的？」

「哼哼，靈山島也能毀了，試問，島上有何物可以倖存，除了我們這一對……唉！對頭的香餌之外，試問，又有誰能倖免？」

轟的一陣震，大漢是木立當地。

是啊！風聞靈山島主乃當今武林中之泰山北斗，自從廿年前，在靈山島樹起了七十二島總島主的大旗後，他們是絕足中原，只是在海域水中稱雄……十多年前，轟動了江湖的渤海大戰，東瀛水月流劍道，高手十七人，爲爭奪各執一詞的無名劍譜，丘神通仗劍單鬥十七高手，激戰一月，丘神通劍傷十七東瀛來客，捧得無名劍譜而歸，從此以後，靈山島已顯示了其傲視江湖之能耐。一面日影海潮旗，令島國懾伏，武林俯首。

廿年前是樹起了海島聲名，分明是植基立礎，又該在多少年前了，於此可見，丘神通是個深謀遠慮，目光如炬的有心人，試問：有誰可以破得了他總壇基地？又破得了靈山島，此人之精明，此人之計謀、武功，在在高出丘老之一籌，否則，又怎能毀得了靈山島。問題也就更清晰了，試問：如此之人才，他怎會放得活人脫出其佈排圈套？

大漢是惘然若失！

孫四柱是慢慢的，推動了這獨輪小車，在他以爲，大漢必定有所阻攔，但是，他失望了，因爲，這大漢宛如泥塑木雕的站在那裡，顯然，他已爲孫四柱這一番話僵住了，他無法有所表示。可是，他却明白，自己的出言太莽太絕，令自己根本無法有轉圜之餘地，他不敢豁了出去，他更不忿莫名其妙的吃了啞巴虧。

想不到，自己橫行天下，素來傲大狠辣，今日，也竟然成了個畏刀避劍的憊懶漢，他幾乎發了狂。

小車吱吱格格的，已走在他身後，倏地他咬牙，可又立即平靜了下來，臉色一時血紅，一時鐵青，也不知過了多久，大漢眼前却飄來了一個苗條的身影，一聲輕笑，對大漢道：「蟹哥哥，什麼風將你吹僵了！」

一聲極難聽，且又夾雜着三分乾澀口氣的長嘯！大漢是一個大盤旋，當地立即捲起一陣極强烈的旋風，那苗條的女子，好似知道大漢會有此一着，格格的輕笑中，一條青影一對一折，跟着這股旋風，扶搖而上，飄然而下。

可是，當女子脚步着地，喉間一緊，一聲慘叫中，只見那大漢是滿面兇狠之氣，一手已扣住了一個少女的七寸……

「蟹哥哥，你瘋了！」

「是，我瘋了，我是讓你這一對兄妹氣得瘋了。」

「不要臉，是我們氣你？眞不知廉耻！」

「白魚精，你與我滾了出來。」

「是你自己有眼無珠，我幾時隱藏了？我幾時離開了你三尺之遙了？」說話中一個身穿蓑衣，年約廿七八歲的漁夫，在大漢面前出現：「你抓住了我妹子幹什麼？是我說你有眼無珠，眼大量淺，是我斷定你虎頭蛇尾，是我吃準你，是個第八流的江湖漢。」

「你還講？」他的聲音，已顯示出無比的憤怒。

「老實說，我言無錯漏，如果你尚有三分廉耻之感，你放手，放下我妹妹。」

半晌無言，而大漢是慢慢的，慢慢的，他低下了頭，而右手也慢慢的，慢慢的，將手指鬆了勁，更可以看到，這本來不可一世的男子漢眼中，在慢慢的，慢慢的，流下了眼淚。

「蟹哥哥，你哭了？」沒回音，「你怕羞了？」還是沒有回音。

而大漢却是一步一步離開了那女子，慢慢的，他由胸前掏出了一物，向那漁夫的走了過來。

「老紅，你這是幹什麼？」那個漁夫在問。

「我輸了。」

「輸了就輸了，你我眞會計較這些鷄毛蒜皮的小事？」

「大丈夫言出如山。」

語聲才畢，笑聲立起，是那個漁夫在笑，笑得極放肆，並且，好似他碰見了世上唯一可笑之事，忍不住，也根本無法可忍得住的那樣，笑……笑……笑……

刷的一陣勁風，大漢是滿面殺氣的向那漁夫一劈掌，這可令人陡的一驚，爲什麼？這大漢的一掌，看來是同時不憤而發出，也可說是隨手一掌，但掌聲中隱聞風雷之響，分明已是絕跡江湖垂百年的九天風雷掌，據前輩言傳，這九天風雷掌是玄門中，無上羣魔神招，掌力之强，掌法之精、密、愼、嚴，允稱武林一絕，可是，這大漢卅來歲年紀，照例，沒五十年的道家、玄門眞力的鍛鍊，絕不可能練成這威震武林之玄門羣魔掌法。

可是，還有奇怪的事，那個看來毫不起眼的漁夫子，對其如此巨大威力的風雷神掌，竟然毫無畏懼之感，他這裡一掌擊到，明明已將掌力佈滿了前後三尺之方圓，即使不架不阻，就得左閃右避，以免受傷，那想到，這個漁夫子還在笑，並且越來越高興，若然，當那風雷神掌一現之下，他老人家彎腰捧腹，還在笑個不停……

照理，漁夫子是走了個失着，不閃不避，那麼，勢必爲大漢佈置週密，而勁力驚人的一掌擊中。

那想到那漁夫子是捧腹大笑時，有意無意的，竟然避過了大漢所發來「忍無可忍」的一招了。

大漢算是淸淸頭腦，雖然臉露驚徨之色，但是他是不再發第二招，只是惡聲惡氣的嘟着：「爲什麼你不收贏注，爲什麼你不以我的十三頁玄都訣……」

「唉！」那個少女在一邊微微的嘆了口氣，繼續說了下去：「蟹哥哥，想不到你自命機智過人，而今也爲了一時失着，而神昏心迷，你非但料不準，更且，看人也失了準，我哥哥豈是貪小而失義之徒，他不過要你對江湖事，需得審愼詳密思考而已，他豈會收取你以性命相拚、力搏三兇而得來的玄都訣！」

「大丈夫願賭服輸。」

「賭什麼？」是那個漁夫子又在嬉皮笑臉的接了口，總算，他是笑停了：「姓季的對朋友，兩脅插刀，豈在乎這身外之物，何況，這又是我朋友的東西？老實說，蟹兄，你如此目空一切，你如此的獨來獨往，我眞替你擔心。柏老前輩死得慘，這是事實，但是，你不能開展胸襟，你不能擇交而聚，並且，你又不肯深藏不露，我眞代你擔心，你終歸有一日，會莫名其妙的消失在江湖中。」

「我不在乎。」

「將你一身好本領，斷送給了武林敗類？」

「只要他們敢……」

「他們哪會不敢……唉，蟹兄，走吧！總算，你也有個分寸，你會縮手……」

「沒有，我根本沒有放了手，不過，我得另有打算。」

「這更好，你不能用心思，作盤算。」

「可是……」

「算了，蟹兄，走吧，今日，我總算捉了幾條魚，請你喝酒。」

兩男一女走了，越走越遠，幾個轉折後就失了踪跡。

可是，在兩邊的密林中，突然，交叉而下，飛來了兩條黑影，不，簡直如兩縷輕烟，兩條黑影一對面，只見兩個鬼也似的怪人，你對我點頭，我對你拱手，好似啞巴做戲，半晌，兩個怪人來到了左山咀，一人揀取一塊山石，雙雙用指甲有所刻劃，看來做妥了，放下，一縷輕烟過處，兩個怪人又不知所踪了。

在正午時分，這條山徑前，來了一個形如叫化子的小伙子，看來，他是跟踪獨輪車而到此地，此人看看是個叫化子，但是雙目精光閃爍，手輕脚捷，分明又是個武林中的硬手，可是，當其看到了這兩塊山石時，他的臉色倏的一變，手一抖，嘶的一聲輕爆，就見一道黃色的火烟，直竄半空。

然後，他一彎身，將這兩塊山石取起，上面分明有着極深的指甲痕，一塊淸晰地刻劃着三支箭，一團火，另一塊則四個字刻得蒼勁有緻：「擅動者，死！」

叫化子是冷冷一笑，雙掌用力一拍一震，咯咯聲中，微聞「且慢」，可是山石已爲其震成碎粒了。

但是，叫且慢的，却也不慢，並且，聲到人到，乃是個年約四旬開外的中年美婦人，當其趕到，看見山石已碎時，她是臉色微變道：「你就是性子急。」

形如叫化子的，臉色微變，而微帶不豫之色的道：「這又值得大驚小怪嗎，人家怕落魂教，我可不怕。」

美婦人是不再言語，而且，聲色不動，但是，遠處已隱聞煩雜的步聲，漸漸的，漸漸的向這山徑走來，形如叫化子的大漢一聽步聲，臉露驚疑交集之色，對美婦人再望了一眼，發現她是神色恭肅的，站立在一旁。

末了，只見一條人龍走近來了，爲首的是兩個手托金斧的大力士，後面的是一張十分華貴的太師椅，上面坐着個面淸目秀的文士，一身白衣，左手托一碧玉如意，臉上帶笑，臉容憊懶，四個枱椅的人，却是四個看來十分妖嬈的少女，一色翠綠的雲扇，荷色長裙……而椅前，力士後，分左右，有兩個紅袍老人，一個臉黑如漆，一個膚如噴血，而在椅後面，却跟

來了廿來人，有男有女，有僧有道。

這是什麼來頭？江湖上幾時多了這樣個門戶？

這一行人却是奇怪，好像全是啞巴！不過，除了四名枱椅的少女有些妖嬈之氣外，隊伍却是十分齊整，不見有什麼動作，也沒有看出有什麼號令，嗨嗨，一停全停，就如突然之間，全中了佇身法。

全場肅靜！

莫名其妙的，有一股令人萬分不舒服的壓力，壓在化子的心頭，突然，他好像經過了極大的掙扎那樣，張嘴想狂叫，但是，他叫是叫出了，可惜，這聲音聽來有着驚惶、嘶啞之感：「是什麼鬼門道？」

就是這一聲叫，四處依然靜寂，化子却會莫名其妙的感到恐懼，而耳邊却聽到了柔和的語聲：「我們是鬼，而尊駕是人，請問，你爲什麼毀了這靈石信符？」

「什麼靈石信符？」化子可有些顫抖之感。

「你掌力不壞啊！」

「這……呃……原來，這是你們的信符？」他指着地下的碎石，看來，他已是明白了靈石信符的來歷，但是，他想說：「這明明是落魂教之物。」但是，他耳中却聽到了這股柔和的語聲：「如果這眞是我的東西，你早已沒命了。」

嗨嗨，如此看來，是友非敵，化子不禁神經可鬆了一鬆，說話也就是暢順了些，語氣聽來也和緩了些：「尚幸不是毀了貴教之物，明明這是落魂教下之物。」

「對，所以我留下你，來問口供。」

化子心中想：問供？嗨嗨，這語氣又不對了，不成把我當作了犯人？

「你已是個犯人！」

啊！他還能料我心意？

「快講，石中有什麼消息？」語氣已轉森嚴。

「那來什麼消息？」

「爲何毀了它？」

「語氣極惡，哼哼，我就毀了。」

「好，好功夫，風夫人，聽說你教訓過他，說他太性急，那麼，我相信，妳是另有打算，風夫人，可否說出來，讓在下猜詳猜詳！」

「閣下是新近崛起江湖的『北斗教』主。」

「住口！」這可是鬨然斥責。

「不可提說我教主的名諱。」是那個黑面老人的吼聲。

「在下勢孤力弱，原不敢提及教主的名諱的。」

「這可好了，如此說來，你是不肯賜教了，好吧，去一留一。」

「不可！」是風夫人的叫聲，而那邊廂，只見金光一閃，一股勁風起處，一柄大斧已向化子連發三招，化子身手其實不壞，並且，一直在戒備中，那力士的大斧劈來，他是知此君的膂力驚人，不敢硬架硬接，即時施展靈狐身法，順勢抬身，游竄閃避，不想這力士別以爲他施巨斧就是個莽漢粗胚，他可是舉重就輕，而且出招輕靈多變，一招之中，另有七着分式，並且，式式制人，尚幸風夫人發覺得快，而出聲，出手相助，否則，化子是極可能在第七式下，爲那力士所傷。

風夫人是聲到人到，看她似個風度不凡的貴婦人，可是，這出手發招，分明是江湖上難得一見的一等好手，只見她五指扭曲，全不緊握，只是虛攏成拳那樣，食、中兩指雙雙挺出，似訣印，又如戟勢的，對準那大漢的黃金斧連晃三晃，這就可看出風夫人的出招凌厲，大漢的大斧非但無法進招，反而連連後退三步。

「好厲害的風雲劍法。」遠遠傳來了喝采聲，風夫人聞聲明意，分明是那個北斗教主的語聲，這語聲雖然並不響亮，却似是面對面，這就可看出了這教主的內力驚人，還有，聽來是他的稱贊激賞之詞，其實分明是他另一種示威之道。

風夫人對北斗教主之名，也不過最近才偶有耳聞，不過與自己的風雲劍法，失踪江湖至少有百年之久，自己也是偶一機緣，在近十年練成，爲了這一路風雲劍法，丈夫與兄弟幾乎送了性命，歷盡辛苦，再加上覓地靜修，可以說是耗盡心力，得以習成，在江湖上，是並無半點風聲外露，也可以說，根本無人能在三招之下看出來歷，可是這個北斗教主是毫無疑慮的說出這四個字，這四個字算是讓風夫人心頭捱了一下重擊。

化子總算是憑仗夫人之阻攔，讓他避厄運，爲了所謂「敵人之敵，即己之友」。又何況風夫人是出手救了自己，說什麼也得與她站在一綫，以示同仇敵愾。

所以，當力士住手不戰，他已自動的向風夫人身側靠近，風夫人雖說心中別有感受，但是神色依然，聲調不變的：「承讓，承讓，其實，小婦人是個無求於人，也無心插手干涉江湖過節之人，由於丐幫中人，有不少與我有些關連，這才請求教主慈悲。」

「風夫人，妳也不必太謙，既然出手了，就得讓我一窺全豹。」

「教主，你我風馬牛不相及。」

「不，妳我是大有關連。」

風夫人不禁轟的一震。

「本來我的意思是去一留一，現在憑你一句話，好！放了這化子走。」語音依然是如此之柔和，但

是在「放了這化子走。」這一句話的語音間，微聞一絲勁風，其時，太陽已在上升，陽光已普照當地。也因此，風夫人是看到了一條極亮的銀光打來。

化郎本是丐幫中能手，江湖奔波歷盡風浪，自然是養成了戒備不懈的習性，勁風微聞，銀光微現，他先是有警覺，由於聲勢所在，他是認了今日所遇的，絕對不是好相與，所以對於這些人的出手，來招，全當上了兇神惡煞來看待，何況，是那個看來是一行之首的出手？因此，他是奮全力，用江湖上十七種接發暗器中，號稱第一的「觀音手」來相抵。

祇見一條人影飛起，好個化郎，他是雙腳離地，頭上腳下，雙手下沉，一個「天覆地載」，虛勁一攏，而剛巧這一縷銀絲打到，化郎是雙手微微一沉，一開，然後一合，一揉……好，爲其將北斗教主打來的銀光，憑其一股「觀音攝鐵勁」吸住在雙掌之中，然後，他是一個倒，雙掌一用勁，還想用借勢用力，將雙掌所扣住的銀光擲出，奇怪，銀光一閃，不見了，而化郎的雙掌掌心，微微覺得一涼，咦，什麼暗器，可是，他還未弄清一切，而身邊又响起了那股柔和的聲音。

「你可以走了，一百日之後，你可在此聽候發落。」

什麼發落，爲什麼一百日之後？化郎是莫名其妙的，看着人龍，臉色惘然的想問，可是，北斗教中，已無人與他說話了。

「教主！」風夫人開了口：「我已說過愚夫婦與丐幫中人，有些關連，希望你能高抬貴手。」

「我已放他走了！」

「分明他已中了閣下的暗器。」

「我這暗器，風夫人，想不到你對武學之道的見識，並不太多啊！」

「小婦人本來就是個井底之蛙。」

「哈！哈！不凡，不凡，好，我就來解說解說，嗯，烈火先生，你代說話，我倦欲眠……」

「是！」那個臉如噴血的臉紅老人應聲而出，別看他在椅前沉着拱背，看來有些猥瑣，奉命而出，面對風夫人這一站，淵停岳峙，分明是一派宗主的氣派。

風夫人不禁一股消沉之意襲上了心頭，唉！江湖上，到底有多少奇能異士之人，埋名隱姓，不來插手干涉啊！江湖！唉，實在可怖，可驚，也難怪前人言之諄諄：「江湖走老了，膽子是小了。」老江湖實在是得膽子小啊！

「風夫人，奉教主令諭，來與你說明了這氤氳之氣化消之理，氤氳氣盛，可生萬物，可得其實，而返實爲虛，實而再化成氣，是乃妙術，夫人可明白否？」

風夫人不禁又是一震，什麼氣盛化生物，萬物返實爲虛，這乃中國生化之至妙至玄之理，凡有道之士，悟天人至妙之哲理，雖然，中原之武學妙旨，大部份與哲理有所脗合，並且，自從禪悅之理傳入中國，與中國本有之哲理，有所交流之後，可就發展成一時之文風。當然，文風所涉，勢必會影响武林中人，而影响所及，就此形成了丹鼎派，與實用派之分。

有多少具大智慧人物，步入了羽化冲擊，練氣練丹的門庭，也有不少是滲入了武林的拳、腳門中，發展了「一元」、「兩氣」、「三才」、「四象」等武術法門，最後就演變成了八卦、太極門戶，而那妙參天人的武當祖師張三丰出，建立了武當門戶，發揚了武當門戶，算是集其大成，而告一段落。

可是，不可避免的，還有不少參研古哲玄理的人才出，今日，這個北斗教，突然崛起江湖，分明是在古哲玄理之間另闢蹊徑而成門戶的。

至於氤氳化生之道，別有發展，成爲一種妙技，這，還是第一次聽到，不過，依然難明所以，有何種之妙用，這非得要掏摸個清楚。

「風夫人，你已明白氤氳之原理，好，我再來告訴妳，這位化子朋友，他已爲我教主的氤氳散所擊中，以後，每逢子午兩個時辰，他就會受到了痙攣，陣陣痛苦，越來越厲害，這因爲，教主已將其功穴封煞。」

「憑什麼？」

「那一股返實爲虛的銀光。」

化郎聽得明白清楚，自己已是沒來由的中了暗器，並且，這暗器……

「百日不得解藥，哼！恭喜你……化郎大爺……你會變成一具乾屍……也就是說，教主的氤氳氣炁會化爛了你週身之氣血……你會嚐到這個苦味。」

轟的一聲，化郎他是不禁心神俱喪，世上，那來這種暗器，不，武功的？還有，自己是俠義滿天下的大門派下的丐幫子弟，誰又有這大的膽，來招惹威震江湖第一大幫，北斗教？說來沒聽人提說過，並且，連個邊也沾不上，自己又怎會中了這樣狠毒的武功，而會落得如此陰毒的下場。

是自己囂張，是自己驕狂，不，北斗教可能有極大的盤算。

「走吧！別在這兒膩悶人。」又聽到那股柔和的語聲，而化郎見眼前人影紛飛，一股極重的壓力，壓得他氣也透不過來，但是那裏肯束手就擒的，一個借勁消力，腳步一錯，正想避閃之後，再看清形勢，不禁全身一緊，胸口一窒，眼前已看到了那個黑面老人，對其齜牙一笑，道：「乖乖的，與我滾出山去。」

化郎已是人已懸空，全身瘦軟，抖然一股勁推來，人已向半空飛去，分明已爲老人擲出，自己更發現週身大穴被封，不能運氣使勁，這一擲，可要了他的命。可是，化郎實在不是個笨人，心思靈活，想到這百日後，想這身中暗器暗算，他們那會這樣快的毀了自己，他是長嘆了口氣，果然，人往下沉時，立即爲人托住，又一擲，唉，化郎可變了個人球，爲這些人擲出了山口。

他閉目，他認命了，他不必討饒，也不必逞好漢，反正這樣一件事，突然，他覺得心頭一痲，也就此昏死了過去，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他算是醒來了。

突然，他又感到左腳上部有股陰勁在遊竄，而右手的「少商」穴在顫動，不對，這兩股陰勁，他突的感到混身不自在，不，一邊似墜寒地獄，而另一邊似被烈火烤炙，右邊的「中府」穴、「雲門」、「天府」、「俠白」、「尺澤」、「孔最」、「列缺」、「經渠」、「太淵」、「魚際」、「少商」，這十一個太陰肺經所過的穴道，有如萬千燒紅的金針在刺，在炙，至於左邊是反逆而上，氣血似被冰僵般的，可憐，化郎是拚命運功相抵的，果然，一用本身功力強制強壓，而另一面仗其內功之根基，名門正派，更兼紮得不淺，奮力而爲，一炷香時，才算將兩股相激相反的陰炁壓住，漸漸的，由十指尖散去，他算是吁了口氣。倖出生天，看看天，太陽微偏，已是午後……

「啊呀不好！」化郎倏的驚醒，子、午兩時，得受煎熬，果然，午時一到，化郎本來有如出生天之感，現在，他算是心中一空，又是墮入了這萬丈深淵之中，才第一次，他……他……他……又將如何的捱這百日……這百日中，得受二百次這樣的煎熬，一次比一次的厲害，這是非人生活啊！

這……不能，他可是不能如此的受那無窮無盡的煎熬，並且，百日之後，「聽候發落」他一陣心震，他會命令我，他會挾制我，更會壓迫我，奴役我。如果，他命令我欺師滅祖，敗壞武林大義，或者……還有其他更多壞事的，逼我去做，那，他自己豈不是個禽獸不如的東西？他能甘心情願受他們的控制利用嗎？

任何人，如果他是個有血性的漢子，想到以後的日子是生不如死的話，並且時時刻刻受人控制、驅使，那麼第一個念頭，就是死，化郎再也想不到計較其他，一個江湖上打滾的武林人士，想死比普通人是少了許多婆婆媽媽的手續，既不用繩，也不必買藥，把身一起，向那山石撞去，一刹那，紅光迸現，就可了事，化郎是人在半空，嗨嗨，莫名其妙的來了一股勁力，將個化郎一下束住，化郎心中一動，發自本能的，反手就一掌。

「什麼？想自殺？」是個女子的語聲，眼前一落，化郎早已卓然穩穩的站在當地，面對的是個年約十七八歲的少女，笑臉如花，臉色輕輕鬆鬆的看着這個化郎。

「妳是何人？」

「你的救命恩人！」

「唔！誰要妳多管閒事？」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這那能是多管閒事？」

「我自己不想活，要你費什麼心？」

「呃！過不下去了，連做乞兒也難求個溫飽了？所以嘛，前途茫茫，一死了事，唉！化郎，一行有一行之難，人死不能復生，別一時看不開，鬧了一個終身遺恨。」

「我不死，才是終身遺恨，嗨！沒由來的與這個小小女子說這些廢話算什麼，走……換個地方死。」化郎算是自言自語的說，打定了主意，說完話，拔腳就走，可是，你走，她就跟了走。

爲了擺脫那少女，化郎展開輕功提縱術，想憑仗武功將她擺脫了，可惜，對不起，你快，她也不慢，你停步，她絕不走，漸漸的，化郎突然的又有所悟！

「兀那女子，原來妳是來消遣老子的。」

「叭」的一聲，化郎臉上一熱，依稀覺得挨了打，並且，打得不輕，似夢初醒的，才做了陣老子，已爲少女摑了一個大耳光了。

「妳打我？」

「打你這個口無人言的畜生。」

化郎是不再言語，身形一動，他那截手破山掌，立即揮向那少女身上打去。

這一來，化郎算是看清了少女的武功，非但奇詭怪異，分明是輕靈穩勁，兼而有之的身手，化郎是丐幫中人，平常也着實地肯用功，辦事也幹練，再加上江湖中人，對丐幫之聲勢，側目相視，有些更與丐幫中長老、前人有着不淺的交情，因此，化郎自出道以來，走慣了順風，當靈山島被毀，江湖通傳，有幾樣極重要的物件，使島主夫婦與十二長老的苦心佈防、堵截之下，將丘神通的小兒子丘維蓀，在島上小輩中選第一條好漢孫四柱

的護送下，闖出了靈山島，而有關機密，就全在丘維蓀的心中，這也可以說，唯一綫索是在他的心中。

江湖轟動，誰也想找到他，靈山島的秘密……丘、孫兩人，就此成了各方觸目的要人。丘、孫二人走出靈山島，一路來，就不知碰上了多少江湖人物的騷擾，孫四柱功力不凡，更影潛踪，移宮之道，一路上迂迴曲折，一路上避重就輕，那料到，在嘉興，遇見了七煞星，尚幸有一對不知名的少男少女出手阻攔，丘、孫二人算是避過了一場劫難。不料在餘杭，還是碰上了僻處西南的落魂嶺，落魂嶺落魂宮中來人，可憐，丘、孫兩人全爲這幾個不常見到的邪派人物，鬧了個氣息奄奄。

末了三個蒙面人，看身形似是兩女一男，將來襲之落魂教中人，毀了個乾乾淨淨，其中一個男的，還手按了兩人的脈，嘆了口氣，放下兩服藥，還請丘、孫兩人候他們回來，可惜，孫四柱年少老成，而事事估計得太週到，他怕受人之恩，就會爲人牽制，因此，憑仗他一點元氣，受傷不重，奮力離開了餘杭，幾個轉折，成了一對病夫，走入了天目山。

而化郎也已風聞傳訊，更與丐幫中人的長老有了默契，他跟踪而入，可是，想不到這一對病夫，竟然有不少江湖人在監視，還有，自已莫名其妙的，受了什麼北斗教主的暗算，以後，還得受他們的控制。現在，連想落得個自盡身亡也不可能，讓這個少女把自己困住了。

少女的出手越來越顯示出，比叫化郎高出了多多。

「兀那化郎，你還想不想死。」

「我與妳拚了。」

「你想我打死你，成全了你？哼哼，本姑娘大可如你所願，可惜，我不想，至於你的死活，與我何干？我不得不提醒你，你難道不想對幫中有個交代了？告訴你，是大丈夫的，就得分清楚前後輕重，言盡於此，我走也！」

少女的說話是不慌不忙，雖然她的出手輕靈，但是，還得運氣發力，出掌提招，她若是舉重若輕，毫不慌張不支之感，這就可看出了她的功力與化郎相比，實在高出多多，不過，化郎並不着眼這些，他可是僵住了，少女的說話是別有深意：「有個交代？」這四個字，算是將化郎震住當地。

少女是語聲畢，身形動，一個「楊柳舞風」，人已飄出了老遠，一晃眼，沒入林深處，再也不見人影，化郎是木立當地，臉色越來越差，神情越來越頹，然後他是凄然的發出了一聲長嘆，腳步輕浮的，走，走，看來，他是不肯死，但是不能死了。

* * *

在天目山，在北斗教衆與風夫人碰頭處，一片空蕩，看來一場架打完了，也可能根本沒有打架，談妥了，甚或別有解決辦法，總之，這兒已趨平靜，並且，一無痕跡可尋，翻過一個山坡，極目四望，離此十來里地，有一片平原，盡頭處，有着天然與人工相配合的樹木叢林，依稀看見條山路未出的途徑，炊烟起處，分明內中藏有人家。

嘎吱聲中，輛獨輪車出現在山徑前，看推車人萬分吃力的推車，進入山徑。突然，傳來一陣車倒，人墮地之聲浪，奇怪的是，沒有人叫出聲，或者，掙扎聲等情形，不一會，就見那獨輪車推出來。這一次，可走得飛快，看看清，原來是兩邊各卧一人，擺平了獨輪車的平衡，而推車的，是個黑衣人，又高又大又瘦，而黑衣人後，還有一個黑衣人，看來是護車斷後。

這一雙黑衣人分明是制住了兩個病夫，看看清，車子似飛而來，地下輪影不見，這黑衣人根本不是推車，是提車疾奔，不問可知，他們是不願留下痕跡，還有，這一對黑衣人是令人震驚，你看，地下無絲毫痕跡，這是眞眞正正的「踏雪無痕」之上乘輕功。

一對黑衣人走出山徑，在後的那個不知在幹什麼，雙手空揚，走到那裡，他揮到那裡，漸漸的，越走越遠，沒入了另一條岔徑，突然，幾個轉折，竟然來到了天目山中的龍湫崖，這裡是一段斷壁懸崖，好一對黑衣人，人如兩朵烏雲般，飛越而過，那個半提獨輪車的，人在半空，也不知道他有何手法，就見一條龐大黑影，在半空中似被大力彈射般，向前山崖投去，原來，是那輛獨輪車，後面的黑衣人是乘此一股阻力，人在半空借力用力，一個騰雲翻身，人如風般追上車子，可是，獨輪在飛越斷崖時，有一點小黑影墜下，可能是在震蕩中失落，更可能是，車上人有心投下。

不料，後面又傳來了一陣怪嘯，立見一條黑影，似蒼鷹下掠的，向崖翩然落下，嘯聲搖曳中，沒入雲霧深處……在另一邊的山崖上，車停，人穩，原來，那輛獨輪車，與那黑衣人已平安越過這個險峻的地方。

「唉！」那黑衣人嘆了一聲：「眞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黑衣人在吐出了十四個字，充滿冷氣，也大有不滿之感。

「小子，你倆以爲我們來害你的？唉！非也非也，我們可是來救

你們的，並且，我們對你們有極大的助力，幫助你們重振靈山島，殺盡你們的仇人，我們會助你們練功，我們更得出盡心力，代你們擋擋，想不到，你們有眼無珠，反而視友爲敵，眞是豈有此理。」

奇怪，黑衣人嘮嚇了一大輪，而這兩個病夫是一無反應，這個黑衣人也就不再言語。

突然，雲霧深處，斷崖底下，傳來了斷斷續續的嘯聲，分明是那個黑衣人未死。他投下斷崖，他能在這樣的一無依憑的崖間，找到了立足點，而且，還能傳音衝破了這雲霧封鎖的，這份功力，實在是非同小可。

又是長嘯傳來，一條黑影，就如勁矢射空的現身了，除了黑衣人沾上了些蒼苔、松針之外，黑衣人手中多了一隻小匣子，雙脚着地，他是將那隻小匣子往那丘維蓀的懷中一塞道：「小心，別再丟了！」

這可令丘維蓀——那個靈山島唯一的傳人——大爲震動，爲什麼？爲什麼？老實說，是江湖人，誰也會明白，這隻匣子的墮下，根本是他弄的手脚，也可以說，是丘維蓀不甘受人控制，更不甘心將丘氏門中的秘密重物爲江湖宵小所得，丘維蓀已抱必死之心，但是如此危險的斷崖深處，就算黑衣人功力驚人，但是，還可以看出，黑衣人是拚了全力，以命相搏之下，取回匣子，他就該自己收了，那怕，他說了一聲，墮於萬丈深淵，暗中留下，自己也是無話可說，那料到，是黑衣人看來面目可憎，那能想到，他却如此的大方，既無怪責或恐嚇之言，更且將匣子，毫不在意的還給自己。

難道他們是好人？

不……難道他們故示大方？

對，江湖人，知人口面不知心，誰也不會安下什麼好心腸，靈山島毀了，在最後關頭，丘神通在生前的好友，有過過命交情的手足之中，竟然也會有人出了手，江湖上，江湖人的心腸，簡直比蛇蝎還毒，不可輕信！一部秘笈，將個固若金湯的靈山島徹底毀滅了。「不可輕信！」「不可輕信！」，是他父母臨死時的呼號，滿口鮮血噴出的呼號。

丘維蓀又轉冷靜，咬緊了嘴唇，不再出聲，眼前，他看不見人與物，樹林或山景，他看到了血，還有，他永遠盤旋心頭的是：爲什麼？爲什麼？

車在動，漸漸的，耳邊生風，那個黑衣人又再施展了他極上乘的身法，將這輛小車推向遠處，丘維蓀也不再苦思其他。他雙眼一閉，睡着了。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丘維蓀鼻端聞到了一陣酒香，他神志一清，雙目一睜，「哈哈！醒了，好，來！我扶你起來，喝酒、吃肉，還有鷄，你看如何？」

丘維蓀眼神一攏，他已看見那張不討人歡喜的死人臉孔，還在笑，挺殷勤，勸他飲酒、吃肉，事實他也眞餓了，而且，頸部一緊，爲這黑衣人扶起，也不知從那裡來的包袱，墊在他身後，他與孫四柱對了面，各各苦笑示意，也不客套，來什麼就吃什麼。

「老二！」黑衣人開始交談了：「你可看出來，情形有些不對頭。」

「嘿！是有些不對頭。」

「難道有人敢來管我們的閒事？」

「大有可能。」

「七祖座下，諸位同參，應該露面了吧！」

「來來……」傳來了一聲怪叫，一陣勁風，「叭」的一聲响，將擺在地上的食物、酒葫蘆等，飛起激射，兩黑衣人是臉色不變的，一個手中執了一隻鷄腿，一個是手中抓了鷄脚爪，冷冷的看了看東角：「出來吧！」

說來就來！

在東角轉出了一個人來，是那個黑面老人，北斗教徒，看來，北斗教已趕到了此地來。

「看清楚了沒有？」

「你是誰？」

「小輩，憑你也配問我來歷麼？」

「老天，來了個狂小子。」想不到那個黑衣人更陰、更險，這一句回答，簡直是打了黑面老人一下响亮的耳光。

「本來，本座體念上天有好生之德……」

「別吹大氣，在江湖上打滾的，不是你死便是我亡，說什麼留活命，饒不死，全是廢話，藝强者生，技弱者亡，天公地道，你殺死了我的同黨，如果我比你强，哼哼，我就無論如何不會放過你。」語聲中，就見一縷黑烟，疾如鬼魅的向那黑面老人迎面擊到。

至於黑面老人，乃是西藏有名的魔星煞手，自視極高，並且，爲人量狹，一生聽不得半句無禮的話，今日，黑衣人算是犯了他生平之大忌，因此，他是已立下心意，要令這黑衣人死得極慘、極酷……故而黑衣人一掌擊到，他不禁暗罵一聲：「小輩，你好狂。」失傳中原垂百年的煩惱辟魔手展開，「喀」一聲，黑衣人第一招，就爲這老者控住，黑衣人心中一動，立有一股鑽、翻之勁，向其腕間絞來，好個黑衣人，一聲厲嘯聲中，左手五指虛張，向老者當頂抓到。

老者原擬將黑衣人的右手，用煩惱無形箍將其箍住，然後施展最陰狠的九曲勁，將黑衣人的四肢絞成寸骨寸斷，不想，落魂教下四大弟子是江湖特出的好手，又加上他們各具異稟，天賦加上了秘訣，就此將他們鍛煉成難得的强敵。一招發現有失，黑衣人焉敢怠慢，更且心靈智巧，反應奇快，第二招立挾落魂門下的七煞玄陰力，向黑面老者强攻。

爲了要應付這一下强攻，勢必要移動就位，但是，老者實是江湖上難得一見的怪傑，無形箍明明在左扣住了黑衣人的右手，那想得到老者是一個抖亂訣，將黑衣人之右手硬生生的移了過來，而你一伸右手，一個「補天缺」兩股不同的勁力，將個黑衣人雙手封煞。

一聲哼，老者正想展開「抖亂」、「無形煩惱箍」兩種陰殘之勁，左側突有勁風傳來，又見自己掌中的黑衣人已順勢而起，雙腿凌空，直催中門，老者不禁暗叫聲「好」，這黑衣人非但功力不凡，而且見機變招，又是一絕，如果自己還想傷人，那麼，勢必會讓這對黑衣人所傷，即使可以毀了一個，自己也落得個狼狽，不得已，收掌、還招，好個黑面老者，果然是一代宗主，饒是如此强勁之對手合攻之下，他非但當機立斷，更且氣度雍容，不慌不忙的，一轉身，一抖手，大袖飄拂之中，耳聞雙雙急叫，兩股黑影，就如兩縷輕烟般，分兩面斜射而出。

「好，俺兄弟佩服！」

「你倆也不賴，說個來歷與我這老頭子聽聽。」

「哼，你不講，我兄弟又何必多費唇舌呢？」

「好，老夫是洪水先生，黑天王涂非我。」

「嗡」的一聲，這一對黑衣人算是呆住了。

黑天王，那個背後人稱爲黑魔君的，竟然在此地出現，落魂教總壇在西域小崑崙，而黑魔君涂非我橫行西藏時，落魂教主正在靜參游魂十三式、陰風七劍。

不過，涂非我殺人的事跡，却是令落魂門下士個個有所震驚，待到落魂教主功成出壇時，本來，落魂教就想誅殺黑魔君涂非我爲立壇之舉，嗨嗨，這個黑魔君竟然失了踪，並且，數度尋訪，明查暗訪，一無消息，黑魔君好像已從這個世界中消失了。

那想到，今日會在此見面，並且，自命爲黑天王，而功力驚人，兩兄弟是落魂教門下有名的人物，但是，黑天王之餘威猶在，他兩個就不得不有所怯意，再說，地下有一顆首級，乃是他門下的好手，奉命來與自己弟兄聯絡，然後，如何保送丘、孫二人入總壇是中間之重要人物，可是分明已爲黑天王所毀，自己兩人失去了聯絡，即使自己放下了靈石信符，師門尊者一定還有同黨前來踩訪，不過，目下却是勢孤力單了。

「小子，可以說出你們的來歷了吧？」

「咱們兄弟乃是落魂教鬼靈祖師座下弟子，咱叫儲白骨，他是我兄弟儲黃沙。」

「果然是老鬼奚藐天的門下，好，來吧！」

「且慢！」

「嘿！怕了？」

「桀！黑魔君！」

「小子，你眞的想死得體無完膚？」

「老鬼，我們兄弟可是怕死哩，不過，得與你有個交代而已。」

「你倆死了之後，老夫自然會帶你兄弟之首級，親自送上小崑崙幻音洞，落魂宮中。」

「哈，好，可是，老鬼，萬一你死，我兄弟又該如何？事實俱在，你看來不是個無主孤魂，也是個有名無望的魔頭，死在深山無人知，哼哼，也未免太可惜，老鬼你講，我兄弟如何通知你家人？」

「好小子，竟敢如此輕視我……」

「涂長老，你爲何不講？」遠處傳來一聲極柔和的語聲，不徐不疾，明明語聲來自極遠之處，可是，在場人全感似與魔君面對晤談一樣。

如此驕橫狠厲的老人，對這柔和的語聲，却是大有奉命唯謹之感，一點也不敢違背，並且，這語聲也轉變得萬分誠懇：「老漢如果有個三長兩短，也不勞兩位的跋涉，因爲老漢的一切，自當有人承辦。」

儲氏兄弟何嘗不知現在身陷重圍，雖然，一個黑魔君，憑兄弟的本領，即使不可取得絕對勝利，若然，設計脫身當有把握，但是，有人能令黑魔君如此的敬畏有加，分明有個極大的魔王已尅制了他，控制了他，這個幕後人才眞正是對頭。

不，簡直是個莫測高深的可怖人物，在江湖上能道得字號的，叫得門戶的，誰也是光棍眼，玲瓏心，聞聲能知意，辨貌可鑑色，如此場合，就算儲氏兄弟不知曉北斗教，却也能依稀察覺到，來人是既具聲勢的江湖門派中人，目前是走，抑或留？自己的同伴，已莫名其妙的被殺，這已說明了，黑面老人及其主人是有備而來，看來，可能是難了。

現在，只有沉默。

至於丘維蓀與孫四柱反而是心中平氣和順了，這一堆酒、肉、鷄、包子等等，爲一顆血跡模糊的人頭，打亂得不成模樣，並且，黑面老人的手勁很大，人頭是深陷於山石之間，不過，酒葫蘆尚在，鷄、肉、包子等，還有些未被沾染，好，不必客氣，哈……

反正來的不是好相與，自己本來就不想圖得個平安無事，毀了就毀了，既然靈山島已經完了，以後，所有的秘密，就由自己帶去陰曹地府吧！

想得開，對生死無懼，人就會神態從容，世事不牽懷，人就更爲瀟洒脫俗了。

兩柄黃金斧作前導，後面是紅面紅袍老者，一張大而華貴的太師椅，四個妖嬈的小厮抬着，上面坐了個神態慵懶的青年，後面是廿來個僧道混雜人龍。

來到了目的地，這條人龍算是停住了，那個紅面紅袍老者靠近太師椅，聽那個教主在說話，很低、很輕，在場人可不敢偷聽，全是低頭閉目，神態恭敬，除了儲氏弟兄，及丘維蓀與孫四柱。

紅面紅袍老人看來已聽完了教主的訓詞，他越衆而出，臉色凝重的來到了儲氏兄弟面前，沉聲地說道：「奉教主令諭，特來開導你兄弟，教主已知你倆乃落魂教主奚藐天的門下，不錯，你們有一身好本領，並且，天賦異稟，別有奇遇，很好，反正落魂教毀了，而教主慈悲，要你倆入我教下，代主落魂教宮中所有事務。」

突然，雙雙一聲厲嘯，兩條黑影，其疾如箭的，向紅面紅袍老人捲到，並且，啊啊連聲，這一對落魂教門下士，竟然在這一捲一掠之際，向那紅面老人連下七招重着，可是，那紅面老人的武功分明比黑面老人尚要高出一籌，老人一邊說話，一邊是萬分從容淡定的，雙手或揚或拂或點，或擊，兩兄弟如此迅疾，詭異的影招，並且，爲了拚命而幾乎拚上了全副勁力，却也讓這紅面老人看來輕描淡寫的出手，化解得乾乾淨淨。

「兩位，你看如何？你們是無法對付老夫，如果師主的金手一出，兩位勢必束手就擒。」

「也可能，讓師主也賞了你倆每人一着氤氳掌」是那個黑面老人的語聲。

「你們敢……」一聲又尖、又怪，並且語聲提得極長，微帶哭音的笑聲，從極遠處傳來，而且一聲厲嘯，竟然令在場個個面帶驚慌之色，除了那個所謂教主，其中有三幾個，竟然聞聲流汗，全身抖顫的。

這又是什麼來路？這又是何等樣人？

「我來也！」聲到人到，這一聲嘯叫，好，竟然將丘、孫二人叫得昏死了過去。

而北斗教衆更是驚得隊形微亂，甚至於有幾個立脚不穩，搖搖欲倒。

一條人影，有如天際神龍從天而降的那般，停立在儲氏兄弟前，看清了，來人乃是面相清白而秀的白衣人，手執青竹杖，這竹杖晶瑩翠綠，上面却掛了個鮮紅奪目的小葫蘆，再細看，左手却挾了個人，滿面笑意的，對黑面老者看了一眼道：「想不到烈火、洪水兩天王，竟然也會做了人家的門下奴，圈中狗。」這語氣可是不敢恭維，刺耳錐心的難聽，並且，這語氣可是如此的不客氣，如此的不留情面。

紅面老者看來臉色無甚大變，可是那個黑面老人，却變得有些豬肝色了，這就是說，這「門下奴，圈中狗」六個字，令其下不了台。

至於那個白衣人是左手一揚，聞得嚶的一聲，嗯，是個女子，人被抖落，她是立即一長身，看一看清，原來是個十七八歲的妙齡少女，除了臉色蒼白之外，依然掩不住她的清麗，她的憤怒，不過，當她發現北斗教衆齊在，突然，她變得萬分驚惶，戰戰兢兢的走到了教主座前，她跪下，她叩頭……

「此事與妳無涉。」那個教主依然是懶洋洋的說話，但是，那少女是萬分興奮的叫道：「謝師主慈悲，不過，師主，此人身具太陰玄磁勁。」

「很好，退下。」

少女是長身起立，而那個師主微微的一彈指，少女突感前心一涼，臉色大變，突然她又面轉喜容，且再低頭拱手道：「多謝師主慈悲。」

「我也無法解除妳這股陰炁，不過，三日之內，當可全部清理。」

「好功夫！」正是那個白衣人說的話：「閣下分明精明陰陽吸攝玄理，而出招分陰陽，着剖天地，果然好掌法。」

「先生亦佳人也。」

「你我暫且罷鬥。」

「看來，也只能如此。」

「果然高明。」

「先生亦不遑多讓。」

「如此你我各走各路。」

「就該如此，退！」這個「退」字，音尚在空間盪漾，而步聲已起，一條人龍，即向來處退出。

一轉山崗，立見一股塵土飛揚中漸漸成了一條灰龍，旋即，灰龍消失了，人龍也消失了。

「師父！」儲氏兄弟向那白衣人

叩頭。

「你倆很好，不過，丘家孩子又如何？」

「啊！」儲氏只一聲驚叫中，一回身，只見酒肉狼藉，一顆人頭，其他……四外已無一人，奇怪，丘、孫兩人呢？有師尊在，又有那個江湖人物，敢在師父面前出花樣？

「本來一件大功，現在，哼哼，功不抵過了吧！」

「這……」兩兄弟可是難以心服，却事實俱在，「師父，你是比弟子强啊！你在場，竟然會發生這樣的事，還有……這些人，洪水、烈火王的主子……門下，難道你們就不能發覺？」

「唉！你們不服氣？你以爲爲師的，有所表示，可惜，你們都忘了，爲師的是全神貫注在這批人身上，尤其是那個看來年輕，其實已深精昊天秘訣的女魔頭。」

「什麼？是個女的？」

「你們……唉！也難怪你們，不過，此事也不要再提，此人是我第一勁敵，落魂教如果想在江湖上豎起門戶，看來非得與此人有個交代，爲師的不敢稍有疏忽，更怕她猝然一擊……尚幸，她也怕我有此一着，而得個兩敗俱傷。」

「她有那麼多的手下？」

「唉！那些手下，又有幾個是眞正的心甘情願的？如果與我對掌，稍有挫損，並且，她相信一定是有所受挫的，哪怕是兩敗俱傷，那麼，我尙有脫身之道，她却再難脫出這些人之手，因此，她這才甘心一走，暫避我一陣，不過，將來，唉！可就得小心她了。」

「這……弟子該死。」

「不，還得找到丘氏後人。」

「是！」

「走吧！」白衣人臉色凝重的，揮手示意，而他是一個騰身，一條白影其疾似箭的向雲霧深處竄去，一晃眼，嘯聲已起，四外，只是一片片深山青林……儲氏兄弟是看了四週，又低頭四處嗅聞，稍後，儲白骨抓起一把山石，濃眉緊皺，用力嗅了這山石，手一揚，山石紛飛中，儲黃沙已看出些情形，立即與兄會合，雙爪起處，在丘、孫兩人坐起之所，闢出了一個大圈，噓了一口氣道：「老二，想不到這個傢伙如此有耐心。」

「但是，這些山石，他那會佈置得天衣無縫，本來，借地道引走兩人，豈是易事，並且，如何能避過你我的眼睛、耳朵，我們不是死人……」

「就因爲師父猝然遇敵，而你我全是全神貫注在這雙方一觸即發的場合上，這才讓此君出手佈置……唉！姑不論如何，此人的出手、忍心、心機、智巧，却也令人佩服。」

「大哥，你有什麼綫索？」

「我那個蟹兄？」

「唉！」兩兄弟身形微動，一晃眼就沒入了暗處。

四外更爲靜寂無聲，太陽已開始下山了。

＊　＊　＊

「好機靈的儲氏兄弟。」在這山石紛亂之地，突然出現了一個青衫苗條的女子，來到這裡，她是低頭尋找，然後，她是一把捏唇，噓哩哩一聲口哨，只見那個漁夫子在東角邊現身，慢慢走了過來，一到就問：「妹子，可看出什麼痕跡來？」

「什麼也沒有，不過，奇怪啊！那隻匣子的鎖匙應該在此地，我看得清楚明白，這一對鬼王弟子是根本沒揀到什麼東西，也不見他倆取走了什麼東西。」

「難道根本沒有鎖匙？」

「我看不對，雖說是隻小小匣子，但是，分明是武當祖師當年所練的七劍一翻之外的三件小東西中的混元匣，也只有金面干將能打造得出這樣密不通風更且小兵刃難傷的寶貝，如果沒有鎖匙，試問，又怎能取出其中的東西，還有，丘神通號稱機智過人，臨危不亂，分明，其中的東西關係極大。」

那漁夫子邊聽邊點頭，分明他妹子的分析是有道理且有力，不過，臉色是越變越沉重，而且眉頭也越皺越緊了。看得出，他是十分關心着這個匣子，還有，更可能是他們已將那個丘維蓀掌握在手中了。

四處搜索，可惜，除了山石，只有山石，他倆幾乎已將丘、孫二人坐過的地方逐寸而搜遍。

天，越來越黑了。

無可奈何，這一對兄妹只能洩氣而歸，本來，是脚步沉重，不過，越走越快，後來兩人簡直如飛一般的，越嶺穿山而去。

這裡是個曲徑深處，隱聞水聲潺潺，一道山澗出現在眼前，遠角處一艘小舟，繫在岸邊小樹上，漁夫子是在前脚底一用勁，人已向小舟落下，一上舟頭，雙手解纜，而青衣女子也已上船，抄槳，兩人配合得嚴絲合縫，這裡纜繩才收，少女已將小舟盪開，然後逆流而上。

別看是個女子，這氣力可不小，山水下瀉之勢萬分湍急，本來逆水行舟，已是不易，逆流而上，更是困難，何況舟小身輕，在在有冲翻之虞，可是，少女運槳如飛，並且看來舉重若輕，一晃眼間，這小舟已沒入深處，而向一個山彎水曲處投去。

「嗡！」遠處傳來了一陣極悶的鐘聲，小舟上兄妹臉色大變，而漁

夫子手持長篙，只一點、一撑，好，小舟突然而起，也不知他用什麼手法，而令小舟有如大魚飛躍般凌空而起，船底幾乎離水，就在這一刹那之間，小舟竟然一個橫側而落，一疏神，小舟已不見了，原來已沒入側邊一個山洞中。

這山洞看來不短，水聲盪漾中，不多久，眼前大放光明，已出現了個新天地，可是，雙雙驚叫聲中，小舟疾如飛箭，向那火起處投去。

原來在前面岸邊，有着火光，三間茅屋正在起火。

突然，又是一聲「嗡」的悶聲，兩兄妹是在鐘聲未歇時，已由小舟中撲起向火處，不料，兩道白虹，有如兩條靈蛇般在暗處投出，並且，時間與部位拿捏得十分準確，且有分寸，兩兄妹本來得找地落脚，現在，一落下，分明是送入了這兩道白虹的陷阱中。

別看是漁夫子，小姑娘，身法之快，變招之疾，令人嘆爲觀止，白虹縱橫中，就見這一對兄妹，雙雙憑空一揮掌，兩人本來是脚下頭上，突然在這一揮掌時，人已一個倒翻身，變成了頭下脚上，這還不算，兩道白虹不知爲什麼一來，竟然令自己與自己絞在一起了。

更有奇怪的事呢，一條人影已橫在這兩道白虹中間，不知怎麼一來，人影起飛了，而兩道白虹已打了個死結。這可應了那句俗語：「說時遲，那時快」，一絞一結，根本就在極短的時間中完成，這就可以說明了，那一對兄妹的身法手法之快、準、穩。

少女是將兩條軟鞭打了個結，至於漁夫子是一個「燕子抄水」，身法輕盈地向那左角投到，就聞得一聲哼！又是「屯」的一重物墮地聲，而少女也不客氣，向右角竄到，面前果然出現一個身穿黃衫的壯漢，一手還執着那條軟鞭，少女玉掌微揚，一股勁風向壯漢迎面打到，不料，此人也不弱，右手一鬆，軟鞭脫手，而左掌已一迴臂，護着面門，少女一掌不能得手，身法似風的一個大旋轉，一晃眼，也繞到了此人背後，雙掌攔腰一削。

好個壯漢，明知已無時間翻身回招，一挫身，一沉腰，先卸去一些削勁，而雙手是沉肘下壓，就勢一個「雙後衝」，肘鎚向後用力捶出，不料，一衝一個空，而後頸微微一涼，壯漢連聲也被窒在咽喉之間，全身一個逆勁所阻，不由自主的合仆倒地，耳聞女子冷笑聲中，而一陣陣鑽心之痛佈滿了全身，而後面，却又傳來了少主人的怒斥。

「李天靈，你還敢逞兇？」

「尊駕是誰？」

「別問我是誰，我只命令你倆，立時離開此地，哼哼，你兄妹倆，自以爲無人知道你倆的來歷，你們又將玉鐘魔君收留在你倆家中，以示你倆的神通，哼哼，李天靈，本來我是隻眼開，隻眼閉，不希望多此一舉，可是，現在你們是越來越放肆，越來越無忌憚了，竟然敢强扣我家的客人，並且，隱藏我客人的重寶要物，如此無禮，豈能容你隱居在此山中。」

「哼哼，看來，這天目山是閣下之產物。」

「李天靈！」聲音已含盛怒：「還不快走？」

「哼！好兇橫的口氣，你說我們强行扣你客人，有無此事，尚在未知之數。至於閣下，却是擅闖民居，更且放火燒屋，這那裡是善良人所爲，這分明是個强盜賊子所爲，對你這種人，我憑什麼聽你的，要我們服你之命令。」

「哈……就憑這個……」在暮色昏黃，火光衝天的情景之下，漁夫子是看到了那位白衣人手中，抓住一撅箭頭，箭頭上血跡斑剝。

李天靈一見這箭頭，不禁臉色大變，沉聲問道：「是血敕令符。」

「你認得就好了。」

「如此，血令符主人何在？」

「憑你也配問他老人家。」

「唉！」李天靈是長嘆了一聲道：「如此，請放出玉鐘先生，我們覓地藏身如何？」

「老魔頭是非死不可。」

「哈哈！」一聲慘笑聲中，李天靈是人隨聲起，一個「鑽天翻」，竟然越過了白衣人的頭，而向火光中投去。

白衣人臉色微變，沉聲怒喝道：「勾魂弔客何在？」語聲中，只見一個黑衣、一穿麻衣一高一矮兩條人影中，不知怎麼一來，已將李天靈截住，李天靈一見兩人，竟然面帶苦笑道：「勾魂婆婆，矮弔客星，想不到你倆也是門檻中人。」

勾魂婆婆是陰惻惻的說了聲：「小子，乖乖的等死了吧！如果再敢踏上一步，你婆婆叫你立刻倒地。」

「哈！」火光中傳來一陣豪邁的狂笑，只見一條魁梧的身形在火光中出現，而後面却跟着一個駝子，只聽得那魁梧的漢子在說話：「陸元亮，你想不到吧！」

「蟹兄！」是個少女在驚叫。

正是那個打賭輸了的蟹兄，現在，他可是豪氣干雲的站在火光之前，依然是雙眉斜飛，而目光如鷹，鄙夷道：「你的四大金剛，對不起，已由在下會同玉鐘先生，送他們進了封神台，至於一對勾魂、弔客，如果也想做他們的星宿，哼哼，我們也不會令他們失望。」

（未完・一）

上文提要：韓玉華負傷於關帝廟內，巧遇蕭夫人路過，便爲她療傷，談話中獲知自己兒子蕭越尙在人間，且面前的二人即自己的媳婦與孫兒，韓玉華因當年以欺騙手腕得到蕭越，所以羞於面對蕭夫人，携子匆匆離去。韓威雲自七星坪受重傷後自知將不久於人世，面對祖宗神牌無限嗟歎，韓玉華來到，韓威雲苦苦懇求下，韓玉華才答應接任幽靈教教主之職……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

文・臥龍生／圖・可飛

鐵手無敵

欣然應邀遊山莊　實則意欲探底細

韓威雲道：「你們可由玉華率領覓地藏身，臥薪嚐膽以圖東山再起。」衆人感動得黯然淚下，見韓威雲語意堅決，情知難以勸阻，不由對他欽佩不已。

韓玉華內心悲痛萬分，但她性格外柔內剛，値此場面，她强忍着悲痛。

韓玉華決然道：「爹，你放心，女兒定不負爹爹期望，將本教發揚光大，到時必率衆位兄弟爲你報此大仇。」

韓威雲聽了此話，甚感滿意。

當他正要有所表示時，驀地，人叢中閃出一人，「噗」地跪在韓威雲面前。

這人朗聲道：「教主，你老人家既然可爲本教衆兄弟犧牲自己的性命，屬下豈能貪生怕死？屬下武功平庸，不堪造就，不如今日拚了這條性命，以報教主大恩。」

他這番話說得擲地有聲，令韓威雲大受感動。

韓威雲細瞧此人，見他身形不高，相貌平常，服飾上表示出此人不過是總壇的一名巡更武士罷了！

這漢子話音落時，立時又有數十位跪倒，表示願同教主一起爲「幽靈教」犧牲。

那些身份高的人見此情景，心內皆震驚不已，他們有些是被韓威雲重金禮聘而來，有些是過去欠了韓威雲的情，將爲報恩而來，有些是被脅迫而來……

他們有的對韓威雲敬佩得五體投地，有的則面恭心不敬，有的甚至暗暗恨之。

可是今天，韓威雲要犧牲自己保全他們時，不禁令他們暗感慚愧，而當那些自感武功不堪造就，將來難以提高的弟子，自願要求與韓威雲同生共死之時，他們更是被震撼了。

約莫過了半炷香的工夫，已有上百人跪在地上。

韓威雲心下又是感激又是不安。

韓威雲道：「各位！你們若都要陪老夫與總壇共存亡，那麼誰來爲我等報仇雪恨呢？各位兄弟盛情老夫心受了，只是要各位以有用之身犧牲，實在太不値得……」

韓威雲話音未落，驀地，一連十三下鐘聲長鳴，這是敵人已發起攻勢的警鐘。

韓威雲斷然道：「三位護法立刻率衆位兄弟到後山等候。」

三位護法當即領着那些站着的人離開大殿。

而那些跪着的人紛紛站起，同聲道：「教主，我等誓與總壇共存亡！」

說罷，便一齊向鐘聲響處奔去。

韓威雲看着女兒，少頃，含笑道：「玉華，妳快走吧！晚了只怕被『武林盟』人發現了咱們的意圖。」

「爹……」此刻韓玉華再也無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淚水奪眶而出。

韓威雲道：「傻孩子，天下無不散的宴席，爹老了，終歸要離開妳，只不過爹不願在床榻上平凡而去，今日當要轟轟烈烈戰死。妳快走吧！記住，千萬不要爲私情而誤了本教大事！」

韓玉華內心一震，看到老父目光中那堅定的神采，長嘆一聲，灑淚而去。

「玉華……」韓威雲忽憶起一事，急將韓玉華喚住。

韓玉華回身問道：「爹，你還有什麼事情要吩咐女兒的？」

韓威雲從懷中摸出一個墨綠瓷瓶，交給韓玉華，道：「這是本教至寶『九陰凝魂丹』，瓶內共有三粒，妳可將它都服了，它會使妳功力猛增的。」

韓玉華接過瓶子放入懷中，仰臉望着父親，心中不由昇起一種悲壯的情感。

倏地，她轉身急馳而去。

此刻，武當山「幽靈教」總壇周圍已燃起大火，「幽靈教」留下來的衆教徒正在拚死抵擋蜂擁而至的「武林盟」及江湖中高手。

然而，敵衆我寡，而且這批「幽靈教」教徒武功並不是一流身手，更是只有送死的份兒。

只是一夫拚死，萬夫莫當，「幽靈教」人人抱定必死的決心，全然不顧對方刀劍是否已砍到自己身上，而只是一股勁兒地揮兵刃砍殺對方，不管是否奏效。

韓威雲見此情景，眼中血絲迸現。

驀地，他撮口打了個呼哨，身後立時衝出數百人。

只見那數百人，人人都著黑衣黑褲，黑巾蒙面，露出的兩眼射出嚇人的淡綠色。

韓威雲沉聲喝道：「殺！」

就這麼短促的一聲，這數百人幾乎不分先後地衝入場中，擋住正向大殿衝來的「武林盟」高手。

這數百人武功都驚人地高强，幾乎每個人都以一擋三。

慘嚎！厲叫！悶哼！

這是一首殺人的狂響曲，它的每一個音符都是用鮮血寫成的，是血的音符。

這是一幅人間最大的悲劇，人人都像瘋子一樣地揮動着兵器，只差敵友不分了。

殘肢、斷臂、腦漿、內臟……遍地皆是！

這是一個瘋狂的夜！

韓威雲此刻已不知殺了對方多少高手。

他的舊傷新傷已使他疲憊不堪的身軀更加乏力，他的兵器快要舉不動了，眼前越來越看不清晰了。

他的靈魂好像已離開了他的身軀，全身上下都不聽使喚了。

一條人影撲到他跟前，韓威雲自然反射似地舉劍刺去。

來人武功不弱，身形飄忽，已在閃開韓威雲刺來之劍的同時，手中金刀打出了一個漂亮的弧形，劈向韓威雲！

韓威雲雖在重傷之下，但反應仍然很快，縮手回劍，劍尖指向對方胸口，身形同時飄開數尺，閃避金刀的鋒芒。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韓威雲閃開金刀的同時，他的身旁猛然多出一人。

其實那人並非憑空出現在韓威雲身旁的，而是因爲他身形快到極點，沒有人看得清他是如何出現罷了。

這人出掌如風，擊向韓威雲。

他這一掌極爲厲害，韓威雲幾乎連哼都未哼一聲，就倒下了。

然而，就在他離開這個世界的瞬間，他還是看到了一個穿着白衣的蒙面人，而手中的劍也同時飛身揚出。

那使金刀的人一招落空後，正吃驚時，却見韓威雲被眼前突然出現的白衣蒙面人斃於掌下，不由楞住了。

他隨即脫口問道：「你是何人？」

話音未落，他突然感到腹部一陣劇烈疼痛，低頭看去，韓威雲的長劍正刺在自己的腹部。

原來，韓威雲被白衣蒙面人一掌擊中時，他已擲出長劍，他臨死前的一拚，終於擊中了敵人。

使金刀的人身形緩緩栽倒。

「爹……」一條人影電射而至，抱住了正倒下的人。

此人正是「玉面辣手無影刀」江龍飛。

而倒在他懷中的使金刀的人，正是他的父親「神刀」江雲楓。

白衣蒙面人長嘆一聲，道：「可惜，我還是沒有救下他！」

話音落時，已如鬼魅一般消失。

江龍飛根本沒有機會哀悼剛剛死去的父親。

因爲，「幽靈教」教主韓威雲最後派出的那批黑衣蒙面人已經有兩個向他殺來。

這些黑衣蒙面人其實原本就是武林各派中的一流高手。

當初被韓威雲用各種手段擒獲後，以懾心術使他們失去了所有記憶和理智，只剩下了韓威雲是他們的主人及練武殺人的概念。

這批人原本就是一流高手，又經過了韓威雲一番嚴格訓練後更加厲害。

此時，死在他們手中的「武林盟」中人，至少已有數百人了。

更糟的是，打鬥中被殺的黑衣蒙面人，蒙面巾被人摘去後，露出了本來面目。

這些人與「武林盟」中人不是好朋友就是師兄或親人。

「武林盟」的人出手之時不由均都心存善意，想生擒對方了。

然而這談何容易？這樣一來，「武林盟」中的人自然死得就更多，其原因就在於此。

驀地，「武林盟」中人聽到：

「江盟主已和韓威雲老賊同歸於盡了，這批蒙面人都已失去記憶和理智，已不可能治癒，各位若再手下留情，那必將使大家死於他們之手！」

衆人被這話提醒，立刻悟到自己太蠢，不應手下留情，立時向對手施出了淩厲的殺招。

場中情勢立刻大變。

然而，這批黑衣蒙面人爲數既多而武功又好，且又無畏死之心，全都奮力向前，「武林盟」傷亡極重。

只是每每有人將遭到不幸時，却見一個白衣蒙面人爲自己解圍，心中不由極是納悶。

這白衣蒙面人到底是誰呢？

殘酷的殺劫仍在繼續，死亡之曲漸漸進入了尾聲……

＊　＊　＊

離「幽靈敎」總壇不遠的一個山峯上，出現了一個身著白衣的少女，少女臉上滿是焦急的神情，眼中不時閃現煩躁的目光。

她是剛從山背面繞過來的。

她一眼便望見了對面「幽靈敎」總壇的火光以及陣陣喊殺聲。

她腳步只是略停了停，身形便如行雲流水般馳向對面的山峯。

她奔行的速度實在驚人，只是一炷香不到的工夫，她已登上了「幽靈敎」總壇所在的山腰平地。

她沿路而來，處處都是屍體，空氣中血腥味極重，還伴有被燒焦屍體的臭味。

白衣少女奔過一條小徑，衝入大門，進了兩進院子，便來到了大殿之上。

此刻，戰事剛熄，「武林盟」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這場大戰的倖存者正忙着爲自己受傷的伙伴包紮裹傷，或是整理自己伙伴的屍首，他們誰都沒有注意到白衣少女的到來。

白衣少女一眼看見一個血浸僧衣的中年和尚，立時急步上前道：「大師，你可見到江盟主在何處？」

這老和尚正是少林寺現任掌門了雲大師。

了雲大師是上代掌門慧苦大師最得意的弟子，慧苦大師死於「幽靈敎」之手後，便由他接掌了少林。

了雲大師抬眼瞧着白衣少女，略感奇怪，合什道：「阿彌陀佛！江盟主不幸與魔敎敎主韓威雲同歸於盡。可惜！可嘆！不知女施主是何人？」

白衣少女乍聞了雲大師之言，不由地踉蹌退了數步，臉色蒼白，眼圈一紅，淚水已然落下。

了雲大師見此情景，更感到奇怪，又問道：「敢問女施主是江盟主的什麼人？」

白衣少女哽咽道：「我……江盟主是我爹！」

了雲大師不由愕然，因爲他從沒聽江雲楓提過他有個女兒，只知有個兒子，如今江雲楓剛死，此女便來認父，眞是頗爲蹊蹺。

白衣少女强忍悲痛，道：「請敎大師，我爹……他……他的遺體現在何處？」

了雲大師微一頷首，道：「女施主，請隨貧僧來！」

了雲大師領着白衣少女穿過大殿，來到後院廂房。

只見床上臥着之人正是叱咤江湖多年的「神刀」江雲楓，江龍飛正傍着父親的屍體痛哭不已。

江龍飛的妻子紫薇亦流淚滿臉地呆呆楞立在床前。

白衣少女顫巍巍地來到床前，驀地痛哭道：「爹，女兒來晚了！女兒不久前才從師娘口中得知自己的身世，本該立時便來相認，只因師娘喪事耽擱了，今日才趕到，不想却永別了，女兒竟然連爹一句敎誨的話都不會聽過……」

她說到此處已泣不成聲，身子已有些站立不住了。

江龍飛初時納悶、驚詫，此刻心中才了然，不由道：「妳可是……可是鳳儀妹妹？」

白衣少女含淚道：「正是，莫非你就是大哥龍飛嗎？」

江龍飛簡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實。

十七年前，妹妹方才兩歲光景，自己也不過五歲吧，一個仇家殺上門來，偏巧爹爹不在，結果妹妹被仇家搶走，從此音信皆無，全家人都認爲已遭了不幸，不想今日竟能再度相見，然而，更想不到會是在這種情形下重逢。

對這件事情，江龍飛自己有些記憶，大了之後，父親也曾和他說過多次，而每次都嘆息不止，奇怪的是每次江龍飛問那個仇家是誰？父親就顧左右而言他，從來不提那仇家的姓名。

江龍飛愼重地道：「妳若眞是鳳儀妹妹，就該有一個『如意手鐲』才對。」

江鳳儀挽起衣袖，露出右腕上的手鐲，但見那手鐲通體晶瑩，呈紅色，有小拇指那麼粗細。

這「如意手鐲」是江家的傳家寶，據說能拒毒辟邪，且能隨着人的手腕粗細而自動變粗或變細，無論何人佩帶，都能恰好合適。

因此，此手鐲故稱「如意」。

江龍飛此刻已有八、九分信了，然而，父親新喪，此女便來認父，終究令人生疑。

江龍飛仔細回想着當年父親告訴自己有關妹妹的事情，良久，他輕聲道：「啊，我想到了……」

江鳳儀適才見江龍飛沉思，心中十分着急，擔心哥哥不認自己，此刻見他出聲，當即追問道：「你想什麼了？」

江龍飛聞言，臉上一紅，目光一轉，落到愛妻紫薇身上，當下向紫薇耳語了一陣。

江鳳儀見他倆交耳密談，又不知說些什麼，心中更是着急。

正急間，見與哥哥耳語的少婦行至她跟前，道：「江姑娘，妳隨我來吧！」

江鳳儀正躊躇着，只聽江龍飛道：「她是在下拙荊，有件事情我不便證實，由她給妳驗證吧！」

江鳳儀不由釋然，便隨着紫薇出了房門。

約莫過了盞茶工夫，紫薇領着江鳳儀重新回到廂房內，紫薇滿臉笑容地道：「飛哥，她的確是鳳妹，這回你們兄妹可以團聚了。」

江龍飛聞言，心下十分歡喜，喪父之痛多少減輕了一些，他此番才認眞審視這位妹妹，但見她那身白色衣衫十分合體，將她美麗的線條展現無遺，臉若桃李，一雙丹鳳眼，兩道柳葉眉，一點紅唇人憐。

此時，她剛剛哭過，臉上有如梨花帶雨，更見標緻了。

江鳳儀給哥哥瞧得渾身不自在，便道：「大哥，爹，他是如何……」

她一句話才說出，便又哽咽了。

江龍飛聞言，不由傷心長嘆道：「昨晚至今晨的大戰中，『幽靈敎』敎徒全都垂死掙扎，做困獸之鬥，爹爹本要將韓老賊生擒，以逼他投降，那知韓老賊心存與爹同歸於盡的想法，出手全不顧自身，不料半路殺出個白衣蒙面人，出手將韓老賊擊斃，而當時韓老賊已發出最後一擊。

「只因白衣蒙面人的突然出現，使爹爹大爲吃驚，故而疏於防範，結果被韓老賊臨死前的一擊命中而……」

江龍飛臉上本是悲慼之色，說到此時，却顯得悲憤極了。

他哼了一聲道：「若不是這個白衣蒙面人，爹爹也不會死的，我若見到此人，非討回公道不可。」

了雲大師一直待在屋中，始終沒發一言。

當他聽到此處，不由低喧一聲佛號：「阿彌陀佛，江小施主此言差矣！白衣蒙面人雖不知是何人物，但他今晚處處幫助本盟，也該是俠道中人，他殺韓威雲不過是爲武林除害罷了，至於令尊之死實在是個意外，算來都是韓威雲的詭詐。」

江龍飛哼了一聲，臉有不服之色，但却未出言相譏，他經過一年的山居，性格倒變得老成持重了，已不像一年前那樣毫無涵養之相了。

江鳳儀道：「大哥，如今『幽靈敎』也被剿滅了，咱們留在此處無益，不如將爹的靈柩送回咱們『楓葉山莊』罷了！」

江龍飛點頭道：「不錯，『幽靈敎』既滅，我『楓葉山莊』也該是重建之時了。」

了雲大師道：「三位施主眞要走嗎？」

紫薇一向看不慣這幾派掌門所爲，今日又見了雲大師多管閒事，不由冷聲道：「我們若不走，豈不是有礙於衆位向那白衣蒙面人報恩嗎？」

了雲大師聞言，不由一窒，心頭難免有些火氣，但是，想到面前這幾人剛失去親人，心情難免不好，也就不予追究了。

當下，了雲大師合什道：「貧僧以爲『幽靈敎』雖滅，但『孤堡』蕭氏必要報那二十年前的血仇，而與我們爲敵，我等應當同仇敵愾才對。」

江鳳儀初時對這和尚本有敬意，今見他如此囉嗦，未免心煩，且又不知他的身份，於是，江鳳儀道：「六大門派二十年前與『孤堡』結怨，先父雖然也曾參與其事，但如今已仙去，我『楓葉山莊』便與『孤堡』兩不相干了，若他們敢來犯我『楓葉山莊』，我們自然也不是任人欺侮之輩，大師所慮之事當該與六大門派掌門人去說才對。」

她這番話說來，滴水不漏，足見其頗不簡單。

而江龍飛聽了這番話不由點頭道：「不錯，蕭越若無理打上門來，我『楓葉山莊』定叫他吃盡苦頭。」

了雲大師想不到自己一番好意，竟被三人連番搶白，不由得爲之氣結。

了雲大師脫口道：「既然江少莊主說出此言，那就等於脫離本盟

了，今後若遇上急難，本盟當然不會再插手囉，三位好自爲之。」

說完，他拂袖而去。

江龍飛與江鳳儀相視一笑。

江龍飛道：「妹妹，想不到妳有這麼好的辯才，將來咱們『楓葉山莊』重振聲威時，當少不了妳。」

江鳳儀道：「我師娘臨終之時，便要我認祖歸宗，全力幫你重振咱們『楓葉山莊』的聲名。」

紫薇道：「那好極了，我看事不宜遲，咱們即刻率本莊高手返回洛陽，讓我們回到故鄉，重建咱們的『楓葉山莊』。」

江鳳儀道：「大哥，嫂子，我已安排好一切，本來是要接爹爹回去，請他老人家瞧瞧我重建的『楓葉山莊』是否合乎他老人家心意的，不想來遲了一步……」

江龍飛驚道：「妳說什麼？『楓葉山莊』已重建好了？」

江龍飛實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江鳳儀點頭道：「這也是師娘臨死前交代我做的，只是爲這件事耽誤了來見爹，唉……」

紫薇擁住江鳳儀，安慰道：「妹子，別再傷心了，妳這份孝心，爹在天之靈一定會明白的。」

江龍飛道：「妹妹，小薇，妳們收拾一下此處，我這就去召集本莊弟子，即刻返回洛陽。」

* * *

江龍飛一行共三十五人。

「楓葉山莊」參加武當山之戰的倖存者僅有三十二人。

他們全都身披重孝，擁着莊主江雲楓的靈柩走在大道上。

正行間，人馬倏地都止步了。

因爲在前面不遠的路上站立着一名黃衣少女，身背着衆人，擋住了去路。

江龍飛一直走在最前面，見狀即喝道：「芳駕何人？爲何擋住道路？」

一個嬌柔的聲音道：「盛傳江雲楓與韓威雲同歸於盡，本姑娘不信，要親眼瞧瞧眞假！」

「放肆！」一聲斷喝，站在江龍飛身邊的一名武士揮劍刺向那擋道的黃衣少女。

眼見長劍堪堪刺到，那黃衣少女却像身後長眼似的，反手一隔，身形已用極快的身法欺近這名武士，纖指急點而出，將那武士胸前八處大穴全罩於指風之下。

這名武士能從武當山之戰中活下來也不是僥倖，其功夫的確很高，他見此情景，便知自己藝不如人，當下急退數步。

但黃衣少女如鬼魅一般如影隨形，指風仍罩住對方。

江龍飛見勢不好，正要出手，猛聽得一聲悶哼，自己的屬下踉蹌數步，口角已溢出鮮血。

原來，黃衣少女中途換招，變指爲掌，擬一掌將對方擊斃。

却不料，這名武士也有過人之處，他眼見不能倖免，便側身攻進，令黃衣少女難下殺手，但還是挨了黃衣少女一掌。

黃衣少女見未能收拾這名武士，內心頗爲震驚，立時臉上掠過一絲陰雲。

江龍飛此刻才見到黃衣少女的眞面目，不由地一楞，道：「原來是妳！」

黃衣少女更不理會，身形已撲向棺木。

紫薇也認出這黃衣少女正是她當初與蕭文在一起時，所結識的楚香雲。眼見她撲向棺木，便知她的意圖，但因自己適才乍見她的容貌，認出對方時一楞的瞬間而晚了半步，却未能攔住楚香雲。

楚香雲眼見即將撲到，猛然間，迎面一股柔和的掌力撞來，當下便急揮掌相迎！

「蓬」的一聲，楚香雲身形倒飛數丈，落地時頗有不穩之象。

楚香雲暗暗吃驚，對方竟有這樣一位高手，抬眼瞧去，只見是一名風華絕代的白衣少女。

正瞧間，白衣少女已緩步上前道：「楚姑娘，我知道妳是想證實一下我爹是不是死了？本來我很想讓妳看，也好就此化解我們兩家的仇怨，只是身爲人子者，不能讓死者的亡靈受到騷擾，還請楚姑娘原諒。」

楚香雲詫然道：「妳怎認得我呢？妳身爲人子不願自己的親人亡靈受擾，可是我身爲人子不能親自手刃仇人已屬不孝，何況若不證實江雲楓死訊，更是對不起我爹跟『龍虎山莊』兄弟。」

白衣少女江鳳儀道：「既然如此，那我們只有憑着各自的本事來辦了。」

她此話一出口，楚香雲已揮劍向她攻來。

楚香雲一出手就是家傳絕學「龍虎風雲劍法」，她顯然是志在必勝。

江鳳儀不敢怠慢，立時拔劍相迎。

兩人全是青年女子中的高手，不僅武功高強，而且容貌都是天姿國色。

兩人鬥在一起，轉瞬數十招過去了，雙方竟然旗鼓相當，劍招都奇詭深奧，功力皆在伯仲之間。

看來二人要分出勝負絕非一朝半夕就可以的。

江龍飛見狀向紫薇道：「小薇，妳去助妹妹。」

紫薇當即揮劍殺入場中。

頓時，場中情勢劇變。

楚香雲與江鳳儀本是難分軒輊，而紫薇武功又是一流，頓使楚香雲變得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楚香雲不由地心中暗暗後悔，悔不該不聽從蕭越的話，趕來這裡驗棺，不想今日竟要喪命於此。

略一疏神，已給紫薇在肩上刺中一劍，當下她全力施爲，左掌右劍，絕招頻出。

江鳳儀每每攻到楚香雲身邊之時，劍尖都滑向了一邊，好似有什麼奇怪的力的作用佈於其劍。

楚香雲經過這麼幾次，便覺得出江鳳儀有意相讓，不由內心有着感激之意。

驀地，楚香雲避開了江鳳儀的長劍後，紫薇已悄然攻到，眼見長劍刺向自己胸口而來，却已來不及閃避了。

楚香雲心內一嘆，道：「罷了，不想我楚香雲今日喪命於此。越哥，小妹先走一步了。」

就在她千種想法，萬種念頭湧入心頭之時，猛聽一聲急呼入耳「香雲……」接着就是兵刃相碰所發出的聲響。

一條有力的胳膊已扶住了她的腰。

楚香雲抬眼一看，那正是她想念的心上人——蕭越。

蕭越慨嘆道：「妳沒事吧？嚇死我啦！若不是江姑娘出手，妳我就成了隔世之人了。」

楚香雲聞言，不由詫道：「江姑娘？」

蕭越一指江鳳儀，道：「不錯，我適才趕到這裡，便瞧見妳身處險中，可是我相隔尚遠，來不及出手了，當時我已認爲再也見不到妳了，不想江姑娘突然出劍擋開了這致命一擊。」

楚香雲望着江鳳儀，半晌，上前施了一禮，道：「多謝江姑娘不殺之恩！」

她微頓一下，又道：「我只問江姑娘一句話，令尊眞的已經死了嗎？」

江鳳儀適才見蕭越與楚香雲的親熱勁，不知爲何內心有些酸酸的，此刻見楚香雲相問，便鄭重地道：「不錯，家父的確是與韓威雲同歸於盡了。」

楚香雲長長嘆了一聲，有些失望地道：「我相信妳，從此妳我兩家仇恩一筆勾銷。」

她自己也不知爲何有些失望，可能是因爲不能手刃仇人的緣故吧！

不過她又有些歡喜，那報仇的擔子自從她懂事以來，就壓在她的肩上，此刻一旦卸去，自有說不出的輕鬆感。

蕭越笑道：「這樣最好。江姑娘，想不到妳竟會是江盟主的女兒。」

江鳳儀道：「我也是半年前才得知的。」

江龍飛上前道：「二位耽擱了我們行程這麼久，若是沒有別的事，我們可就失陪了。」

蕭越微一點頭，道：「今日之事所幸未釀成不可收拾的後果，總算是不幸中之萬幸。」

蕭越瞧了江龍飛一眼，又道：「貴莊重建速度之快令在下十分敬佩，若蒙不棄，可否讓在下參觀？」

江龍飛聽他之言，心中並不知道「楓葉山莊」重建的情形如何，可是並不願蕭越前往參觀。

他雖未聽從了雲大師的話留在「武林盟」中，但仍將「孤堡」視爲「楓葉山莊」最大的威脅。

當下聽了蕭越的請求，既不能拒絕對方，又不想讓對方前去參觀「楓葉山莊」的佈置和實力。

正在躊躇之際，江鳳儀已答道：「既然蕭堡主肯賞面光臨，正是我『楓葉山莊』的榮幸。」

蕭越一年前蒙江鳳儀相救那晚，兩人並未多談，但覺得江鳳儀是個性格溫柔，不願拋頭露面的女子。

那知今日一見，彼此僅談了兩句話，便使蕭越將一年前對江鳳儀的看法全都改變了。

江鳳儀的老練、世故令蕭越頗爲吃驚。

吃驚之餘，他微微一笑，客氣地道：「既然江姑娘應允，想來江莊主不會反對吧？」

江龍飛見妹妹已答應了蕭越，便索性大方道：「蕭堡主眞是太客氣了，舍妹答應了就代表了在下的意思，若蕭堡主願意，我們便一同前往吧！」

當下，衆人起程直奔「楓葉山莊」。

一路上，蕭越從旁觀察江鳳儀，覺得她處事果斷，分寸掌握得極好，且待人接物使人覺得甚爲親切，不由頓生親近之心。

蕭越愈是發現她的這一優點，就愈有些懼意，這種懼意由內心發出，他也無法了解爲何如此。

不日，一行人便到了洛陽郊外的「楓葉山莊」。

乍見之下，蕭越心中吃驚不小。

他暗道，早就從龍伯口中得知有人在「楓葉山莊」的地面上大興土木，只因當時江雲楓身居「武林盟」的盟主，並無重建的意圖，且「幽靈教」勢力正大，「楓葉山莊」也無重建的可能，故未加以注意。

不想是江鳳儀在暗中主持，今日「幽靈教」已滅，而「楓葉山莊」竟

又有當日景象，若與我「孤堡」爲敵，當是個不可忽視的對手。

心念一動間，便見莊內已出來數名錦衣武士和兩名中年婦人。

其中一名身著藍衣的婦人上前道：「小姐，莊內一切均已安排妥當，只是尚有兩處房屋還未完工，估計十天內當可竣工了。」

江龍飛也被重建的「楓葉山莊」震撼了，這山莊今日的模樣與昔日的幾乎一模一樣，但却更新，氣派更大。

江龍飛此時如在雲端，不禁有些飄飄然……

他興奮地道：「妹妹，想不到妳竟能把『楓葉山莊』恢復到如此，眞出乎爲兄的意料，我爲有妳這樣能幹的妹妹而自豪，有妳這樣能幹的妹妹，我江龍飛終可成大事。」

江鳳儀聽了此言，秀眉皺了皺也不答話，她當先步入了「楓葉山莊」莊內。

蕭越早將她皺眉姿態瞧在眼中，他心中又明瞭了幾分，知道這「楓葉山莊」將來的實權必然會握在江鳳儀之手不可了。

蕭越一想到此，不由地打了個寒噤。

楚香雲與蕭越幷肩而行，對這幾日蕭越的情緒變化早就了然於胸的她，不由傳音道：「越哥，你莫非怕了嗎？」

蕭越內心苦笑，道：「江鳳儀不是個簡單的人物，想不到『幽靈教』覆滅後，『楓葉山莊』又冒了出來，看來『孤堡』要想重新立足於江湖是非常之難了。」

楚香雲問道：「你想打退堂鼓了？」

蕭越道：「有妳在我身邊，我是什麼也不怕的。」

兩人正談間，忽聞江鳳儀道：「雲娘，妳帶他們下去歇息吧！將我爹的靈柩搬入靈堂之中，吩咐下去，擺酒爲大家洗塵。」

江龍飛道：「妹妹，怎麼妳已設好了靈堂？」

江鳳儀道：「在武當時，我已飛鴿傳書告知雲娘，就已經準備了。」

說完，她有意無意地瞧了蕭越一眼，道：「蕭堡主，請先在偏廳內用茶，稍時便上酒菜了。」

蕭越笑道：「多謝江姑娘，江姑娘心思縝密，一切都安排得有條不紊，令在下心裡十分佩服。」

江鳳儀道：「蕭堡主謬讚了，只是今日天色已晚，恐怕不好領蕭堡主參觀敝莊，改爲明日，想來蕭堡主不會急在這一夜吧？」

蕭越道：「不會的，我這人一向都是客隨主便，江姑娘能答應在下參觀貴莊，我已感激不盡了，至於早一日，晚一日，在下並不在乎這一點。」

江龍飛道：「蕭堡主太客氣了，你我雙方雖不是親朋好友的關係，但也並無深仇大恨，區區一件參觀小事，算不了什麼。」

江鳳儀斜睨了一眼，暗忖道：「大哥說話怎麼總是這麼不小心，盡落人口實呢？」

當下她微微一笑道：「蕭堡主大概還記得先父曾參加二十年前『孤堡』血劫之事吧？」

蕭越一震，表面上故作輕鬆地道：「這一點在下當不會忘記，只是令尊已經不在人世，這段已過去的事情當然不能歸於做子女的身上，上代人的恩怨就讓它過去了吧！只要咱們今後能互通友誼，做個朋友也是完全可以的嘛。」

江龍飛又插言道：「好！蕭堡主爽快，我們之間既有過節也有恩情，一時難說得清，不如讓它過去了，從今往後，大家做個朋友！」

蕭越道：「既然江莊主這麼看得起在下，那我就高攀了。」

衆人說着話時，酒菜已上來了。

當下五人共席，由於前嫌盡棄，隔膜消除，這頓酒飯倒也吃得開心。

夜已深了，「楓葉山莊」沉浸在夢鄉之中。

然而，蕭越却睡不着，他起身走出了客房，正見楚香雲也出房門，於是便道：「香雲，怎麼妳也睡不着嗎？」

楚香雲嘆聲道：「我是睡不着，我總覺得江鳳儀不會這麼平白地與我們合作，且讓我們參觀山莊。」

蕭越道：「妳也看出來了？其實江鳳儀留咱們一夜必有深意，今日到達山莊時天色並不晚，若要參觀那是足夠時間了，可是江鳳儀却說天色已晚，留下我們，我料她必有所爲，但想了解她葫蘆裡究竟賣的是什麼藥，只好留下來弄個清楚了。」

楚香雲道：「過去從未聽說江雲楓有女兒，今日却突然山冒個女兒來，且又心機極深，又重建了『楓葉山莊』，眞是叫人奇怪。」

蕭越道：「從江龍飛的表情看得出江鳳儀的確是他妹妹，不過顯然由於最近才相認，故而有些拘謹，我只是猜不出江鳳儀師出何門，又如何有那麼多人爲她效力呢？」

楚香雲詫然道：「什麼人爲她效力？」

蕭越道：「原來妳沒有瞧出來。」

他下意識地道：「咱們進莊後，莊內顯得冷冷清清，很蕭條的樣子，可是我却已發現暗中隱藏了

許多高手，這種韜光養晦的手法十分高明，表面上『楓葉山莊』重建後人數極少，實際上却有着相當一大批高手隱伏在這莊內。」

楚香雲不由大爲震驚，道：「既然有如此做法，那其志一定不小囉！」

蕭越道：「那是當然，當今武林的複雜形勢遠遠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初時我認爲僅有幾派，咱們『孤堡』及六大門派的『武林盟』。七星坪之戰後，我發現又多出白衣蒙面人這支神秘的力量。

「如今，江雲楓死後，其女兒出現，且又重建了『楓葉山莊』，其實力莫測高深，令人不得不防，江湖武林如今是五雄鼎立的局面了。」

「五雄鼎立！」楚香雲詫然道：「咱們、白衣蒙面人、武林盟、楓葉山莊，一共不是才四雄嗎？」

蕭越搖頭道：「這就是我在武當山上做壁上觀的成果，我對『幽靈教』的實力頗爲了解。那晚上『幽靈教』中知名人物只有韓威雲一人，原來『幽靈教』有所謂『十大護法』，這樣的十大超級高手，雖然經過了多次較量有所損失，但應尚有三大護法才對，可是在武當山却一個也沒見到。在武當山投入斷殺的『幽靈教』徒總共不足二百人，其餘全是那些『失魂人』。就是這上陣的二百人，也是老弱病殘，武功不高的人物，所以『幽靈教』一定是將教中的精英强將高手隱藏了起來，他們的目的是以圖將來東山再起。只是有一點我並不明白，韓威雲既然已死，那麼什麼人來統率這批『幽靈教』高手呢？」

楚香雲靜靜的聽着蕭越所言，不時地點點頭。

楚香雲道：「無論是什麼人統領，『幽靈教』都是我們的大敵，應該曉諭整個武林知道才對。」

蕭越搖頭道：「妳錯了，若曉諭整個武林，不僅無人相信我們，而且還會打草驚蛇，那麼搜尋『幽靈教』就更難了……」

楚香雲點了點頭。

蕭越話音未落，倏地拉起楚香雲隱入院中的花叢裡。

蕭越在引動的時刻，同時傳音道：「有人來了，江鳳儀到底想如何對付咱們，立時就見分曉了！」

就在蕭越與楚香雲方自隱入花叢中時，一條人影已輕捷無比地掠過院牆，閃到蕭越所住的那間房屋窗下。

但見他貼近窗子，久久站立，似乎在凝神諦聽屋內的動靜。

他倏地立起身，口中發出一聲長嘆，嘆聲中可以感覺到無比的失望。

他這麼凝立在窗前，許久，他被遠處傳來的梆子聲驚動，只見他探手入懷摸出一樣物件放在窗台上，隨即便飄身上房而去。

蕭越幾乎在這同時傳音給楚香雲，道：「香雲，妳去瞧他留下的是何物，我去追他。」

說時，他身形一長，已自花叢中掠上屋頂，循着那個人去的方向追了上去。

蕭越很快便瞧見了前面的人影。

他身形突然加快，兔起鶻落，轉眼便已追近前面那人。

那人似乎並未覺察到後面有人追踪。

就在蕭越追至快要接近那人時，只見那人身形倏然一隱，沒入一片屋宇中。

蕭越心中不由略略焦急，身形如流星般電閃過去，剛到那人消失之處，就見到一幅頗爲雅緻的小樓呈現在他的眼前，屋下面便是一處院落。

蕭越見小樓的一層有燈光透出，也不再猶豫，身形如天馬行空地從這邊屋頂掠過院落天井，落到小樓的走道上。

他閃身到有燈光的屋子窗前，伸指把窗紙戳出一個洞。

蕭越抬眼從窗子上的小洞向屋內瞧去，這一看，不由得蕭越心中震驚之極。

屋中擺設極爲簡樸，除了一張木桌子和一張木床以及幾張椅櫈外，便無任何物品的擺設。

床上躺着一個人，身上並沒有蓋被子，因而，蕭越便可望見這人的臉孔。

那是一張極度蒼白的臉孔，但却也是世間少見的俊逸的臉，這張臉，蕭越是再熟悉不過的了。

這床上之人活脫便是蕭越本人似的。

蕭越險些驚呼出聲。

就在此時，兩股凌厲的指風向他脅下襲來。

這一奇變發生得是如此倉促，以蕭越的功力竟被人欺到如此近身之處偷襲尚不知，固然是因爲蕭越爲屋內情形極度震驚而失神，但也可看出偷襲之人的武功之高了。

蕭越處此境地，內心十分明白，他已無機會閃避了，當下，他立時運起「大清罡氣」佈於全身。

指風及身時，竟發出「嗤嗤」的聲響，這指風的勁力之强足以驚世駭俗了。

蕭越只覺兩脅下微微酸痳，心中吃驚不小。

他以常人難及的反應轉身反擊。

只見得蕭越十指齊揚處，「問天指」力破空而出，同時身形已極快地拔起。

（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翡翠城地面的情況，是佔據者各據一方。在地底下，又另有天地，雪蝶警告高興，要用「神針逆脈保命大法」為葉天王治傷，把天王的性命交給他，高興只好悉心療治。北地強豪併立，其中有「同根盟」，盟主是連體人，名君子婦，是一男一女連背人，婦要替兄弟覓一喜愛的女子，君子則要為姐妹找尋她心愛的扶桑武將宮本千軍……

天王傳奇

惜玉天王故事／余破浪・文　可飛・圖

深山幽谷設總壇　男歡女悅銷金窩

「宮本父子，一定要死！極慘痛極慘痛地死！」這是昭田右衛門對麾下戰士大聲疾呼的叫嚻！

沒有人懷疑他的決心！

正如沒有人懷疑宮本千軍要找他展開生死決鬥的決定一樣！

終於，昭田右衛門在熊熊烈火中消失了踪影。

想不到百合子卻來到了這變成焦土的寺院裏……

切腹的人，通常腰束白布。

切腹是武士道精神。

在武士眼中，切腹是神聖的事。切腹也許甚至比嬰兒出生，少女的初夜還更神聖。

而白色，也是神聖、聖潔的象徵。

用鮮紅的血，染紅雪白的腰束，是勇敢和聖潔的表現。

百合子也用白布束腰。

但在白布腰束以外，她卻穿着紫綾繡金箔，顏色鮮艷瑰麗的和服。

她的頭髮濃密而烏亮，腦後繫着髮結。

她冷靜。

她沉默。

啞巴雖然不會說話，但也可以有激烈的「叫聲」和激烈的表情，激烈的動作。

但她冷靜而沉默，黛眉下的瞳孔，只是專注地凝視着兩把擺放在墊子上利刃。

利刃沒有護手。

那是最鋒利的刀。

這種刀，可以毫不費力地刺入腹部……

切腹是有技巧的，而且往往需要「修練」。

在少年時代，已有無數還沒有發育成熟的小武士，用鐵枝或者是竹片，劃在小腹之上，練習忍受痛苦的考驗。

有一段時期，一些少年以此為榮。

但這是極危險的「修練」。

一些無知的少年，愚勇的少年，竟在這些「練習」中弄假成眞，連腸臟都剜掉出來！

於是，一條無知的小生命，化作「切腹修練」下的寃魂。

百合子也曾經準備這樣「修練切腹」，但最後關頭卻給母親阻止。

「妳是女兒家，要是在身體上留下了醜陋的疤痕，那怎辦？」

百合子的母親把她手裏的鐵枝搶了過來，然後用力在她自己的小腹一劃！

鮮血立刻濺濕了百合子母親的衣裳。

她母親告訴她：「我老了，身體上有更為醜陋疤痕都不重要，但妳還年輕，將來還要嫁人……」

百合子明白母親的苦心。

她以後不再「修練切腹」。

她認為，只要有需要，她可以不必修練，也有勇氣接受最後的考驗和痛苦。

她不會說任何語言，但她能做任何事！

當她知道丈夫已敗亡的時候，她很冷靜地找尋她需要的東西。

然後，她要見宮本千軍。

她要在宮本千軍面前切腹！

但在切腹之前，她把身上瑰麗的和服除了下來……

和服下，是百合子玲瓏浮凸的胴體。

但她腰間束着白布。

宮本千軍瞧着她的乳房，他的感覺並不是亢奮，而是刺痛。

他不由自主地咬緊着嘴唇。

鮮血迸流，但渾然不覺。

他的一雙手，粗糙的指骨揑成了拳頭。

拳頭又濕又冷，無邊無際的懼意彷彿從四方八面襲來，一直湧向他早已頹倦的身心。

她曾經是他熱切盼望的女子。

她有如縮在他心頭的一堆亂線，令他昏眩，令他焦躁，令他連在睡夢裏也在掙扎、呼喊、汗出如漿。

忽然間，她來了，她帶着切腹的利刃，神情冷靜而堅決地跪在他腳下。

沒有人能改變這女子的心。

昭田右衛門不能，宮本千軍也不能。

她的意思很明顯，很堅決。

她的心是屬於千軍的，這一刻的身子，也是屬於千軍的。

但無論如何，她已是昭田右衛門的妻子。

她不愛自己的丈夫，但也不等於憎惡自己的丈夫。

她瞭解昭田右衛門。

她知道右衛門在折磨她，但也同時在折磨他自己。

這一場婚事，是錯誤的決定，但責任並不全在昭田右衛門身上。

最令百合子難忘的，是右衛門對她的癡愛，對她的執着。

她不忍怪他。

他在火海中消失了，在亂世戰場中，這是平常事。

昭田右衛門死，她不想獨活。

但她在切腹前，一定要見宮本千軍。

* * *

宮本千軍，是百合子唯一傾慕，唯一鍾情的男人。

宮本千軍，也是親手把百合子丈夫性命斷送入火海的男人。

宮本千軍，更是百合子生命中第二個男人。

是第二個，也是最後一個。

她只會活在今天，在她切腹之前。

她不會看見明天的太陽。

千軍常在夢裏掙扎，而此刻，也是另一個夢，一個血淋淋活生生的夢。

他終於抱住她，她蠕動，肉體柔軟芳香。

她的眉目，清清秀秀，宛如遠山清澈的流泉。

他在她懷中。

她也在他懷抱內。

宮本千軍是武將，在戰場上，他無懼敵人的千軍萬馬，他流汗、流血、但永不流淚。

百合子也沒有令他流淚。

她只是使他變成了一條洶湧的大河流，他氣勢狂亂，人震盪，心更震盪。

他並不像個鄙下而貪婪的市井粗漢，他只是在迷惘中發揮巨大的力量。

肉體是肉體，靈魂是靈魂。

他只感到肉體的存在，既有百合子的肉體，也有他早已滿身傷痕纍纍的肉體。

但靈魂何在？

這是人生的快樂嗎？

人人都說這是快樂的泉源，但他並不覺得。

他在快樂中呻吟，痛苦地呻吟，有如墮入陷阱中四周漆黑一片的野獸！

最後，一切激烈轉化為平靜。

百合子的決定，是最終的決定，沒有人能左右她。

她無聲地看着宮本千軍，雙手把長刀獻上去。

千軍明白她的意思。

她切腹，但最後一刀，交托在他的手裏。

女子切腹，由男人解決她最後的痛苦，是否恰當？是否合理？

千軍已惘然。

他只是緊緊抓住這刀，他也是個武士，武士道精神的觀念，他比誰都更根深蒂固。

她感到，自己畢竟還是幸福的。

百合子忽爾微笑。

她為了生命中最後一刀，是由宮本千軍砍下來的而自豪。

微笑後，她深深吸一口氣。

她用的是「十字切腹法」。

一刀由上向下直挫。

她顫抖，但眼神更堅定。

在那短短一霎眼間，竟似沒有血溢出來。

她沒理會，她咬緊着雪白的貝齒，再來一刀。

這一刀，由右向左劃！

她的身子顫抖得更厲害，但眼神並未散渙，相反地更堅毅，更明亮。

她彷彿已看見了生命最燦爛的時刻。

她的嘴角在淌血，腰間白布盡是殷紅。

宮本千軍陡地大喝，揮刀！

她的血，灑向他的臉。

她已倒下。

他撲前，捧住她的首級，終於號哭！

這一哭，震驚了豪族戰士，震驚了為他而拚命的浪人。

鋼鐵一般的宮本千軍，竟在這一天彷如瓦片般片片碎裂！

* * *

東瀛亂局未平，甚至是亂局更亂。

亂世中，人心亂、市集亂、官場亂……

無處不亂。

只有一種人例外。

那是一些心如槁木的走肉行屍。

心已死，人雖還吊着一口氣，卻已和死了的人沒有什麼分別，這種已經心死的人，他的心不會再亂。

宮本千軍把百合子安葬在一處幽谷裏。

谷中多百合。

當宮本千軍把一坯又一坯黃土，灑在百合子棺木上的時候，幽谷中每一朵百合花都帶着淒切的淚痕。

是雨天。

毛毛雨，傷心的雨，傷心的百合花。

然後，又是無數個下雨天，也有無數個驕陽暴曬的晴天。

但無論或晴或雨，宮本千軍每天都在這座幽谷裏徘徊，他幾乎認得每一朵不同的百合花……

但百合花漸漸凋謝，一朵又一朵枯萎在無情的歲月裏。

宮本千軍消瘦了，一天比一天消瘦。

不是沒有人勸他，但他不聽，而且因此而大發脾氣。

他病倒下來，而且病得比任何人想像中還更嚴重。

他險些就此一病不起，幸而命運之神另有安排，他在最危急的時候，遇上了來自東海道最有名氣的海室大師。

海室大師是東海道岡崎城以北一間寺院的住持。

他有長長的白眉，膚色潤澤的臉孔，更有起死回生的高明醫術。

海室大師把宮本千軍自死亡邊緣救活下來。

但宮本千軍沒有感激這老和尚。

老和尚也不在乎他感激與否。

老和尚是出家人，救死扶傷，本是出家人的夙願。

千軍沒有感激海室大師，只是向大師懇請指點日後迷津。

海室大師只是向他說了一個字。

那是：「海！」

又過了一段日子……

這一天，大海怒吼，巨浪滔天。

一艘殘舊、落伍，甚至是千瘡百孔的戰船，正在孤單地橫渡波濤洶湧的「神風大海」。

在數百年前，蒙古大軍十四萬人，戰船四千四百艘，旌旗蔽日地直撲東瀛長崎北(今平壺島)。

東瀛島國上下震怖，自知決難抵禦蒙古大軍無情的蹂躪，除了祈禱上蒼拯救外，束手無策。

八月初，海上突然風起雲湧，巨浪澎湃捲至。

巨大風浪持續四天，四千四百艘戰船四處飄散，幾乎全部沉沒。

這一場大風，拯救了東瀛島國，東洋人稱之為「神風」。

數百年後，戰功顯赫之名將「關白」豐臣秀吉逝世，託孤於部將德川家康及毛利輝元。

東瀛戰國局勢漸定而未定。

此時，中原武林羣雄並起，形勢比東瀛島國更為混亂。

* * *

千瘡百孔的戰船上，只有兩種人。

一種是為了黃金而發狂的人，他們都是船伕。

另一種是不理死活，但求遠離東瀛島國的人。

前者九人，後者孑然一身。

這個孤寂而傷心的漢子，本是一代名將。

他十五歲已統率大軍披甲上陣，勇破敵軍於十彌川畔。

比起十七歲首次上陣統率崗崎武士大破寺部城的德川家康，他更見年少卓越不凡。

他是宮本千軍。

他喜歡百合花。

更喜歡一個像百合花般柔美絢麗的少女——百合子。

百合子，她歲月無聲。

她一生下來就不會說過半句話。

但宮本千軍在她的眼神裏，明白她的千言萬語。

殘破的戰船上，只有風。

沒有風中的百合，沒有他的百合子。

風浪沒有停下來，這艘戰船似乎隨時都會在大海中四分五裂。

但年逾三十的宮本千軍，他心中無悔，眼神無悔。

一個蒼老而瘦弱的船伕，在起伏不定的甲板上嘶啞着嗓子問：「將軍大人，你到中土，是不是要找一個人？」

宮本千軍嗆咳着搖頭。

老船伕道：「我知道，中原有一位英雄人物，將軍大人若有機會，不妨去看看他……看看他是否比得上我們的戰國英雄……諸如上杉謙信，織田信長、德川家康……以至是將軍大人……」

宮本千軍仍在咳嗽着，他已在船上病了五天。

又是一個巨浪捲上甲板，兩人全身上下盡濕。

宮本千軍在巨浪迎頭而下之際問：「他是誰？」

巨浪的衝擊力，把老船伕撞向船桅。

他頭破血流，快要死了。

他在嚥氣前說出了一個人的名字。

「翡翠天王……葉璧天！」

* * *

「命運之神，時而殘酷，時而仁慈。

巨大的風浪沒有把千瘡百孔的戰船擊沉，它在幾乎絕不可能的情況下，安然抵達彼岸。

東瀛只是島國，彼岸則遼闊無邊，天大地大。

登岸後，宮本千軍夜行日宿，過着豺狼野獸般的歲月。

他並不祈求任何人的憐憫，也不向任何人施以野蠻的暴力。

東洋人是人，漢人也是人。

「既然都是人，又何須分彼此？」這是宮本千軍心中所想。

只是，他心中所想，並不如同別人心中所想。

一個月之後，他遇上了一羣人。

竟然是一羣浪人，他們也和宮本千軍一般，乘船冒着大風大浪而來。

但這羣浪人，已在中原厮混了五載。

為首浪人，自號「用心棒」，年四十，臉貌粗糙如同岩石。

他是鳥居大政。

大政以下，文有今川哲夫，武有服部玄鬼，文韜武略，各擅勝場。

鳥居大政、今川哲夫本非浪人，而是大名、豪族之後。

只因勢道逆轉，家道中落，更兼在强敵窮追猛打之下，只好離鄉別井，遠赴中原另建新天地。

服部玄鬼，亦是名將之後，但此人生性剛烈，朋友不多，仇家卻遍及天下。

在鳥居大政、今川哲夫慫恿下，終於也來到了中土，降格變作浪人般模樣。

但這三人，仍是自負的人物。

可惜大政、哲夫到達中土後，性情漸變。

變得暴戾、兇殘、淫邪、惡毒。

服部玄鬼卻沒有改變。

也正因玄鬼本質不變，依舊忠直剛烈，大政與哲夫，已有除掉玄鬼的打算，免得此人礙手礙脚。

宮本千軍遇上這一羣浪人，終於為今川哲夫利用。

今川哲夫巧佈陷阱，使宮本千軍誤以為玄鬼在一夜之間，强暴五名黃花閨女，並且先姦後殺，更分屍於市，慘無人道已極。

宮本千軍果然大為震怒，直斥玄鬼。

但另一方面，服部玄鬼亦誤信漢奸擺佈，以為此一慘案，係出於宮本千軍之手。

兩大高手互斥對方為冷血禽獸，終於大戰於市。

服部玄鬼以八尺長矛，火併宮本千軍之六尺大刀。

千軍之刀，刀刃與刀柄各長三尺，刀招之猛烈，無與倫比。

玄鬼之長矛，雖長八尺，但靈巧多變，招式奇詭，勁力雄渾且膽色過人。

這是一場罕見的高手大戰。

但這兩大高手，並不曉得在暗角之處，有四道陰險狠毒的眼光，正在狡獪地閃動着。

那是鳥居大政、今川哲夫發自瞳孔中的嘲笑。

這一條借刀殺人的毒計，果然奏效。

尤其是鳥居大政，五個無辜弱女之中，有四個都是給他一手糟蹋掉的！

鳥居大政，向來荒淫。

那五個女子，都是他親自抓回來的。

抓到之後，綑縛於一室，再找今川哲夫商議毒計。

今川哲夫只看上其中一女。

此女胸脯甚大，長相甜美。

鳥居大政一看哲夫眼神，已知其意。

此女名杜翠娘，乃縣令之女。

鳥居大政也甚喜愛這少女，但卻毫不遲疑，把杜翠娘送入今川哲夫懷抱中。

今川哲夫大樂，把杜翠娘衣裳扯破，露出一對迷人玉乳。

杜翠娘身不由己，哭泣亦於事無補。

今川哲夫獸性狂發，佔有了她清白的身子。

其餘四女，亦分別慘遭鳥居大政汚辱，場面慘不忍睹。

但更令人髮指之事，尚在後頭。

鳥居大政、今川哲夫飽嚐之後，更殺人分屍！

屍骸分佈於市，嫁禍於宮本千軍及服部玄鬼。

千軍與玄鬼，終於為此而展開

一場驚天動地之決戰！

千軍戰玄鬼，功力悉敵。

激戰百招以後，玄鬼額上已在冒汗。

宮本千軍雙目緊盯服部玄鬼手中長矛：「玄鬼，你的矛尖已失了銳氣。」

長矛之尖，銳氣已失？

這算是什麼話？

玄鬼聽得懂嗎？

＊　＊　＊

千軍之言，玄鬼明白。

他的矛尖，也就等於是他的一顆心。

心有銳氣，矛尖始鋒銳。

反之，心氣鈍弱，矛尖即失銳氣。

玄鬼是武士，一個自幼即爲戰鬥而戰鬥的武士。

武士的銳氣，是維持武士生命和尊嚴重大支柱。

他不能失去銳氣。

他心中悚然，但卻在感激宮本千軍。

宮本千軍是他這一戰的唯一强敵，但强敵往往反而是世間上最值得尊敬的人。

玄鬼緊握長矛，把矛尖向上挺起，雖然他背上衣衫已濕透汗水，但眼神又再銳利如箭。

宮本千軍是他畢生中所遇最强大的敵人。

服部玄鬼知道，憑自己的力量和本領，雖然可以一戰，但力戰到底的結果，還是非敗不可！非死不可！

但玄鬼絕不退縮。

自從離開東瀛以來，他一直都渴望遇上强大的敵人，痛痛快快硬拚一仗。

但苦無機會。

誠然，鳥居大政是劍道高手，但他是同道而來的首領，決不可以無緣無故同室操戈。

直到這一天，他終於遇上了宮本千軍！

宮本千軍是强手！

强中自有强中手！

這一戰，服部玄鬼終於可以斷殺得痛快淋漓！

他全力躍起，長矛連環刺出，身法在瞬息間驀然大變，變得極快！極狠！也極險！

他的招數全都變了，變得氣勢如山，凌厲激揚。

從沒有人能避得過他這種猛攻。

但宮本千軍都避了過去，而且趁隙又再反擊玄鬼。

服部玄鬼攻勢越猛烈，也越是耗力。

他屢攻不下，還得回招抵擋千軍銳厲的反擊。

但玄鬼是勇猛的，雖又再處於劣勢，仍能再度回招頑抗。

剎那間大刀、長矛交擊，星火迸射！

星火只在剎那間綻開。

雖然只是一剎那間的交擊，星火也是眨眼即逝，但那碰擊聲音卻清越響亮，懾人心弦，歷久不散。

兩條人影乍合即分。

兩人不再面對相爭，而是背對着敵人，眼神都遙注着遠方。

宮本千軍臉上濃眉抽搐，他眼中殺氣盡失。

他雙手虎口迸裂，鮮血一串串地淌在乾裂的泥土上，然後漸漸化開、化開……

他的眼神不再肅殺。

在俄頃之前，那刀、矛互擊的聲音，彷彿已經是過去了很久很久的事。那聲音，眞怪異……說不出的怪異……

分明是歷久不散的餘音……

但在宮本千軍的感覺上，卻似是太遙遠，也太久遠的聲音。

他的臉，竟似已陷入深邃死寂，孤單無助的幽冥之中……

血不斷淌下。

血已濕透他那粗糙的一雙手。

但那是不要緊的傷疼。

虎口迸裂而流血，並不致命。

致命的一擊，不在宮本千軍身上，而在服部玄鬼的左脅下！

＊　＊　＊

玄鬼，右手握着長矛，矛尖向天，整根長矛卻有三分一插入堅硬的土地裏。

從正面看，玄鬼這個武士仍然十分完整。

但若從他左側去看，他的身子幾乎像是已裂成了兩爿。

一道幾近兩尺長的裂縫，自玄鬼左腋以下，斜斜向他脅側、腰間一直裂向臍孔部位！

他左邊身體，已一片殷紅。

鮮血浸濕了他的衣衫。

玄鬼雙目血紅，左手更紅。

他隨着左脅下的傷口，伸手摸了進去。

他要摸一摸這傷口有多深。

傷口很深，深得不知道究竟有多深。

玄鬼的汗已濕透髮梢，汗水淹着他的瞳孔，他似已無法看清楚眼前的物事。

他的手自傷口裂縫中摸入，一直摸到了一些他以前沒法子可以摸到的內臟！

他臉上竟在此刻展開了燦爛的笑容。

「好快的刀！」服部玄鬼穩住身形，也在竭力穩定自己發出來的聲音。

血已流得像是泉湧般可怖，但他仍然穩定得很好。

宮本千軍仍然背對着他。

受了重創的是玄鬼，但嗆咳着的卻是千軍。

千軍劇烈地咳嗽着，他的頭髮也像玄鬼般散亂。

他問玄鬼：「你爲什麼一定要和我決戰？你知道……那五個女子的慘案……絕不是我幹的！」

玄鬼點頭，背對背地點頭，他的臉色漸漸變了，變若紫金。

但他的聲音仍然穩定有力：「自一開始，我就知道絕不是你幹的……但……也同樣不是我！宮本將軍，你相信嗎？」

宮本千軍痛苦地閉起眼睛。

他相信了！在激戰過後，他終於相信了一件事！

服部玄鬼並不是那種奸淫狠毒，形同禽獸的畜生！

「玄鬼！你這個蠢材！明知道我們都掉入奸賊的陷阱裏，爲什麼還要決戰？」

「因爲……你是一個出色的對手……我等了五年，才等到你這樣的人出現……」

服部玄鬼的眼神，突然在汗水充斥下轉趨清澈。

宮本千軍的聲調，卻不期然地變得憤怒而哀傷：「爲戰而戰，是愚昧的行爲，不管或輸或贏，都是下下之策！」

玄鬼突然神色森冷，拔起長矛橫於胸前：「我完全明白你說的話，但你並不瞭解一個眞正武士的心境……」

宮本千軍的身子在晃動，如遭重擊。

他捂着胸，悲酸地駁斥玄鬼：「武士道精神，並不如你所想像的……你已敗了，還想做些什麼事情？」

玄鬼傲然狂笑：「漢人有名將，能盤腸大戰……漢人能，服部玄鬼也能！」

但他最後一句話，已因劇烈痛楚而顫抖……

果有腸臟自他左邊身子溢出。

但他戰意仍在，長矛仍在。

宮本千軍更憤怒了！他在盛怒中出刀！

「愚不可及的東西，看刀！」

這一刀，沒有詭秘莫測的變幻，沒有出神入化的招數，只是由上而下，急勢直落。

甚至看來也不怎麼快——只是重重劈下，毫無猶疑地一直斫殺下去！

玄鬼立刻在一團血影中消失！長矛墮地，整個人更在血影中爆裂開！

一刀之後，沒有第二刀。

喪失了生命的是玄鬼。

就算沒有這一刀，玄鬼也一定活不了多久。

但有了這一刀，卻能把玄鬼的生命迅速解決，也把他的痛苦和夢幻一起解決！

玄鬼不再痛苦了，痛苦的是千軍。

他殺了一個不應殺的武士。

他中了奸計，但玄鬼卻是爲戰而戰的「武癡」。

地上的玄鬼，死得一塌糊塗，但他卻在死前得償所願。他要戰强手，强手終於來了，也出手了，如此一戰，痛快淋漓，如此一死，死又何憾！

宮本千軍望着玄鬼僵硬的臉龐，雖已再無半點血色，但卻睜眉突目，神情舒暢！

宮本千軍又在嗆咳。

他雙手迸流出來的血，一直沒有停止過。

在暗角裏，鳥居大政的手緊抓着他的棒。

用心棒。

今川哲夫在等他出手。

只要鳥居大政一出手，宮本千軍立刻就會敗、死、以至是死無全屍。

但鳥居大政沒有動，良久良久之後動也不動。

今川哲夫沒有催促。

鳥居大政沒有動手，必然有不能動手的理由。

鳥居大政能等，今川哲夫更能等。

終於，他們等到了一個人的出現。

不！不是一個人，而是兩個。

但這兩個人，卻又好像只是一個人。

今川哲夫在暗角裏看見了這一個人……不……是兩個人……

他本已在暗角裏的暗角，但當他驀然看見這兩個人之際，竟不禁向後退了一步。

只有鳥居大政，依然動也不動。

＊　＊　＊

宮本千軍在斬殺服部玄鬼後，雙手虎口迸裂只是小事，最可怕的是他又病了。

他的臉，炙熱如火。

他的手，開始抽搐。

他的人雖然站着，但身子卻在飄飄浮浮，終於「咕咚」一聲栽倒下去。

他栽倒在一雙繡金線小皮靴旁邊。

穿着小皮靴的主人，是一個很姣艷的女子。

她的臉彷彿籠罩着淡淡的白光，雖然美麗，卻也在深思中蘊藏着狐狸般的妖異。

她衣飾皇然，一身錦袍寬闊的大袖，泛現着千百種令人目眩的光澤。

她冷冷地瞧着宮本千軍，一張

臉似帶憂悒，又似是說不出的愉悅。

連一張臉都令人看不通，猜不透，又有誰能知道她的心是怎樣的？

今川哲夫是智者，但他看不通這女子。

鳥居大政是梟雄，他也同樣猜不透這女子。

因此，他只能抓緊用心棒，不敢輕舉妄動。

誰能明白這女子的人？誰能明白這女子的心？

她是誰？和她在一起的「另一個人」又是誰？

＊　＊　＊

她是——婦。

永遠和她背對背連結在一起的「另一個人」，當然是——君子。

君子婦！

君子婦是在那一天開始，和宮本千軍纏結在一起的。

婦！不是一般的婦！天下最毒婦人心，但怎及此婦？她是毒婦中的毒婦！也是荒淫女子中最荒淫的女子！

她憐惜病倒下來的宮本千軍。

這東洋人，並不俊俏，但卻有他特殊的魅力。

婦閱人多矣！什麼樣的男子她沒見過……但這宮本千軍，卻是她生命中最大的尅星……

婦要救千軍，她問君子：「好不好？」

君子搖頭：「不好！」

婦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你平時不是悲天憫人，連一隻小貓小狗也要救活過來的嗎？」

君子道：「小貓小狗，不救便死，但這人，根本用不着咱們來救。」

婦怒道：「難道你沒看見，他已病得有多嚴重？」

君子道：「妳懂得治病，我卻精於相命。我算定此人，可享長壽，決不會在今時今日，客死異鄉！」

婦冷笑：「你若算得準，也不會連一個女人都算不上手！」

君子漲紅了臉：「緣份天定，可不是算回來的。」

婦不理，她輕輕抱起宮本千軍，在他粗獷的臉龐上狂吻。

千軍已神智模糊。

他知道，一個神秘的女人正在狂吻自己的臉——那是不能容忍的！

他要抗拒！

除了百合子，誰能這樣對待他？

但百合子以前從沒有這樣做過……直至她切腹之前……才有過那麼一次……

是她對他的第一次，也是她對他的最後一次。

經歷過那一次之後，百合子再也不會出現在宮本千軍眼前。

他天天在憂鬱中渡日。

他為此而病，險些一病不起。

及後，到了中土，到了今天……他又再心疲力竭，再度倒下。

婦是貪婪的。

她貪色，男色。

世上千般浮世繪，萬種衆生相，諸相諸色，皆不及男色好。

婦是淫婦，淫得荒唐，淫得兇狠。

她背後的兄弟，卻是君子。

君子者也，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君子遠庖廚。

更當遠離淫婦。

但這可憐的君子，枉有君子胸襟，君子雅量，君子心懷，卻一生一世也離不開和他與生俱來，一起成長一起踏出共同步伐的姊妹——婦！

婦抱起了迷糊中的宮本千軍，然後用她足下的繡金線小皮靴，把早已斷氣畢命服部玄鬼的臉孔輕輕踏碎！

這可惡的浪人，他傷害了另一個東洋武士！

他百死不足以蔽其辜，雖已伏誅，婦仍將其頭顱踏碎，化為一灘模糊血肉，方能洩憤。

宮本千軍雖在神智迷糊中，但他看見這可怖也可恥可恨的一幕。

他大怒！

玄鬼雖敗亡在他手裏，但他尊重玄鬼。

這妖異的女人，竟如此殘酷地向一個已敗亡倒地的武士，施以可惡可恥的侮辱和蹂躪！

千軍悲憤莫名，但卻無力為玄鬼報復！

＊　＊　＊

同根盟的總壇，設在「盡歡幽谷」。

「盡歡幽谷」是陰森可怖的深谷，周遭滿佈泥沼瘴氣，毒蛇猛獸觸目可見。

但婦的歡樂地，銷金窩，卻也建造於此。

君子不喜歡這幽谷，但他沒有權力選擇別的地方，也沒法子可以逃離這個地方。

同根盟的戰士，有男有女。

男的全都兇暴、貪婪、淫惡。

女的都是為了取悅男人而存在。

所謂女戰士，根本就是妓女！

而所有的男戰士，卻又統統都是婦的禁臠！

婦是淫婦，既淫且貪，更不顧背後親兄弟的感受和尊嚴，只要春心一動，隨時隨地都會荒淫作樂。

（未完・五）

龍虎雙雄

同袍齊出力　除害再冒險

新派江湖殺手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皇甫雪對蕭逸飛品格為人極為欣賞，一再鼓勵他，親自舞劍指點，要蕭逸飛代為再出一次刀，遠赴合肥刺殺奸人黎澤仁，並介紹蕭逸飛去找黎澤仁貼身人梅嘉瘦做內應，不幸在行事中遭梅嘉瘦暗算，幾乎喪命，幸危急中得到皇甫一香與岳秦嶺救援，三人再回皇甫家，重新再作計議……

皇甫一香問道：「原因何在？」

蕭逸飛道：「這個愚兄猜得出來，郭兄，在下再問一事，明早咱們如何接觸？」

「在下小店就在後面街，招牌是成昌，那時你去找我，最好小心一點，再直接進入後院就最好，明早我親自裝束駕轅，你躲在車下，可得小心一點，倘出師未捷身先死，便與在下無關，你不管得手與否，離開驛館之後，便到成昌斜對面的車行，我在其後巷替你預備一輛馬車，以供你出城。」郭嘉梅看了皇甫一香一眼，又道：「皇甫姑娘最好不要進驛館。」

皇甫一香急不及待地問：「為何我不能進去？」

「一來是馬車底下藏不了兩個人，二來你的身份特殊，萬一暴露了身份，令尊可難向朝廷交代。」郭嘉梅頓了一頓，續道：「你最好是留在成昌車行那裡作接應。」他擺擺手續道：「在下也得告辭了，以免暴露了身份，若兩位信得過在下，明早便請蕭壯士到小店來。」言畢推開窗子跳了出去。

皇甫一香邊關窗子邊問：「大哥，此人值得信任麼？」不料窗子尚未關上，便被一股大力撞開，「颼」地一聲，跳進一條漢子來，定睛一望，可不正是岳秦嶺？

「師兄，你這才來？」

「不，那廝的話我都聽見了，事實是我跟踪他來此的。」

皇甫一香緊張地問：「可有什麼發現？我怕他又是一位梅嘉瘦！」

岳秦嶺注視蕭逸飛，道：「是否相信他，表面上看不出來，此事只能由蕭逸飛決定。」

蕭逸飛沉吟道：「不管此人值不值得信任，我都得去，因為已沒有別的路可選擇，除非……」

皇甫一香急問：「除非什麼？」

「除非能想到混進驛館的其他辦法。」

「但萬一此人又是梅嘉瘦，此行比上次會更危險，因為有了上次之經驗，黎澤仁佈置必會更加完善，那是……有死無生……」

蕭逸飛乾笑一聲：「我殺了不少人，被人殺死也是天公地道之事，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岳秦嶺道：「不能喪氣，咱們先商量一下，絕不能讓你一個人冒險。」

皇甫一香道：「對，咱們要並肩作戰！」

＊　＊　＊

蕭逸飛對於殺黎澤仁，絲毫不敢輕敵，何況黎澤仁之本領他已領教過，是故，他很早便上床運功調息，必須以最佳狀態赴戰，否則成功機會更低。

天才濛濛亮，他便悄悄自窗口溜出去，不敢驚動同居之岳秦嶺，其實他又何嘗不知蕭逸飛離開？只是不願多說，以免影响彼此之心情。

街上行人欲斷魂，望着那灰濛濛的蒼穹，蕭逸飛忽然想起過易水赴秦刺嬴政之荊軻。

成昌棧倒很容易找，蕭逸飛依言由後墻躍進，落在後院，他剛落地，郭嘉梅已探首低聲道：「你來了？先進來吃點東西，不吃飽那有力氣！」

蕭逸飛進入內廳，裡面尚有一位二十六七歲之少婦正在張羅。桌上放着三四碟小菜，有飯有饅頭。「請坐，爲了讓你放心，在下每樣菜先嚐一下！」郭嘉梅舉箸每樣吃了一口，再把一根銀針交給蕭逸飛。「也許你還怕我會先服下解藥，故還是讓你自己試一試。」

蕭逸飛道：「蕭某一條命死不足惜，只怕殺不了黎澤仁，請恕無禮。」他接過銀針，仔細驗查一番，然後又謝了一番才舉箸。

郭嘉梅着他夫人相陪。「進了驛館，你便沒有機會吃飯，是以先讓你飽餐一番！」

「你要運進驛館之貨物在何處？」

「放在前院，吃飽之後要裝馱。」

蕭逸飛也不客氣，飛快地吃了一碗，他婆娘做的菜，雖只是家常小菜，但居然弄得十分可口，她接過飯碗替他再盛飯。

就在此刻，外面忽然有人叫道：「當家的，有人找你。」

郭嘉梅吃了一驚，一面叫蕭逸飛躲起來，一面問道：「是誰？」

「他不肯表露身份，只說是你親戚。」

郭嘉梅道：「我出去看看！」他夫人讓蕭逸飛到房內匿藏，她把碗筷收了起來。蕭逸飛心中暗暗冷笑，手掌握住劍柄。俄頃，便聽到一陣步履聲，又聞郭嘉梅道：「想不到表叔你這麼早光臨，小侄正在吃早飯，準備把食物送進驛館哩！」

蕭逸飛一顆心立即提起，暗道：「梁建邦怎會來此？莫非走漏了風聲？」

心念未了，已聞梁建邦問道：「賢侄，愚叔有一句話問你，希望你從實答覆，皇甫龍衛是不是跟你接觸過？不，是你跑去找過他。」

郭嘉梅聲音透着幾分驚詫：「表叔如何知道？這……這有問題麼？」

梁建邦嘆了一口氣，道：「這等大事，你爲何不先跟我商量一下？哼！依你所作所爲，無異是送羊入虎口。」

蕭逸飛在房內聽見，屏息沉思，覺得此人來意難明，便忍隱不發，靜觀其變。

只聽郭嘉梅恭聲道：「小侄無知，幾乎壞了大事，請表叔指點一條明路。」

「愚叔之爲人，你能否信任？」

郭嘉梅毫不猶疑地道：「表叔之爲人，小侄怎會不信任？」

梁建邦輕嘆一聲：「也許你會覺得奇怪，其實道理十分簡單，當今朝廷豺狼當道，黎澤仁助紂爲虐，死有餘辜，殺死他等於救了不少忠臣義士，愚叔已一把年紀，死了也不算夭折，你大好青春，都肯仗義，何況老夫乎？」

蕭逸飛和郭嘉梅一個在房內，一個在房外，都不敢作聲，只等梁建邦說下去：「有一條下水道直通驛館灶房小院，來人應由此出入，因爲黎澤仁不知有此道！」

郭嘉梅的聲音透着興奮：「這敢情好，但那下水道能容人出入麼？」

「下水道十分寬闊，人在裡面走動，絕對沒有問題。不過上了地面必須換衣，否則臭味熏人，甚難匿藏！」

「下水道之出口在何處？」

「在你這裡附近便可進去。」

「小侄在此三年，爲何完全不知道？」

「愚叔是說，水道通過你這下面，只要撥開石頭，再往下挖幾尺便可下去，因爲出口在江底，不好走！」

「依表叔之言，小侄根本不用以馬車運貨，就挑擔進去，這還不會引起黎澤仁之疑心。」

「不，你還是要駕馬車，因爲另有妙用，不過時間要改一下，反正館裡還有食物，你下午才送，屆時老夫會再來與你一起進去，如今是先找下水道之位置，以及動手挖掘入口。」

郭嘉梅喃喃地道：「這下水道若入地太深，可不好找。」

梁建邦道：「一定在水溝下面，找到水溝，挖地三尺，應該就能找到，愚叔不能待太久，這就回去，希望下午我來時，你已準備就緒。」

他走後，蕭逸飛自房內走出來，郭嘉梅道：「對不起，飯菜已涼了……夫人，請你拿去溫一下。」

蕭逸飛忙道：「不吃了，先找到下水道再說。」

「剛才的話你都聽到了？你相信他的話？」

蕭逸飛道：「當然相信，他若要害你，何須叫你走下水道？待你進驛館時，着人仔細搜索，圖窮匕

現，信我插翅也難飛！」

郭嘉梅嘆了一口氣，立即找來挖掘之應用工具來，蕭逸飛又道：「挖掘不是問題，難題是沙土如何處理？擺放在這裡，消息會否外洩？」

郭嘉梅道：「房內夥記都十分可靠，我不讓他們進來就是，沙土先堆在廳房內，事後再填回去！」

* * *

梁建邦之判斷十分準確，下水道果然是在水溝下面三四尺深，一挖便挖着了。郭嘉梅十分高興，連忙吩咐夫人燒飯，又把院子打掃乾淨，以木板蓋住下水道入口。

蕭逸飛要了一套緊身衣，結紮停當，吃過午飯便運功養神。申時剛到，梁建邦便來了，當下三人商量了到驛館後之行動。

梁建邦道：「你之入口，梁某已做了記號，在石板下用鍋灰畫個圓圈，推上去便是此處院子。馬車到時，會停在入口，你一出來便有遮擋。」

郭嘉梅道：「只怕時間上未能配合，難免功虧一簣。」

「蕭壯士先走，到那裡等候，梁某會以脚撞擊石板，你便揭起石板鑽出來。當然我會等到最好的時機才暗中通知你，萬一沒有機會，便得等下一次，絕對不能輕易冒險。」

蕭逸飛道：「蕭某一切聽你之吩咐，其他的還請你安排！」梁建邦取出一張地形圖來，低聲跟蕭逸飛商量。「若無其他吩咐，蕭某便先下去。」

「閣下該準備的東西，都已準備好了？」

蕭逸飛道：「該準備的都已準備了，能否成功，還得看天意！萬一在下失敗，還請郭兄到江城客棧通知一下敝友，請她立即離開此地，而兩位也得避一下！」言畢拱拱手，揭起木板，縱身躍下。

那下水道高約五尺，寬足供兩人並肩而行。污水深度只及膝蓋，走動甚爲方便，只是臭氣薰天，十分難受。蕭逸飛低頭疾走，過了一陣，便點起火摺子照明。

再走里餘，果然發現頭頂上有塊石板被人以鍋灰畫了個圓圈。此處石板與石板之間有小隙通風，推開石板躍上去十分方便，最大問題是褲管全被污水所沾，一上去，必然臭氣薰天，無異暴露行踪！

他在附近找了一下，竟給他找到幾塊大石頭，他將之疊高，再把衣衫脫了下來，把手擦乾淨，然後換好了乾淨的衣褲，只彎腰靜待上面「通知」。

等待的時間最難受，尤其是他目前這個姿態，又不敢妄動，否則衣衫再沾到污水，便前功盡廢。

好不容易方聽到上面傳來一陣震耳的嗡嗡聲，他肩膊聳起，將石板頂開，探頭出去，先吸了一口氣，雙手伸出去，放下石板，身子縱起，再蓋好石板，這時候他才有機會打量一下四周。

他人在車底下，外面有兩對脚，只聽梁建邦叫道：「貨物點過沒有錯，你們過來搬！」

俄頃，果見左首多了幾對脚，蕭逸飛依事先訂好之計劃行動，立即自右首竄了出去，只見郭嘉梅站在該處，低聲道：「右首那房是梁建邦寢室，窗子開着，進去！」

那馬車離梁建邦居所甚近，蕭逸飛見無人注意，一個「飛鳥投林」射進窗內，在地上一滾，閃到床後去。

郭嘉梅噓了一口氣，走到車後幫忙卸貨，順道向梁建邦打了個手勢，貨物卸畢，郭嘉梅匆匆駕車離開。梁建邦道：「你們先把晚上要用的菜清洗一下，老夫先歇一會兒！」他回房先把門關上，再關上窗子。

蕭逸飛自床後閃了出來，梁建邦以食指置於唇上，示意他不要開腔，並示意他洗手。

房內居然放了兩盆水，蕭逸飛先洗臉及雙手，再把脚也洗乾淨。梁建邦十分仔細，再取出一套衣褲、鞋襪要他換上，然後走近他身邊用力吸了幾口氣，道：「還好。」

蕭逸飛低聲道：「謝謝協助！」

「不必客氣，但望你這次能成功。」梁建邦道：「老夫對殺手本無好感，不過你要殺的人實在該死，是故助你，老夫恨的是朝廷裡的豺狼，弄得民不聊生，老夫所做是爲了朝廷，爲了百姓，是故你不但不用謝我，反而老夫要謝你爲民除害。」

蕭逸飛對他不由肅然起敬，同時覺得自己肩上又重了幾分。「在下一定盡力而爲，雖死無憾！」

「你且在此休息，先養好精神，不可妄動，待老夫稍後到外面探探情況！」言畢梁建邦便上了床躺下假寐。蕭逸飛見他處事如此鎮定，自己便到床後盤膝於地運功調息。

* * *

梁建邦回來時已近黃昏。他只對蕭逸飛說了幾句話：「黎澤仁仍躺在床上，跟女人嬉戲，也不見增派人手，一切如常，看來今晚可以動手！你仍休息，晚飯後老夫再來，同時帶吃的給你！」

蕭逸飛一切只有聽令之份兒，時間過得很慢，好不容易天色才暗下來。

外面已掌燈，房內漆黑一片，也不知再過多久，房門才被人推開。來人點了燈，蕭逸飛自床後望

出去，進來的居然不是梁建邦，不由暗吃一驚，立即伏在床後，屏息靜觀。

那斷在床上坐下，不言不語，從背後望，年紀似乎不是很大，也不知他跟梁建邦是什麼關係，蕭逸飛沉住氣，靜觀其變。

幸好過了一陣，梁建邦便過來了，見到那人似乎十分驚詫，脫口問道：「你什麼時候來的？」

那人道：「孩兒進來大約有一頓飯工夫。」

「你有急事找爲父？你娘又病了？」

「不是……孩兒來找您是因爲……想出一趟遠門……來向您拿點盤川。」

梁建邦語氣十分嚴厲地道：「你爲何不向你娘要？今天此處有貴賓……咦，誰放你進來的？」

那人道：「守門的是秦叔叔，他認得孩兒，是以放孩兒進來。」

蕭逸飛聽他倆對話，知他倆是父子，這才暗中鬆了一口氣。

梁建邦語氣更嚴厲地道：「你怎樣跟他說的？」

「孩兒說家裡有急事……」

「眞是畜生！這裡有三十兩銀子，拿了就走，天天無所事事，老子也不知造了什麼孽，才生了你這畜生！」

那青年拿了銀兩便走了，蕭逸飛待他走遠方自床後走出來。梁建邦忙問：「你沒讓那畜生看見吧？」

「相信他不知道床內還有我這個人，外面情形怎樣？」

梁建邦道：「他把門關上，從表面看來，沒有異樣，不過……不知什麼原因，老夫總覺得有點不對，但又說不出所以然來。若你今夜一定要動手，必須十分小心。」他說着自懷內取出一包食物，有醬牛肉和兩個饅頭。「你先吃了再說。」他爲他泡了一杯茶。

蕭逸飛抓起饅頭問道：「你覺得何處不對？守衛的人多了？他往日睡覺不關門？來了助手？」

「都不是……」梁建邦搖搖頭。「這只是老夫的感覺，也許因爲緊張過度了。」

「令郎口中的秦叔叔是什麼人？」

「他是驛館的守衛隊隊長，公事公辦，鐵面無私。」梁建邦說至此，忽然住口了。若是鐵面無私，爲何放他兒子進來？難道他不知道此時保衛黎澤仁之重要性？

「姓秦的平日與你之交情如何？」

「他對任何人都差不多，平日就像是一塊鐵板。」

蕭逸飛想了一下，終於低頭把那包東西吃光，然後仔細地洗好了手，撤了泡尿，紮緊衣褲，吹熄油燈，低聲道：「你在房裡等我的好消息。」

梁建邦急道：「走廊及暗廊表面上沒有人，但說不定是藏在暗中，你要小心，祝你馬到功成！」

* * *

梁建邦所言無差，走廊及暗廊果然不見人影，但蕭逸飛絲毫不敢大意，步步爲營，一對眼幾乎掃遍四周，都沒發現有隱藏之敵人。

黎澤仁爲何擺空城計？莫非他另有安排？蕭逸飛此刻已是如箭在弦，不得不發，不管如何，只能硬着頭皮繼續前進。

黎澤仁之房門依然打開着，房內沒有燈火，蕭逸飛仍能看到床上有兩個人：一男一女。他心中暗罵一聲：「這斷眞是色鬼，受了重傷，還要女人侍寢。」

他心念一動，人即如豹子般撲了入去，人在空中，長劍已掣於手上，凌空向大床射去。

床前有床帳，只能製造小小障礙，蕭逸飛有十足之把握破帳而入。

這一劍有去無回，他已將自身安全置之度外。

「嗤」地一聲响，床帳已被劍風撕裂。說時遲，那時快，整幅床帳突然掉下來，罩向蕭逸飛，與此同時，床上之男人身子一滾，遙空發出一掌！

這是個事先設計好之陷阱，好個蕭逸飛，不愧是近年來出色之殺手，反應之快，異乎常人，只見他右脚在床沿上一蹬，左臂一甩，三把飛刀脫手射出。

床帳落下，床上的人已不見，不過自橫樑上却躍下四名大漢，將蕭逸飛團團圍住。蕭逸飛知道自己中計了，若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法先解決一兩個對手，今夜便休想活着離開，是以立即向左首那位大漢撲去，他反應之敏銳實在匪夷所思。

左首那大漢臉上有道刀疤，使一柄彎刀，反應也快，立即擧刀封住對方攻勢：「叮」地一聲，刀劍相碰，蕭逸飛身子一偏，脚踏七星，乘勢揮劍刺向撲上來之另一白臉漢子。

另兩位漢子此時亦趕了上來，蕭逸飛藝高人膽大，待對方迫近，左臂握拳擊出，拳頭擊向一位滿臉虬髯的壯漢，那漢子冷笑一聲，揮刀反向蕭逸飛之左臂砍去。

蕭逸飛拳頭一沉，向下一彎，袖管裡「呼」地一聲，射出一枝短矢來，那短矢去勢之疾令人眼花，在刀刃未至之前，突破防綫，直指其胸膛！

兩人距離既近，又出其不意，虬髯漢悶哼一聲，連退兩步，低頭一望，短矢幾乎沒鏃而入。一口氣

登時鬆了，軟軟地倒下去。

床後走出一位漢子來，臉色青白，可不正是黎澤仁？只聽他冷冷地道：「我早已說過，此人渾身武器，是位極其可怕的殺手，你們就是不信。」

稍頓他又道：「蕭逸飛，今夜若再讓你逃脫，黎某便在你面前自盡。」

蕭逸飛冷笑一聲：「上次你似乎也說過同樣意思的話！」話未說畢，他右臂回劍轉身，又一枝短矢自袖管內射出，直奔白臉漢子。

這斷看來十分陰沉冷靜，在千鈞一髮之際，急忙偏身讓過，可是蕭逸飛左手第二枝短矢早已等着他了，「颼」地一聲，射進其腰上。

蕭逸飛連殺兩人，精神大振，可是他雙臂上共有四枝弩矢，已四去其三，以後幾乎只能靠眞本領突圍了。他高興得未免太早，只聽一陣步履聲傳來，自門口閃進三男一女來。

黎澤仁哈哈笑道：「蕭逸飛，你還有多少枝弩矢？」

蕭逸飛猛地長嘯一聲，拔身而起，左手一甩，幾柄飛刀自高灑下，可惜對方實在太多，飛刀擋不了六個人，其中刀疤漢及那少女的，幾乎同時亦飛躍而起。

蕭逸飛左掌倏地在橫樑一按，身上突地倒飛，這一着出乎那一男一女之意外，待醒覺揮動兵器，已慢了一步。由於位置改變，蕭逸飛在一男一女之後，他善於把握機會，左手發出兩柄飛刀，直取刀疤漢，右手長劍向那女的後背急刺。

那女的輕功十分了得，凌空翻身，柳葉刀一格，「噹」地一聲過後，猛覺心窩一陣冰凉，接着如星丸墜空般掉下去。

蕭逸飛借對方刀上傳來之力，吸氣振臂，身子不墜反而上升，他左手向上一托，一招「托塔天王」，意欲震破屋瓦逃逸。

說時遲，那時快，猛覺後背一陣疼痛，一口眞氣登時洩了，原來，黎澤仁見他殺死四名愛將，深覺其可怕，及時招來神箭手。

任何人在此情況之下，必定變成箭猪，但蕭逸飛與衆不同之處，便是冷靜，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冷靜處理。他後背一凉之後，立即知道下面情況有變，身子立即蜷縮起來，揮舞着長劍墜下。

只聽黎澤仁喝道：「圍上去，今夜若讓他逃脫，你們便提着腦袋來交代！」

蕭逸飛落地之後，更形瘋狂，他深知這是他生死存亡之一戰，再不拚便完全無機會，可是有了前車之鑑，那四位大漢十分小心，而且看樣子有了默契，只守不攻，他們深信時間一長，蕭逸飛氣力使盡，便沒有威脅力，屆時再慢慢下手，這是上策。

雙方打鬥呈膠着狀態：一個人在拚命，另外四個人似乎在陪他餵招般，忽然蕭逸飛發現一個疑點：爲何黎澤仁站在床柱旁，一直不動手？

他轉頭望了他一眼，見他一手緊緊地握住床柱，証明他之傷尚未痊癒，而且看來不輕，只要他能突圍過來，便有機會殺死他。

蕭逸飛腦筋飛快地轉動着，此時他想的已不是自己如何脫圍逃走，而是如何撲過去殺死黎澤仁。

不料他一分神，後肩又中了一刀，他上身不由自主地一仰，背後那位大漢眼明手快，抓住箭杆，用力一拉一扯，一陣錐心疼痛，教蕭逸飛渾身冷汗在刹那間全冒出來，但聽他大叫一聲，和衣撲落地上，長劍亂舞，把那四位大漢全迫退。

黎澤仁猛覺他實在是位可怕的對手，猛地喝道：「神箭手準備！」

話音未落，三柄飛刀已經迎胸射至！這就是蕭逸飛可怕之處，自己已處於生死邊緣，仍不忘記此行之任務。

黎澤仁也非省油燈，硬生生直挺挺地仰摔於地，堪堪避過那三柄飛刀，他索性躺在地上，以拳擊地下令：「快將蕭逸飛殺掉！」

「嘩啦！」一陣聲响，頭頂上屋瓦碎裂，灰塵飛揚中，只見兩條黑影自上躍了下來。

這兩人一高一矮，矮的那個轉身去助蕭逸飛；高的那個則向地上之黎澤仁撲去，黎澤仁在地上艱辛地滾動着，高大蒙面漢連刺兩劍均爲其避過。

第三劍他彎腰作勢，猛地刺去！這一劍去勢既猛，速度又快，可是黎澤仁忽然似換了個人般，看不清他如何閃避，倏地見他直起腰來，左掌印，右手抓，猝然反攻。

高大漢子虞不及此，急忙長身仰身彎腰。他反應不可謂不快，但仍慢了一步，蒙面巾已被黎澤仁扯了下來。

高大漢子一怔之下，再度撲前，瘋狂進攻，黎澤仁左右閃避，床後突然閃出一個持劍的女子來，她將左手之金刀拋給黎澤仁，右手長劍拚命斬向高大漢子。

黎澤仁至此方能喘一口氣，冷冷地道：「想不到堂堂的四品龍衛皇甫雪大人也幹起刺殺朝廷命官的勾當來，不知你準備如何向朝廷交代？」

皇甫雪知道今夜若不將這干人殺死，日後實無法向朝廷解釋，只聽他哈哈一笑道：「老夫今日是替朝廷清理你這位敗類！」

黎澤仁也哈哈大笑道：「是朝廷派你來的？你憑什麼罵黎某是敗

類？閣下跟殺手勾結，這才是敗類之行逕！」

他撮唇一嘯，外面又湧進幾個人來。「不管他的官有多大，與江湖殺手勾結，刺殺朝廷命官，便是犯了死罪，你快給我殺死他！」

皇甫雪哈哈大笑道：「你是朝廷命官？眞是自抬身份，你只是奸臣的一條咬人的狗罷了！」

話音未落，外面又湧進一批官兵來，而四周都有神箭手虎視眈眈，皇甫雪知道今夜實難得手，忙道：「退！」

黎澤仁道：「不許讓他們溜掉半個人！」他說着話，也加入戰圈，合力圍攻皇甫雪。

皇甫雪以快劍著名，這刹那間已殺了一個傷了三個。而那邊廂之蕭逸飛雖然有皇甫一香之助，可惜他受傷不輕，銳氣一失，便再沒法殺人，只能在危急時以飛刀相助，方暫時穩住陣脚，要想脫圍，眞是難比登天！

蕭逸飛心中如打翻了一瓶五味素般，他自出道以來，幾乎戰無不勝，無論多狡猾多凶殘的對手，他都可以將之順利解決，唯獨對付黎澤仁連連失手，不但如此，還賠上皇甫雪父女。

即使今夜皇甫雪能逃脫，但刺殺朝廷命官，這條死罪也夠他受的了，而他蕭逸飛責任也不輕，若非他失手，又怎會弄至如此田地？

戰況越來越激烈，也越來越危險，忽聞一道慘叫聲响，蕭逸飛轉頭望過去，原來皇甫雪一劍刺傷了助黎澤仁的那個女子，血流如注，看來受傷不淺。

黎澤仁失去了助手，形勢登時險惡，連袖管也斷了一隻，只得連連下令要手下上前助他，幾個官兵上去，根本只能聊勝於無，幾個回合，一個被皇甫雪刺傷，一個被制住痳穴，但前來協助黎澤仁的官兵及保鏢越來越多。

皇甫雪拔出兵器，不敢痛下殺手，免得日後難向朝廷交代，縛手縛脚之下，大好形勢頓時失去。

就在此時，走廊上突然殺進一個蒙面漢來，專殺官兵。蕭逸飛起初還以爲是岳秦嶺，但看了幾眼之後，方看出他是郭嘉梅。

郭嘉梅雖然也使刀，但形式跟岳秦嶺的不一樣，刀身比較窄，也略長一些，招式十分狠辣，料不到他的武功還過得去。

郭嘉梅加入，只能暫時穩住形勢，却沒法扭轉，蕭逸飛只恨自己受傷太重，沒法加入戰圈，否則此時形勢必可改觀。

正在暗暗嘆息時，突然走廊上傳來一陣陣驚呼：「不好了，後院失火了，火勢很大，快逃命！」

黎澤仁喝道：「誰擾亂軍心，誰便得處斬！」

話音剛落，屋頂上之破洞，又跳下一條黑影來，同樣是黑衣黑褲，臉上蒙着黑布，手執寶刀，幾個箭步，已閃至黎澤仁身旁，舉刀便砍。

蕭逸飛此時一顆心才放鬆下來，蓋他認出來人是武功與自己不相伯仲之岳秦嶺，心情一鬆，方發現自己囊中已無暗器。

由於後院火勢已成，其他人紛紛逃生，弄得官兵們亦無心戀戰，有幾個站在走廊外之神箭手見形勢不妙，已悄悄溜掉。

此長彼消，形勢登時逆轉，尤其是皇甫雪，有了岳秦嶺之助，更加如虎添翼。

黎澤仁色厲內荏地道：「你們跟官府作對，將不得好死，喂，你是什麼人，報上名來！」

岳秦嶺怪聲道：「待你入黃泉後，在下一定會告訴你。」他乘對方說話分神，一刀揮去，竟將黎澤仁之一條胳膊砍落塵埃！

饒得黎澤仁自命英雄，亦不由自主地大叫一聲，鮮血狂噴之下，他本虛弱，此時連脚步也不穩，皇甫雪長劍飛快刺出，正中其下盤。

皇甫雪一劍中的，立即呼道：「黎澤仁根本不是什麼朝廷命官，只是奸臣之走狗，不配住驛館，合肥府台無恥，懾於奸臣淫威，百般討好，此事與你不無關係，速速住手，免枉送性命！」

蕭逸飛呼道：「你們趕緊扶起傷者，逃生走吧！遲則走不及了。」

衆官兵發一聲喊，紛紛奪門而逃，連傷者也不顧了，皇甫雪輕嘆一聲：「咱們還是將傷者扶出去吧！逸飛，你走得動麼？」

蕭逸飛道：「走出火場沒有問題，只是不能幫你們忙了，今日幸虧你們及時趕到。」

皇甫雪道：「快走吧，有話出去再說。」當下扶起傷者，紛紛出去。

不料外面又佈了幾重官兵，府台周大人及守備親自指揮叫道：「不可放過刺客！」

皇甫雪扯下蒙面巾，喝道：「住手，某乃御賜四品龍衞，官不比你小！周大人，黎澤仁根本不是朝廷命官，爲何安排住在驛館？是誰的主意？黎澤仁殘殺不少忠良，相信你不會不知道吧？」

周大人吶吶地道：「九千歲有旨，下官不敢不遵，皇甫大人明鑒！」

皇甫雪冷笑一聲：「我早知你怕死，但念你尚無大惡，故此沒有去找你，大人亦應該知足，如今是不是想拿皇甫某去見你的『九千歲』？」

郭嘉梅高聲道：「『九千歲』只是奸宦閹臣魏忠賢一伙自吹自擂的，大人也這樣稱呼，難道不知有罪？此乃欺君之罪！誰封他九千歲的？是周大人你？」

周大人尷尬地道：「不管諸位怎樣教訓下官，但請示一條明路，教下官如何向九……魏……交代？」

岳秦嶺長嘆道：「眞是世道變了，教人心灰！你食君之祿，不思報君，只想向魏忠賢交代，眞是可悲啊可悲，可恨啊可恨！」

劉守備道：「螞蟻尚且貪生，何況吾等凡人？咱們並無爲難之意，只求諸位給咱們一個交代！」

皇甫雪反問：「閣下要皇甫雪如何交代？讓你們殺死？做夢！」

岳秦嶺忽然也扯下蒙面巾，道：「在下岳秦嶺，也是吃公糧的，萬一上面來追查，便把事推到我身上來，並說你們手下抵擋不住，讓咱們溜了！如何？」

周大人跟劉守備商量了一陣，方道：「有岳神捕這句話，咱們心裡便踏實了，請速離開！」

皇甫雪謝了一聲，揮手撤退；郭嘉梅經過周大人身旁時，突然發難，一把將他按下馬鞍。「刀槍無眼，請大人護送咱們一程！」

周大人又驚又怒：「下官一向言出必行，諸位這樣不是又多了一條罪？快放下我來！」

皇甫雪暗讚郭嘉梅聰明，與岳秦嶺只當作沒聽見般，先走在前面了，郭嘉梅得此暗示，更加大膽，道：「你怕甚麼？到了城門口，咱們自會放你！」

當下一行數人在前，大批官兵遠遠在後跟着，蔚爲奇觀，到了城門口，郭嘉梅才奪了匹馬，先讓皇甫雪等人走遠，然後放了周大人，躍上馬背，抽鞭急追而去。

* * *

衆人離開了合肥城，到了一座樹林，皇甫雪道：「先進林歇歇！」

皇甫一香小心地替蕭逸飛上藥及包紮。蕭逸飛這才替他們互相介紹，皇甫雪笑道：「小郭老夫是早已認識的了，却不知他如今武功進步如斯！」

蕭逸飛道：「晚輩竟然忘記，他是受你之託才來助我的！郭兄，令正還在城裡？你不怕爲她招來橫禍？」

郭嘉梅道：「小弟早已安排她回娘家了！」

皇甫雪道：「她回娘家也不安穩，你還是速速趕去，帶她到別處避一避吧！」

郭嘉梅道：「晚輩早已安排好，內弟會帶她到他朋友處暫住，晚輩若趕去反恐會把敵人引上門去！」

蕭逸飛道：「今番在下實要多謝岳兄不顧自己之名利安危，拚命相救！否則不但在下不能完成任務，還要連累了皇甫前輩及皇甫小姐！岳兄請受我一拜！」

岳秦嶺忙道：「蕭兄有傷在身，請勿多禮，岳某算得了甚麼？拋棄的不過是個小小的捕頭職位，皇甫師叔才值得敬佩！他早已退休，理應過着安穩之生活，安渡晚年，他尚且捨得四品龍衞之榮銜，還要拿一生淸白出來賭運氣！比起他，小弟實在算不了甚麼！」

皇甫雪道：「你們不必替老夫吹噓了！那姓周的不是人，說不定立即就變卦，派人來追殺，況此地尚不安全，咱們還是繼續走吧！」

岳秦嶺問道：「師叔，咱們要去何處？」

皇甫雪道：「老夫之住所，外人所知有限，先回舍下再說！」當下一行五人向北前進。未幾，找到馬匹，速度登時加快。

幾天之後，已抵巢縣皇甫雪父女隱居之地，抵家門時，正好深夜，五人躡手躡脚進屋，點燈打掃。皇甫家連書房只有三間房。皇甫雪父女各睡一間，只是皇甫雪搬到書房，把自己那間大房騰出來，給岳秦嶺、蕭逸飛及郭嘉梅三人睡。

蕭逸飛因受傷不淺，更兼連日趕路勞累，是故一倒地便睡着了。這一睡直至次日靠午才醒來，盥洗之後，皇甫一香已把午飯燒好。

衆人都有點興高采烈，坐下便舉箸。郭嘉梅大讚皇甫一香手藝兒好。酒過三巡，皇甫雪問道：「岳侄，你如今是不能回去了，有何打算？」

岳秦嶺淡淡一笑：「晚輩不相信魏忠賢還能橫行多久！如果他不下台，晚輩覺得朝廷已無希望，又何須再替它賣命？若要協助無辜，不在官府，也可以辦得到！」

蕭逸飛拊掌道：「小弟認識岳兄這麼久，你這句話最有意思！」

「看來蕭兄還不了解小弟！」岳秦嶺嘴上這樣說，心中却暗叫慚愧。

「慚愧！晚輩不但未能完成任務，還連累了皇甫前輩及皇甫姑娘、岳兄暴露了身份！酬金受之有愧！」蕭逸飛說着把銀票取出來，雙手奉上。「請皇甫前輩收回！」

皇甫雪呵呵笑道：「人已殺死，酧金亦應收取，這只是訂金，你應該收下，再說，若非黎澤仁已受了傷，說不定那晚還殺不了他！」

「不管如何，前輩一定要收回去，否則晚輩終生難安！晚輩雖然貪財，否則也不會當殺手，但貪財亦須取之有道，這次晚輩實在受之

有愧！」

皇甫雪沉吟了一下，終於伸手接下，道：「也罷，老夫且代你捐給善堂，替你贖點殺孽！」

蕭逸飛又叫了聲慚愧，隨即舉杯道：「大恩不言謝，蕭逸飛這條賤命，是四位救的，今日且借主人之酒，聊表謝意，請！」他仰脖，一口喝乾。

其他四人也都把酒喝乾。皇甫一香道：「蕭大哥不必難過，天下本無百勝將軍，偶爾失手，不必耿耿於懷，且安心在此養好傷再說！」

「黎澤仁這廝，的確不好對付，難怪有『鐵荊棘』之稱！」蕭逸飛道：「他算是在下平生所遇到的對手，最難纏的一個！第二個難纏的人是誰，不知諸位能否猜得到？」

皇甫一香抿嘴道：「你有多少對手，咱們根本不知道，如何猜？」

蕭逸飛哈哈笑道：「此人遠在天邊，近在眼前，便岳兄是也！」

眾人聽畢，都忍不住笑了起來，蕭逸飛趕緊道：「在下實不願與岳兄為敵，否則今生將無安穩日子過！」

岳秦嶺道：「蕭兄放心，岳某已非捕頭，何必與你為敵？」

「但願你永遠不再進六扇門！」

蕭逸飛又斟滿一杯。「小弟為岳兄此着，乾一杯！」

皇甫一香大喜道：「你們兩個都是好漢子，不再為敵，那是最好的了！」

皇甫雪不知兒女輩之私情，見岳秦嶺悶悶不樂，乃問道：「岳賢侄是否不捨得離開六扇門？嘿嘿，依老夫看，如今朝廷昏庸，退身出來最好，將來有機會再為國為民盡忠。」

郭嘉梅道：「要為國為民也不必要當官，依晚輩愚見，在江湖上更能為百姓伸冤出氣。」

岳秦嶺輕輕點頭，心中却暗道：「眞是婦人之見！我若非為了一香師妹，又怎會冒險去殺黎澤仁？哎，看樣子她並不感激我，芳心還是向着那姓蕭的，姓蕭的不錯是條好漢子，但我岳秦嶺有那點不如他？」

却不知皇甫一香雖是女子，但自小受乃父影响，頗有男子之風，反喜蕭逸飛之敢作敢為，蕭蕭洒洒，不喜他拘謹愼細，心胸狹窄。

蕭逸飛忽然問道：「前輩還準備在此居住？晚輩却恐奸宦不會輕易放過你，此處絕不安全。」

皇甫雪冷哼一聲，道：「料他還動不了老夫這幾根老骨頭！」

岳秦嶺道：「師叔，話雖如此，但咱們還得準備一下。」

皇甫雪道：「很好，下午咱們研究一下，明天便開始動手佈置。」

* * *

蕭逸飛和岳秦嶺在佈置設計機關方面，各有所長，當下說完後便繪了圖則，在屋後擴建一間竹舍，並利用建竹舍時，建地窖地道。

蕭逸飛則設計了許多機關設施，又購置了許多大水缸，因為無論有多巧妙之機關佈置，竹舍之弱點——易燃，却無法改變，為此，他們還在屋前屋後，在鄰居屋頂，也做了點手脚。

起初因蕭逸飛傷未好，不宜動手造屋挖地，只在屋內製造機關及負責燒飯燒水，半個月後他才能動手，此時工程已進入後期。

回家二十天後，蕭逸飛已癒八成，皇甫一香才放下心頭大石，此時就算有何人來襲，也足以自保了。

工程足足花了一個月工夫，方全部完工，蕭逸飛又買了許多暗器弩矢、長箭硬弓、噴筒。這天晚上他們又好好地吃了一頓飯慶祝。

皇甫雪忽然嘆息道：「若昔日管頭兒之手下全在，那怕他千軍萬馬，咱們也必定能殺出重圍，可惜如今都老了，以後全看你們了，岳賢侄，你可要加把勁啊！」

「小侄受教！」

「老夫已十多年沒跟他們相聚，也不知昔日同袍是否尚健在？人老便無用了，必須趁年輕時幹點事業。」

蕭逸飛道：「前輩何須嘆息？你年輕時，日子並沒有白過，若今生晚輩有你一半成就，雖死無憾。」

忽然外面傳來一個蒼老的聲音：「這娃兒是誰？怎地這般沒出息？」

眾人一聽，立即站了起來，郭嘉梅更快，跳到牆前，把掛在牆上的刀拔了出來，只有皇甫雪端坐如舊，沉聲道：「閣下為何不敢現身？」

那人呵呵笑道：「你不請我，我敢現身麼？誰不知你的劍快！」

皇甫雪忽然激動起來：「可是老四？還不給我出來！」話音剛落，籬笆外便閃進兩條人影來，都是年逾花甲，但健步如飛。

「果然是老四！」皇甫雪立即搶了出去，跟那個看來略為年輕的老頭緊緊抱住道：「今夜是什麼風把你倆吹來的？」

原來這兩人都是他昔日舊袍，被皇甫雪稱為老四的是夏雷，昔日管一見神捕手下四大將的年紀排列：公孫艮、端木盛、皇甫雪、夏雷。後來公孫艮殉公，又補進司馬城，依然是四大金剛。夏雷刀快，

其「彩雲追月刀法」，與皇甫雪之「斷腸快劍」，各有千秋，但論機智則皇甫雪稍勝，因此比較受管一見重用。

另一位則是風火輪，地位及武功與沈鷹手下之「飛鴿」郎四相若，亦以輕功見稱，郎四以小巧功夫稍勝，風火輪以脚程速度見稱。

只聽風火輪道：「咱們在岳陽樓巧遇郎四，是他將三哥之地址告訴我們的，因此趕來相會。」他年紀雖比皇甫雪還大，但因地位有別，以三哥尊稱之，數十年來難以改口。

「不錯，郎四剛從老夫這裡離開，一香，快重整杯碟，來來，坐下，讓老夫介紹一下，這位是顧思南的徒弟岳秦嶺。」

夏雷及風火輪一聽，忙問起顧思南夫婦的情況。「可惜，咱們這些老不死的，也不知何時方能再次聚於一堂，若能有此一天，小弟願老十年。」

皇甫雪笑道：「老四你別臭美，怕你已沒有十年壽命了！」他倆出生入死數十仗，言談毫無顧忌。

夏雷道：「這是你女兒啊？三哥，你還不錯，小弟却連老婆也沒有一個，只好拉風火輪作伴，賢侄女啊，要不要四叔替你做個媒？」老人家一高興，竟有點失態。

皇甫一香道：「四叔請用菜！」

皇甫雪這才醒起：「不錯，快動箸，閨女，再去炒碟鷄蛋，你風火輪叔叔最喜歡吃炒鷄蛋的。」

「哈哈，三哥還記得！」

「對啦！你們可曾見過頭兒？」

管一見及沈鷹之手下，都慣以頭兒暱稱之，夏雷道：「五年前頭兒曾到小弟蝸居住了幾天。」

皇甫雪搶着問：「他老人家身子如何？」

「看來還硬朗，但到底年紀大了，舊患常發，加上風濕氣喘，最近如何可就不知道了。」

風火輪接道：「他老人家之脾性你也知道，咱們要留他下來，他不肯，問他住在何處也不肯說，唉，他日他大去之後，想到他墳前上一炷香都沒機會。」

皇甫雪唏噓半晌方問道：「你倆在何處納福？」

「咱們住在南雁蕩山下，貪其清幽，但住久了也悶得發慌，每年總下來走走，當年頭兒退休，怕咱們技癢又湊在一起查案，恐怕閃失，弱了他老人家名頭，硬把咱們拆散，至今小弟對此仍耿耿於懷！」

「往事別提了，今日咱們兄弟好好喝幾杯！」皇甫雪舉杯邀飲，夏雷及風火輪豈有拒絕之理，喝得十分爽快。

（未完．七）

上文提要：包成玉回到寒山包家轉達來如風捎來的消息，韃兵就要殺到，其兄包成鋼不信，更組織人馬要去七王爺陵墓取寶。半途中果眞遇上殺來的韃子兵，指揮者正是和本初，包家死傷慘重，此時來了花子幫長老率領的一隊人馬，原是去救幫主席美姬的，如今却成了包家生力軍，終於殺得韃兵敗退而逃，老狐狸和本初也逃去無踪……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虎嘯來如風



暗設美餐詐下毒　誘至陵墓救至愛

和本初幾乎握刀不穩虎口發麻！

「你仍然想取我的命呀！」

和本初道：「來如風，你究竟想幹甚麼？」

來如風道：「別急，別怕，你如果聽我的，呶，七天之內解你的毒，只不過……」

他嘿嘿一聲冷笑又道：「我可先把話說在前面，解毒藥不在我身上，你想活命嗎？」

和本初道：「瘋子才想死！」

來如風哈哈笑了。

「行，那你就死不了啦，除非你知道我把解藥放在甚麼地方！」

和本初道：「我認了！」

來如風笑開懷了。

他收起尖刀，扯開羊腿翻轉羊身慢慢的旋轉着，下面的火又加了兩根粗枝，他哈哈的道：「和老，你傷的可眞凄慘喲！」

和本初道：「如果沒人通風報信，寒山四虎絕非咱們對手，不知這報信的傢伙……」

他對來如風一瞪眼，道：「是你報的信？」

來如風道：「你以爲是我？」

「八九不離十。」

「你八九不離錯，不是我去向包成鋼報的信！」

他這話是眞的，因爲他只在老爺嶺對面的大山中對那包成玉一人說的。

包成鋼就是回來把來如風的話對他的四位哥說，她的幾個虎兄也不相信。

包成剛還率人去挖七王的陵墓吶！

* * *

羊肉烤好了，那香味果然叫人嚥口水，來如風又吃了兩斤多，這才把剩餘的切成片加以油布包起來。

他這是有目的，當然，和本初還以爲來如風把吃剩的留做下頓再吃吶！

來如風心情愉快，因爲他終於抓到和本初了。

他提着一袋烤羊肉，道：「和老，咱們可以走了！」

「去那兒？」

「老爺嶺呀！」

和本初吃一驚，道：「那兒已是鬼地方了，去那兒幹甚麼？」

來如風道：「和老，你在我面前少說謊，因爲我是個拿謊言唬人的專家！」

和本初道：「來如風，你總得告訴我，你爲甚麼要同我去老爺嶺吧？」

來如風大方的道：「盜寶呀！」

和本初心中一動，道：「你……也打算盜七王爺的寶物呀！」

來如風道：「因爲我也是人呀！」

他哈哈一笑，又道：「人嘛，誰不愛寶！」

和本初如果不以爲身上中了毒，他必會十分樂意的把來如風帶進陵墓之中，然而，他若囚住來如風，他身上的毒七天一到必發作！

和本初想了一下，道：「來如風，我便老實告訴你，既然你已知道七王沒死，七王仍在太原王府中，那麼老爺嶺上怎會有寶呀，別去了！」

來如風道：「墓中無寶是你說的了？」

「不錯，根本無寶！」

來如風道：「那是個大陰謀？」

「不錯！」

「爲甚麼？」

「七王的目的只是綏靖一方，鞏固朝廷，唉，南邊有人在造反了！」

來如風冷冷一笑，道：「把袁天行五人關死在墓中就能鞏固你們的朝廷？」

他此言一出，和本初大吃一驚，便也立刻明白了。

來如風的目的不是寶，來如風一心要救出被囚在陵墓中的五個梟雄了。

和本初驚訝的道：「來如風，原來你全都知道了？」

來如風道：「所以我這幾天也一直找機會接近你，嗨，和大總管呀，你的威猛勇敢，忠心盡職，實在令我來如風感動不已呀！」

和本初道：「來如風，你才是咱們的心腹大患，當初是咱們錯估了你！」

來如風哈哈笑了！

來如風從地上拾起和本初的彎刀，他看了又看，道：「乖乖，這玩意兒若是挨上一傢伙還有命呀！」

和本初道：「你大概不會把我的刀還我吧！」

來如風突然變了個人似的，沉聲道：「姓和的，漢家兒女大概死了不少在你的這把刀上吧！」

和本初坦然的道：「已難記得清了！」

來如風大怒，他舉着彎刀大吼一聲，便聽得一陣抖動聲中突然「卡卡」兩聲炸响，和本初的那把彎刀生生地被他振臂抖斷！

和本初看得吃一驚，他張口說不出話來了。

來如風拋掉手上刀把，咬牙道：「可惡啊！」

和本初開口了。

「來如風，你的武功果然高明，應在他五人之上！」

來如風怒道：「我不想在路上拖時辰，和大總管，上路吧！」

他一把推得和本初往破屋外撞去，來如風拉過馬匹，在鞍袋中取過一根蔴繩，可也把和本初拴個雙手反綁。

來如風上了馬，反手又把和本初拉在他身後，道：「和大總管，你們韃子自小善騎術，你反手綑綁坐馬後，不要摔下馬啊？」

和本初道：「來如風，你快馬趕路吧，落在你的手上，我大概只有任你擺佈了。」

來如風不回答，挾馬疾馳，直往老爺嶺方向奔馳而去，可也苦了他的那匹胭脂寶馬了。

* * *

來如風不是鐵打的漢子，他照樣需要吃喝拉睡，只不過他善於安排，看上去他十分灑脫不在意，內心裡可在意極了。

就好像此刻，他拍馬來到老爺嶺的對面半山峯，便把和本初放下了。

來如風把坐騎趕進林子裡，他拋了一個毛毯給和本初，道：「和大總管，我知道你疲累極了，爲了獲得你的合作，呶，你在這樹下面睡一覺，我不打擾你！」

和本初也眞的累慘了，他的眼皮也垂下來了。

聽得來如風的話，和本初却忍着身上傷痛，把身子一斜，道：「來如風，你還怕甚麼，鬆鬆綁吧！」

來如風道：「我才不怕你跑掉，七日斷腸散，第五日你就會不舒服了！」

和本初只一聽七日斷腸散，便似洩氣皮球般跌坐在地上大喘氣了。

來如風果然鬆開和本初的繩子，笑笑道：「和大總管，咱們不能睡一起，我到前面山崖邊睡，有甚麼風吹草動的我第一個知道！」

他果然往前面林邊走過去了。

和本初才不管來如風去甚麼地方，他抖開毯子便把全身幪上了。

他眞的需要大睡，最好三天別起來。

來如風才不會去斷崖邊睡大覺，他暗中潛到林子裡，「颯」的一聲上了樹，嘍，他又躺進大蔴袋裡面了。

來如風在蔴袋中搬指頭算日子，一共快六天了吧，如果一個人坐着不動，應該可以支持過七八十來天的，來如風就曾經五天沒吃過東西。

笑笑，來如風閉上兩眼睡着了。

他不是不擔心陵墓中的席美姬，而是先養足精神再救人，如果在緊要關頭精神不繼，那是十分危險的。

來如風也不怕和本初逃走，因

爲他相信和本初還不想死，當然，來如風也想証明一件事情，那便是証明和本初是否眞的是個忠肝義膽的人物。

如果和本初眞對忽必顯忠心耿耿，那麼和本初可以死，也可以逃，否則……來如風想到這裡，笑了……

來如風的笑是神秘的，他要証明甚麼？

* * *

只不過一個多時辰之後，來如風便醒了。

以來如風這種武功極高人物，一個時辰便足可精神煥發了。

輕輕的躍下樹，輕輕的走到和本初身邊，來如風心中在吃笑了。

他心中暗自罵：「娘的，你絕非對忽必顯忠心，你另有目的，說不定你這老小子眞的打七王那批寶物的主意，嘿，否則你爲何不逃走？」

他心中想着，伸手扯去和本初身上毯子！

「起來，起來，時辰到了！」

和本初緊皺眉頭忍着傷痛瞪開眼。

「你……沒死！」

來如風冷笑道：「娘的，你在做白日夢了！」

和本初左右瞧，點頭道：「我是在做夢，我夢見七王爺在剝你的皮！」

來如風道：「和大總管，打從此刻起，你若不聽我的，我便可能剝你的皮！」

和本初站起來了，他指着遠處老爺嶺，道：「來如風，你打算救出囚在陵墓中的五人？」

來如風道：「不錯！」

和本初道：「救他們對你有甚麼好處？」

來如風道：「我救人從不曾想着有甚麼好處。」

和本初道：「那麼，來如風呀，我問你，人活着是爲了甚麼？」

來如風一怔，道：「此時此刻此地方，你竟然問我這麼一句不着邊際的話呀！」

和本初道：「實在話！」

來如風道：「甚麼實在話了？」

和本初道：「人不爲己，天誅地滅呀！」

來如風一聲洪笑，道：「甚麼意思？」

和本初道：「寶！」

「甚麼寶？」

「當然是七王的寶。」

來如風哈哈一笑，道：「和大總管，你先以高官引誘我，如今又以寶物想收買我呀！」

不料和本初一聲淡淡的笑，道：「不是收買你，而是找你合作。」

「合作？幹甚麼？」

來如風的心中冷笑了，也緊張了，他知道這和本初要露出他的眞正的目的了。

目的，也是陰謀，是甚麼樣的陰謀？

來如風睜大了眼睛等和本初往下說，但和本初却又雙手捧着臉。

他在思考甚麼了！

來如風急問：「說呀，甚麼樣的合作？」

和本初咬牙搥地，道：「來如風，對於你，我服你了，咱們打商量，合作去盜寶！」

「盜寶？」

「盜陵墓中的寶！」

「你……也盜七王的寶呀？」

「我也是人吶！」

來如風怔怔的道：「難道你不怕七王那當頭一刀？」

和本初道：「我想過了，我拚上命的一路自西陵堡到萬家莊，然後殺上寒山壩上，他們早以爲我戰死在寒山了，趁此機會盜走陵墓中寶物，遠走高飛呀！」

來如風冷冷一笑，道：「陵墓之中眞有寶？」

和本初道：「有沒有寶我知道。」

來如風有六成相信了。

他相信陵墓之中會有寶，但……他楞了一下，又道：「和大總管，可是七王忽必顯並沒死呀！」

和本初道：「不錯，七王沒死，但離死也不遠了！」

來如風道：「怎麼說？」

和本初道：「七旬之人染絕症，這人能活多久？」

來如風道：「爲何先把寶物埋在陵墓中？」

和本初道：「七王要在生前消滅那些覬覦他寶物之人，而陵墓之中有陷阱。」

和本初道：「那麼，你們血洗江湖幾處大豪的目的，並非爲了朝廷了？」

和本初道：「一石二鳥之策呀！」

來如風笑了！

「行，我相信你的話是眞的了！」

「你也答應合作了？」

「我怎麼會把寶物往門外推呀！」

笑了，和本初撫髯笑了，他伸手。

「來，咱們握手合作無間。」

來如風伸手，他握住和本初的手抖了兩下。

「和大總管，咱們先去救人。」

「先盜寶。」

「不，救人如救火，人已餓了五天多！」

「先盜寶再救人。」

「我以爲先救人。」

和本初道：「先救人他們會放過我？」

來如風拍胸，道：「我擔保不會傷你半根汗毛。」

和本初道：「我還是以爲先盜寶再救人出來。」

來如風臉皮一緊，道：「娘的，是你聽我的，還是我聽你的呀！」

和本初嘆口氣，道：「來如風，一旦把人救出來，寶物便不屬你我的了！」

來如風道：「和大總管，咱們救人，我相信他們五人早已是不死也奄奄一息了，誰還能同咱們二人搶寶呀！」

和本初想了一下，他勉强的點點頭。

半晌，他站起身來，伸手道：「來如風，你的七日斷腸散解毒藥在甚麼地方藏？如今咱們已是合夥人了，可以取來，我先把毒解掉吧！」

來如風指着對面高山，道：「解毒藥就放在席美姬身上，哈！」

他笑了一聲，又道：「你一定不會相信，我快與席美姬拜天地了，哈……」

和本初本來不相信來如風的話，但當他說出與席美姬二人的關係之後，和本初相信了。

和本初急忙站起來，道：「快走，咱們先救人。」

來如風心中幾乎大笑了。

* * *

這二人匆匆的奔上老爺嶺，很快的來到七王忽必顯的陵墓前。

來如風道：「和大總管，看你的了！」

他冷然一哂，又道：「別人聽信你的鬼扯，我不是，因爲我一開始便發覺有太多的破綻了。」

和本初自以爲天衣無縫，却仍沒騙過來如風。

「來如風，你說，甚麼破綻被你看出來了。」

來如風道：「你根本不是『西域巧匠』，『西域巧匠』另有其人，如果你是，七王是不會任你招搖在江湖道上的！」

和本初怔怔的道：「高明。」

來如風又道：「你藉回塞外爲由，兩番兩次沒人護送，這又可以証明你絕非泛泛之輩，你……太會做作了！」

和本初嘆口氣，道：「來如風，你果然厲害，難怪七王爺十分不滿，說是沒把你也囚入墓穴中。」

來如風哈哈一笑，道：「和大總管，我對於你繪製的陵墓草圖也不相信，欺人之談對我而言，狗屁不如，甚麼一年只有八月十六日才可以開墓穴，那是你說的。」

和本初道：「來如風，我服了你，也難怪你不與他們同流合污的進入墓穴！」

來如風道：「明知是個騙局，我再去上當，我來如風豈不是豬？」

他手一指，道：「開墓吧，只把人放出來！」

和本初無奈了。

他大步走到陵墓右側，很快的去推動那塊大石頭。

那是一塊牢牢嵌在石壁上的玉石塊。

這一回他不需找人幫忙了，他獨自一人振臂旋動。

就在一陣磨石聲中，果然那石塊又動了。

看上去石壁往裡面推，却突然會反彈，就在這反彈力中，石壁兩邊左右分開慢移，傳出沙沙之聲。

「彭！」

忽見石壁彈出一個洞口來，和本初道：「進去吧，進去就會找到他們了。」

來如風道：「進去，當然進去，咱們兩個一齊走進去，和大總管，勞駕了！」

和本初道：「來如風，你帶有火種嗎？」

來如風自袋中摸出火摺子，抖手燃上，交在和本初手中，道：「你帶路了！」

和本初接過火摺子舉在前方，慢慢的舉步走入墓穴之中的石板甬道中。

來如風隨之也跟上去了。

這二人一前一後緊貼着走，漸漸的，前面有了光亮，當然，那是壁上掛的長明燈。

又走了二十幾丈深處，前面忽然開朗了，那大片的石廳中央，仍然是一口巨型玉石棺，八支長明燈下面，清楚的坐着五個男女。

五個人均閉目打坐，便呼吸也聽不到了。

再看那棺前的供桌，嚄，兩隻全羊只剩下羊骨頭了。

和本初就暗中跌足罵自己，怎麼當初忘了把這些祭品扯走。

是的，有了這些供品，五個被囚在墓穴中的人當然不會那麼快的餓死在裡面，他們分食羊肉，等着有人走進來救他們。

席美姬就相信來如風會來救她。

現在，來如風果然來了。

和本初奔到供桌前面，怔怔的不開口了。

來如風開口了。

他哈哈大笑的拍巴掌，道：「嗨嗨，各位，醒醒呀，醒醒呀，你們不打算出去了？」

袁天行五個人趺坐在四週，聽得有人吼，一個個的把睏盹的雙目睜開來了。

來如風還衝着席美姬扮鬼臉吶，他把舌頭伸得長長！

席美姬一見是來如風，還以爲在做夢……

她先咬咬自己的指頭，然後……

然後撲進來如風的懷中，含淚帶笑的道：「來如風，噢，我的來如風呀，我就知道你會前來救出我們的。」

袁天行發現和本初一身鮮血的站在那裡發呆，一個大步撲過去，他就要揍活人了。

來如風却橫臂一攔，道：「總鏢頭，打不得！」

「爲甚麼？他害得咱們差一點沒命。」

一邊又過來成青與江彩雲。成青的刀已指向和本初了。

來如風道：「等一等。」

江彩雲道：「殺了這走狗，方消我心中怨氣。」

小脚和尚指着供桌，吼道：「我是出家人吶，我不吃葷腥已有年了，可惡啊，爲活命我開戒，羊肉我吃了好多天吶。」

來如風道：「佛曰不可你照吃，說來說去誰之過？」

小脚指着和本初道：「當然是他之過！」

來如風道：「我以爲是你之過。」

「爲甚麼？」

「因爲你若不貪寶，你仍然在五台山上修你的道呀！」

小脚和尚叱道：「來如風，若非你救我們，我和尚這就同你打一架。」

來如風道：「我明白你們五位的心情，恨不得把和大總管撕了分食。」

「和總管？」

「他是王府總管呀？」

袁天行與小脚和尚吃一驚的問。

來如風道：「不錯，他不是那位巧匠，他乃王府外務總管，各位，你們明白了吧？」

袁天行咬牙，道：「娘的，騙得咱們好苦。」

小脚和尚道：「忽必顯爲甚麼要坑咱們，他甚麼意思？」

席美姬道：「來如風，七王眞沒死？」

來如風道：「當然沒死！」

江彩雲道：「來如風，你閃開，咱們非殺了他不可！」

來如風道：「殺了他各位便只好兩手空空了。」

袁天行道：「怎麼說？」

來如風道：「七王之寶仍在，和總管也早有盜寶之心，如今想奪寶那得要他的協助了。」

他此言一出，立刻又燃起各人盜寶之慾。

袁天行道：「這一回不會騙人了吧？」

和本初無奈的道：「只要有個來如風，我便無可奈何了，唉，千算萬算不如來如風一算！」

他看看來如風，再看看緊緊抱住來如風的席美姬，忽然伸手道：「來如風，我既服了你，也答應你救了他們五位，這解藥你總該給我了吧？」

來如風哈哈笑了。

「甚麼解藥？」

和本初發火了，他指着席美姬道：「你說解藥在她的身上呀！」

席美姬道：「甚麼？我身上有甚麼解藥？」

來如風却哈哈笑了。

他拍拍和本初的肩頭，道：「和大總管，你根本沒有中甚麼毒呀，哈，哈……」

和本初道：「那七日斷腸散！」

來如風笑道：「狗屁的七日斷腸散，我只不過把你的心捏在我的掌中，你便不會中途造我的反了，哈……」

和本初道：「來如風呀，你騙得我好苦呀！」

來如風道：「我却並沒毒你！」

和本初道：「來如風，咱們先說清楚！」

小脚和尚道：「要說清楚，咱們先出去，我們多天沒見日光了，至少先喝些水吧！」

他這一提議，立刻大伙同意，不能空着肚皮口乾舌燥地去盜寶吧。

於是一行人由來如風押着和本初，又匆匆的走出陵穴外面了。

袁天行五人雙目幾乎睜不開，迎着山風大喘氣，來如風已找來吃的喝的給送過來了。

他早就備好了，而且備了很多，但他想不到韃子的陵穴之中還設祭品全隻羊，反而救了袁天行五個人。

* * *

每個人吃着葱油餅加滷蛋，汾酒也喝了七八碗，嘆，一個個的精神又大了。

小脚和尚與江彩雲二人當先走到和本初邊，小脚和尚道：「大總管，你眞的也造你家七王的反？一心也只是爲了盜七王的寶？」

和本初道：「不錯。」

江彩雲道：「你在穴中說甚麼要先弄清楚呀！」

和本初道：「一旦寶物呈現在面前，咱們應如何分？我的安全方面也要有保障吧？」

江彩雲道：「當然，少不了你

的一份了！」

來如風與席美姬二人卿卿我我在說笑吶，這時候他才回過頭來，道：「和大總管，你有甚麼高見？」

和本初道：「但求公平而已！」

來如風拍拍手，道：「行，咱們當然要公平，和大總管，你先畫畫墓穴之中藏寶地方如何？」

和本初道：「需要嗎？」

來如風道：「當然，那至少可以表示你的誠意！」

和本初道：「墓有兩座……」

「兩座？」

「咱們只發現一座呀！」

衆人齊吃驚，來如風却笑了。

席美姬道：「來如風，你相信他的話嗎？」

來如風道：「信！」

席美姬道：「你眞的相信他不會再歪心呀！」

來如風道：「他不敢！」

袁天行過來了。

「二位，你們打算進去嗎？」

來如風道：「非進去不可，有寶物呀！」

袁天行道：「好，就再進去一次，娘的，這一回必需好生留意。」

小脚和尚道：「走，咱們可以動手了！」

和本初道：「各位，你們隨我走進去，這一回絕不會令各位吃虧上當！」

他對來如風道：「我這條老命交在你的手上了！」

來如風道：「放心，你若誠意合作，我保証你必會滿載而歸，而且是平安的歸去。」

和本初道：「但願如你所言！」

他說着，又取過火摺子舉在前面，於是，這一行人又緩緩的往陵穴的那入口處走進去了。

來如風這一回十分小心的觀看着四週的情形，直到他們又走到那個石廳中。

和本初便在這時候指着石棺的下底部，道：「各位，咱們如今是一條船上的人，但願寶出之後公平分取。」

袁天行搓着雙手呵呵一笑，道：「一定，一定！」

小脚和尚道：「早已說定了，且看你的吧！」

和本初走到玉棺前，他再一次的往一邊推那何止數千斤重的玉棺，奇怪的是他果然推動了。

大伙再一次看到那種金光閃耀的光芒了。

這一回玉棺啟開得大，上面的人看得清，這時看到玉棺下面是個十分光滑整齊的方形平坦坑洞，那金光乃來自四方坑的四邊，因爲石壁上均有個半尺寬的圓孔，那些金光便是從圓孔之中射出來的。

和本初的雙目一亮，露出一副十分貪婪的眼神，道：「各位，我這就在四個圓孔洞中把寶物一件一件的取出來了，此時此刻，各位應該相信我了吧！」

成青雙目一緊，道：「快下去取呀！」

和本初點點頭，他看看四週站的人，每個人的臉上均出現不同的眼神。

和本初心中明白，這中間除了個來如風之外，另外五人都貪財，而來如風……

來如風的一雙眼睛沒看下面冒出金光的圓孔，他看着那口難以理解的玉棺。

是的，玉棺爲甚麼呈現斜狀，而且由和本初推動而能移開來？

便在來如風不解中，和本初已跳落在五尺深的坑底下面了。

和本初的雙目亮了，他面對着半尺方圓的孔洞，發現金光外溢，看不到寶物，但他確信寶物就藏在這四個圓孔之中。

和本初挽挽帶血的衣袖，左手臂便往圓孔之內摸去了，而且他的臉上立刻露出微笑……

「摸到了！」

上面看的人也泛現喜色，低頭看着和本初的動作！

就在和本初把手摸到的東西欲往外拉取的刹那間，突聞一聲極爲清脆的聲音傳來。

「卡！」

「啊！」

下面的和本初右臂拔出，可也嚇了上面幾人一大跳，每個人的臉色也變了。

只見和本初抖着失去一手的右臂在尖聲嘷，鮮血便也抖得四週一片紅。

更令人吃驚的乃是那口玉棺，竟然自動的就要闔起來了，而和本初……

和本初仍然未登上來，他萎坐下去了。

這是令人難以想像的慘狀！

來如風却在此時，二尺半的棒子猛一頂，他頂住了即將吻闔的玉棺，棒子的這一端也正好抵住卡在玉棺的座槽邊緣上。

「快上來呀，大總管！」

和本初快昏死過去，來如風這一聲喊，立刻把他叫醒過來！

他一挺而吃力的站起身來，來如風伸手猛一提，立刻把和本初提上來了。

來如風振臂使力取過他的棒子，便聽得「卡」的一聲脆響，玉棺便又闔上了。

這時候再多的人推玉棺，怕也難動分毫，除了這人知道機關的主鍵在甚麼地方！

* * *

和本初痛得全身抖顫，他大叫：「救我，救救我呀，你們……你們……」

袁天行疾出手，併指點上和本初的肩井、曲池、腕門幾處大穴，來如風即刻摸出一包藥粉，一傢伙全敷上和本初的斷手上。

來如風仔細看，便大半個手掌也不見了，這往後右手便算是廢了。

和本初似乎喘過氣來了，他忿忿的道：「娘的，可惡呀，這裡面有機關竟不告訴我！」

來如風急問：「誰？」

和本初道：「當然是西域巧匠那老狗呀！」

來如風哈哈笑了！

袁天行指着玉棺下面，道：「各位，那些金光閃閃的寶物怎麼辦？」

小脚和尚道：「我發覺這機關設在圓孔之內，這証明一件事。」

江彩雲道：「你快說呀！」

小脚和尚道：「我以爲圓洞中藏百寶，只不過件件寶物相連着一種厲害的機關，不明就裡的人非吃虧上當不可！」

來如風撫掌點頭，道：「也是我想的……」

他看看各人，又道：「你們那一位還有意下去對那些金光閃閃的寶物下手呀？」

袁天行幾人面面相覷，席美姬也看着玉棺拿不出主意來，小脚和尚在搖頭。

來如風走到跌坐地上的和本初身邊，道：「和老，我想聽聽你的意見！」

和本初全身在打顫，他啞着聲音，道：「來如風，我……我……」

來如風道：「你後悔了，是嗎？」

和本初一瞪眼道：「不，絕不後悔！」

來如風道：「大總管，你有甚麼打算？」

和本初道：「我回王府去，我要去找一個人。」

來如風道：「找西域巧匠是嗎？」

「不錯！」

「西域巧匠仍然住在七王府中？」

「不錯！」

袁天行咬牙，道：「難怪呀，這些天都是你一個老傢伙在作怪，害得咱們盡上當。」

小脚和尚道：「和總管，你打算回王府找那眞正的西域巧匠？」

和本初道：「也只有如此了！」

小脚和尚道：「和總管，你有希望叫那西域巧匠對你說出此陵墓內的機關嗎？」

和本初道：「老實說，當初我一直以爲我已完全知道這陵墓內的一切機關了，咳，眞想不到還會有更深一層的巧妙安排，是我上當了！」

袁天行道：「如換是袁某人，那該有多寃呀！」

來如風一笑，道：「我終於明白了吔，哈！」

靠在來如風身邊的席美姬立刻笑問：「來如風，你又明白了些甚麼了？說出來聽一聽！」

來如風道：「那七王忽必顯不但防備咱們這些江湖人盜他的寶，更防備他自己的人盜取他的寶物，他特命西域巧匠在他的藏寶小孔洞中加上更厲害的機關，操，忽必顯眞夠奸陰！」

和本初右手腕處已不流血了，他看着失去的一手，沉聲道：「我不甘心吶！」

江彩雲道：「我們才不甘心呢！」

成青道：「各位，你們有甚麼打算？」

袁天行道：「咱們就在此地等。」

來如風道：「等？等甚麼？」

袁天行道：「等着和大總管回來呀！」

來如風轉而問和本初，道：「和大總管，我想問你一件事！」

和本初道：「甚麼事？」

來如風道：「你回太原七王府，這如果七王忽必顯問你這傷是怎麼來的，你怎麼回答？」

和本初道：「他們誰都看到我當時正與寒山四虎老大包成鋼殺得慘烈呀！」

來如風道：「你會說這傷是包成鋼幹的？」

和本初道：「當然！」

來如風一聽冷然一笑，「呸，你如果這麼說，你的老命就完了！」

和本初吃一驚道：「有甚麼不對？」

來如風道：「大大不對，你怎麼忘了，寒山四虎他們使用的是甚麼兵器？」

一怔，和本初啞口無言！

來如風立刻又道：「包家兄弟使用的乃是虎爪，你想想，虎爪會把你的大半個手切斷？」

和本初不由自語，道：「對呀，我怎麼忘了！」

來如風道：「只此一項你就無法圓其所言，也必引起忽必顯的疑心。」

和本初道：「來如風，我應該怎麼說？」

來如風道：「你說碰見了來如風，情急之下挨一刀，來如風不取我的命，他要我回來向王爺說清楚，早晚與王爺面對面的打一

架！」

他此言一出，使席美姬也不以爲然的道：「來如風，你怎麼往自己身上攬麻煩呀，你不過太平日子了？」

來如風道：「雙方已經挑明了，還有甚麼太平日子好說的？」

他對席美姬猛一摟，又道：「席當家的，妳若怕麻煩，我勸你離我遠一點，免得鮮血濺妳一身紅！」

席美姬道：「甚麼都怕，就是不怕惹麻煩，來如風，咱們這就走了！」

她拉住來如風就往外走，小脚和尚道：「喂，來如風，你們去那裡呀！」

來如風道：「山林之中賞月去，哈……」

袁天行却對和本初道：「這光景咱們也不住老爺嶺的谷口了，和總管，但願你早去早回來！」

和本初一聲哀怨的嘆息，搖晃着身子往外走。

江彩雲與成青跟在他身後，那袁天行與小脚和尚隨之也走出陵穴。

那洞口處仍然未闔上，和本初對袁天行道：「這陵墓入口處，得煩各位推合上了！」

袁天行與小脚和尚，再加上個成青，三人合力未推上，和本初道：「先往後推一尺，再往右移半尺，巨石入槽才容易接合上！」

三人一聽，照着和本初的話，果然輕易地把巨石推合在原來的地方，看上去就好像整塊石壁相連接的樣子。

袁天行道：「早知這麼容易，何需費那麼大的功夫！」

小脚和尚道：「便進去有甚麼用？那玉棺的移動，棺下的圓孔，誰敢伸手進去取寶呀！」

袁天行道：「眞不舒服，眼睜睜地看着那金閃閃的寶物，却無法去取！」

幾個人站在陵穴一邊，成青對袁天行道：「袁總鏢頭，我有個提議！」

「請講！」

「咱們單日不會會雙日，每逢雙日正午，大家便來此一聚，等候和總管的消息！」

小脚和尚道：「好，咱們就這麼決定！」

江彩雲道：「本來早該回三江的，如今又得等下去了，也不知要再等到幾時。」

成青道：「至少還有我在妳身邊，少掉許多煩惱，妳以爲是不是？」

江彩雲伸手拉住成青，笑了。

* * *

和本初欲走，袁天行上前攔住他，道：「和總管，你記住了，雙日才來見面！」

和本初只得點點頭，他還一副垂頭喪氣的樣子！

* * *

小脚和尚道：「袁總鏢頭呀，咱們……」

袁天行道：「我不死心吶！」

是的，這一陣子袁天行損兵折將，到此刻仍然兩手空空，他怎麼甘心？

小脚和尚也不死心。

小脚和尚果然大師爲甚麼出家，他是滿腹仇恨上五台，一身血債沒討還，他不但要盜忽必顯的寶物，更想搏殺七王爺，聽得七王忽必顯未死，他的心中是喜也是恨，他要向忽必顯下手了。

他頓着禪杖沉聲道：「太好了，忽必顯還活着。」

袁天行道：「看樣子咱們有得折騰的了！」

小脚和尚道：「人活着就是不停的折騰！」

這二人邊說邊往山下走了！

* * *

江彩雲與成青二人也走了！

江彩雲有成青陪她，她愉快極了。

兩個人翻過一道山嶺，消失在雲山之間的蒼茫薄霧中，却也傳來江彩雲的巧笑聲！

* * *

來如風也在笑，只不過他的笑聲被席美姬的笑聲掩蓋了。

席美姬與來如風二人走到大樹下的時候，席美姬便吃吃地笑開懷了。

「來如風呀，你又要引我上去那隻蔴袋呀！」

來如風笑呵呵的道：「我說過，妳是花子頭，我乃窮哈哈，我的家當本不多，蔴袋就是我的窩，親愛的，妳若不嫌棄，咱們上面湊和了！」

席美姬笑了，道：「我好像別無選擇！」

來如風笑了！

席美姬笑得聲音更尖，她也笑彎了腰。

來如風那手插在席美姬的腋下，他用力地將她往上送去，就聽「颯」的一聲，席美姬已攀上去了。

來如風隨後也攀上，他還在四下裡仔細看。

當然是看看有沒有人的踪跡在這附近。

猛回身，席美姬已躺在蔴袋中吃吃笑了！

來如風也笑，慢慢地他壓在席美姬的身上，手托着席美姬的頭，張口便吻了上去……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廣仁大師花冲於懸崖上遇到花氏姐妹，二女正欲置毛幹於死地，見面後才知此兩姐妹即自己二十年日夕思念的失散愛女，但二女不信，花冲便帶她倆往花家廢墟，石碑上刻鐫着花家遭遇以及二女特徵，鐵証當前才認親爹，並拜哭在生母墓前，從此埋藏在巧巧與圓圓心底的善良人性得以重現。小叫天率領屬下二百多人，進攻鎖龍嶺欲掃蕩秦川幫的巢穴……

胭脂奴

新派武林奇情故事／辛　士・文
可　飛・圖



八盤嶺上見眞章　美夢破滅困深洞

盡管他叫得快，但已有十幾個人當場被巨石砸死。

終於，木門被燒了一個大洞，鐵豆子暴伸齊眉棍往洞中撩去，不由叫聲「苦也！」

原來那大木門後面，不知怎的却仍是一層山壁擋着去路，小叫天不由也是暗暗吃驚不已！

小叫天吃驚，而東面攻上鎖龍嶺的李可長更驚，因爲他的人在連起繩索，搭了便橋一衝而過了那道山溝深淵之後，一路喊殺着衝過幾道山坳，却仍未見一個敵踪，而自已的人却有二十多人，在地情不明，勇猛前衝中，紛紛跌落幾處洞底，只要聽他們跌落下去時候所發出的淒厲叫喊聲，就不難知道地洞有多麼的深了。

於是，他立刻把人員穩在原地，找幾個機伶的慢慢往嶺上摸過去……

一衆人又摸黑走了一程，終於發現一羣人殺來！

李可長大聲喝罵道：「王八蛋們終於冒頭了，兄弟們，殺呀！」

「殺！」

「殺！」

李可長的大砍刀有如餓虎利齒，幾個暴閃，早被他放倒四五個。

也就在這時候，突然間斜刺裡衝過來一個大胖子，一臉橫肉，雙手緊握鬼頭刀，邊迎着李可長狂砍猛劈，邊高聲喝罵道：「我操你祖奶奶，老子活劈了你們這羣王八蛋！」

李可長迎住砍了兩刀三劈，立刻跳過一旁，高聲喝道：「來的可是王胖子？我是李可長啊！」

刀至中途疾收，王傳根這才看清楚正是東邊包圍過來的李可長，不由罵道：「這他娘的在搞甚麼名堂，沒有碰上敵人，却碰上自己人亂砍一陣。」

李可長遂高聲道：「大家住手，全是自己人吶！」

他那裡一叫，還眞有不少人啼笑皆非。

只聽王傳根道：「趙海濤往山上衝去了，他一到西面，就遇上二十多個秦川幫的人，被他圍住殺死了一半，另一半才只一轉眼間，全都不見了，就像是一羣鬼一般，眞他娘的邪門。」

李可長不以爲然的道：「你不是同他相互支援嗎？怎麼半路迎住我的人窮殺亂砍，沒完沒了。」

王傳根一跺脚，道：「本來我是與老趙相互掩護往上面攻的，可是他的人却突然發現你們，以爲是秦川幫的人來抄後路呢，所以我就領着人殺過來了。」

李可長一捋八字大鬍，遂高聲對所有人道：「大夥衝呀！」

於是，李可長與王傳根二人合併一處，啣尾直追向趙海濤那面而去！

本來這鎖龍嶺是上七下八，上嶺的時候，是七里路，從另一面下去，却要走八里路，只是下嶺的一段路有幾處是洞穴懸崖，上面被野籐遮住，不明就裡的人，白天也難以走過。

摸着黑，頂着風，越往高爬越是風大……

喘着氣，拉着籐蔓，遠看像一羣猿猴攀枝。

終於，趙海濤當先衝上一處峭壁後面，擧頭看，幾乎再走個十幾丈就是峯巔，却是這兒竟然被人開鑿出一片平坦的空地，沿着裡面，還有個山洞，二十個秦川幫的壯漢，早擧刀迎過來！

雙手擧着砍刀，趙海濤瞋目欲裂，攔着就是一陣狂砍！

刹時間，李可長與王傳根二人也領着手下殺上來。

於是，殺聲就在這鎖龍嶺的最高處狂吼而出，像一羣搶窩的螞蟻般，人潮洶湧，刀光揮舞成銀色一片，一百多個衝上來的大漢，早把秦川幫二十來個青裝漢子砍死當場，有兩個逼在崖邊的藍衣勁裝漢子，趙海濤原本是要活捉的，想不到二人在趙海濤尚未撲近身的時候，竟然縱身跳下懸崖……

山頂上的人，似乎聽到翻滾聲！

只是這兩個人滾落到小叫天身旁的時候，早已是血肉模糊骨肉一堆了。

望着脚下秦川幫人的屍體，小叫天咧嘴笑道：「準是王胖子他們得手了，哈……」

小叫天這聲大笑，使得身旁的鐵豆子心裡起了疙瘩，因爲每次笑，都使得戰事逆轉，敵人未完，自己這方面先死傷纍纍，也因此，鐵豆子極不願聽到小叫天的笑。

仰着頭，小叫天衝着嶺上大吼道：「喂！誰在上面啊！是老鵰嗎？」

他聲音粗壯，空氣中凝結成一股有力的聲浪，震得四山廻盪不已……

於是，嶺上的趙海濤回應道：「是頭兒嗎？我們全攻上來了，這兒只有一個小山洞，只能擠個二十幾個人住的！」

小叫天一聽，像個洩了氣的皮球一般，自言自語道：「他祖奶奶的，折騰了大半夜，還沒有找到王八蛋們的老窩呢！」說着，立刻對一旁的鐵豆子道：「招呼他們快些找洞口，天亮以前務必找到。」

原來他有着如意打算，因爲他必需要天亮不久，攻入山腹中，然後狠狠的大事洗劫一番，一把火燒了這座鎖龍嶺，然後拉着自己的人，遠飄向伏牛山去，如果晚了，保不準會有人從八斗山那面捲過來，如果是秦川幫的人，又得一場火拚，而自己的人却是一夜未歇，那可經不起再來一場厮殺。

立刻間，鐵豆子高聲把話傳上去。

小叫天立刻果決的對鐵豆子道：「鐵豆子，快些設法子把這座洞口撬開。」

「頭兒的意思是……」

小叫天指頭點在鐵豆子臉上，罵道：「你他娘的何不多用用你那顆鐵彈腦袋，我敢說如今鎖龍嶺上所有的山洞口，全都用岩石堆塡起來了，以其再往別處重新去找，何不就近把這個洞口弄開？」

大夥一聽頭兒的話十分有道理，立刻就在鐵豆子的指揮下，開始在那堆擋在洞口的岩石上邊敲邊挖起來……

朝陽已自東邊峯巔洒下一大片耀眼刺目銳芒，而鎖龍嶺上的小叫天，却仍然在那個半峯腰的洞口上督促鐵豆子一幫人在不停的往洞內挖呢！

眼看着已挖了一丈遠，洞內仍然是岩石擋道，而使得小叫天也惑疑，如果就這樣挖下去，仍然是石頭堵塞呢！

這時候，早有王傳根派人繞過來向小叫天請示，小叫天先算一算人數尚不到三百人，心裡已有些不耐煩的，立刻告訴來人，道：「鎖龍嶺方圓不過幾里大，高也不過三幾千尺，去叫王胖子他們給我聽着，把人拉緊點，一塊塊，一寸寸的給我找，總會找到入口的。」

那幾個來人一聽，立刻把話傳向王傳根、李可長、趙海濤三個頭目。

於是，三人立刻就着大白天，把個鎖龍嶺劃分界限，定下範圍，各帶自己手下人，又從嶺上一步步開始向嶺下面尋來……

突然間，小叫天身旁的鐵豆子高聲歡呼道：「頭兒，有風聲，快來聽！」

小叫天一怔，立刻一個箭步衝過去，忙把頭貼向一個岩縫，立刻面露冷笑，道：「王八蛋們可眞夠奸詐，大夥快點挖，就快了！」

終於一大堆岩石被他們這幾十個人，推推搬搬的全都推落到懸崖下面……

於是，好大的一條山洞，呈現在小叫天的面前。

擧着齊眉棍，鐵豆子正要擧步往裡面衝呢，却被小叫天一把抓住，道：「別急，先設法把『老鵰』他們全叫到這兒來，咱們全由這個洞口攻進去，我聽說這兒山洞星羅棋佈，如果人少，一定會走失或中

伏，等他們一來，咱們人多，就不怕他們在洞中弄鬼了。」

大夥一聽，覺得還是頭兒想得週全，立刻就有人往附近向自己人喊話，要他們趕快設法集中在這個洞口來……

白天是比夜間好辦事，高山上只要有人傳話，也立刻會得到回應，於是，又見許多小叫天的人，集中向一個方向，看來眞的是一大片人海似的，順着上面垂下的繩索，全都溜到這個被燒毀的洞口來。

就在這時候，趙海濤第一個滑過來，只聽他高聲指着這個一丈餘高的洞口上面道：「咳！這個洞原來叫『千年洞』嘛！」

小叫天忙跳到洞外往上看，不由也罵道：「奶奶的，我怎麼沒有看到這幾個字，光景寫得還眞不賴，千年洞，洞裡面一定不小。」

小叫天這裡正在叫着，王傳根與李可長也相繼來到洞前面，只聽小叫天對他們吩咐道：「快準備松枝火把，咱們得馬上摸進洞裡去！」

這些東西在昨晚攻山之時，皆已經備的有，小叫天只一吩咐，立刻就有二十幾隻松枝火把點燃起來。

前面一排四隻火把前導，每個人擧刀往洞中跟着進去，只見一進山洞，立刻就覺得洞內寬敞，抬頭看，洞頂足有兩丈高，三丈寬，地上又十分平坦。

一衆人等在火把前導下，才進入不過數丈深，早發現一扇靠壁木門，鐵豆子齊眉棍一頂，木門應手而開，他抓過一支火把，跳入室內，只見靠着石壁邊上像石床一般上面放了一個錦緞長方型東西。

小叫天跟着衝進來，厚背刀在那錦緞上只一挑撥，立刻破口罵道：「呸！原來是個屍體，娘的，不吉利不吉利！」

室內並未有其他發現，小叫天等只好又退出來，依舊領着衆人往洞內走……

就在二十幾支火把照耀下，一行三百人又進入三十丈遠，突然間，洞內有了分岔，三條同樣大小的山洞，交錯在小叫天一衆人的面前。

這時候衆人也發現洞壁上面有兩盞被人弄熄滅的燈，小叫天立刻命人把燈點亮，回頭對李可長、趙海濤、王傳根三人指着三條洞道：「你們三人領着自己的人，各走一條，直到洞底，如果發現甚麼，我就在這兒等你們回報，却千萬不可莽撞！」

這三批人立刻往三條洞中走去……

就在火把的照耀下，小叫天在這交叉處小心的望着，直到三批人已在數十丈以外……

於是，三方面的人全都怔住了，因爲他們在到達洞底以後，却發現每個洞底又分成三條洞，正所謂交叉縱橫，星羅棋佈，令人有入迷魂陣中一般……

也就在三方面各派一人跑回頭向小叫天報告的時候，突然間，一陣山搖地動，有一股灰煙自「千年洞」口那方面向洞內捲來，聲勢十分驚人！

小叫天與鐵豆子四五十人回頭望，不由大驚失色，只見千年洞口又被洞頂塌下來的岩石死死的堵了起來，光景是要把他們活活埋在這千年洞中一般。

小叫天破口罵道：「娘的皮，只有進沒有退了，孩子們，傳令過去，好歹也要殺個結果出來！」

小叫天被困在鎖龍嶺上，那是他絕對想不到的事，因爲他是來乘虛打劫秦川幫的，那會想到……

小叫天當然想不到會有這種禍事弄到自己頭上來，就連遠在藍關以東的八斗山十八盤嶺上的羣雄，也絕對想不到正當大夥齊心對付秦川幫的時候，小叫天竟然不在場，這對林浩然而言，是非常出乎意料的事，因爲事先在二狠溝同小叫天敲定了的事，怎麼他會沒有到？

要知他那三四百人只要在場邊吶喊助威，也足以把聲勢提高許多，不料趕到的，却只有丁成濤與蔡龍王的人馬，合起來不過兩百人。

所幸林浩然發現自己的宣揚計謀得逞，從四面八方趕來的武林中人，已不下五六百人，認眞說起來，這些人只要能同心協力，比之小叫天那羣土匪可要强多了，因爲他們全都是身手不凡的武林人物或一方豪强。

* * *

金陽自東邊已爬升起來，而且已離峯頂一根竹竿那麼遠了，從藍關那面飛馬而來的林浩然一行，已衝上了十八盤嶺上，這時候早看到三五成羣的人，或站或坐在那個只餘一根主幹的巨柏四週，附近一大片空曠草石地，也不知何人來理的，弄得十分平整。

八斗山十八盤嶺的最高一盤，就是繞過八斗山的橢圓峯頂而盤過，只是八斗山的頂端方圓足有百丈，在這崇山峻嶺之巔，能有這麼一個大山頭，而且還相當平整，正就是官道繞此經過的原因。

就在這一半懸崖一半平展的八斗山上，林浩然一衆俠儀之士，已在一處松林邊下馬，不少人見了他們這一夥，自動的向他們這邊圍過來，有些認識的上前打聲招呼，許多都是在五月端陽當天在金沙灘上的人頭店裡見過的，如今也全到了。

有道是，人的名兒樹的影，江南武林才子林浩然與中原大俠方溫中的大名，再加上大名府快刀關玉與太行山秦家寨的寨主，立刻成爲衆人心目中爭取武林盟主呼聲最高的人物……

却不料林浩然一到場中央，早登上一塊大石上面，只見他雙手抱拳，向四週作揖施禮，道：「在下江南林浩然，請各路英雄圍過來，聽林某幾句肺腑之言如何！」

其實他不用這麼說，早有不少人向他站的巨石邊走來。

大草帽向後一推，反手又扶一把背上青霜劍，林浩然自懷中摸出一個彈丸，高高擧起對四週的各路豪强笑道：「在場各位誰知道這是何物？」

一隻鋼丸，但拿在林浩然手中，可能就有名堂，一時間還眞的沒有人回答得出來。

突聽林浩然冷喝道：「擧起來！」

他話聲落，早見總管林子大雙手高高擧起一根碗口粗的木杆子，突然間，「絲」的一聲，林浩然手上鋼丸斜閃如天外流星，就在林浩然身形勁轉中，帶動鋼丸回轉，一晃而繞向林子大手上的木杆，「咻咻」連响中，林浩然右臂一圈一收，林子大手上木杆早斷爲兩截！

林浩然莊重的一抱拳，高聲道：「這個鋼丸十分霸道，取人首級，比鋒刄還快，如果霸道武器用在惡魔手上，天下蒼生何以得安？不幸這鋼丸却被秦川幫所用，他們在金沙灘上開設人頭店，就是用這鋼丸取人首級！」

林浩然此言一出，老一輩的人不由驚呼道：「秦川幫？原來鎖龍嶺前，金沙灘上的人頭店，竟然是秦川幫重現江湖的陰謀，武林又將血腥重現了。」

人羣中當即有人問道：「林大俠此言，可有甚麼證據？」

林浩然望過去，發現一個也不認識，不過從他們的那身裝扮看，一定是來自西北的回回。

微微一笑，林浩然當即道：「西北道上的毛正八，人稱『高原禿鷹』的邱炎，還有祁連三豹、譚氏雙雄，這些成名的道上人物，全都是死在這鋼丸之下，難道各位未曾聽說過？」

林浩然的話，立刻又引起衆人一陣私議！

早聽那問的人高聲道：「可是那秦川幫人下的毒手？」

林浩然道：「秦川幫的人就快到了，不信你不妨問問他們！」

又是一陣驚悸，早有人叫道：「難道秦川幫的人也要謀奪這武林盟主之尊？」

林浩然搖搖頭，道：「秦川幫不要這種虛名假象，他們是要的實際，也就是說他們要以武力統天下武林，要你們全得聽他們的，否則……」

有人喝叫道：「否則怎麼樣？」

「殺無赦，其手段比之二十年前所用的還要殘酷十分。」

此時方溫中走上大石，對衆人擺手叫道：「武林乃天下武林人的武林，要想高居盟主之尊，非才德兼備不足以擔當，誰要想以暴力攫奪而逞而野心，我姓方的第一個就不會答應！」

「對！我們也不答應！」

「對！大家都不會答應的！」

光景是一人振臂高呼，衆人相偕响應，場面已顯得十分熱烈而激動……

林浩然當即又高聲道：「爲了武林命脈，爲了我們生存，更爲了不被秦川幫把我們各個擊潰，今日在這八斗山上，重溫二十年前八斗山十八盤嶺痛殲秦川幫的血腥舊夢……」

突然一個蒼老聲音問道：「請問如今秦川幫的幫主是甚麼樣的三頭六臂人物？」

林浩然道：「屈仙姑，也就是屈大勇的老婆！」

「屈仙姑不是早已死在這八斗山了嗎？」

林浩然道：「屈仙姑沒有死，她當時被她的兄長令狐智救走了。」

突聞那蒼老的聲音驚道：「這麼說來，連那巧諸葛也沒死在這八斗山上，眞是大出所料！」

方溫中當即也道：「就因爲巧諸葛的沒死，才使得秦川幫隱沒在終南山二十春，他們在二十年間，已調教出一幫武功高强的男女殺手，男的用這鋼丸，女的是鋒利無比的柳葉鋼刀。」

林浩然接道：「林某已派人打探到他們正在往此地趕來，約莫着也有二百多人，可算得是有謀而來，光景是想把咱們今日到此的武林同道，來個一網打盡，所以林某呼籲在場各路英雄，須團結一心，才能自救救人！」

他話聲一落，早有人應道：「林大俠說得不錯，爲了大家活得安逸，與秦川幫放手一搏是値得的。」

早聽那羣回回在高聲爭論不休，而使得林浩然等一衆人遙望過去，心中透着疑惑……

不旋踵間，只見一個年長的，手上抓着一把彎刀走過來，仰頭向大石上的林浩然，道：「林大俠，剛才聽你說大盜毛正八被人頭店把他的人頭割去了？」

「不錯！」

老者有着滿意的表情，道：「毛正八為害西北，他早就該死，如今被人把腦袋割掉，倒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林浩然一聽，雙眉一皺，道：「難道老兄還要對那殘暴的秦川幫致謝不成？」

老者一笑，道：「那倒不是，不過在聽了林大俠的話以後，覺得今日並非是推舉武林盟主，既然與傳言不符，我等也沒有在此逗留的必要，這就趕着回祁連去了。」

林浩然捋髯笑道：「如果在場諸人全為虛名而來，捨正義而不顧，林某敢說，不出一年，武林將充滿了血腥人頭！」

呵呵一笑，老者一抱拳，道：「有道是，一面之詞，傳之者妄，眞有那麼一天，何妨再請你林大俠登高一呼，我等必揭竿而來！」

冷冷一笑，林浩然道：「敵人的刀已加頸，黃河岸的丁成濤那所小莊院與我林某的歸燕坡林家莊，全已付之一炬，這些鐵的事實，難道不能證明秦川幫又在興風為惡嗎？」他一頓，又道：「試想誰會招搖撞騙的開一家人頭店？說穿了還不是想藉此，挑起武林自相殘殺，然後秦川幫再坐收漁利，而達到他最終控制武林的目的……」

老者氈帽一正，嘿嘿笑道：「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咱們不惹他們，秦川幫又能把我們在敎的怎麼樣？」說着，一揮手，就見一大羣回回，跟在那老者身後，跨馬往西而去……

林浩然長嘆一聲，道：「人言西北回回都是正義之士，今日所見大謬不然，眞是令人費解！」

方溫中道：「也許祁連三豹與那大盜毛正八為惡地方，一旦全被秦川幫殺死，等於替他們除害，心理上他們把秦川幫當成了好人，所以才不願多事，而調頭回去。」

於是，林浩然當即又道：「在場諸位朋友，如果有誰不願與那秦川幫一拚的，林某絕不勉强，此時離去，還不為晚。」

他此言一出，數百人早又各自議論紛紛起來……

突然間，從嶺上荒林中走出丁成濤與蔡龍王二人，只見二人手中握着兵器……

蔡龍王是一根槊，看上去足有五六十斤重。

丁成濤又見他那根金剛釣竿，天蠶絲閃閃發光。

二人一到大石前，遂聽丁成濤道：「怕死非好漢，林大俠，就算他們全走光，我與蔡兄二人還有兩百健兒可拚，不用對他們再費唇舌了！」

「對！總有一天他們被秦川幫圍殺的時候，叫他們後悔莫及的。」蔡龍王也咬牙說。

林浩然望着一衆武林人物，心中着實惶恐，因為這些人總比一羣水寇要强上許多，而水寇是不堪秦川幫一擊的。

也就在衆人議論不決，林浩然與方溫中等人慌恐的時候，突然間，八斗山的向下第四盤處，有了喊殺之聲，而且是淒厲撼天，叫聲谷鳴，聽之令人膽寒！

於是，八斗山上的羣雄，俱都怔怔的極目往山下望去……

然而，只聽有人叫，不見人上來，而殺聲却愈來愈近，似乎是往八斗山上衝殺而來一般！

於是，林浩然高聲道：「大家準備拚命吧！看樣子誰也走不脫了！」

他此言一出，羣雄立刻拔出兵刄！

眼看着一場拚殺在所難免了！

也就在這時候，突見一羣回回，直往山上衝來！

萬馬奔騰，蹄聲如雷，從十八盤嶺上望下去，只見塵煙滾滾，煙波升空，一溜的有如蟻師雄兵一般往嶺上衝來，從煙塵中，只見刀光霍霍，碎芒點點，在人們的喊殺狂吼中，早見原先離去的一羣回回，又由那個老者領着衝上嶺來！

這些回回衝上嶺後，早翻身下馬，拔出彎刀，一副準備拚命的樣子。

老者怒目如火，氣呼呼的對林浩然道：「林大俠，你說對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秦川幫來勢洶洶，今日八斗山上來的各路英雄，只怕一個也難逃魔掌，你們看，他們連我們想抽身事外的人也不放過……」

只見十多個回回，全身鮮血跌坐在地上！

林浩然吃驚，道：「難道他們一見面就動手？」

那老者罵道：「媽的，就像一羣啞巴殺手！」

早有人高聲道：「林大俠，咱們迎上去殺吧！」

林浩然高聲道：「大家集中一起，且看秦川幫來的是些甚麼人物！」

他話聲一落，五百多名各路好漢，全集中在大石四週，連剛回頭的一羣回回，也全靠過來。

於是，蹄聲起自十八盤嶺的兩邊，聽起來是緩緩的，不疾不徐，而使得林浩然吃驚的，却是從兩邊上來的秦川幫一衆，當先兩人，肩上扛着一把特大號大砍斧，俱都是七尺大漢，金剛怒目，繞腮草鬍，上身只穿一件紅坎夾，藍寬褲子布綁腿，雙手青筋暴露，面無表情，

雙目直視，一股子等吃人肉的古怪表情！

大漢後面，却是頭戴瓜皮小帽，身穿青藍短衫上衣，看來皆是二十多歲的年輕相公！

然後是翠裙紅衣，青巾包頭的絕色女子，她們與那些相公們，全坐在小川馬上，威風凜凜，而又殺氣騰騰，一個個看來有着氣吞河嶽的架式！

然後，就在這些小川馬後面，小跑步的各跟了近百名的青年扛刀的殺手。

也就在這些人才剛剛會合一起，突然間不知甚麼地方，响起三聲牛角號炮，震得山谷迴响不絕，而使得羣豪俱吃一驚……

於是，鑼鼓聲十分有節奏的自八斗山上响起來了，聽起來好像是辦喜事的樣子，只是在這些鑼鼓聲中，不時的响起一段尖尖的喇叭聲，使人聽起來又像是在辦喪事。

漸漸的，只見一匹白馬，馬背上撐着古怪的涼棚，上面坐着一個華貴老婦，看上去她既不龍鍾老態，也非雞皮鶴髮，而是翠玉繞頭，描眉塗丹，頂了一個閃閃發光的寶石髮冠，雙目烱烱，俏鼻小嘴，一件大紅披風裡，微微露出她那一身天藍羅衣，如果說不是腦後一撮灰髮外露，光景還眞叫人以為她只不過是四十來歲的那家王妃呢！

就在這貴婦後面，六匹高頭大馬上，端坐着六個驕情立異，目無餘子的壯漢，只見他們手中各拿着令人吃驚的東西！

前面兩人手上捧着一套衣冠與一把金光燦燦砍刀！

中間兩人各拿着祭牲供品！

後面兩人則各提着一個大包。

六名大漢後面，那人頭店裡的大掌櫃屈思仁，錦衣之外披了一件蔴衣，白布包頭，完全是一身孝衣打扮！

終於，鑼鼓吹手與牛嘴火眼冲天炮全來到了八斗山的十八盤嶺上。

一見這情景，五六百位衆家好漢，全都啞口無言，皆露出驚奇的眼神望着……

於是，秦川幫一衆人等全下了馬，早有幾個年輕女子，攤開一張大白氈，極快的走到八斗山的最高懸崖處，把那毛氈攤開，六個大漢，及時的把一應供品放在地上。

却見那貴婦先取去頭上寶冠，不少人這才驚呼道：「果然是那屈大勇的老婆屈仙姑！」

於是，嗡嗡之聲從一衆好漢羣中發出來！

早見屈思仁快步走向屈仙姑身邊，雙手小心的扶着，二人緩緩來到毛氈前。

屈仙姑拈香朝南跪拜，口中淒厲吼叫道：「大勇！大勇！」四山迴鳴，令人吃驚！

却聽她又高聲喊道：「今日七月十五，天國大門已開，你該聽到為妻的呼叫了吧！」

她一面焚香叩拜，邊又叫道：「二十年漫長歲月，妻終於要替你完成心願了，你在天有靈，等着看這轟轟烈烈一刻到來，就在你一手創辦的秦川幫，馬上就要稱雄天下了！」

一旁叩拜的屈思仁也高聲道：「爹，孩兒不孝，累你老人家在天國等了二十年。」

於是，尖尖的喇叭聲，在鼓與鑼的狂敲中，响徹了四週高山之間，有如自遙遠的天空壓下來的陣陣雷電聲一般，令人十分不自在！

又是三聲號炮，大堆冥紙也燒起來了，緊接着好長一串鞭炮，就在懸崖處燃放開來，光景可眞夠熱鬧的！

林浩然見屈仙姑在祭亡夫，不為己甚的靜站一邊觀望，這時候見祭典已近尾聲，正要開口呢。

突見屈仙姑回頭對兒子屈思仁厲聲道：「該怎麼做，現在也該開始了！」

「是！」屈思仁一撩衫襬，站起身來，只見他手一擺，高聲吩咐道：「放倒樹幹，取下幹頂黃旗與權杖！」

他話聲落，早見四個七尺大漢，雙手舉着大斧，大踏步往巨柏前走去，那樣子顯然是要把樹幹砍倒！

林浩然暴喝上翻，人已屹立在巨柏前面，道：「慢着！」

屈思仁冷厲的道：「殺無赦！」

就在他的怒聲中，四把特號巨斧，像輪車一般飛旋電閃的猛砍向林浩然身上。

直如飛燕離巢，林浩然振臂上翻，雙腿早繞住那根巨柏樹幹，頭下脚上，緊掛在三丈高處，冷笑着對一旁的屈仙姑道：「令狐玉，如果妳尚有半點人性，就讓妳我二人在這八斗山十八盤嶺上決一死戰，何苦要殃及衆人！」

猛然一個大旋身，屈仙姑怒指樹幹上的林浩然，道：「你是甚麼東西，你以為眞的是武林才子，江湖狀元？呸！你口口聲聲說我秦川幫野心勃勃，可是你又為何以領袖自居，騙來各路人馬來到這八斗山上？」

林浩然冷冷一笑，道：「令狐玉妳錯啦！林某設計，明為推荐武林盟主，實乃藉此召告天下，揭穿妳秦川幫再次為禍武林的陰謀，二十年前的血腥未除，餘毒仍在，生死存亡又要受到妳的再次迫害，妳難道全不知道林某用意？」

哈哈一陣尖笑，屈仙姑道：「一開始老身就知道是你在施陰謀！」

林浩然冷笑道：「可是妳畢竟還是來了！」

屈仙姑嘿嘿笑，道：「我能不來嗎？我不但來，而且還迫不及待的要來！」

林浩然道：「噢！是這樣嗎？」

屈仙姑突然冷凜的道：「本來老身在鎖龍嶺前面金沙灘上開了一家人頭店，只不過對你們這羣跳樑小丑牛刀小試，慢慢收拾你們，不料中間出了個該死一千回的老偷兒，他那麼一攪和，還眞令老身大不高興，却不料你這位自命武林才子的，把一衆人等全勾引到這八斗山十八盤嶺上來了，這可是大好時機，一舉把你們消滅在此，一方面就地爲我那壯志未酬身先死的丈夫報仇，另方面正可奪此盟主大纛與權杖，姓林的你說說看，我能不來嗎！」

林浩然道：「從秦川幫的歷史觀點，或目前你們的野心上看，妳是會來，而且也是不出林某所料的必然會來，但眼下的情勢，妳有必勝把握嗎？妳難道不怕二十年前的歷史重演？」

仰天哈哈大笑，屈仙姑戟指倒掛在樹幹上的林浩然，道：「士別三日還會令人刮目相看，何況二十年後！」

她突然對下面圍站的四個彪形大漢怒喝道：「退開！」

立刻，就見四個大漢抱斧後退，屈仙姑披風一抖落地，手上已各握着一個鋼丸，同時間，在她的腰帶上，遍插上一排閃閃發光的柳葉刀！

及時的，屈思仁快步上前，道：「娘！殺這姓林的何用娘親自出手，把他交給孩兒。」

彈身飛離樹幹，林浩然立刻退到大石上，低聲對方溫中、關玉、秦二壯兄弟等人吩咐道：「利用我與對方交手空間，快把各路好漢分別調整，一旦動上手，也好不致慌亂！」

突聽屈仙姑道：「這林浩然當年也在此參與殺死你爹的兇手，你爲父報仇，我不攔你，快把他人頭摘下來，血祭你爹！」說着自顧的緩緩又退到毛氈前低頭默禱起來！

「颯……」兩隻鋼丸在屈思仁的手上彈出彈回，令不少人看了怵目心驚，只見他冷凜的一哼道：「林大俠，你怎麼逃了！」

林浩然笑道：「一條官道早被你們兩邊堵死，想逃也不能逃。」

屈思仁輕移脚步，偏頭斜視林浩然，道：「本人以爲你林大俠也要效法那羣回子呢！」

早聽一羣回子中間那個老者，一揮彎刀，叱道：「放你媽的屁，你把老子們看扁了，老子們只是不願多事，但也不是怕事，秦川幫擋住爺們歸路，又傷了我的人，今天要你們秦川幫知道高原在教的不是好欺人！」

他的話聲中充滿了激厲的血腥，而使得一羣七八十個回回，高舉彎刀响應道：「殺！殺！殺！」

就在回子們的喊叫聲中，早見秦川幫的相公，手中各握着鋼丸，準備出手呢！

林浩然伸手一攔，高聲道：「先讓林某與人頭店裡的掌櫃過幾招！」

於是，場中立刻靜止下來……

疾如流矢，又如銀河殞石，屈思仁左手鋼丸勁射而出，金芒閃現中，橫裡捲向持劍卓立的林浩然頭上，那金綫的刺耳「沙」聲，似有似無，却威力十足，令人不敢輕視！

藍緞光影中，青霜撒出一片鋭芒，看上去是一招，但刄芒滾流急閃中，那已經是十八劍合而爲一，就在溜溜閃閃青電流瀉中，林浩然踏金淚，走彈雨般的席捲而到了屈思仁的身邊……

他劈頭蓋臉，四面八方的把屈思仁圈入他的劍芒中，屠龍十八斬的威力，立刻令在場諸人大開眼界！

於是，屈思仁冷哼怒彈，雙脚似在原地，但他那身形，突似鑽地陀螺一般，斜身連轉三匝，雙足猛點中，又斜斜的飛上一塊巨石上面！

終於，他的右手鋼丸適時的勁射而出，金光閃閃中，快不可言的繞向飛撲而來的林浩然！

大喝一聲，林浩然雙脚壓在大石上一點，人已脫出鋼丸威力之外。

但就在屈思仁的扭身奮力揮動中，他似是收勢不及，而使得右手鋼丸繞纏向那棵高掛着黃旗權杖的巨柏幹上！

猛然一聲「殺！」突然那根兩人合抱的巨柏樹幹，竟然被鋼丸上的縛龍索纏斷……

二十多丈高的巨幹，只在原處顫了一下，立刻往下倒來，那種挾着勁急的嘯風，着實令人心驚膽顫，望着巨幹倒下的方向，正好是一邊懸崖。

就在一陣煙滾石飛，樹枝爆彈中，那根巨幹早翻滾到當年屈仙姑落下去的懸崖下面，消失不見！

於是，一衆好漢無不大驚失色，想不到這鋼丸的威力如此之大。

突然間，蔡龍王狂叫道：「林大俠你退下來，先讓我的十二金網手領教一下秦川幫的殺人利器！」

他此言一出，早見十二個手持

金網灰衣壯漢，形成三列，一衝而進入場中。

林浩然一看，只得點頭道：「各位辛苦，但要小心敵人手上鋼丸！」

屈思仁一見大怒，道：「姓林的，你還想走！」

他「走」字出口，早見金網從三個方向當頭罩來，而使得他只有揮出兩手鋼丸繞去！

就在一陣「咻咻」聲中，早見三個漫天網影，被屈思仁手上縛龍索繞成一束……

像一隻翻轉倒捲的口袋，不旋踵間又是三隻金網罩下，而使得屈思仁的另一支鋼丸不得不及時出手繞去……

於是，又見三支金網罩來，屈思仁身形倒轉不迭，他那兩隻鋼丸，也及時的猛然收回……

不料就在他剛剛落地旋身之際，金網有如幽靈厲鬼般已到了他的身前！

於是，屈思仁大喝一聲，身形倒旋如電，兩支鋼丸怒射而下，就在他貼地斜竄中，鋼丸已由三個網灰衣漢子腿上溜過！

三個人，三個沒有雙腿的人，立刻抛網倒在血泊裡，有兩個竟昏死當場！

屈思仁一招得手，身子在飛旋中哈哈狂笑，交替射出的鋼丸變纏爲擊，正迎向兩個近身灰衣大漢頭上，鮮血與陽光一色，悲號似餓狼長嘷，「噗通」連聲的倒了下去！

場邊的蔡龍王狂叫道：「圈起來合着把他網住！」

他語聲含威，聲嘶力竭，悲壯得令人熱血沸騰！

「殺！」

七聲合爲一聲，聲震山嶽！

七隻金網，散發出金色燦爛的光華，强而有力的把屈思仁圍聚在中央一點，像極了七隻巨獅大口，合力的咬向欲躍騰升的屈思仁……

兩隻鋼丸正要抛出呢！

一邊的屈仙姑早在怒指幾個漫天金網灰衣人，對四個七尺持斧大漢咆哮道：「快劈了他們！」

好快的身法，四個巨人各舉巨斧，只三幾步已把七個撒出金網的灰衣人圍上！

但就在四支巨斧尚高舉半空的時候，只聽極爲扣人心弦的一聲尖叫，刹時間彩影崩現，血肉橫飛，兩顆人頭彈升起一丈餘高，滾落在石旁草窩。

緊接着像劈砍木幹一般，餘下的灰衣人全都被巨斧一劈爲二，慘死當場！

只是當漫天網影隨着七個灰衣人躺下而消失的同時，屈思仁却仍然被四個灰衣人手中的三尺尖鈎從四個方向死死的把身子鈎住，他那原本俏臉俊模樣，一下子全變了，他那種雙目突出，雙手緊扣縛龍索，滿臉肌肉扭曲的凶殘樣子，早令毛氈旁的屈仙姑狂怒飛縱而出。

四支尖鈎握在四個沒頭灰衣人手中，但却鈎裂了屈思仁的五臟廟，就在屈思仁的屍體倒下去的時候，四支鋼鈎各鈎出不少鮮艶的肉塊，而令在場的人皆大吃一驚！

原來這些灰衣人除了金網外，他們還帶着倒鈎分水刺，蔡龍王精挑細選再加調教的一十二名金網手，想不到一下子全慘死當場！

不過他能把屈思仁放倒，也算是差强人意了。

屈仙姑咬牙切齒，手托兒子屍體，尖聲對林浩然等一衆好漢罵道：「你們這些該死的東西，殺光你們，也難抵償我子的命，看我怎麼收拾你們吧！」話聲中，早見她手一揮道：「圍起來給我殺！」

她「殺」字出口，所有秦川幫的男女，隨即往兩側佈開，形成一個半弧形，極爲嚴密的把林浩然一衆圍在絕壁之下，只見有如銀河穿梭飛去的殞星一般，四十多支鋼丸在空中「咻咻」暴响起來，就在這些鋼丸後面，二十名絕色美女，各舉着藍汪汪的柳葉鋼刀，光景還眞的像上衝過去摘取羣豪人頭似的！

這時候四個持巨斧大漢，一字排開站在屈仙姑身旁，而在最後面，六個壯漢仍然握着兵刄，領着秦川幫一百五六十名壯漢，就等着屈仙姑下命令！

林浩然不等一衆相公們衝過來，青霜劍一揮，高聲道：「大家衝呀！」

於是，半空中鋼丸彈躍，而彈跳中有如進到西瓜園一般，地上立刻出現二三十個滾動不已，血肉模糊的人頭！細看有一半是回回的人頭，只是由於地形限制，衆相公在一招得手之後，發覺處處是人，四週各種兵刄圍來，一上來還能騰躍掙扎，但却無法揮出鋼丸！

要知林浩然選擇這八斗山十八盤嶺上，就算準免不了一場混戰，而秦川幫的這種霸道鋼丸，人若處在空曠地方，他們配以身法，必佔盡便宜，如果把他們限制在一個小地方，加以圍殲，情勢上一定是有利己方。

終於，在羣雄奮力衝殺與悍不畏死中，雖然一上來就被砸纏而倒下四五十人，但五六百名武功不俗，義憤塡膺的好漢衝殺中，人潮洶湧，如巨浪席捲，刀光一片，似江河下瀉，早把這些相公與絕色姑娘們，吞噬在人浪滾動中，轉眼間成了羣豪刀下之俎，只是這些相公與姑娘們，雖死也沒聽有人叫出一聲！

（未完・十九）

上文提要： 康少峯被萬博先生詐騙了珠寶，才肯告知他的身世，小峯知道後，甚感失望，仇人不僅是自己的親爹，而且是個神秘的千面人，自己武功低微，又如何爲娘親雪恨，況且面對黑虎莊、白龍莊的人，萬博先生又從中唆擺，兩邊詐騙，到頭來，自己被他們打得遍體鱗傷，康少峯性命堪虞，但萬博先生當然不會讓他眞的死去……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鬼谷



災難連連受重創　爲救小峯願挨掌

萬博先生道：「那可不一定，此子命相奇特，乃大富大貴之人，將來要稱霸江湖，領袖武林，小小的一口枯井，未必能困住他。」

神劍衞道一楞，道：「哼，一隻人人喊打的過街之鼠，會鹹魚翻生，萬博先生休說笑話。」

神叟余千知橫掃全場一眼，道：「老夫願意免費奉送各位一卦，那小子但能逃過這一劫，諸君今日的行爲，恐將爲自己招來殺身之禍。再說我萬博先生受人之祿，忠人之事，拿了人家的東西還沒有授藝呢！總得設法完成交易才行。」

趙峯冷笑連聲道：「閣下兩邊拿錢，來回賺，少說風涼話，你巴不得他死掉就白賺啦，何必貓哭老鼠假慈悲！」

神叟余千知肅容滿臉道：「趙莊主此言差矣，余某做事一向信用可靠，童叟無欺，既已收下厚禮，無論如何要把那一套掌法傳給他。」前行數步立在井邊，目注枯井之內，欲有所爲。

白龍莊主神劍衞道白眉雙挑，語多譏誚：「得了吧，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掛羊頭賣狗肉的話大家都會說，你萬博先生眞正擔心的大概是怕影響生意，斷了這條騙人錢財的路，實則並無半點悲天憫人之心，本莊主願大發慈悲，助你一臂力，讓你安安穩穩的騙一把名劍！」

已有成竹在胸，立即開始行動，搬來一塊大石頭投入井內。

英雄所見略同，衞、趙兩家的人羣起效尤，登時石雨紛飛，如蝗似蟻，大小不一的石塊一齊投入枯井中。

落井下石，痛快淋漓，正當大家都興高采烈認爲必可將康少峯砸爛砸碎，枯井之內突然風聲大作，所有的石頭全部衝天射出，宛若彈丸怒矢一般，在場之人個個心驚肉跳，紛紛抱頭走避。

狂風暴雨般的石塊相繼落地後，一切又恢復平靜。

井內寂靜無聲，好像甚麼事都沒發生，顯得格外神秘。

這事來得突兀而又詭異，黑虎、白龍兩莊主雖是見多識廣之人，也諱莫如深，彼此面面相覷，不敢近前一看究竟。

等了好一陣工夫，小燕姑娘拾起一塊鵝卵石，向井內擲去。

石塊入井，嘯聲大作，鵝卵石也應聲飛出來。

這嘯聲好似神號鬼哭，狼嗥梟鳴，令人入耳生寒，毛髮直豎，大家又身不由己的退了好幾步。

小燕年紀最小，早已嚇得臉無人色，躲在神劍衞道的背後，結結巴巴地道：「爺爺，井內可能有

鬼。」

鬼字未落，異事陡生，枯井之內又有一物衝天而出。

不是石頭。

是人。

一個令人望而生畏的怪人！

＊　＊　＊

只見來人蓬頭垢臉，衣裳不整，骨瘦如柴，彷若皮包骨頭，全身上下乾巴巴的，一點血色也沒有，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病容滿臉，風吹就要倒的樣子。

貌相雖然如此，但細加端詳，眸中卻是精光湛湛，英氣逼人，有一股卓然不羣的氣概。

立身一穩，將抱在懷中的小峯放在地上，語冷如冰道：「這是那位朋友的傑作？」

語氣頗不友善，好像在問案子，鐵掌趙峯不悅道：「尊駕何人？竟敢貿然救援這個小雜種，可知本莊主向來不喜歡他人插手過問黑虎莊的事？」

神叟余千知心忖：「我道枯井內怎會怪事叢生，原來是這個病鬼又在井內練功。」

前行數步，搖一下串鈴，接着又道：「虧你鐵掌趙峯跑了半輩子江湖，連這個病鬼也不認識，此人不是別個，正是那個譽滿武林，臭遍江湖，管盡天下是非的病叟龍雲龍老怪。」

「病叟龍雲」四字如雷貫耳，是一個響噹噹的字號，大家不約而同的發出一聲驚「哦」，莫不肅然起敬。

龍雲朗聲一笑，聲若洪鐘，道：「老怪物愛財如命，處處精打細算，今天替我病老頭道名號，不知要紋銀若干？」

萬博先生乾哈兩聲，道：「好說，你我同住鬼谷多年，並稱三叟，不是外人，這次分文不收，但盼病鬼不要擋我財路，最好多製造一些發財的機會。」

他深知病叟這一現身，必會惹出無盡風波，說不定又可以撈一票，也不管龍雲反應如何，忙裏偸閒，走到一棵大樹下靜待生意上門。

人的名兒，樹的影兒，趙峯見是病叟，着實吃驚不小，但話已出口，勢成騎虎，想軟也軟不下來。更何況鬼谷之行，爲的就是取康少峯的性命，怎肯就此罷休，道：「哼，本莊主衝南闖北，還不會怕過那個！」

言外之意是你龍雲名頭雖大，可嚇不倒我趙峯。

其他的人皆欲置小峯於死地，發現被病叟所救，惱恨在心，個個蠢蠢欲動，隨時準備出手發難。

病叟龍雲橫掃全場一眼，舊話重提道：「這是誰幹的？還不據實招來。」

鐵掌趙峯想了想，道：「這個小雜種罪大惡極，死有餘辜，人人得而誅之，我們是替天行道，大家的集體佳作。」

妙，一句集體佳作，將余千知、衞道等人全部拖下水。

龍雲一雙冷電也似的眸子投注在萬博先生的身上，道：「老怪物，是這樣嗎？」

神叟余千知推得乾淨：「老夫是動過手，但那純粹是做生意，冤有頭，債有主，這筆賬病鬼應找出錢的主兒算，與我萬博先生無關。」

病叟龍雲沒再理他，轉對神劍衞道道：「你怎麼說？」

白龍莊主衞道冷然一哂，道：「見眞人不說假話，白龍莊沒有否認的必要，這小子十惡不赦，早該一命歸陰，奉勸龍大俠置身事外，勿逆天行事。」

龍雲軟硬不吃，大笑三聲道：「這個小娃兒與爾等何冤何仇，值得你們勞師動衆，下這等毒手，老夫生來愛管閒事，今天管定啦！」

姿態是擺得很高，並無具體行動，俯下身去，伸手按在康少峯的「命門」穴上，幫他活血行功。

黑虎莊主趙峯與衞道互換一道眼神，道：「這個小雜種是一株毒草，一條禍根，今天非死不可，任誰也管不了。」

病叟龍雲的手仍在助小峯行功，一臉冷傲道：「笑話，天下人管天下事，老夫最恨仗勢欺人的人，從來沒遇上管不了的事！」

趙峯聞言大怒，作勢欲發，白龍莊主衞道附耳道：「這個病鬼不好惹，切勿輕率行事，最好先合計合計，然後再採取行動。」

黑虎莊主趙峯正有此意，立將兩莊之人召在一起，共商應敵大計。

只有蛇蠍美人趙婉君一人，仍守着愛子楊明，助他行功療傷。

龍雲看在眼內，大爲不快，警告道：「你們鬼頭鬼腦的在打甚麼歪主意？如敢再胡作非爲，小心吃不了兜着走！」

病叟龍雲名不虛傳，果然是曠世高人，康少峯經他在井裏井外助了一掌眞力後，這時已甦醒過來。

小峯本是絕頂聰明之人，睜眼一看，已明白了十之八九，自己能夠虎口餘生，無疑是被這位乾巴老頭所救，勉强站起身來，拱手爲禮道：「謝謝老前輩救命之恩！」

病叟龍雲笑道：「路見不平，老夫常常拔刀相助，娃兒大可不必放在心上，倒是你自己的出身來歷如何？與白龍、黑虎兩莊有何過節？我老人家卻要聽上一聽。」

康少峯見問，馬上將自己的悲慘遭遇據實相告。

病叟聽畢，頗爲激動，鄭重其事的追問道：「你說你是飛雲堡主康世澤康大俠的外孫，康雪梅賢侄女的兒子？」

「是啊，老前輩認識先母和我外祖父？」

「豈止是認識，而且三十年前你外公對我病叟龍雲還有救命之恩，一直感念在心，亟思回報，可惱在鬼府一住就是十年，康堡主可能以爲龍某早已作古。」

小峯聞言大喜，但一轉念間，心頭又蒙上一層陰影，道：「龍老前輩救命之恩，小峯永銘五內，終生不忘，只是……」

「只是什麼？說下去，別吞吞吐吐。」

「我是一個私生子，大家都瞧不起我，外公在臨死之前才承認我這個外孫，你老人家會不會嫌棄？」

「怎麼會，此事罪在你那個混帳老子，你何罪之有。」

「龍老前輩，你老人家是除了先母、外公、何公公之外，第四個不會冷眼相看的人，小峯會牢記心頭，永誌不忘！」

「小峯，快別這樣說，只要自己行得正，站得穩，仰不愧天，俯不怍地，就夠啦，至於旁人怎麼說，大可當作耳邊風，就當是放屁好啦。」

「老前輩教訓的是，令小峯茅塞頓開，十六年來晚輩一直在羞辱與苦難中苟延殘喘，受盡了別人的欺侮、凌辱跟迫害，衣不足以禦寒，食不足以果腹，餐風宿露，顛沛流離。」

病叟聽到這裡，輕拍着他的肩膀安慰道：「孩子，別再說啦，你的身世，老夫知之甚詳，可憐你娘從小養尊處優，國色天香，不知瘋狂了多少年少英豪，誰想到會鬼迷心竅，被那個殺千刀的惡棍所騙，一失足成千古恨。」

康少峯欣然色動道：「老前輩對在下的身世既然瞭如指掌，敢問那個陷害我娘，斷送我們母子一生幸福的人到底是誰？」

病叟龍雲邊想邊說道：「老夫與康堡主相交甚篤，對飛雲堡的事如數家珍，你的生身之父乃是……」

言未盡，醉叟解千愁大肚皮一挺一挺的走過來，右手提着一把破酒壺，左手拿着半隻吃得支離破碎的燒鷄，目注康少峯，口沫四濺道：「娃兒的福份不淺，一入鬼府便與鬼谷三叟搭上線，該謝謝我老人家的指點才是。」

小峯剛剛說了一聲「謝謝」，來不及接下去，病叟龍雲冷哼一聲，道：「哼！這娃兒與我淵源頗深，用不到你醉鬼多事撮合。」

回頭又對康少峯道：「這個醉鬼最是討人厭，咱們進房去慢慢的談。」

醉叟解千愁橫移三步，攔在前面，道：「鬼谷三叟一向同稱並論，誰也不比誰矮，咱們多日不見，特來和你老怪物敍上一敍，爲何竟拂袖而去？」

龍雲一臉不耐道：「人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我們之間沒什麼好談的，你還是灌你的黃湯，睡你的大頭覺去吧。」

醉叟挑眉瞪眼道：「老怪物，解某今日此來，一不想喝酒，二不想睡覺，無事不登三寶殿，特來打聽一件大事。」

「什麼大事值得你醉鬼這樣大驚小怪？」

「聽說鬼谷谷主擺下絕命宴，宴請天下英雄，可有此事？」

「確有此事，時間就定在明日午時三刻。」

「這樣說老怪物已經收到請帖了？」

「還沒有。」

「可知此舉目的何在？」

「這就不得而知了。」

「宴無好宴，會無好會，依老夫之見，免不了又是一場浩劫，天下英雄有可能被一網打盡。」

病叟龍雲豪氣干雲道：「你我作客鬼府，雖然尚未摸清鬼谷主的底細，但諒此人本事再大，也不見得能把龍某怎樣，酒鬼素以天不怕，地不怕，天不管，地不管自許，今日爲何突然畏首畏尾？怕事大可夾着尾巴溜呀。」

話中有刺，冷嘲熱諷，惹惱了醉叟解千愁，揚起酒壺吼叫道：「老怪物休得胡言亂語，醉老頭幾時怕過那個，再出言不遜就砸你一壺酒。」

龍雲擺擺手，道：「不怕就去喝黃湯，睡大覺去吧，何必在此閑磕牙。」

「老怪物之言甚是，鬼谷主擺不擺絕命宴，殺不殺人，干我屁事，還是喝我的酒，睡我的大頭覺要緊。」

此人生性怪異，剛剛還大呼小叫，話完挺着大肚皮行至屋簷下，一口氣灌了半壺酒，仰面躺在地上，不大工夫便呼呼入睡。

康少峯有感而發道：「龍老前輩，醉叟這人眞怪。」

一語未畢，場中有變，白龍、黑虎二莊的人，以及大傷初癒的玉面郞君楊明，猝然施襲，從四面八方衝上來，聲勢浩大，動作迅捷，好似出柙猛虎。

事出突然，龍雲臉色驟變，急忙雙掌齊出，環攻數招，勉強阻住

對方的凌厲攻勢，喝問道：「你們想幹什麼？」

黑虎莊主趙峯仗着人多，火氣特大，以命令的語氣道：「本莊主要你將這個小雜種交出來！」

病叟暗運眞力，貫注雙掌之上，準備隨時出手應變，道：「老夫早已說過，此子與我有緣，這件事是管定啦。」

白龍莊主衛道給趙峯使了一個眼色，道：「趙莊主，老怪物敬酒不吃吃罰酒，想死就成全他，咱們先殺老的，再殺小的。」

振劍一抖，抖出無數劍花，式行「百蛇吐信」，一柄青鋼寶劍好似靈蛇舞空，分取病叟上、中、下盤致命要害。

二莊謀後而動，互相呼應，趙峯傾畢生所學，放手拚搏。

金扇銀筆趙一德、金錢鏢衛宏道、摘星手衛宏濤、蛇蠍美人趙婉君，早在白龍、黑虎二莊主正面進擊的同時，從病叟身後展開一輪猛攻。

玉面郞君楊明與小燕姑娘，則蓄勢靜立一旁，等一有機會就取康少峯的命。

龍雲四面楚歌，身陷劍氣掌影之中，儘管身懷絕技，奈何好漢抵不住人多，交手十合，仍未佔得半點優勢。

令趙峯信心倍增，出手進招之餘，挑眉吆喝道：「病鬼，你不問是非曲直，管盡天下閑事，今天管出麻煩來了吧，足下黃土就是你的長眠之所。」

龍雲怒溢雙眉道：「老匹夫，休得口出狂言，憑你們還奈何不了病老頭，怕死的就快滾，免得枉死城裡再添冤魂！」

攻勢陡地加快，疾逾電光石火，一瞬間便連攻八掌，分襲趙峯、衛道二人。

與此同時，一脚拄地，一脚旋風也似的掃個不停，逼得衛、趙二家之人寸步難進。

病叟龍雲，威震八方，白道敬重，黑道頭痛，豈是浪得虛名，這一集中全力對付衛道、趙峯，二人如何消受得了，八掌攻畢，已歪歪斜斜的倒退回去。

然而，二莊計劃週密，病叟腹背受敵，難免顧此失彼，打退了趙峯、衛道，背後却吃了衛宏道的一掌，差點將肋骨打斷。

猛回頭，正想教訓衛宏範，趙一德、衛宏濤、趙婉君已聯手攻至，近在眼前，龍雲急中生恨，咬牙喝道：「我老人家處處打抱不平，却甚少出手殺人，今天一不做，二不休，要大開殺戒！」

殺心一動，雙目盡赤，病叟技深若海，威力無邊，鐵腕揮處，强勁剛猛，趙家兄妹和衛宏濤宛若撞上了牆，碰上了壁，在驚叫聲中彈飛出去，倒地時已不省人事。

龍雲放聲大笑道：「老夫仗義江湖數十年，還沒遇見管不了的事。」

「哼，這一件你就管不了，不信咱們走着瞧。」

聲音來自身後，話出趙峯之口，病叟身形疾轉，一掌呼嘯而出。

衛道、趙峯返身回撲，原是馳援趙一德他們，因見有機可趁，轉而夾攻龍雲，且已佔得機先主動，病叟招出一半便被他二人凌厲的攻勢破解。

高手過招，勝負在毫釐之間，龍雲先機一失，已敗三分，被趙峯鐵掌震退三尺，左肩頭亦爲衛道的劍尖挑破，染紅了半隻衣袖。

衛、趙二莊主喜出望外，同聲說道：「老病鬼，你一生妄自尊大，狗眼看人低，想不到會有今天吧？」

「找死！」

暴喝聲中，龍雲雙掌齊發，狂風大作，叫足十二成的功力全力反擊。

三招快攻，猛銳絕倫，如天河倒瀉，似怒海狂濤，衛、趙二人但覺勁風兜體一撞，血湧氣翻，胸中窒悶，雙脚不聽使喚，蹬！蹬！蹬！一步一個脚印，硬生生地退下去。

哇！也不知誰先誰後，可能是不約而同，血如泉湧，張口狂噴，連吐三大口鮮血後，胸中稍舒，這才勉力拿穩馬步。

由於用力過猛，龍雲自己也微微向後一仰，疾言厲色道：「老夫有個毛病，不殺人則已，殺戒一開就要殺個痛快淋漓，你們現在滾蛋還來得及！」

忽覺胸中不適，血氣上衝，想壓也壓不住，終於奪口噴出。

康少峯看得一呆，誠恐誠惶道：「老前輩，你老人家吐血啦。」

趙峯那一掌傷及腑臟，吐了幾口血反而覺得舒服一些，道：「不要緊，老夫久病成醫，這點小傷要不了命，倒是康堡主對龍某恩重如山，今天說什麼也不許他們傷你一根毫毛。」

衛宏道早已暗中扣一把金錢飛鏢，趁龍雲說話不備，倏地抖手打出，從身後偷襲。

小峯首先警覺，急呼：「小心暗器！」龍雲動作更快，身似陀螺疾轉，立在二人身前撤下一道氣牆。

可是，衛宏道人稱「金錢鏢」，對暗器確是獨到之處，不但速度快，而且數量多，一出手就是三四十枚，病叟再了得也不可能在瞬息之間全部劈落，百密一疏，一鏢蹈

隙而入，合該康少峯倒楣，重創之下，又吃一鏢，嵌入右臂皮下半寸深，痛得齜牙咧嘴，搖搖欲墜。

龍雲大怒，鬚髮齊張，喝一聲：「納命來！」人隨掌進，勢若奔雷，殺氣騰騰的單挑衞宏道。

衞宏道嚇一跳，暴退丈五，再打一把金錢鏢。

白搭，鏢甫出手，病叟掌風已到，被全部倒打回來，可憐衞家大少爺被自己的金錢鏢所傷，全身坑坑洞洞的好像馬蜂窩，急匆匆的向閻王爺報到去了。

病叟盛怒之下追殺衞宏道，正好給了玉面郎君楊明和小燕姑娘殺害康少峯的一個好機會，前者用掌，後者使劍，以迅雷之勢攻出致命的一擊。

小峯內傷極重，臂上又中一鏢，僅憑一股强烈的復仇雪恨意念在支撐着，那還有反擊閃避的力氣，只有等死的份兒。

病叟追殺衞宏道，人在五丈以外，鞭長莫及，楊明、小燕料定穩可一擊成功，拔掉肉中刺、眼中釘，孰料，就在這間不容髮的一瞬間，從半空中裡匆匆的飛來一物，朝他二人兜頭蓋面撞上來。

情急事危，根本沒工夫看是什麼東西，一逕盲人瞎馬，發招迎戰。

攻勢作用全無，來物眨眼即到，以泰山壓頂之勢將楊明、小燕撞退一丈三四。

定目一看，來物業已落地，赫然是一具血肉模糊的死屍，正是死在自己暗器下的金錢鏢衞宏道。

衞宏道本已體無完膚，再經楊明、小燕一陣猛攻，越發狠狽不堪，小燕的劍仍插在心口上，看得小妮子心碎腸斷，涕淚交流。

楊明是天生的壞胚子，無動於衷，一心一意只想要小峯的命，催促道：「小燕，別哭啦，殺人要緊，趕快把這個小雜種解決掉。」

掉字尚未落地，病叟已去而復返，殺機滿面道：「小賊死到臨頭，還不忘害人，該死！該殺！」

原來龍雲追殺衞宏道，使康小峯身陷險地，情急事危之下，以衞大少爺的屍體廢物利用，將楊明、小燕撞得七葷八素，總算救下小峯，回轉原地。

楊明大駭，拔腿就逃，幸好黑虎莊莊主趙峯與白龍莊莊主衞道及時趕至，雙方一言不發，大打出手。

拳來劍往，熱戰方酣，楊明彷若幽靈鬼魅，一聲不響的潛至病叟身後，抽冷子猛刺一劍。

龍雲打得興起，忽覺身後有異，轉頭一看，劍已竄上身來，當下沉臉喝道：「兔崽子，小小年紀怎麼這樣狠毒，想死就死吧，也免得日後爲禍武林。」

殺念一生，出手無情，枯瘦如柴的手掌高舉過頂，霍地攔頭打下，玉面郎君慘叫半聲，便一個大馬趴栽下去，昏迷不醒。

楊明的劍，早在入鬼府之前便被醉叟毀掉了，適才所用之劍是小燕的，插在衞宏道身上，楊明借來一用，詎料弄巧反拙，殺人不成，自己反而一命嗚呼。

病叟一掌劈倒楊明，衞、趙二莊主攻勢益熾，趙峯人稱「鐵掌」，衞道外號「神劍」，在掌劍上確有極深造詣，病叟跟他倆對拆數十合，竟未佔得上風。

這可是大失顏面之事，不禁激起了龍雲的萬丈豪情，心轉意動，奇招迭出，施出了壓箱底的絕活，一霎時連攻七拳八掌。

鬼谷病叟，神力蓋世，罕有其匹，這一全力施展，當眞天搖地動，駭人聽聞，二莊主雖是成名人物，也無法消受，黑虎莊莊主趙峯見勢不妙，本欲開溜，可惜晚了半步，被龍雲一拳打倒在地爬不起來了。

衞宏道的死，令衞莊主恨病叟入骨，決心以命相搏，結果也沒有討了好，先是寶劍脫手飛出，接着人也仰面栽倒，天旋地轉，雙眼發黑，跟趙峯的情形差不多。

至此，二莊高手死的死、傷的傷，清醒如常的就剩小燕一人，哭得像個淚人兒似的，仍自趴在衞宏道的遺體上號哭不止。

醉叟解千愁鬧中取靜，倒在屋簷下，鼾聲大作，睡意正濃。

神叟余千知唯恐天下不亂，剛才本有發財的機會，可惱病叟動作太快，失之交臂，口中直嚷嚷：「老怪物混帳透頂，我萬博先生的損失難以數計。」

康小峯望着病叟龍雲肩頭的劍傷，一臉疚歉道：「老前輩爲了在下與二莊爲敵了。」

話說一半，屋簷下傳來一聲異響，只見白龍莊莊主衞道被龍雲震飛的寶劍疾墜而下，說也眞巧，從醉叟解千愁的大肚皮側劃過，插入土中。

雖是輕輕一劃，還是破皮，見了血，醉叟「哎呀」一聲，翻身站起，拔劍在手喝問道：「是誰幹的？」

場中寂然，無人答腔。

解千愁舞一下寶劍，又道：「劍是誰的？」

康少峯指着神劍衞道回說：「是他的。」

醉叟解千愁疾奔數步，一把捉住衞道的衣領，强行將他提得站起來，怒沖沖地吼道：「你好大的狗膽，竟敢行刺老夫！」

經他這麼一折騰，神劍衞道已

甦醒，茫然的瞧着解千愁，反問道：「這是怎麼回事？」

醉叟解千愁挺起肚皮上的傷口給他看，道：「媽的，好漢做事好漢當，別裝蒜，寶劍就是物証，你想推也推不掉。」

衞道如夢初醒，已明白是怎麼回事，辯解道：「解兄快請息怒，此事純屬意外，並非本莊主有意冒犯……」

醉叟解千愁打斷他的話，道：「老小子廢話少說，且不管是有意無意，你準備如何解決？」

白龍莊主衞道隨口追問道：「依你醉鬼之見呢？」

醉叟大笑三聲，道：「老規矩，只要孝敬我老人家三個響頭，自己打自己三個嘴巴子，就沒事啦。」

神劍衞道聽得刺耳，火冒三丈道：「醉鬼別欺人太甚，本莊主也不是省油的燈！」

醉叟嗤之以鼻道：「老小子自己捨不得打，解某可以代勞。」

此老言出必行，從不空言恫嚇，神劍衞道還沒有想到該怎麼辦，啪！的一聲，右頰已挨了一巴掌，頓覺頭昏眼花，金星如豆，打掉兩顆牙。

白龍莊在武林中，好歹也是一大宗派，衞道乃有頭有臉的人物，今當衆受辱，情何以堪，暴跳如雷的咆哮道：「老夫適才一時大意，手中劍被病老怪一掌震飛，落在你醉鬼的身上，事出巧合，並非有意，罪魁禍首是老怪物……」

醉叟解千愁聽到這裡，乍然發出一聲獅子吼發瘋也似的衝到病醉叟面前，大興問罪之師道：「老怪物，白龍莊主的話你聽到沒有？」

病叟龍雲不慌不忙的回說：「老夫非聾非盲，自然耳聞目見。」

醉叟將手中劍往地下一丟，道：「一把爛劍，甚麼地方不好扔，爲何偏偏要往我醉老頭的肚皮上撞？」

「寶劍無眼，四處亂飛，醉鬼何必小題大作。」

「哼，你倒說得輕鬆，解某的血豈能白流，你必須給我一個交代。」

「悉聽尊便！」

龍雲一心惦記着小峯的傷，扭頭道：「秀才遇上兵，有理講不清，醉鬼滿口的醉言醉語，扯到天明也扯不完，咱們走，你臂上金錢鏢如不及時取出，可是大爲危險之事。」

康少峯頷首應諾，才邁出半步，便聽醉叟解千愁大聲開罵道：「好啊，老怪物，想開溜？哼，門兒也沒有！」

身軀已夠龐大，雙臂再一伸，通路全被他封死了。

病叟龍雲臉一沉，道：「酒鬼，你究竟想怎樣？」

解千愁老叟在在道：「這事有成例可循，三個響頭，三個嘴巴子，就算大功告成。」

「如果龍某不答應呢？」

「那就一酒壺砸扁你的腦袋瓜。」

「醉鬼，看樣子你是存心找碴？」

「是有點手癢，想找個倒楣鬼來耍耍。」

「好極了，醉鬼不怕死就上吧，龍某敬陪末座。」

動口不足，繼之動手，眞的幹上了。

醉叟的破酒壺權充兵器來用，掄得虎虎生風，照準龍雲的腦袋猛砸。

病叟左手一封，右掌乍展，打出一記劈空掌。

解千愁酒壺走空，飛出一腿，掃病叟下盤要害。

龍雲不退反進，變招換式，刹那間搶攻三拳二掌。

病叟龍雲、醉叟解千愁，同列三叟，乃頂兒尖兒的人物，功力不相上下，這一放手拚搏，等於是一場神功絕技表演，百年難得一見，黑虎、白龍二莊之人相繼清醒後，俱皆被二叟出神入化的招式吸引住，進入渾然忘我之境。

轉眼百合已過，仍難分軒輕，病叟怕康小峯的鏢傷有變，無心戀戰，抽身退後三步道：「老醉鬼，你我不相伯仲，再打三百合也分不出勝負死生，不如就此罷手，以後再行切磋。」

醉叟解千愁態度堅決：「不行，老夫技癮大發，欲罷不能，今天非要打個痛快不可，除非……」

「除非怎樣？」

「除非磕頭打嘴巴，照章行事。」

「老酒鬼，你做夢，看招！」

話不投機，二叟又大幹百餘合，還是半斤八兩，難分高下。

神叟余千知靜極思動，也跑過來湊熱鬧，笑語道：「喂，老酒鬼，老怪物，兩位停一停，且聽我萬博先生一言如何？」

醉叟沒給他好臉色，撤招橫移三步，粗聲大氣道：「守財奴，有屁快放，是不是想從醉老頭身上榨點油水？」

余千知堆下來一臉的諂笑道：「老醉鬼，你我在鬼府同住十來年，今天才聽你說了一句貼心話，本山人的確有意跟你做一筆買賣。」

白眼一翻，從病叟身上一掃而過，又道：「老怪物生來孤芳自賞，自命清高，恃才傲物，目空一切，早該給他點顏色看看，酒鬼如

肯出相當代價，可在一邊歇着，由我萬博先生代勞。」

病叟破口大罵道：「匹夫住口，休得挑撥是非，除錢之外，你心目中可還有天地良心，是非黑白？」

余千知妙語如珠：「病鬼別發火，生意人慣例認錢不認人，假如老怪物出價比醉鬼高，余某自當為你賣命。」

「哼！」

病叟報以一聲冷哼，正眼也沒瞧他一下。

醉叟解千愁道：「打死一個人要多少銀子？」

神叟余千知道：「一般一條命十萬兩，老怪物可不行。」

「這是為何？」

「老病鬼武功太高，必須大費周章。」

「要多少？」

「加一倍，二十萬。」

「那就打個半死不活好了。」

「成，只要白銀二萬兩即可。」

「好，咱們一言為定，解某答應啦！」

萬博先生一聽生意成交，欣喜莫名，手舞足蹈道：「老醉鬼視錢如命，一毛不拔，今日居然肯花大錢，眞是難得啊！」

伸出右手，手掌朝上，在醉叟面前上下晃動。

醉叟知是要銀子，陡地沉喝一聲：「接着！」

掄起破酒壺，砸向萬博先生的手掌心。

余千知一見苗頭不對，急忙收手，醉叟哈哈大笑道：「怎麼？你不要？酒壺雖破，來頭却不小，曾是臭頭皇帝朱元璋當和尚時的御用之物，少說也值五萬兩白銀，你拿三萬兩出來找我，咱們就成交啦！」

神叟生意沒做成，反被醉叟當衆奚落一頓，說多窩囊就有多窩囊，一時氣不過，跟醉叟解千愁幹起來。

鬼府好戲連台，高潮迭起，大家正看得起勁，突然有一個人倒了下去。

是苦命的康小峯。

須知小峯自進入鬼府迄今，災難便接二連三的降臨到他的身上，衞、趙二家的人，千方百計想要他的命，尤以萬博先生的一掌、衞宏道的一枚金錢鏢最為嚴重。咬着牙，苦撐至今，卒告不支倒地。

病叟吃驚不小，俯身細加察看，小峯已奄奄待斃。

可把龍雲給嚇傻了，方寸大亂，手足無措，自責道：「都怪老夫太糊塗，不該跟醉鬼爭强鬥勝，理當及早離開此地，替他療傷才是。」

萬博先生眼尖，發現小峯昏倒，料定將有生意可做，心裡盤算道：「哈哈，運氣來時城牆也擋不住，那小子雖窮，病鬼却是大富之人，今天一定要好好敲他一筆。」

主意一定，立將醉叟撇下，蹲在康小峯身旁，仔細觀察。

龍雲沒理他，伸手按在康小峯的「中府」穴上，欲助他一掌眞力。

余千知審視片刻後道：「老怪物，此子內外傷俱極沉重，尤以臂上一鏢最麻煩，如不能儘快取出，恐有性命之憂！」

不管病叟反應如何，捉起小峯的右手腕，一邊探脈息，一邊道：「余某當年福緣際會，曾隨一位世外異人學得岐黃之術，保証手到傷癒，藥到病除，百試百靈，萬無一失，對鏢傷劍創尤為拿手，老怪物只要付五百兩銀子，娃兒就死不了啦。」

病叟恨他太勢利，斷然拒絕道：「謝了，老夫自會處理，別說是五百兩銀子，就是一文不收還嫌你礙手礙脚。」

萬博先生的修養極佳，臉上始終掛着笑容，道：「老怪物不要把話得太絕，論武功，你可能不在余某之下，講醫，就未免差遠了，如無本山人妙手施救，娃兒的小命準會斷送在你病鬼手中。」

龍雲為人剛正，一絲不苟，不願跟余千知打交道，斬釘截鐵的道：「滾遠點，龍某的心堅如鐵石，你說破了嘴也沒用。」

神叟的眸中掠過一抹異樣的眼神，軟中帶硬道：「好，我滾，我滾，等一會兒老怪物若出言求我，小心本山人狠狠敲你一筆！」

搖着串鈴，邁開方步，口中唸唸有詞，行往別處。

病叟所言並非氣話，對醫確有幾分心得，從懷取出一把小巧的匕首，開始小心翼翼地挖取康小峯臂上的金錢鏢。

費了半個多時辰，金錢鏢是拿出來了，小峯痛得牙關緊咬，冷汗直流，時而清醒，時而昏迷，最後終於癱在地上，不省人事。

只見小峯鏢傷之處血肉模糊，白骨隱隱可見，鮮血宛若流水般湧出，全身上下蒼白如紙，沒有半點血色，氣息全無，摸摸額頭，一片冰冷，脈息也微弱得幾乎要靜止。

這一來病叟可慌了，用盡一切方法，既不能止住鮮血外流，也無法從死神的手裡把他救活。

萬博先生見機行事了，趨前兜攬道：「怎麼樣？老怪物，你這個久病成醫半路出家的蒙古大夫技窮了吧？可要本山人來大顯神通？」

說實話，病叟確已束手無策，亟須有人速施援手，但話已說絕，不便出言央求。

余千知看透了他的心思，又道：「老病鬼，救人要緊顏面擺一邊，別不好意思，我萬博先生只要有錢可賺，其他概不計較。娃兒的金錢鏢雖已除去，可惜失手傷及筋脈，以致血流不止，進而牽動內傷，不支昏迷，除非速施妙手，恐將會因失血過多而亡。」

病叟龍雲猛抬頭，言詞急又快：「閉嘴！少說廢話，要多少銀子就直說，只要能把這孩子救活，老夫不惜任何代價。」

神叟樂不可支，嘻笑顏開道：「哈哈，人算不如天算，老怪物自命不凡，一身傲骨，最後還是栽在本山人的手掌心裡了。」

微頓又道：「不多，不多，龍兄拿三萬兩雪花白銀出來，這個窮小子就死不了啦！」

龍雲明知他是故意敲詐，但事情鬧得很僵，自知少了不行，滿口答應道：「好，三萬就三萬，但有一句醜話，龍某要說在前面，如果小峯不能復原如初，就剝你的皮！」

皮字一出口，便即轉身離去。

「老怪物，去那兒？別溜呀！」

「去拿銀子，準備付賬。」

「病鬼身上沒現成的珠寶銀票？」

「有就給你啦，何必去取。」

「抱歉，身上沒錢，生意不成，這是我萬博先生的一貫作風。」

龍雲聞言大怒，緊握着拳頭吼叫道：「守財奴，你這是存心作對，故意刁難，龍某一生獨來獨往，不曾求過那個，今天對你已是忍讓再三，不要給臉不要臉，再推三阻四……」

神叟余千知早有成竹在胸，截口道：「並非我萬博先生有意刁難，實因格於成例，不得不爾，以免白龍、黑虎二莊說老夫厚此薄彼，對鬼府中人特別照顧。」

「如此說來，這筆生意你是不想做了？」

「那倒未必，我老人家從來不放過任何機會。」

「老夫去取銀子，你不肯，莫非另有陰謀？」

「言重了，只是覺得彼此相處多年，又是第一次打交道，臨時想到一個變通的法子來補救。」

「別繞圈子，直說吧！」

「簡單，老病鬼如肯讓我打三掌，娃兒的這條命就包在本山人身上了。」

這個題目不小，病叟頗感為難，並非禁受不起，而是他有理由相信，余千知此舉的目的是想當衆羞辱自己，挨三掌事小，一世英名事大，一旦傳揚開去，豈不要貽笑武林？

更何況，也不甘心輕易稱了他的心，遂了他的願。

神叟余千知見龍雲沉吟不語，這時冷笑連聲道：「不甘心？是嗎？那就算啦，周瑜打黃蓋，願打願挨才有意思，余某絕不强人所難。」

身形疾轉，搖着串鈴，大步走開。

病叟龍雲楞了一下，接踵追上去。

為甚麼要追上去，可能連病叟自己也不清楚，許是打算挨神叟三掌，救康小峯一命，許是想跟余千知放手幹一架？

不過，當他從小峯身旁經過，看到他蒼白的臉孔，僵硬的軀體，血流不止的膀臂時，病叟心痛如絞，熱淚盈眶，仰天長歎一聲，決定為了救人，情願犧牲自己。

此念一生，隨即大聲說道：「余老兒慢走一步。」

萬博先生止步轉身，笑容可掬道：「老怪物改變主意了？」

龍雲面上表情全無道：「只要你能救活這孩子，老夫挨你的三掌就是。」

余千知道：「挨打有挨打的規矩，有幾句話要聲明在先。」

「說說看。」

「一不許反手還擊，二不許閃身退避，三不許運氣護拒，倘有違犯，可別怪余某違諾背信，任由窮小子長眠不醒。」

救人要緊，龍雲早將自身的榮辱置身度外，道：「你怎麼說就怎麼辦，老夫再不濟，自信還可以承受得了三掌，你可以出手了。」

雙脚卓立，不丁不八，四平八穩的往萬博先生面前一站，準備挨打。

神叟余千知說得出，做得到，一絲不苟，病叟一站穩，立時振臂發招，不多不少，正好打了龍雲三掌。

萬博先生好狠的心，全力施展，毫不保留，令趙峯、衞道等人暗中竊喜，認為老怪物不死也會重傷，殺害康少峯的障礙總算拔掉了。

事實不然，病叟既沒有死，亦未重傷倒地。

不過，死罪難免，活罪難逃，在不能反手還擊，不可閃身退避，不得運氣護拒的情形下，龍雲的確吃了大苦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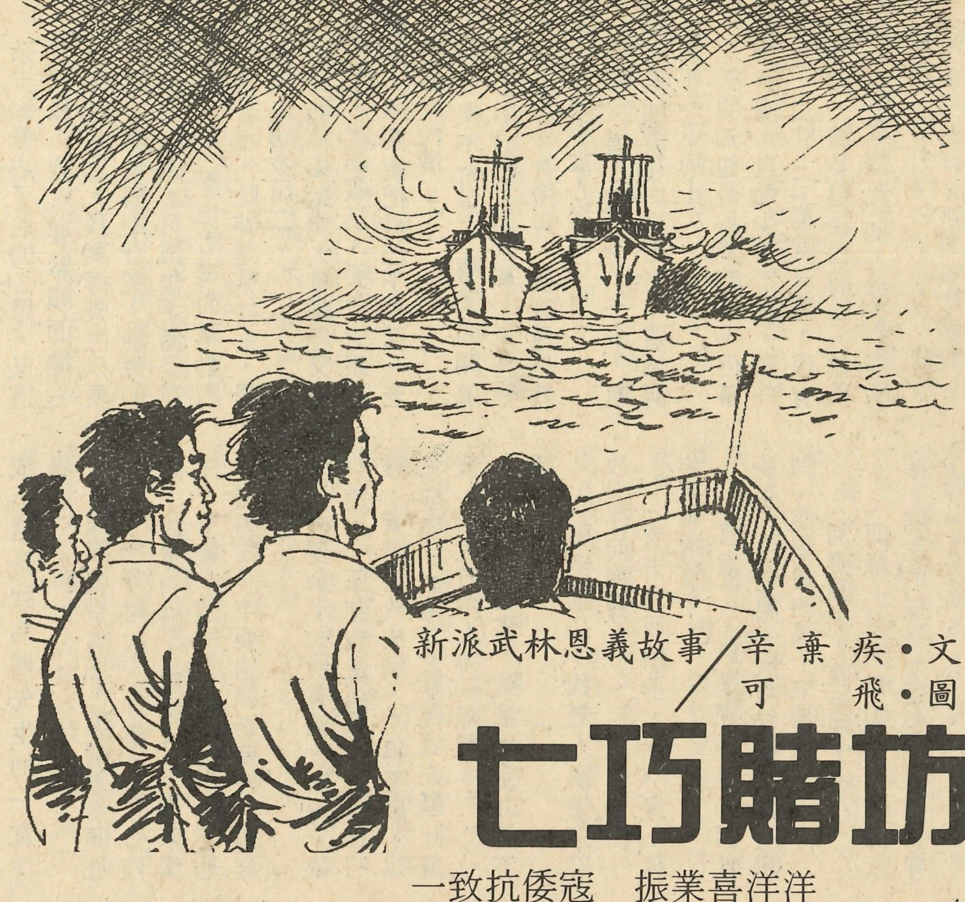
第一掌，病叟退了一步，臉色微微一變。

第二掌，龍雲連退三步，臉色一片蒼白。

第三掌最嚴重，被震得雙脚離地，暴退丈餘，胸中血湧氣翻，連噴三口鮮血後才勉强拿穩馬樁。

（未完・六）

上文提要： 浪人小川明知寶物是被七巧賭坊的哈老闆搶去，但始終查不出藏於何處，心有不忿，便送口信約哈老闆，於虹橋三對三決戰，暗地裡早已打算由日本派來的幾位大流石派的高手出戰，而哈大姐亦胸有成竹，聚集柳氏幾位快刀手商議對策應戰，于不悔在虹橋上殺了兩個高手大勝而歸，回賭坊再配合柳氏夫婦把闖來的倭寇又殺掉……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七巧賭坊

一致抗倭寇　振業喜洋洋

這個人正是水道生，水道生也是在江邊船上吃茶養神，聽了橋上死了人，他就來了。

水道生見杜捕頭要去七巧賭坊，不由迎上去，道：「大人，去辦案？」

杜捕頭道：「是你，甚麼事？」

水道生道：「我沒事，只是問問大人，是不是辦案？」

杜捕頭道：「辦不辦案又怎樣？」

水道生道：「如果是辦案，別去七巧賭坊！」

「爲甚麼？」

水道生道：「你大人有甚麼證明是七巧賭坊殺了人？」

杜捕頭道：「調查總可以吧？」

水道生道：「我勸大人，如果大人下手辦此案，最好先去龍華。」

「去龍華？」

「是呀，找東洋人去問問！」

杜捕頭道：「我問那些矮小子們幹甚麼？」

一笑，水道生道：「大人，你知我知，橋上死的是東洋武士，你大人辦案總得問原告，你不問原告卻貿然的走入七巧賭坊，不太好吧！」

杜捕頭一怔，道：「死的是東洋人？」

水道生道：「別逗了，你心中明白。」

杜捕頭道：「我進去打聽也不行？」

水道生道：「我以爲不行！」

就在這時候，忽見一個漢子奔過來了。

那漢子拉着水道生，道：「東洋鬼子在找你。」

水道生一驚，看看發楞的杜捕頭，道：「找我？」

「是呀，很急的樣子。」

水道生道：「找我幹甚麼？」

那人道：「我不知道，還在船邊等你吶！」

水道生要走，杜捕頭道：「我也去。」

他不容分說的跟着水道生便往黃埔江邊來了。

＊　＊　＊

水道生花五千兩銀子重建的一艘大海船快造好了，這幾天他的心情愉快！

但此刻不愉快，怎麼會有東洋人找上他了，水道生最是明白不過，如果東洋人找上門，你可得小心了，定會叫你吃大虧！

水道生就吃了大虧，前一陣子他還挨刀子，這兩天才好了些。

他匆匆的走到黃埔江邊上，果見一個東洋人站在船邊踮着腳望過來。

他非踮腳看不可，大部分東洋

人是矮子，大部分東洋人也精得像花果山下來的老母猴！

那個東洋人發現了水道生，立刻迎過來，但當這人又發現有司衙門的杜捕頭，他的臉色一沉！

杜捕頭走上前，他衝着那東洋人一瞪眼，道：「喂，認識小川先生嗎？」

「不！」

「可知虹橋上死的人嗎？」

「不！」

「你是龍華來的嗎？」

「不！」

眞簡單，一問三個「不」字，杜捕頭火了，道：「你們的人死了，難道不報案？」

「不！」

杜捕頭罵人，道：「個小癟三，你就會說個不呀，你不會多說一個字嗎？」

那東洋人連不字也不說了，氣得杜捕頭一跺腳。

水道生道：「找我幹甚麼？」

東洋人手拉水道生，立刻往一邊走去，杜捕頭只好站着不走了。

他氣得鼻孔冒烟，但無可奈何。

東洋人拉着水道生在岸邊上，道：「小川先生有話叫你知道。」

水道生冷冷道：「娘的，小川田野他兩人害得我好慘，還揍我甚至殺我，他們……」

東洋人道：「也是誤會，所以小川先生叫我代他向你道歉！」

「道屁的歉，我怕了，我惹不起你們東洋人。」

那東洋人急忙搖手笑笑，道：「水先生，你聽我把話說完了再說，行不行？」

水道生道：「你還想說甚麼？」

東洋人捻捻小鬍子，道：「是這樣的，咱們知道哈玉芳那個女人在荒島上抬走咱們寶物十五箱，她把寶物抬進了七巧賭坊中……」

水道生道：「那與我何干？」

東洋人道：「是這樣的，小川先生交代，希望你爲他辦一件事，等到咱們把寶找到，分你兩箱，你這一輩子也花不完……怎麼樣？」

水道生聽得全身一熱，不由得摸摸口袋。

口袋中還裝着哈大姐送他的銀子。

水道生就是因哈大姐給他的銀子，才再打造一條大海船。

如今聽這東洋人的話，他怔了一下，道：「叫我做甚麼事呀？必是不簡單的事情！」

東洋人道：「簡單得很。」

「甚麼事？」

「你只要打聽出哈玉芳那個女人把十五箱寶物藏在甚麼地方，你的任務就完成了。」

水道生想了一下，道：「看來容易實則難，哈玉芳是不會把藏寶之地說出來的。」

東洋人道：「我們明白，你們中國人做這種事情是很有辦法的。」

水道生全身不自在，他冷哼一聲想發火，那面，杜捕頭大叫：「說完了沒有？」

水道生走向杜捕頭了，那東洋人卻又道：「拜託了，我過兩天來等消息。」

水道生直咬牙！

水道生走近杜捕頭，就聽杜捕頭道：「原來你同東洋人有一手呀！」

水道生忍不住了，道：「有一手？這是你說的！」

杜捕頭道：「我親眼看見你同東洋人在弄詭。」

水道生道：「我老實對你杜大人講，那東洋人看錯人了，娘的，他叫我姓水的當他們的狗腿子呀，操！」

「甚麼狗腿子？」

「爲他們打探事情。」

「甚麼事情？」

水道生一怔，道：「甚麼事情都打聽。」他當然不會說是東洋人失去的寶物十五箱了。

杜捕頭如果知道東洋人失寶之事，哈大姐就不安寧了。

杜捕頭覺得沒趣了，七巧賭坊不能去，問那東洋人又是一問三不知，這件事很明顯，到頭來仍然是懸案。

杜捕頭臨去留下一句話：「水先生，咱們都是中國人，到了該大團結的時候了，有消息別去告訴東洋人，有司衙門告訴我！」

他不等水道生開口，轉身大步而去。

水道生抽動鼻子冷冷道：「娘那皮的，拆爛汚！」

＊　＊　＊

水道生剛剛跳上他的大船蒼龍號，忽見一個漢子在一條小划船上向他招手。

水道生一見，立刻大聲問：「好了嗎？李長春的人都齊了嗎？」

小船上的人立刻回應：「東家，到齊了，我們恭候東家上新船，馬上先出海去試航。」

水道生一聽哈哈笑，道：「你們趕夜工呀，我有賞！」

於是他跳上小船，小船立刻划向高昌廟。

那時候上海開埠不久，原是個大漁村的上海，漁船都在高昌廟打造！

水道生的飛龍號大海船完了，哈大姐送了他一萬兩銀子，他便又在高昌廟造了一條。

水道生也想妥了，這條新的船仍然叫它飛龍號。

* * *

小船沿江搖得快，就快看到遠處的高昌廟了，便在這時候．忽見七八條三桅大船自太湖方向駛過來了，水道生只一瞧這壯觀的景象，不由得抬頭看過去，只見那第一條大船上比他的三條大海船還拉風，面威風八面的站着三個高大的紅臉大漢。

水道生再細看，立刻在小船上舉手大叫：「喂，是申當家呀，水道生在此。」

大船上的三個紅臉大漢也發現小船上的人了，是的，爲首一人還正是三刀會的當家申方艮。

三刀會的三位當家到齊了。

長鉤鈎住小船，水道生道：「去那裏？」

「討個公道去！」申方艮回話簡單。

水道生當然明白申方艮的話，他一笑，道：「我的新船下水了，我出海去試船，回來以後我請三位當家的好好喝一杯！」

申方艮道：「我們先靠岸，然後我去一趟七巧賭坊，咱們在七巧賭坊等你。」

水道生重重的點頭，道：「好，就這麼說定了。」

於是，長鉤鬆開了，水道生的小船匆匆的划走了，他回頭再看看這些大船，八條大船上各自站定了二十來個頭包青巾的赤足大漢，只看他們的架式，那不是做生意的，打架還差不多。

水道生心中明白，申方艮這是來打伏的，他的三刀會力量都集中在這八條大船上了。

三刀會的勢力，遠自黃河以南然後過了長江到海邊，上千兄弟在幫會中，他們的當家挨了刀，這口氣他們三刀會沒有人肯嚥下肚子的！

水道生想着，便忍不住的笑了。

* * *

水道生登上自己新建的大海船上的時候，他受到兄弟們的歡呼，心中那股子興奮眞的非筆墨可以形容！

李長春迎在船邊上，造船的老闆與兩個造船師傅把水道生接上大船，一行在十八名兄弟的歡呼中站在船首，於是李長春發號施令了。

「解纜，前帆一半，穩舵。」

嚄，十八名兄弟各就各位，解纜的，掌舵的，拉帆的，還有兩個拉碰點的也備了便！

終於新船開動了，當李長庚大叫着立帆升的時候，聽吧，好一串大鞭炮在岸上船上響個對衝天，全船各色旗幟由前帆連到了後桅，水道生的精神可大了。

水道生心中在前前後後的想着這半年來的折騰，到今天他只不過是舊船換新船，自己差一點被人打死。

水道生正在想着半年來的奮鬥，造船的老闆笑開了口，道：「水老闆，你聽聽船底的水聲。」

「怎麼樣？」

船老闆笑道：「水生沙沙底不平，水聲啪啪行不快，咱造的這船是絲絲聲，比一般船快多了。」

水道生笑了，他拍拍矮胖的船廠老闆，道：「所以我找你們呀，哈……」

大船已出了吳淞口，眞快，當三桅大帆升滿帆之後，那大船好像風一般的在水面駛過，帶起船尾紋十幾丈那麼長而久久不消失。

由淡水而海水，就快駛向大海洋中了，這時候全船響起鼓掌聲來了，也有人叫起好來了。

船在海浪中行駛得眞平穩，水道生但覺耳邊風聲響起，彷佛是他在海面上跑的一樣。

「李當頭！」

「是，東家。」李長春跳過來了。

水道生道：「我把這麼好的新船交了你，你可要好好的爲我弄好呀，小心行駛，大意不得……」

他等着李長春當衆對他奉承幾句了！

有錢的大爺們，都喜歡他的部下們對他當衆歌頌！

當然，水道生自是更喜歡，他等着李長春的話吶，他也看着李長春張了口，但聲音沒出口！

水道生以爲李長春僵了：「你怎麼了？」

李長春忽的手指遠方海面，大叫：「看！」

大伙順他的手看過去，只見不到十浬的海面上兩條怪船出現了，那是兩舷高而翹的大船，正往上海這面飛一般的駛過來了。

立刻有個大漢急叫：「當家呀，是他們……」

李長春如貓見狗的大吼：「左滿舵，加槳，回航，咱們快回上海！」

水道生一驚，道：「怎麼了？」

李長春指着兩條怪船，道：「東洋怪船來了，咱們碰他不過，三十六計走爲上計呀！」

水道生當然不想自己剛打造好的船再遭殃，他的聲音比李長春的更大更響亮：「快回去，快呀！」

於是，這條大而新的船，調了個船頭便往吳淞口方向拚上命的駛回來了！

* * *

水道生在船上回頭看，他的頭上冒出汗珠子來了，今天怎麼那麼巧，剛出海就遇上這東洋的兩條怪船來了。

他回過頭看大海，那兩條怪船就快追上來了，水道生再看前面，吳淞口就不遠了，他心中稍見篤定的向李長春，道：「當頭，你不會看錯吧？」

李長春道：「絕對錯不了，就是這兩條怪船，咱們的船如果在大海上就慘了！」

這時候船廠老闆問道：「水老闆，你們的船就是被這兩條東洋大船吃掉的？」

水道生道：「你也知道這是倭寇大船？」

「聽說過，好像上面還有火炮！」

水道生道：「厲害，我的飛龍號叫他們夾住，連個還手的機會也沒有，操那娘的，只好聽其擺佈了。」

造船的老闆一瞪眼，道：「海運不太平了。」

忽的有人大叫：「他們不來了！」

衆人看過去，只見兩條怪船分別距岸邊不遠停下來了，拋錨在岸邊附近，這光景令水道生看得一怔！

於是，水道生的新船駛入黃埔江中了，沿江同行眞不少，誰不露出羨慕的眼光看着水道生的這條大海船，但誰會知道水道生此刻心中的驚嚇！

* * *

水道生緊緊的靠在天龍號的外邊，這也算把新船交割妥當，造廠老闆與他的人匆匆下船回高昌廟去了。

水道生沒有在新船上吃酒慶賀一番，他匆匆的上岸奔向虹橋西街的七巧賭坊中去了。

水道生抬頭看天色，黃昏了，有幾戶門口已掛上了煤氣燈發出「絲絲」聲。

水道生奔到七巧賭坊的大門口，他急急忙忙的拍大門，道：「開門，開門！」

七巧賭坊已許久未開門營業了，賭坊不開張，虹橋西街半條街都是靜的。

七巧賭坊門口的四盞大燈也已十多天沒燃燈了。

門開了，伙計一看不由問道：「是你！」

水道生也不多說，立刻推開伙計往裏面就走，伙計跟上去，道：「水先生，也容在下先通報呀！」

水道生道：「不必了。」

水道生走得快，一路來到七巧賭坊的後大院，他尚未進入大偏院，已聽得一陣嬉笑聲傳來。

水道生心中想，哈大姐有了財寶了，賭坊關起門來，大夥在後院愉快了。

還眞被他猜到了，哈大姐在偏院中席開五桌男女擠着坐，猜拳行令好快活也！

水道生站在院門口只一看，立刻往精舍內走過去，燈光眞夠亮，照得每個人的臉頰上放紅光，再看桌面上，南北大菜擺滿一桌子，哈大姐發現來了水道生，她不由一怔，道：「水先生，來得早不如來得巧，坐下來喝幾杯。」

水道生道：「如果我把事情說出來，只怕妳哈老闆再也吃不下去了。」

哈大姐站起來了，便桌邊坐的男女也抬頭看向水道生，大家等他說下去。

水道生道：「哈老闆，我辛辛苦苦的跑來告訴妳，無他，一件大事對妳說。」

哈大姐道：「請講！」

水道生道：「荒島上的兩條東洋怪船，你們應該知道的吧？」

他此言一出，佟大川與杜老三兩人跳起來了。

今夜哈大姐十分高興，因爲這一回小川邀來東洋大流石派五名高手全軍覆沒在此地，高興之餘設筵慶賀，當然，哈大姐當然把柳逢春夫妻兩人請在她的身邊來，更去船上叫回兩位當頭佟大川與杜老三兩人。

如今聽得水道生提到那兩條東洋怪船，兩人是吃過怪船的虧，當然最關心了。

佟大川走近水道生，道：「水先生，怪船怎麼了？」

水道生手指向大海方向，道：「那兩條怪船來了，未進吳淞口卻在海邊下了錨。」

哈大姐一聽幾乎也跳起來了，道：「眞的？」

水道生道：「絕對錯不了，我率我的新建造的船出海試航，大海上看到了，我立刻叫調頭船開回來，差一點碰上面，妳知道我的當頭李長春吧，他認識怪船，當然怪船上的人也知道李當頭，所幸咱們回來得快。」

於是，他把海上經過對哈大姐說一遍，大夥一聽立刻議論紛紛。

哈大姐道：「太巧了，兩個時辰前三刀會的人來過，他們來了八條大船，咱們正可以同他們商量。」

水道生道：「我也遇到過申大當家的，就是在我去高昌廟的時候江面上遇到的。」

哈大姐對門外呼叫，她找來個伙計，吩咐江邊快去請三刀會的三位當家的，大家來個合作商量。

這時候水道生也不走了，他重重的對哈大姐，道：「是到了咱們團結的時候了，哈老闆，咱們中國人吶，吃虧就是不團結，妳說是不是？」

哈大姐道：「我同意你說的。」

水道生道：「今天有個東洋人找上我，你們猜一猜這小矮子找我幹甚麼？」

哈大姐道：「東洋人又找上你？」

「不錯，找我為他們辦一件事，而且事成之後有好處分我。」

哈大姐道：「甚麼事呀？」

水道生道：「要我打聽妳哈大姐把荒島上弄到手的十五箱寶物收藏在甚麼地方去了。」

哈大姐一聽，雙目一瞪，道：「他們想幹甚麼？」

冷冷一笑，水道生道：「哈老闆，他們東洋人眞拿咱們中國人當成一羣驢蛋了，以為咱們眞的那麼自私自利不顧大局呀！」

他一頓又道：「老實說，我原是沒有打算咱們來個大團結的，但當我聽那小東洋倭寇的話以後，我火了，他們答應要把十五箱中的兩箱賞我，娘的，我不傻，東西到了他們手中以後我也完了！」

哈大姐冷哼一聲，道：「可惡……」

古照今開口了，他對哈大姐道：「大姐，兩條怪船前來，必與他們奪寶有關，兩條怪船必來了高手，而且來了很多，咱們應籌一良謀，殺他們個片甲不留！」

哈大姐道：「最好的方法是毀了他們的兩條怪船。」

她此言一出，大夥都儍了眼，佟大川與杜老三就面露難色。

水道生道：「哈大姐，是咱們携手合作的時候了，我有一計在此。」

「快說呀，敵人已到眼前了。」

「我先把三刀會三位當家的找來，你們商議如何對兩條怪船下手，我去送信，我說妳有大船出海，想是把寶物送往別的地方去了，叫他們在海上暫不上岸來！」

「緩兵之計！」

「不錯，等咱們把計謀設計好了咱們聯手對付他們！」

哈大姐點頭，道：「那就有勞水先生了，我恭候！」

於是，水道生拿起桌上別人的酒杯喝了一口，便匆匆的往七巧賭坊外走了。

哈大姐這兒不慶賀了，大夥開始緊張起來。

* * *

水道生往七巧賭坊大門外走，他才剛走到大街上，只見迎面來了三個人，只一看是三個東洋人迎過來了。

這三個人之中就有一個是水道生認識，正是叫他打探哈大姐藏寶地方的那個東洋人！

這人對水道生笑得十分好看，道：「水先生，你果然來打探那件事了，太好了，怎麼樣，有消息嗎？」

「有！」

只這麼一個「有」字，三個人的臉上不知是驚是喜的相互對望着，又是那東洋矮漢，道：「太好了，水先生，你立了大功！」

水道生道：「我當然也想得到寶物，是不是？」

那人拍着胸脯，道：「你放心，少不了你的兩箱！」

水道生道：「好，我告訴你，哈大姐要把他的寶物往南邊運，就這一兩天就會出海！」

「消息可靠？」

「絕對可靠！」他頓了一下，又道：「為了我的兩箱寶物，我也會帶船出海，等你們奪了寶物，我拿了我應得的一份，大家立刻分道！」

「好，你這話我帶回去，小川先生與田野先生也說了，對於上一回因誤會而傷了閣下之事，向你閣下道歉！」

水道生淡淡一笑，道：「因利益而產生誤會，因誤會而又聯手一起，這樣的合作才會眞誠，三位，我去船上守着七巧賭坊的船，你們快回去準備了！」

三個東洋人調頭就走，走入黑暗中了。

* * *

水道生繞了個彎奔到三刀會的大船邊，三刀會的八條大船靠了兩排，氣勢上就不一樣，水道生剛到船邊，有四個大漢在船上問：「找誰？」

水道生道：「三位大當家的可在船上？」

有個大漢問道：「你貴姓？」

「在下姓水。」

「原來是水先生，咱們三位當家的去七巧賭坊了，臨去說過，如有位水先生來找，請先生也去賭坊一會。」

水道生轉頭便走，他心中想，如果不是遇上三個東洋人，他也許中途會碰上申方艮。

* * *

七巧賭坊中，哈大姐與三刀會的三位當家，坐在她的精舍中，水道生與古照今坐一起，他心中無限感慨。

只見哈大姐果然是一位女中梟霸，也可以說她是個有軍事才華的女强人。

哈大姐取來筆硯，一張大紙上她推研沙盤，她以手指着她自己地形圖，道：「我的船出海向南駛，東洋人的怪船必追來，然後我往你們船隊中逃，兩條怪船也必衝過來，你們船上多備鈎繩之類，或由長索强登船，咱們來個大包圍，然後痛宰他們，那比之在海上追逐或岸上拚鬥爽多了，他們非全軍覆沒不可！」

申方艮道：「有辦法叫他們追妳的船嗎？」

哈大姐道：「當然有，申當家的，且等大懷會勝之後，你便率船只管去那荒島上把你的雷當頭救回來！」

申方艮聞言哈哈笑了。

* * *

也算是作戰簡報，此計甚妙，三方面各自開始調派人馬去了。

七巧賭坊中，哈大姐把人馬也分開來，為了不被偷襲，七巧賭坊中她把四位老人家留下來防守，那便是米太郎、方浩、柳逢春、黃鶯，另外還把十名有力氣的伙計分派在賭坊的幾個大院中應是萬無一失了。

哈大姐率領她的侍女，再加上于不悔、古照今、丘大元、關山河、東方亮幾人全帶上了船！

妙的是一大早有三輛大車停在七巧賭坊大門外的十一層台階下，不旋踵間，伙計們一個接一個的搬出十五口包鋼木箱放到車上面。

那夏荷還高高的站在台階上問下面：「是十五口箱子嗎？數一數不能少了。」

有個大漢回答：「數過了，一口也不少。」

於是，哈大姐一行也走出來了，她率姑娘們上了大車，于不悔十多人便跟在車後頭。

七巧賭坊內有人關上大門了，附近還眞有人往大街那面匆匆的奔去了。

果然被哈大姐猜中了，七巧賭坊早被人盯上了。

* * *

黃埔江邊上，七巧賭坊的兩條大船，也只有一條大船升上了帆，天藍色的大帆升一半，哈大姐才問：「老三吶，人馬調配得如何？」

杜老三道：「沒問題，佟大川帶了他的幾個跟班就躲在艙裏，到時候都會現身的。」

哈大姐道：「老籐盾夠用嗎？」

「大姐，足夠了，咱們吃過虧上過當，這一回再遇上，他們休想有便宜佔！」

哈大姐道：「告訴兄弟們，這一回完事，每人賞銀一百兩，叫他們使把勁！」

杜老三大笑，也大叫：「兄弟們，老闆交代了，事成每人一百兩賞銀呀！」

「謝！」這是一致的，也是全體二三十人的叫喊，於是，大夥可樂了！等着玩命吧！

* * *

哈大姐的這條大船由杜老三當頭，船出吳淞口往南行駛，越過東邊的崇明島已是海水比天藍了！

遠處有一片帆影，何止八條船，少說也有二十多艘之多，大大小小的叫人吃一驚，哈大姐在船上望過去，她奇怪，怎麼這些船如此接近，不怕碰船呀！

忽然間，船頭瞭望大漢狂叫：「來了，來了，操那娘的就是那兩條怪船來了！」

大夥抬頭看，只見兩條怪船迎面而來，而且是成兩行式的衝過來了！

原來這兩條怪船早已等在附近了，見了哈大姐的船，他們似算準了距離才駛過來，想逃是逃不掉的。

哈大姐的船當然不逃走，杜老三急叫：「加槳，追前面的船隊。」

六個大漢在船邊插了大木槳，使力的往前划，於是前面的船隊二十多艘有了行動，他們迎着哈大姐的船過來了，只一瞧便知道三刀會的大船在裏面。

除了三刀會仍是三刀會，十八條大小不等的船，是在這一帶聽了他們當家的船在此玩命，不用召喚都來了。

* * *

海上無風三尺浪，此刻起浪有五尺，因為有幾條船拚了命的往前衝，乘風又破浪，連帶喊殺聲！

哈大姐在船上看得清，兩條快船眞正凶，他們船高衝得快，兩船就快把她的船夾住在中間了。

兩船也高大，舷高兩丈半，一般功夫的人上不去，即使能上去三兩個又被他們圍起來，這光景他們在海上霸又凶，誰敢同他們動手呀！

兩條大船為了迫夾哈大姐的船，他們至少撞翻五六艘，附近的小船底朝天。

另外的兩三條大船被他們撞了個大洞，召來人們的咒罵也不管了，霎時間十幾支長鈎已把哈大姐的大船鈎住了，就聽一條怪船上傳來小川與田野兩人的仰天長「笑」聲。

那小川戟指哈大姐，道：「臭女人，妳想到有今天了嗎？妳投入羅網了，哈……」

田野大叫：「今天活捉住妳，妳等着給我們兄弟消遣個夠，然後碎了妳餵魚蝦，哈……」

這兩人正在狂吼叫，哈大姐一聲叱吒，道：「兄弟們，殺呀！」

她這麼一聲叫，三個艙中冒出三十個玩命的人，這些人手上有盾牌，兩邊的利箭已射下來。

哈大姐與她的侍女們早已回到艙內了。

「殺！」有人往兩邊敵船上彈身而上，是的，古照今、丘大元、于不悔、關山河與東方亮拔身上了怪船，立刻在怪船上幹起來了。

便在這時候，海面上的大船一窩蜂似的自四面八方圍上來了，這些船上的人們眞兇狠，先是帶鈎的長繩勾船邊，然後拚命的往船上攀，這些人算一算少說也有一百多，沒多久在兩條怪船上站滿了人！站滿了拿刀殺人的人。

也不知有人叫的甚麼，就聽怪船上傳來「轟」炸聲還眞嚇死人的，立刻間有兩邊靠來的大船被大炮「轟」的桅倒船破往外沉歪，原來怪船上裝有火炮在船舷，見那麼多船圍上來，他們開炮了。

他們當然不會轟哈大姐的船，哈大姐的船上有他們要奪回的寶物，更何況兩條夾住哈大姐的船更不能開炮轟。

於是，三刀會的大船拚命的靠過來，有幾條船躲過炮口，站上怪船船頭與船尾，長索套得牢，這光景今天大夥就得拚出個結果了。

哈大姐的船受的威脅減輕了，東洋倭寇們不得不把人調向兩邊去對抗上來的三刀會人馬。

就在殺聲中，申方艮厲吼：「兄弟們，狠宰啊！」

三刀會的二當家霍元玉，這位「地堂刀」雙手的砍刀一捲，貼身往兩個黑衣武士挨過去，雙方交上手，誰也不叫對方有喘氣的機會。刀影中三人交叉狂殺，十幾個三刀會的大漢攀上來了，他們見兩個黑衣漢合殺他們的二當家，不由得一哄而上，兩個大漢挨了刀，但這兩人抱定必死決心，張臂抱住敵人便挨刀殺也不鬆手，霍元玉發了狠，他刀便削落兩個敵人的頭，於是，他振臂一呼，「跟我殺，殺光這些東洋人倭寇呀！」

「衝啊！」有人自另一方向奔殺過來了，帶頭的人不是別人，乃「追魂刀」方傳中是也！

方傳中攀上怪船，只見已是混戰局面，他也狂吼一聲！「三刀會的兄弟們，殺呀！」

再往對面看過去，只見三個大漢正在怪船上追殺幾個東洋倭寇，他的精神大了！

他發現那曾是三刀會的船上把手，古照今是也！

古照今在追殺田野，田野的身上在冒血。

田野邊閃邊吼叫：「你們可惡啊，設下這圈套！」

古照今只簡單一句話：「王八蛋，你們生受吧！」

田野剛剛奔到船舷邊，他不逃了，他回身疾出刀，但古照今的袖中刀更詭，「颯」的彈出，田野的雙目一暗，口中一聲「馬鹿……」

田野不動了，肚皮上在冒血，他再也想不到今天會死在大海上，而且死在黑龍會的怪船上。

最高處，有個黑巾上繡着一條蒼龍的大漢躍過來了。

這人面對着古照今。

「你殺了田野！」一口的標準中國話。

古照今道：「他早就該死了！」

「那麼，你也死吧！」他舉刀並未立刻出刀，他也不移動身子。

古照今一怔，這人怎麼如此擧刀？但就在他心念間，忽聞得嚼乾豆似的聲音傳來，只見這個東洋漢的全身在蠕動，有一股霧氣漸漸的自他的身上往外冒！

古照今全身戒備不存絲毫大意！

忽的一聲勁風起處，那宛如兩極閃電的一道光芒已在古照今的頭上出現。

古照今大吼一聲：「殺！」

玄了，古照今的臂上連到肘，一刀令他流出鮮血來，但敵人仍然站在原地，他好像根本未動，但他實際卻動了。

附近的于不悔也看到了，于不悔一個騰翻過來了。

「照今，這傢伙會縮地功。」

古照今一楞，但那人嘿然一笑，道：「你這大個子很識貨，來吧！」

于不悔道：「我盡力，照今，聯手！」

他也沒把握，當然如果聯手就不一樣了，這人的刀快，快在他的縮地功，而惠州柳家刀法卻是以快見稱，半空中以手指攖蒼蠅便是一絕。

三人這是在對峙中，出手就在一瞬間了，忽的傳來淒厲的一聲狂嗥，大夥忍不住的擧首望過去，只見小川正向船邊撞去，丘大元的手中尖刀上滴着鮮血，那當然是小川胸口流的血。

隨之發出噗通聲，小川被兩個七巧賭坊的大漢拋入大海中了。

這光景頭帶龍巾的大漢發瘋似的擧刀便往于不悔殺去，他口中厲叱：「我要殺光你們支那狗！」

于不悔錯身中回罵：「倭寇豬呀！」

他罵中出招，左攻右殺，而古照今卻在此時雙手各打出一支飛梭，他飛梭出手大聲叫：「接招！」

「咚」聲起處，那人已怒視回頭，他的背上着實中了兩支飛梭，令他全身再響起「咯咯」聲。

于不悔便在此時撲上去了，那人擧刀未擧起來，卻被于不悔伸手托在半空中。

于不悔粗聲大吼：「去你娘的下海吧！」

「嘩啦」響起，這個頭戴蒼龍黑巾的人落海即死，隨海浪便往船外漂去。

于不悔急忙對古照今，道：「回船上去，你受傷了！」

古照今道：「我仍然可以出刀。」

于不悔道：「你不聽小師叔的話了？」

古照今在猶疑，附近又過來一條新船，只聽新船上傳來一聲大叫：「我們來了。」

誰來了？水道生率船也來了。

水道生命他的新船也靠過去，二十個大漢在李長春、張天發、冼在山三位當頭的率領下，立刻把兩條怪船上的東洋倭寇們逼向怪船尾部。

就聽申方艮厲吼：「兄弟們，殺光他們，咱們一個活的也不留。」

只這麼一句話，三方面的人揮刀不稍停，只見兩條怪船剩下已不過十幾個倭寇了。

也不知倭寇中一個人叫的甚麼話，立刻十多個倭寇已開始紛紛往大海中跳了，沒多久船上已不見倭寇們了。

這是個大獲全勝的結局，哈大姐站在她的船上，她對正在歡呼中的三刀會三位當家的，道：「申當家的，我派個當頭去你的船上，趕快去那荒島上救回你的大海船，也把雷當頭救回來。」

申方艮在怪船上低頭看下來，道：「哈老闆，妳打算把這兩條怪船如何打發？」

哈老闆道：「這兩條船我放火燒。」

「妳不打算要？」

「不能要，因為東洋人如果找到這兩條船，他們又用甚麼治外法權了，我不打算惹麻煩！」

申方艮看看水道生，水道生在點頭。

他兩人對七巧賭坊的這位女老闆相當信服。

於是，杜老三跳上申方艮的大船上了，由他帶路去那荒島上救雷子鳴一夥了。

＊　＊　＊

團團圍住兩條怪船的船隻紛紛離開，漸漸的在離遠了，然而怪船的火光也往天空升起來了。

眞是壯觀的場面，十幾里遠也看得十分清楚。

三刀會的大船一共有三艘往那荒島去救人了。

水道生的船卻貼着哈大姐的「進寶號」未駛開。

水道生跳上了哈大姐的船上，受到哈大姐的歡迎。

「水先生，恭喜你了，新船！」

水道生卻發覺古照今受傷了，他關懷備至的對古照今，道：「好兄弟，你受傷了！」

古照今一笑，道：「我也殺了七個倭寇！」

水道生道：「經過這一回搏鬥，我水道生發覺一件事情，令我一生難忘。」

古照今沒問甚麼，他的身子倚靠在小雪的懷中，那小雪還落下了眼淚。

哈大姐道：「甚麼事情令你難忘呀？」

水道生道：「咱們中國人呀，過去的日子裏吃虧在不團結，被洋人們利用而自相殘殺，太笨了！」

哈大姐道：「人言『兄弟一條心，石頭變成金』，這一回的合作就足以證明此言不假。」

水道生道：「哈老闆，我有個提議，妳以為可行否？」

哈大姐道：「說說看。」

水道生道：「咱們携手合作，組織個大船隊，招攬海上運貨之事，妳以為如何？」

哈大姐道：「誰當家？」

「妳！」

一怔，哈大姐道：「我是個女人呀！」

水道生道：「是男是女沒關係，那得有本事！」

哈大姐一笑，道：「你必有目的，水先生，坦白的說出來吧！」

水道生道：「哈老闆，老實一句話，當初古照今古老弟是我在黃埔江邊發現的，是古老弟出刀引起我的注意，才帶去妳賭坊中的。」

哈大姐道：「這一段故事我早已知道了。」

「是古老弟對妳說的？」

「是小雪對我說的。」

水道生道：「有了一個古照今，妳不久又有了個丘大元，然後妳也找到戶頭把手于不悔留在身邊了。」

哈大姐得意的一笑，道：「天賜艮緣呀，這有甚麼不對的？」

水道生臉色一緊，道：「我沒說不對，我聽說了，妳又把他們的師父醫好，而且他們的師父武功更高，我這是白白的去了惠州，而又白白的把他們接來上海變成了妳的得力高手了。」

哈大姐一聽大笑，道：「我有我的原則呀！」

水道生道：「妳的原則是甚麼？」

哈大姐毫不掩飾的道：「我是謀略要奸詐，待人要誠懇，如此而已！」

水道生一聽，他不再多言了。

水道生跳回自己的新船上去了，頭也不回的去了。

哈大姐高聲問水道生：「喂，水先生，你剛才談的合作之事，怎麼樣了？」

水道生留下一句話，道：「以後再說吧！」

船離開了，水道生在他的新船上咬牙，道：「娘的老皮，這個七

巧賭坊的女人眞厲害!」

一邊的張天發道:「東家,咱們鬥她不過的,她是開賭坊的人,精人一等呀!」

精人一等可也就是高人一等的意思,水道生同意了。

水道生自言自語:「合作只是想把古小子弄到我的船上,甚至那小子丘大元,但哈玉芳這娘兒我怎鬥得過她,我他娘的認了!」

* * *

哈大姐的大船進入黃埔江中了,沒多久也靠了岸,靠在另一條大船上「招財號」上!

佟大川帶着他的十二名漢子跳回船,船上的人一個也不見了。

佟大川吃一驚,附近走來一個人,這人對佟大川道:「你們才回來呀,有人放火燒了七巧賭坊了嘍!」

他此言一出,哈大姐立刻跳到岸上,她率人急急的趕往虹橋西街。

七巧賭坊燒得慘,從前院燒到後大院,再由後院燒到東西兩偏院,連進房子全燒完,沒有一間是完整。

哈大姐奔到賭坊內,那熱氣仍然逼人不能近,只不過哈大姐奔到她住的精舍前,不由得微微笑了,因爲她發現精舍的牆並未倒,精舍的樑柱全塌了。

米太郎與方浩,柳逢春與黃鶯還有幾個伙計全來了。

哈大姐不等他四人開口,立刻笑笑道:「我正在想如何將這舊樓房改建成幾層新高樓,眞巧,有人替咱們扒舊的,舊的不去新的不來,是嗎?只要見你們平安我也就放心啦,哈……」

她笑得開心,大夥放了心也開心了。

柳逢春道:「我見得有火光忽奔出去,前院已着火,我知道是有人縱火,我躍出賭坊外,忽又聽後院失火,我急了,立刻又奔回後院,兩位老哥也出來了,大夥急找那放火人,眞可惡!他們拿的是煤油,那玩意兒見火便燒,叫我活活劈死了那三個在牆外面。」

于不悔急問:「打死的人呢?」

柳逢春道:「我回來背你老嫂子,等到再出去,便死的人也不見屍體了!」

哈大姐道:「必是東洋人。」

米太郎道:「不是他們又是誰?眞可惡!」

哈大姐道:「找人來,先把我的小屋蓋起來,牆壁不能改,至於吃住,去,包下松鶴大酒樓,每天喝酒吃個夠。前面咱們蓋高樓,等到高樓蓋起來,咱們的七巧賭坊仍然大開張。」

大夥一聽全樂了,那丁管賬的奔來了。

丁管賬走到哈大姐面前,道:「老闆吶,最好叫大夥省着用,天天喝酒怎麼成?」

哈大姐看看她的精舍幾堵頹牆,對丁管事笑笑,道:「丁管事,別擔心,我不但叫大夥享個夠,還打算加發薪水三個月,你去合計合計再對我說。」

丁管事一聽楞了:「老闆,妳發財了呀!」

哈大姐仰天哈哈笑了。

是的,她如果牆未倒,牆下面他有九曲十八彎的地道在地下。

哈大姐的老爹頭腦好,機關設在地下面,前面放的零碎錢,金磚銀鏈地下面,寶物當品一大堆,算一算也有幾十萬,最重要的還是荒島上弄來的十五箱寶物,每一箱都值上幾十萬,她在乎個鳥,更不心痛這麼幾院舊房子。

丁管賬去辦事,另有人找來工匠立刻爲哈大姐的精舍蓋起來。

哈大姐寸步不離的守一邊,于不悔就沒去松鶴樓吃個痛快,因爲他死心眼的一定要陪着老婆身邊不肯去。

* * *

七巧賭坊中的房子蓋一半,這天外面來了一個人,雷子鳴來了,雷子鳴沒有死在荒島上,他來找古照今。

「兄弟,我來找你。」

「找我幹甚麼?」

「我離開三刀會了,申當家率人救了我們,回來後我便離開三刀會了。」

古照今知道他被趕走了,但他笑笑,道:「離開也好。」

雷子鳴道:「我也來黃埔灘碰運氣,找你老弟賞碗飯吃,怎麼樣?」

古照今道:「好哇,我保你,且等大姐再造船,你仍然是當頭,哈……」

雷子鳴怔住了,他在想,爲人嘛,不但要有一口氣,而且更要有運氣,眞他娘的不假!

(全文完)



上文提要: 巫春再邀小郭賭,並要小郭以心愛女人蕭露爲籌碼,小郭無奈權且答應。賭局中巫春施小技令小郭輸了,小郭又苦又恨,急找蕭露告知此事。兩小相見,小郭情不自禁要求歡好,蕭露亦有此意,二人同嘗初夜甜蜜,自此互認對方爲夫妻,而後蕭露告訴小郭,她有辦法對付巫春……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浪俠

殺人滅口有陰謀 至誠禮謙忘年交

小郭對於用這種鬼頭刀的人也不陌生。

他以爲此人必是「北海神龍」秦葆琪門下的「守護神十三聯」之一,只是無法知道他是幾號。

據說這十三個高手號數越大身手越高。

也就是說一號反而是最低的一個了。

此刻兩柄刀飛舞流瀉,路子都很險惡,雙方都是使刀名家,名家遇上名家,殺法才會慘烈。

在小郭未來前,估計二人已打了三四十招以上,又打了三十招左右,似乎關山月略佔上風,這點差距並不很大。

以關山月的名氣和身份,似乎不應該和一個「守護神」打成平手。

當然,這也要看這個人是幾號而定。

如果此人是七八號以下,那就不同了。

何況關山月是和崔心蓮聯手合擊才能產生強大的威力,如今落了單,看來只比此人稍勝半籌也是可能的。

可是「守護神十三聯」也不該一個人落單哪!

果然,林中又出現一個使刀的蒙面人。

再加上一個,關山月那點優勢自然是不夠的了。

從這兩個使鬼頭刀的人的刀路看來,也可以看出是以聯手合擊爲主的,也就是在聯手之下,威力可以倍增。

大約四五招之後,關山月已經攻少守多,形勢十分危急了。

小郭以爲,這可能是滅口行爲。

近來由各種跡象顯示,「北海神龍」由塞外來到中原,野心勃勃,志在武林維持會會主的位子。

至於當今會主,到年底任期屆滿,即使請他連任,由於此人生性淡泊,只怕他也不大有興趣了。

所以,關、崔二人背後的主使人,可能就是「北海神龍」。

當然,到目前爲止,這仍是猜測。

小郭以爲,如果能擊退這二人救下關山月,也許能說服他改邪歸正,說出背後主使人是誰。

小郭掠入溝內林中,撤劍出手。

他當然是個高手,已不必再掩掩藏藏,以前不願被人看到,自是怕太過招搖,但要永遠不爲人知是辦不到的。

小郭一出手,整個情勢改觀。兩個使鬼頭刀的左支右絀,才三十招左右已露敗象,小郭的實力已可見端倪了。

那知,關山月可不會和小郭一

條心，似也不領他的情，趁小郭和二人打得極為緊張時，虛晃一刀向溝下遁去。

此溝越往下越寬，但林木更加茂密。

兩個「守護神十三聯」的人立刻捨了小郭去追關山月。

小郭去追這兩個人，小郭寧願關山月跑了也不讓這二人殺了他。

但這兩人沒追上關山月，小郭也沒攔住這兩個人。

他遇上梁人傑，說了一切，梁人傑道：「我們二人不分手就好了。」

小郭道：「老梁，你說說你對此案的看法如何？」

梁人傑道：「這的確像是先予利用，然後殺之滅口的跡象。」

小郭道：「背後的主兒呢？」

「如果你確信那兩個使鬼頭刀的蒙面人是『守護神十三聯』之二，那主兒也就不必說了。」

小郭道：「這個正主兒極可能就是和翁玉琴有一手的神秘人物。」

梁人傑道：「小郭，你知道的事可眞不少。」

「因為我和哈巴狗二人在翁玉琴的堡中聽見此人說過一句話。」

「沒有看到人？」

「也看到，但一時想不出是誰。」

梁人傑道：「那人就是『北海神龍』秦葆琪了。」

小郭道：「老梁，你對毛子水及金駝子這二人的行動知道多少？可知他們目前在此十分活躍？」

「知道一點。」梁人傑道：「可能也是受人利用驅使。」

「誰呀？」

「目前言之過早，正如我們猜想追殺關山月的人可能是『北海神龍』門下的『守護神十三聯』一樣，但只是臆測。」

「老梁，你的見聞極廣，我向你打聽一個人。」

「比起你小郭來，我眞汗顏，我在你這年紀，什麼也不懂。」

小郭道：「有個名叫蘇喜的美貌少女，身手極高，來歷不明，經常和一個名叫長孫虎的年輕人在一起。」

梁人傑道：「怎麼？你對她很有興趣？」

「不，她很像一個和我極熟的少女。」

「小心點，玫瑰有刺呀！」

「別開玩笑，你認不認識？」

梁人傑道：「不認識。」

小郭道：「我相信你大概已經胸有成竹了吧？」

梁人傑道：「我所知道的不會超過你的。」

約定了交換意見的時間地點，二人分了手。

小郭望着梁人傑的背影，很久之後才走向歸路。

小橋上站着一個人，本來小郭以為是巫春，走近一看，原來不是。

這人比巫春年輕得多，竟是長孫虎。

小郭看出，此人很不友善，本來過去並沒有這跡象。

小橋是必經之途，小郭走到橋中央被攔住去路。

小郭道：「這是幹什麼？」

長孫虎道：「找麻煩。」

小郭道：「為什麼好端端地要找麻煩？」

長孫虎道：「這要問你自己。」

小郭道：「問我什麼？」

長孫虎冷冷地道：「你先找麻煩，又怎能怪我！」

「我找麻煩？」小郭道：「你沒有認錯人吧？」

長孫虎道：「別裝蒜哩！你這小子春風得意，身邊有了林小玲、毛小珠再加上蕭露，還不知足！」

「還不知足？你在胡扯什麼？」

「我是不是胡扯，你心裡清楚。」

小郭厲聲道：「你說清楚，別無理取鬧！」

長孫虎道：「你吃鍋望盆，是不是對蘇喜有興趣了？」

小郭冷笑道：「少在這兒無事生非，蘇姑娘雖美，也頗像蕭露，她却不是蕭露，你把我當作什麼人？」

長孫虎道：「你是什麼人？你是色狠！」

「長孫虎，你要愼言。」

長孫虎厲聲道：「蘇喜已經迷上你了！」

「你別胡說！」

「她作夢囈語都呼喚你的名字。」

小郭吶吶道：「這怎麼可能？」

長孫虎道：「姓郭的，你是不是會什麼邪術？」

小郭雙手一攤，道：「長孫虎，你把話說明白些。」

長孫虎「嗆」地一聲撤下長劍，道：「姓郭的，好久以前我就有意和你一比高下，現在正是時候。」

小郭道：「你不說明白，我不想動手。」

長孫虎一劍刺來，平平實實，沒有什麼花梢。

小郭可不這麼想，閃身中也撤劍在手。

他們似都知道對方的斤兩，不敢托大。

果然，小郭剛閃過一招，劍花有如炸開，七八劍好像不分先後從四面八方刺來，當然，不會是同時的。

只不過乍看却是不分先後攻到。

「嗆嗆嗆」，兩劍交擊數下，小郭連退三步。

「嘿……」長孫虎冷笑道：「也不過如此！」

再次狠攻數招，小郭再退三步，道：「長孫虎，要比劍，在下奉陪，但不可扯上其他不相干的事！」

長孫虎道：「你別得了便宜還賣乖，蘇喜與我有好幾年的交情，自見過你之後，已和我疏遠了。」

「她和你疏遠，必是你不善交際，與別人何尤？」

長孫虎再攻五六招，這次小郭却沒有再退。

長孫虎這才知道，並不是他技高一籌，而是小郭禮讓。

這更是忍無可忍的事，他以為小郭處處都佔了他的便宜。劍芒閃爍，攻勢凌厲，顯然使的是極少用的絕招。

又是十來招攻來，小郭也沒有退半步，看來雙方的功力相若。

「慢着！」小郭疾退五六步，道：「這是誤會，在下可以說不認識蘇姑娘，她怎會……」

長孫虎冷峻地道：「我不想說甚麼，咱們走着瞧。」

長孫虎忿然離去，小郭怔在小橋上。

他本已中了毒，此刻才感覺體力不繼。如果長孫虎不走，再拖上五六十招，小郭就可能要丟人現眼了。

他倚在橋柱上，想着長孫虎的話，如果根本沒有這回事，長孫虎怎麼會自動往自己臉上抹灰？

可是他想不通，因為長孫虎的人品不比他差。

小郭啞然失笑，道：「這怎麼可能，尤其我和阿露已有了夫妻之實，今生今世，我也不會負她……」

* * *

三更稍過，哈巴狗悄悄下床，伏在窗下聽了一會，於是出屋上了屋頂，他很小心，不知自己作得對不對。

事實上他也知道自己不對，但却無法拒絕師父的要求。

當他放好了紙條，下屋進入房內時，不由猛然一震。

屋內雖然無燈，却可以看出床邊坐了一個人。

「誰？」

「哈兄，是我……」分明是小郭的口音。

剎那間，哈巴狗汗出如漿，無地自容。

他作了對不起小郭的事，小郭居然還稱他「哈兄」。

哈巴狗一時無措，吶吶道：「郭少俠，我……我……」

下文一直無法說出來，事實上說甚麼都沒有用了。

「哈兄，請坐下來說吧！」

「郭少俠，兩國交戰，各為其主……」

「這個我知道，所以我只想和你談談！」

哈巴狗道：「事已至此，你還要談甚麼？」

小郭道：「我相信哈兄必有不得已的苦衷！」

哈巴狗道：「師命難違而已！」

小郭道：「令師最希望知道的秘密是甚麼？」

哈巴狗道：「如果我說了，你會把秘密告訴我嗎？」

小郭道：「也許！」

「他最希望知道，你是何人門下？」

「『老神童』！」

「是眞的嗎？」

「人間的事，本就是眞眞假假，虛虛實實……」小郭道：「哈兄，你可知令師和毛老爹在為誰作事？」

「不知道。」

「哈兄，在不知道的情況下，就貿然為虎作倀？」

哈巴狗道：「要殺要剮，任憑少俠。」

小郭道：「只要哈兄從此打住，不再受人利用，既往不究。」

哈巴狗道：「郭少俠太大方了！」

「人生在世，誰能不犯錯？」

哈巴狗道：「少俠越是對我好，越使我汗顏！」

小郭道：「不必如此，我也知道哈兄是身不由己！」

忽然門外有人道：「甚麼叫身不由己！拿不定主意罷了。」

竟是毛小珠，她的話當然有理。

小郭道：「小珠，妳少管閑事。」

毛小珠道：「這是管閑事嗎？同樣的，我老爹也要我在此做臥底，隨時把小郭的動向通知他，但我却拒絕了！」

哈巴狗道：「這正是我感到慚愧的地方……」

哈巴狗忽然跪在小郭面前，道：「少俠，我該死！」

小郭把他拉了起來，道：「哈兄，知道錯了最好！」

毛小珠道：「哈巴狗，金駝子要你打聽小郭的師父是誰，對不？還要你刺探些甚麼消息？」

哈巴狗道：「有關兇殺案的進展情況。」

毛小珠道：「他有沒有說他們聽命何人行事？」

哈巴狗搖搖頭道：「家師沒

說。」

毛小珠道：「哈巴狗，你背叛了金駝子，他可能會對你不利，我們要設法應付他們才行。」

哈巴狗道：「怎麼應付？」

毛小珠道：「你不敢公開反抗他，但可以供給他們假消息。」

哈巴狗道：「這只是暫時的辦法，經常供給他們假消息，總會被他們發覺的，那就行不通了。」

「先拖一段時間再說。」毛小珠道：「哈巴狗，爲人處世，是非黑白是要分清楚的，對不？」

* * *

第二天傍晚，小郭準時到那小別墅去。

蕭露殷勤地接待他，先讓他服下一包解藥，然後和他飲酒，在他們的感受上，這正是燕爾新婚。

「阿露，眞想不到，那根管子還沒有縮短到一尺，妳已經把一切都交給我了！我眞說不出內心的感激。」

蕭露道：「我們之間是不必說『感激』的。」

「阿露，妳是如何弄到解藥的？」

「偷！」

小郭道：「阿露，眞佩服妳了，可知巫春爲甚麼要把妳贏過去嗎？總不會沒有任何用意吧？」

「這個我是眞的不知道。」

「像他那個年齡，不會是爲了色罷！」

「那也不一定，越是年紀大的男人，是喜歡年紀小的女人，但少女則很少有人喜歡老男人的。」

小郭握住她的手，不必說一句話，只是一個眼神就能互相瞭解，們雙雙離座，然後，他把她抱了起來。

年輕人的青春火焰一旦點燃起來，眞是可怕，一個視她爲天上仙女，一個視他爲潘安再世。

想想管中窺豹的舉措，和這種實實在在的肌膚密接，渾然一體的歡娛相比，眞是形同霄壤。

春宵苦短，歡樂的時光總是容易溜走，小郭在天亮時離去，在半途中遇上了林小玲和毛小珠。

林小玲道：「小郭，你是不是在那個女人處？」

「哪個女人處？」

「你心裡清楚。」

小郭道：「我心裡並不清楚。」

毛小珠道：「就是那個叫蕭露的女人處。」

小郭道：「我是去找巫春向他要解藥的。」

關於在賭場中輸了蕭露，又中了毒的事，毛小珠都已告訴了林小玲，目前二人已經很親近了。

毛小珠道：「他會給你解藥？」

「他當然不會乖乖地給，但施襲成功，他只好拿出來。」

二女似乎被他矇騙去了，毛小珠道：「這麼說，你把蕭露輸給巫春的事，也都不了了之哩？」

「當然！」小郭道：「哈兄呢？」

「他也外出找你。」

三人返回客棧，哈巴狗留字，說是再外出尋找小郭，天亮即返，但天亮後，哈巴狗並沒有回來。

小郭放心不下，早餐後他一人再外出尋找。

小郭找到正午，人沒找到，卻出了一身大汗。

他來到上次洗澡的小溪中下了水，溪水清澈，眞是涼爽極了。

此刻他又想起了蕭露，如果能一天到晚在一起，他可以不飲不食。

如果下午再找不到哈巴狗，他決定再去找蕭露。

就在這時，小橋的北面站着一人。

小郭游到橋下，自原木縫中望過去，這人居然是「四不像」裴不凡，頭戴道冠，身披袈裟，足踏粉底快靴。

這眞是一個玩世不恭的怪人。

若爲此人下個結論，他到底是好人抑或是壞人？是白道抑是黑道人物？還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裴不凡走到小橋中央，突然停住。

橋下的小郭心知有異，立刻向裴不凡的對面望去，也就是小郭的後上方望去，對面站着一個蒙面人。

兩人一言不發，互相凝視着。

小郭貼在橋下，從原木縫中打量這個蒙面人。

此人身材普通，衣着樸素，頭戴闊邊斗笠，四周有一層黑紗，要看清他的臉很不容易。

裴不凡道：「我相信你不會說出你的身份來！」

蒙面人不言不動。

「只不過我卻可以猜出你是誰。」

蒙面人微微震動了一下。

裴不凡道：「你極可能就是翁玉琴以前的老相好！」

他目前和翁玉琴十分熟絡，在別人是不會重提這種有傷自己尊嚴的臭事，但他卻不在乎。

蒙面人自然是不會出聲。

裴不凡道：「我相信，你想殺我的動機不是由於別人和你走上同一條路，而是怕翁玉琴知道你的身份。」

蒙面人仍不出聲。

裴不凡道：「你以爲翁玉琴會告訴我有關你的身份？其實她並不知道。」

蒙面人似乎微微地吁了口氣。

裴不凡道：「翁玉琴很欣賞

我，這有幾個原因，第一，我能使她滿足，其次，我是眞正喜歡她，不是把她當作玩物，每次到堡中去，事畢立刻就走的那種人！」

蒙面人突然出了手。

小橋寬不過三四尺，原木所建，年代又久，有人走在上面就會「喀吱」作響，隨時可能倒塌斷裂。

兩個絕頂高手在上面動手，却是紋風不動。

小郭自下向上望，覺得打鬥的方式有點怪異。

裴不凡的黃袈裟「颯颯」飄揚，有時凸起，有時貼在身上。

蒙面人的斗笠壓得很低，似怕二人照面時被對方看到。

似乎他的臉就代表一切的秘密。

有時身子在橋外，可以划個半弧再回到橋上。

小郭十分注意二人的一招一式，但迄未看出二人誰行誰不行。

只不過小郭却知道，蒙面人的武功似曾見過。

是誰的招式中有這種路子，一時也想不出來。

他以爲蒙面人的路子很詭異，可以說是反傳統的絕學。

裴不凡的武功雖然也怪，却是中原正統的路子。

大約五六十招之後，裴不凡似乎落了下風。

蒙面人的雙掌有如兩柄十分鋒利的刀，刀刀不離裴不凡的要害，就在這時，裴不凡一招用老，蒙面人勢在必得。

小郭是個大行家，深知裴不凡若無奇招，只怕接不下這一招來，不知爲甚麼，他寧願幫裴不凡而不願幫蒙面人。

他猜想，這蒙面人可能就是「北海神龍」。

此人來到中原，完全是君臨天下的姿態，小郭很不欣賞他。

因此，小郭暗運深厚內力向蒙面人左脚下那根原木震去，這原木不過海碗粗細，自然經不起這一震。

年久有點糜爛，一震即四分五裂。

蒙面人一驚，立刻硬生生地收招。

要是他決定非傷裴不凡不可，裴不凡很可能無法倖免。

是不是蒙面人不敢面對兩個高手，抑是他怕洩露了自己的身份？

一個倒縱已到了小橋一端。

這一縱至少有十一、二丈之遠。

倒縱有此成績，可能無出其右。

裴不凡道：「橋下是哪一位？」

小郭道：「是我！」他游到橋邊來。

裴不凡似乎十分驚異，道：「這麼年輕？」

小郭道：「年輕又如何？」

「年紀輕輕就有這麼高的身手，眞了不起！」

「了不起又如何？」

裴不凡道：「所以我要殺你！」

小郭一怔，道：「你要恩將仇報，殺死對你援手的人？」

「對！」

「是不是該有個原因？」

「當然，我一生從未敗過，看到我敗的人，他必須死！」

「殺人的理由就是這麼單純？」

「對！殺人的理由就是這麼單純！」

小郭道：「看來我正是所謂『是非皆因强出頭』了？」

「對！以後你要少管閑事，但只怕也沒有以後了！」

小郭在水中一抖，人已一支箭般射上小橋。

裴不凡大步走近，一跨步就去踩小郭的右足尖。

小郭一怔，這是甚麼招式？倒踩着連環後退。

裴不凡也以進步連環連續踩上來。

小郭忽然心頭一凜，原來此人是在試他的來歷。

因爲他的武功之中有一式是踏人足尖的。

在動手之中，如果某一隻脚的脚尖被人踏住，會有很大的危機。

不信可以試試看，在動作中，一旦足尖被人輕輕一踩，就會因失力而造成身子的不平衡，高手過招更加危險。

這工夫裴不凡拍出一掌，本已閃過，但這一掌陡然一翻，又掃了回來，這一手舉世罕見。

小郭固然了得，只不過這一掌大出意料，算是絕招中的絕招，眼看已無法倖免，非受傷不可。

爲了儘可能減輕這一掌的力道，他全力一扭身。

左右扭身，可使拍來的一掌卸去部份力量。

只不過只要中了這一掌，傷勢是不會輕的。

那知裴不凡居然一收勁，他的掌緣竟在小郭的衣上滑過。

小郭不由大爲震驚，但他却相信，並非他閃過，而是人家手下留情。

小郭吶吶道：「你不是要殺我？」

裴不凡道：「如我不那麼說，你怎麼會全力以赴？」

小郭道：「爲甚麼要我全力以赴？」

裴不凡道：「只有你全力以赴，才會露出馬脚來。」

「甚麼馬脚？」

「你的武功出處，也就是你的來歷！」

「啊！」小郭道：「原來你也關心這個。」

裴不凡道：「不是我關心這個，而是兇殺案的幕後主使人想知道你的出身，是不是這樣？」

小郭吶吶道：「是……好像是的……」

「不是好像，而是絕對如此！」

小郭道：「這是不是暗示，尊駕已知在下的來歷了？」

裴不凡笑而不答。

小郭道：「你試出在下的來歷，意欲何爲？」

裴不凡道：「我只是想知道，並無企圖。」

小郭道：「兇殺案幕後主使人想知此事的目的爲何？」

「他們很忌憚一個人！」

「誰？」

「『老神童』鍾離非！如果証明你確是他的門下，由於你太年輕，他必然健在。」

「忌憚如何，不忌憚又如何？」

小郭道：「再說，我是不是『老神童』的門下，一看武功路子便知！」

「那可不見得！」裴不凡道：「據說鍾離非老來的路子大變，連他的摯友都看不出是他的武功路子。」

「一個人的武功會有那麼大的轉變？」

「據說那就是人類修爲的一種關鍵。」裴不凡道：「練字到了某一極限，會突然『還童』，表面看來，歪歪扭扭，像剛學寫字的小孩所寫的字一樣，其實是字要進入更高境界的先兆……」

小郭道：「這可是奇聞。」

裴不凡道：「佛、道二家修爲到某一階段，也有反璞歸眞的境界，也稱之爲『還童』，還童以後的招式，風格大變，怎看也像是小孩子沒有章法的亂舞，其實不然。」

小郭道：「尊駕以爲在下是……」

裴不凡笑笑道：「我就把這個答案留在肚子中成不成？」

小郭道：「尊駕原來是位君子。」

裴不凡大爲高興，道：「小子，你可是我有生以來稱我是君子的第一人，就憑這句話，咱們要交個朋友。」

小郭道：「能交你這位狂狷怪誕的朋友，眞是榮幸。」

裴不凡道：「咱們已經是好朋友了，對不？」

「對，我欣賞你的怪而不邪。」

裴不凡道：「有了這交情，我們之間可以無話不談，對不？」

小郭道：「是的。」

裴不凡道：「那麼你告訴我，你怎知我那女人身上何處有痣？乳房一大一小以及肚臍是橄欖型的等等。」

小郭道：「不凡老兄，這件事我很抱歉！」

裴不凡道：「過去的事就算了，只要告訴我是如何知道的就是了，我們一直想不通，她以爲你眞的有『天眼通』呢！」

小郭笑了起來，道：「老兄，我是眞的對不起。」

「一定是玩了個什麼鬼劃符對不對？」

小郭說了一切。

由於「金毛聖母」翁玉琴囚禁了毛小珠，小郭和哈巴狗去救人，自然也有意捉弄她和加以報復之意。小郭本以爲說出此事後裴不凡會不悅的。

畢竟翁玉琴是他的新歡。

自己禁臠身上的一些特徵被別人以那方式看到，這通常是可忍孰不可忍。但是，裴不凡却大笑起來。

小郭吶吶道：「老兄你……」

裴不凡道：「妙透了！老弟，如果那一次和你一道的不是哈巴狗，而是我裴不凡，該多好。」

小郭道：「老兄，你不是諷刺我吧？」

裴不凡道：「我諷刺你幹什麼？我幹了大半輩子這種事兒，你要不要聽聽我玩的花梢？」

「一定是妙透絕透，對不？」

「三十年前，武林中有位大美人『玉女銀鈎』蘇可香，她的一對蓮足，眞正是三寸金蓮，人又美，年輕人羨極。」

「老兄也是其中之一？」

「我是最起勁的一個，因爲我對蓮足特別感興趣！」

「是不是嗅過她的脚？」

「對，有一次她被『巴東二十八騎』制住，我救了她，她事後問我要求什麼回報，我說只要讓我……」

小郭急忙掩鼻道：「老兄，太臭了吧！」

「對！女人的蓮足是臭的，但是正是像吃臭豆腐一樣，越臭越好。」

「她答應了？」

「最初她不答應，最後還是答應了。」裴不凡喟然道：「眞可惜！後來她忽然失踪了。」

「一直沒有再見過？」

「沒有，有人說她死了，也有人說她嫁了一位東海大豪，大約有三十年不見，但最近却發現有個少女很像她。」

「少女？叫什麼名字？」

「不知道。」裴不凡道：「我當時是在一家飯館吃飯，一個少女吃完自樓上走下來，我只是看了一眼，忽然覺得她有點眼熟。但我想了一下追出時，那少女已消失在街上的人羣中。」

小郭道：「那少女操那一省的口音也沒聽到？」

裴不凡搖搖頭，道：「我以爲她頗像昔年的『玉女銀鈎』蘇可香，但比當年的蘇可香更美」

小郭道：「『玉女銀鈎』的『銀鈎』二字是不是指一雙金蓮？爲什麼不稱之爲『金鈎』或『蓮鈎』？」

裴不凡道：「因爲她偏愛穿銀色弓鞋之故。」

小郭道：「那位蘇前輩也許仍在世上，但你見到的少女却不會是她，因爲她如健在，至少也在五十左右了吧！」

「當然！」裴不凡道：「小子，還有一件新鮮事兒你八成也喜歡聽。」

「比剛才的嗅脚更鮮？」

「是的。」裴不凡道：「我十九歲那年，出道不久，有一次得罪了一個女煞星，她就是『素手飛刀』朱四姐的師姐『秋風落葉』令狐嬋，那時我很怕她的飛刀，一旦被追上，必然凶多吉少，於是我……」

「想出了餿主意？」

「當時並沒有時間去想餿主意，只是一時情急而出此下策，用褲帶往樹上一拴，佯作吊死！」

「這不大可能吧！吊死的人能唬住令狐嬋那種女人？」

「當然，光是一個伸長舌頭的吊死者嚇不壞她，而是褲帶作了吊人繩之後，褲子褪到脚上，露出了下體，竟把她嚇走了。」

小郭大笑道：「老兄，眞有你的，你能不能告訴我，你爲何頭戴七星道冠却又身穿袈裟？」

裴不凡忽然泛起了戲謔之態，道：「我的好友在崆峒派道家勝地出家，因聞母病重，來不及向住持告假，而逕回家中，結果……」

「是否被住持重罰了？」

「刖去一足，後因壞疽死亡，所以我恨他們這些出家人。」

「穿袈裟又爲了什麼？」

「我親眼看到三個和尚玷汚一個民婦，也親眼看到和尚嫖妓以及和尚偷人家的鷄鴨烤食。」

「就因此而憤世？」

「對！我頭戴七星冠却身穿袈裟，就是譏諷這些出家人太離譜，至於不文不武，自然也另有所指。」

* * *

小郭來到小橋處，巫春正在等他。

當然，巫春發現小郭並沒帶來蕭露，知她不能踐約。

「人沒有帶來，少俠自己却來了，膽子不小。」

小郭道：「賭輸是賭技不佳，沒有話說，中毒，我心有不甘，所以如約來找你。」

「找我拚命？」

「如果你不施毒，對付你還用不上『拚命』二字。」

巫春道：「小子，你現在只怕已經中了毒哩！」

小郭好像根本不在乎，道：「即使已經中了毒，我還是要教訓你。」

「教訓」二字使巫春臉色大變。

他的輩份自比小郭高出很多，這當然是指小郭的年齡。

如果把師門的身份公開出來，那就另當別論了。

巫春見他神色自若，內心十分驚疑。

小郭上次中毒頗深，他是如何祛毒的？剛才他一到就又中了毒，應該自臉色及動作上看出來的，但迄無中毒跡象。

小郭道：「你自衞吧，而且讓你三招！」

這是多麼大的口氣，而且出自一個只有十七歲的人之口！

巫春盛怒，抽出短劍攻了上來。

金駝子使小巧功夫，巫春也不例外，比金駝子更小巧。

小郭不撤劍，連讓三招。

由於巫春這前三招用的都是精粹招術中的一部份，這三招用完，當然要繼續用精粹的。

精粹之學不會太多，最多二三十招，有的只有三五招。

當然，此人全力施爲，小郭並不輕鬆，尤其是徒手相搏。

二三十招的精粹用完，巫春就不濟了。

小郭道：「只有這點玩藝也敢咋唬！」

巫春全力應付無暇出聲，他想不通小郭爲何不怕毒。

小郭連連出掌，巫春的短劍根本遮不進去。

這樣打下去，後果自然不難想像。

小郭道：「巫春，你爲何要賭我的命？爲何又要賭蕭露？」

巫春不出聲。

小郭攻勢一緊，「啪啪」聲中砸了巫春兩掌。

雖然不重，却也不大好受，甚至他知道小郭故意不用力。

小郭道：「巫春，你說不說？」

巫春不出聲，小郭再加緊攻勢，又踩了他一脚。

巫春的身份相當高，儘管他是以施毒出名，但也沒有人說他的武功很彆脚，但在小郭手下，就很彆脚了。

小郭道：「巫春，你如果不說，我就叫你難堪！」

「小郭，誰給你解藥？」

「你可能會大感意外的。」

「不會的，天下會使毒的人還大有人在。」

「武林中不是傳聞你是使毒的第一把手？」

「傳言是不可信的。」

「還有誰比你高？」

「李澍的師伯『毒居士』孫伯陽不是比我還高些？」

小郭心頭一動，的確，武林第一，獨步天下之詞是不可亂用的，也許根本就沒有這種所謂第一或頂尖。

巫春道：「是誰給你解藥？」

「就是你贏到手的蕭露姑娘。」

「她？」巫春陡然一震，道：「不對！」

「你以為我在說謊？」

「在下的確有此看法。」

「我沒有理由騙你，事實上我中了毒正在一籌莫展，也只有她才能及時救我，給我解藥。」

「她怎麼會有我的解藥？」

「看看你的解藥有沒有遺失，不就知道了。」因為蕭露告訴他是偷來的。

「沒有。」

「你再仔細檢查一下。」

巫春疾退五步，呼呼牛喘着，掏出一個小瓶，倒出一些小藥丸數了一下，道：「我的解藥一粒沒少。」

「你的解藥只有這一種？」

「不錯，而且每次只煉製一百粒，從不離身。」

小郭不由嘀咕，道：「蕭露自何處弄來解藥？」

巫春道：「你顯然說謊，蕭露不可能有解藥。」

小郭道：「巫春，信不信無關重要，現在我再問你一次，你為何要和我賭命？為何要賭蕭露？」

巫春不答。

小郭道：「你不回答，我就要讓你去見一個人。」

巫春還是不出聲，小郭又攻了上去，不出五招又砸了他兩掌。

巫春的口角淌出血絲，卻仍不出聲。

小郭道：「哈兄，我知道你也來了，出來吧！」

哈巴狗果然自路邊亂岩中走了出來。

小郭道：「也許你已知道，或者還不知道，哈重生哈兄，乃是金駝子之徒，也等於是你的師侄。」

巫春不由一震，望了哈巴狗一眼。

小郭道：「哈兄既為你的晚輩，在此看到你被人拳打腳踢……」「蓬啪」兩聲，巫春又中了一拳一腳。

小郭續道：「繼而被人打倒在地，被人用腳踏着脖子來問話，這情景看在晚輩眼中，再傳揚出去……」

巫春的確大為震驚，若真如此，如何見人？

哈巴狗站在一邊，也不知該說什麼。

他目前已知對不起小郭，因為小郭對他寬宏大量，既往不究，但這人畢竟是他的師伯。

此刻，哈巴狗也只有不說話較好。

巫春此刻是騎虎難下，說了吧！也丟人，那等於向這年輕人屈服了，不說就可能真被打倒而又受凌辱。

思考間小郭奇招一出，還沒看清，已中了一腳。

這一腳正中他的右腰，上下身有如斷成兩截。

身子不靈活，自然躲不過下一招了。

「啪啪啪」連中三掌，巫春退了四步仰身倒下。

小郭負手走近，巫春仰臥在地上，想起來已經無能為力了。

望着這個大孩子，真像是天神下降，威風凜凜。

小郭站在巫春身邊，提起了一腳，要踏在巫春的脖子上。

「郭少俠……」哈巴狗開了腔。

小郭回頭望去，哈巴狗跪在地上。

「哈兄，你這是何苦？快起來！」

「少俠如果能放過我師伯，我就起來。」

「哈兄，是他的錯，並非哈兄的錯。」

哈巴狗道：「在下只求少俠放過敝師伯。」

小郭哼了一聲，道：「巫春，你雖然不說，我也知道你在為誰賣命，是不是兇殺案的幕後主持人？」

巫春還是不出聲，因為他已經徹底地栽了。

小郭道：「今後他還會與咱們作對的。」他過去把哈巴狗拉起，道：「巫春，你請吧，希望你能向你的師侄看齊。」

巫春幾乎想自絕，他搖晃着站起來，哈巴狗走近道：「師伯還能走嗎？要不要晚輩……」

巫春慚然道：「不必了！哈重光，也許你比師伯高明。」

哈巴狗道：「長輩何出此言？晚輩慚愧！」

巫春喟然道：「這就是不學無術的下場。」他向小郭抱拳，道：「今夜不殺之恩，巫某會放在心上，後會有期。」

巫春走了，哈巴狗道：「家師伯似有悔意。」

「但願如此！」小郭道：「哈兄尚未看到林、毛二女？」

「沒有。」哈巴狗道：「在下真想不通，家師伯說，他已對少俠施了毒，而少俠却無中毒跡象，莫非……」

小郭道：「我有袪毒之藥，要不，我怎麼敢來！」

哈巴狗道：「不知是何人送給少俠的解藥？」

「說了你也不信，正是蕭露蕭姑娘。」

哈巴狗道：「由此可見，蕭姑娘一定和『毒郎君』李澍的師門有某種關係，不然的話，這種解藥是很難拿到的。」

小郭道：「這個我沒有問，也許有可能。哈兄也不知道令師伯巫春為何要賭我的命及賭蕭露？」

哈巴狗道：「我也不知道。」

＊　＊　＊

小郭和哈巴狗及二女在酒樓上飲酒，伙計拿來一張紙條。

小二道：「公子，大概是找你的。」說完，交給小郭。

小郭一看，紙條下端寫着「夏次可」三字。

紙條上端潦草地劃了一支點燃的蠟燭。

小郭先是一楞，立即心照不宣。

小郭左邊是毛小珠，右邊是林小玲，二人當然都莫名其妙。點了的蠟燭代表什麼？夏次可又是誰？

小郭却猜了個八九。

蠟燭代表「洞房花燭」，「夏次可」是暗指蕭露上次對他表示過「下次可以」，可以幹什麼？心照不宣。

毛小珠道：「這是什麼玩藝啊？打啞謎呀？」

林小玲道：「小郭，這是什麼名堂？」

小郭大聲道：「小二，小二……」

小二上了樓，道：「客官有什麼吩咐？」

小郭道：「這是幹什麼？在下根本不認識一個姓夏的人。」

小二道：「送紙條的人指指樓上，說是認識你。」

小郭道：「說不定是指另外一位，剛剛走的那一位。」

小二道：「既然不是貴客，那就算了。」小二拿着紙條下樓而去，哈巴狗當然也看到紙條了，但他沒出聲。

他是點子名家，豈不知這些鬼劃符？

毛小珠道：「我看有點邪門。」

林小玲道：「什麼邪門？」

毛小珠道：「我雖然說不出來，却隱隱感覺不對勁。」

哈巴狗道：「小珠，不是我說妳，妳就是會多心。」

毛小珠道：「你少插嘴，你老是偏袒他。」

哈巴狗道：「我是實話實說，誰也不偏袒。」

小郭下了樓，對哈巴狗道：「請哈兄陪她們回客棧，我到賭場去碰碰運氣，總不能坐食山崩。」

毛小珠道：「怎麼會坐食山崩？你身上不是經常有一二十萬兩銀票麼？」

小郭道：「那是大賭本，最好不要破開！」

林小玲道：「笑話！肚子餓壞了也不能破開嗎？」

哈巴狗道：「妳們懂甚麼？那幾張銀票是假的。」

「甚麼？不是真的？」二女大感意外。

哈巴狗道：「身上不經常放幾張大票子，如何能豪賭？」

林小玲道：「我們也要去。」

哈巴狗道：「不必了！我去作個助手倒是很有必要，二位先回去，等我們滿載而歸。」留下飯資，二人下樓而去。

二人轉過一條街，哈巴狗有技巧地回頭看了一下，道：「她們也來了。」

小郭道：「也許她們只是看看我們是不是真要去賭場。」

哈巴狗道：「八成如此。」

小郭道：「咱們自賭場前門進入，自後門出來。」

哈巴狗道：「少俠要去赴約？」

「是的，哈兄。」

「是蕭姑娘？」

「是的，你一定能猜出我去幹甚麼。」

「在下也未必能猜出來，但畫支巨燭，是否代表今夜和洞房花燭夜一樣，是一個重要的日子？」

小郭道：「哈兄，你真了不起！」

「是不是僥倖猜中了？」

「是的，『夏次可』是一句話的隱語，蕭露上次暗示下次可以，所以『夏次可』即下次可以的諧音。」

「原來如此。」哈巴狗道：「蕭姑娘真不錯。」

小郭道：「只可惜，她給我的是完整的情感，我給她的却不是完整的，至少我對不起林小玲。」

哈巴狗道：「小玲似乎並不是獨食的姑娘。」

小郭道：「這種事又當別論！」

哈巴狗道：「小珠也是一樣，似乎貼上了少俠，你不承認也不成。」

小郭道：「這可是她們自討苦吃！」

哈巴狗道：「少俠還看不出來？她們二人居然能和平相處，近



日似乎還有了交情，經常私下說體己話兒！」

「有這回事？」

「當然，我猜想她們都已經想開了！二人聯手合作，可以排斥第三個女人甚至第四個接近少俠的女人！」

小郭道：「但她們却無法排斥蕭露！」

他們進入賭場，二女果然沒有跟進，掉頭回客棧去了。

二女邊走邊談，小玲道：「他和那個蕭露一定有一手。」

毛小珠道：「這只能怪妳，當初她故意輸給小郭，妳就該阻止，叫小郭不要這個賭桌上的戰利品，就成了！」

林小玲道：「妳的責備也有點道理，當時小郭一直在拒絕，蕭露却說反正她孤苦無依，又不妨礙他，且不必跟在他的身邊。」

這時林小玲忽然拉了毛小珠一下，道：「看，她就是蕭露。」

毛小珠望去，果然是她。這工夫蕭露也看到了二女。

毛小珠拉着小玲迎上去，道：「這位可是蕭姑娘？」

這少女微微一楞，道：「正是。」

林小玲道：「我們正要找妳談談！」

蕭露道：「我也想找二位談談的！」

毛小珠道：「到哪裡去談？」

蕭露道：「我看還是找個靜的地方較好些，我們就到鎮北柳林中去吧，既靜又涼快，妳們看如何？」

二女不反對，也沒提防她。

三人來到鎮北一片柳林中，時在午後，天氣悶熱，但林內蟬鬧鳥鳴，涼爽宜人，她們坐在如茵的草地上。

毛小珠道：「蕭姑娘爲甚麼要把自己輸給小郭？」

這眞是開門見山。

蕭露道：「賭輸了嘛！只好出此下策。」

毛小珠道：「只怕是藉口吧！」

蕭露道：「藉口又如何？」

林小玲道：「憑妳的姿色，到那裡找不到男人？」

蕭露道：「對呀！到哪裡找不到男人？爲甚麼非貼小郭不可？」

林小玲大聲道：「妳是指我們二人？」

蕭露道：「這兒只有我們三個人，不指妳們指誰？」

毛小珠大聲道：「我們先，妳後！弄清了沒有？」

「誰先？要講先的話，林姑娘比妳先，妳不是也在貼她的男人？」

毛小珠立刻就要發作，小玲扯了她一下，道：「毛姐的上一代和小郭有交情，這自是另當別論。」

蕭露道：「我和小郭已有了夫妻之實，妳們還是退出吧！」

「甚麼？」林小玲道：「你們已經……」

「是啊，我們早就和夫妻一樣了！」

林小玲指着蕭露的鼻尖，大聲怒道：「看妳的樣子，像是規規矩矩的女人，爲甚麼妳那麼不要臉？」

蕭露揚手就是一個耳光。

林小玲怎麼閃也沒能閃過，「啪」地一聲被摑中。

林小玲大怒道：「妳這個小娼婦搶了人家的男人還敢打人！我和妳拚了……」說着瘋狂撲上。

毛小珠當然會同仇敵愾，也出了手。

二女所以敢來，正是因爲二人聯手，絕不怕蕭露。

沒想到二人聯手，不遺餘力，在蕭露手下走了七八招，立刻就左支右絀，蕭露可以說是游刃有餘。

二女撤出刀、劍猛攻，結果還是差不多。

蕭露連兵刃都不亮出，事實上她也沒帶兵刃來。

林小玲邊打邊罵：「原來妳這個勾引男人的小娼婦還眞有兩套哩！」

（未完・十三）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碧玉珠
The Lady Pearl